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 24
三位一体
CD-ROM
2009.3

◆同人馆

新生之剑

——《鬼泣4》同人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重磅出击

如龙3

生化危机5

星之海洋4

◆时光回廊

寂静岭 归乡

◆官方小说

前线任务4 艾尔莎

梦醒了

有人说真正喜欢玩游戏的人老得比较慢。因为这类人对游戏的喜爱几乎都是在童年时代培养起来的，每当一个游戏人全身心投入一款游戏的时候，无论使用的主机与儿时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份无从用言辞形容的专心和喜爱与数年、十数年前相比仍一如既往。也就是说，他们将幼年的快乐一直延续到了成年之后，哪怕周遭的环境、自己的年龄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但围绕着游戏产生的“乐趣”对这类人来说却始终如一。真正达到了这种境界的人，就算想快些变得老气横秋也无计可施吧。

然而，岁月的流逝并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哪怕脸上依旧带着孩子般的纯粹笑容，但谁也不能否认自己的年龄在不断增长这个事实。在岁月累积的过程中，有些得到的东西是儿时无从想像的。比如相对固定的工作和薪水，这直接使很多小小的梦想得以实现，而且回过头一看，其代价貌似微乎其微。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虽然无法与大学时代相提并论，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增无减，至少没有了在校园里的无所事事，感觉整个世界一下子变得丰富了起来。然而更多的东西，则在我们无从察觉的地点，以轻缓而又触目惊心的速度悄悄改变着、消逝着。

哪怕已经在有意无意间对某件事做好了自认为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它真正发生在自己面前时，还是会觉得突如其来。改变就是拥有如此惊人的能量，能在一瞬间击穿覆盖在心灵外的所有防御和伪装。可能你还来不及装出一个若无其事的表情，闪躲的眼神就已经把内心最真实的哀恸放射了出去。我依然紧握着手柄，并不是因为面对一个强大无匹的BOSS，需要全神贯注应对它的一招一式。而是通过这种无可奈何的软弱发力让自己保持清醒，不至于在现实的打击下昏迷不醒。困惑和质疑接踵而至，我甚至无从分辨这些混乱的情绪是早已有之还是突然从混沌中爆发了出来。

当几乎所有人都在寻求改变或已经改变的时候，我对此充耳不闻，依旧把自己锁在密闭的小屋中，舔舐着从儿时延续至今的悲喜。它是那么的纯粹，让人如何狠下心来弃之不顾？它显得那么恒远，仿佛可以持续到生命终结之时。可是……为什么它又如此脆弱，似乎经不起丁点的触碰和搅扰？是我动摇了？还是它从一开始就注定如海市蜃楼般迅速幻灭？

也许梦，总有醒过来的一天。

……清雨

CONTENTS 目录



封面用图：生化危机5
封面设计：紫血漪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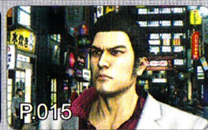
Tot.24
2009.3











卷首语 …… 001

特别企划 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 …… 003

重磅出击 如龙3 …… 015
生化危机5 …… 068
星之海洋4 …… 091

官方小说 前线任务4 …… 121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 151

时光回廊 寂静岭 归乡 …… 162

同人馆 新生之剑——《鬼泣4》同人 …… 205

游戏议会 最终幻想VII …… 218
零 刺青之声 …… 220

游书苑 …… 222

名场面 完美的一天——《神鬼寓言2》 …… 224

幻彩花园 …… 227

读编往来 …… 233

小编寄语 …… 240

游小说主编：暗 星
责任编辑：陈 欣
出版单位：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
对外合作：（023）63658933
读者服务：（0931）8674805
印 刷：深圳佳好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0931）8674805
开 本：32开 128毫米×158毫米
版 次：2009年2月第一版
印 次：2009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8.5
印 数：0001-3500册
字 数：200千字
出版日期：2009年2月
定 价：9.80元
书 号：ISBN 978-7-89476-133-0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读者服务部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

——记敬业而可怜可叹的BOSS






文/多拉☆梦　编/YULA

“以你最珍惜的事物起誓——你愿意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终生，矢志不渝，乃至放弃一切吗？”

“我愿意！”

“走出这一步，你将不能回头，你的敌人将无比强大而危险，你极有可能在半途就倒下，即使如此，你也愿意战斗到底吗？”

“至死方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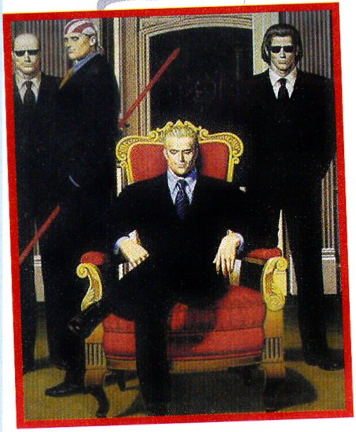
说完这句话后，那个年轻人转身离开，再也没有回头，历史的洪流也因为他的誓言掀起了狂潮……而就在同一个时间，在命运之河的对岸，有一个刚刚和他发了同样誓言的人走出来。但是这个人没有之前那个帅，于是被历史的潮流一浪拍死在沙滩上，墓碑上写着“BOSS”这个单词。

你没有看错，主角和BOSS之间，有时差别真的不大。不信你把刚才那段誓言套到BOSS身上，你会发现BOSS们贯彻得更彻底。无数的BOSS就这样以自己的信念赌上人生，被殴倒在地，其中有部分坚韧不拔的还要爬起来做二回战三回战……直到被勇者殴打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以下出场的选手，都有不止一次挑战主角、挑战命运的勇气，虽然结局无一例外是仆街收场，虽然有时候连他们自己都身不由己，但是一旦站到命运的舞台上，那份搏命演出的敬业精神还是让我们敬佩不已。

吉斯

美国黑帮★★★★★　生命力★★★
蹦极爱好者★★★



吉斯老大的身影，现在已经快要消失在风中，成为上一世纪的传说。现在的大恶人们，心里想的都是成为神灵啦毁灭世界啦统治星球啦看谁谁谁绝望的表情啦……间或出几个自恋狂，心理扭曲的变态，还不时有手下闹哗变……此情此景，让人不由得唏嘘一把，偶尔会想起那个表情镇定的南镇之王——这年头，专注于基础事业的黑帮老大，真的不多。

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吉斯老大的事业也是成功的：他牢牢控制着属于自己的地盘，在他的铁腕手段下南镇犹如铁板一块，水泼不进；他和政府机构的关系打点得极好，就算在自家院里造原子弹也不会有人管，甚至南镇的港口就驻扎着美军的航母；南镇虽然被黑帮控制，但是秩序井然，断不会出现收了保护费还回头烧人房子的情况（后来吉斯一死，南镇马上乱得和伊拉克一样）；最关键的是，吉斯还有比利这种忠心耿耿光明磊落的部下，可见他并没有某些傻瓜魔王把手下当炮灰的恶习。

这就是南镇，黑帮当道，蛇鼠一窝，组织严密，暗影重重，多少英雄豪杰来到这里十分钟内就被敲了闷棍偷了钱包。也亏得吉斯不知道特瑞他们的身分，不然两兄弟到南镇后绝对会在第一晚就被人在酒里下药，然后全身绑满铅块，装在麻袋里丢下海去。

但是英明神武的吉斯大哥也犯了错，那是他年少轻狂的时候，曾经“触碰到了不该触碰的东西”，在少年吉斯干掉某个格斗家时，当然不会想到这个格斗家的一对正太养子将来会多么牛叉，于是十年以后，从那对放射着主角光芒的金发兄弟走进南镇开始，南镇老大吉斯的悲剧就上演了。

由于种种历史因素，吉斯成了中国大陆玩家最早认识的“不死鸟”级BOSS，大家印象深刻的是他“每每”被特瑞一拳从高楼楼顶轰下去，然后在次代游戏里继续以复活的小强姿态出现，后来连SNK自己也不严肃地在吉斯台词里加入了“老子便是不死之身呀！”的宣言，因此让他获得了“万年跳楼男”的称号。

可回过头来想想，好像《饿狼》的故事里吉斯老大就跳了两次楼而已，而且在第二次就成功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时候，他可是抱着“要在特瑞心里留下一辈子阴影”的决心，拒绝了特瑞的援手，死得是光荣壮烈啊！这样说起来拿他开玩笑未免对死人太不恭敬了一点——但是吉斯老大的问题性质就严重在——他的人格魅力太强了！就算是开发公司内本身也大有fans在！当《RB饿狼》开发组的职员们在制作末期，心满意足地往海报上写“再见了，吉斯”的字样时，浑然没料到隔壁开发部向海报伸出的魔掌……

于是，明明已经被送往火葬场的吉斯被迫爬出焚化炉，捏着鼻子跟自己看不惯的另

外两个大佬在次年的《KOF》里出场了。

人间悲剧啊！

口子一开就收不住了，接下来吉斯又接到了很多出场订单，从《KOF》到《狼之印记》乃至《CAPCOM VS SNK》都会掺上一脚，最恶心的是每次都会安排他死亡的结局……然后继续复活！一开始吉斯还要点脸皮，比如特瑞曾经无意在外传里撞上过他，吉斯不好意思说自己还活着，就楞说自己是“心魔”，是恶梦，再往后干脆不说了……臭小子你到底打不打！？

我们不知道吉斯老大现在在做什么，比他更具不死之身的BOSS出现了不少，比他更会跳楼的年轻人也很有几个，已经很少有人肯静下心来做个专业的黑社会了，吉斯似乎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不过至少在21世纪的前几年，还有人在某个游戏的背景里看见他萧索的身影——或许他今天也正坐在南镇某座大楼的楼顶，点上一根烟，漠然看着已经不属于自己的都市吧。

是死还是活着？这不是吉斯能决定的问题。

织田信长

狂笑出场/谢幕★★　日本本土特产★★★★★

时空错乱的本能寺★★★

在所有日本“土产”的BOSS中，织田信长公毫无疑问是出场次数最高的，究其原因当然是信长大人当年够风光，够猛，够狠，死得还够别致——在大火里狂笑着升天，多有feel啊！

鉴于这种戏剧化人生，在日本人想到本国的历史人物时，织田信长的名字总是第一个跳出来，在想到适合做BOSS的历史人物时，织田信长的名字还是第一个跳出来……所以，“魔王信长”就成了一个脸谱化的人物。今天我们想像信长的模样，定然是透出无穷杀气的犀利眼神，桀骜不驯的胡子，突出的颧骨，半张脸说不定还在阴影里，要是哪家不开眼的游戏公司敢按照历史画像里来个眼小无神，胡须稀疏，还加上那种傻啦吧唧的把脑门头发都削去的发型，估计不用信长从魔界回来问罪，玩家的口水就能把公司淹了。



至于信长的人生有多么彪悍，我们已经无须多说了，总之作为召唤成功率最高的魔王，信长广泛出现在各种日本战国题材的游戏里，不分设定，不分公司，他是所有制作者的贴心BOSS。除开正统系的《信长野望》《太阁立志传》外，不管是《战国无双》《战国BASARA》还是《鬼武者》，织田信长都成功地以非人类形态出现（不要说《战国无双》里信长拿着光剑飞来飞去还是人类），还能超越时空，企图在未来

一统天下，甚至于兴趣来了还可以强行杀入恋爱游戏的世界去和主角作对（《樱大战》不是恋爱游戏吗？不是吗？）！至于像当年元气出品的那个《战神》（主角不是斯巴达光头佬）里让信长当个“小角色”，简直是歪门邪道，罪大恶极，孰不可忍！

玩家们已经习惯了，习惯于“第六天魔王”在周身王八之气缠绕的氛围下堂堂亮相。他在雷电密布的魔界宫殿里喝着人骨盛的酒，他在青面獠牙的妖怪军团中占据着司令官宝座，他在主角们面前仰天狂笑，他和森兰丸拥抱着消失在本能寺的烈火中……呃，最后一个场景基本不出现在官方游戏里。反正，他不是好人，他充满了邪恶的欲望，他心狠手辣，他要毁灭世界！

当然，以织田信长的个性，这种设定说不定正合他的口味，当年别人叫他“魔王”，他就很高兴地接受了：“哇哈哈哈今天起我就是魔王了！”（咦？这句话好像很耳熟），然后以更大的热情杀人。现在更了不得，大BOSS耶，好牛叉耶，反正这帮死小孩也杀不死我，只要日本游戏公司还想做历史类游戏，老子就能出场呀，桀桀桀！

德拉库拉

违章建筑★★★★　手下忠诚度★★★

吸血鬼代名词★★★★★



德拉库拉伯爵，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奇。自从1897年某个爱尔兰作家以他为原型写了一本小说后，这位来自罗马尼亚的老先生就成了“吸血鬼”的代称，民间传说他每天要吃三千个人的脑髓，要用童男童女的血洗澡云云，他身上揉合了几乎所有吸血鬼的传说，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著名、最强大（至少传说如此）的吸血鬼了。

但是小说的副作用同样明显，反正德拉库拉伯爵自己都记不清被世界各地的英雄殴打多少次了，而英雄们也懒得去怀疑到底德拉库拉有什么罪行，反正只要一个初级吸血鬼被抓住时尖叫一声“不要杀我，是伯爵逼我的！”即罪名成立，就有充分理由去恶魔城打金币了。如果实在找不到污点证人也没关系，记得某个游戏的开头是这样的：“由于某些人的野心，邪恶的德拉库拉伯爵又复活了……周围的人们陷入了恐慌中，这时候，讨伐伯爵的英雄出现了！”

大家都看见了，伯爵还啥都没做呢，难道只是复活过来都不可以吗？——英雄们的回答是“可以！”然后他们就拿着鞭子宝剑圣水十字架乃至现代火器跑来了。

选择伯爵当然是有原因的，首先杀死一些无名小卒无助于名声值上涨，而有名又有实力的大魔王他们又打不过（说起来，“撒旦”之流虽然名声在外却很少听说有人去挑战，充分表明了勇者们的实用主义），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造成了英雄们的困扰，直到

有一天，一个流言在酒吧里传开来：“嘿，听说了没？有个叫德拉库拉的！可以打！”

“那是个怎样的货色？”

“吸血鬼！有很大很大的房子！很多很多的金子！”

“好打不？听说吸血鬼越老的越厉害！”

“好打得很！15世纪才出生的，贝尔蒙特的人隔几代就去扫荡！”

“哦哦，同去同去！”

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家伙给德拉库拉伯爵造成了很多困扰。大家知道伯爵是个很顾家的人，这些年已经很少出门了，只喜欢待在城堡里搞搞装修，顺便在里面养花养草养食人鱼，还喜欢修建一种叫“逆之恶魔城”的违章建筑，平时隐藏得很好，躲过了城建部门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但这一切都被英雄们破坏了，他们一进门就打破一切可以打破的东西，打死一切可以打死的东西，最后还要找到主人踏上一只脚……

如果有人砸开你家大门，把你家所有东西砸了，把你家猫猫狗狗都杀了，还拿着刀子朝你捅过来，你也会跟他拼命的吧？

德拉库拉伯爵不是没有想过反抗，但他有两个无法摆脱的致命弱点，这让他的悲剧人生从一开始就定下了基调，不得不一次次屈服于命运：第一，他打不过人家；第二，人家打不死他。

第一个弱点很好理解，再邪恶的魔鬼也必须要屈服于上帝的威光之下，吸血鬼作为一种传统黑暗生物是不允许有无敌属性的，德拉库拉不得不继承了所有吸血鬼的弱点，比如太阳，比如大蒜，比如十字架……所以，老伯爵是很容易被打倒的。

但是第二个弱点就真的是悲剧了。不管英雄们怎么殴他，不管是用十字架插穿他的心脏还是在他嘴里塞满大蒜，不管是朝他扫射银制子弹还是打开装满圣水的高压水枪狂喷，乃至于把不省人事的伯爵残忍地大卸八块（这个血腥的案例被记载于贝尔蒙特家族一位叫做西蒙的猎人笔记中，并卑鄙地改成是伯爵自己命令手下分尸），换任何一个吸血鬼都能彻底解脱了，但德拉库拉伯爵不能！他必定会复活！

从伯爵以往的表现来看，他并不是有特殊爱好的被虐狂，那么他既然打不过别人，还有必要一次次地复活吗？非常可疑！很显然，英雄们掌握了某种“可持续发展”的战法，不仅能使自己获得荣誉，还让无数后来者也能分到一杯羹，真是皆大欢喜，惟一不欢喜的是伯爵自己，问题是没有人打算征求他的意见，伯爵的复活根本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最没人性的KONAMI也证实说，很多时候都是窥伺伯爵力量的野心家为了自己的欲望而去把他复活，但最后挨揍的依然是伯爵自己）

这是多么可怕的景象，一个无法抵抗敌人的老人，明明已经以假死遁世了，还要一次次从地狱里被抓出来痛打……人性，人性啊！

库巴

绑架本能★★★★★　防御力★★

毅力★★★★

马里奥大叔搞不明白，碧奇公主搞不明白，大概库巴自己也搞不明白：我绑架那个公主到底是为了什么！？

从中国玩家熟悉水管工大叔开始，库巴就展开了一次又一次对碧奇公主的绑架行动，

不为钱，不为名，不为权势，甚至不为女人（你们见过库巴什么时候对公主下手吗？），只是单纯地把公主抓起来，然后派出声势浩大的库巴军团去阻扰马里奥来救人。

虽然马里奥大叔的人生不见得比库巴成功到哪儿去——救了公主那么多次，公主依然只把他当成哥哥、朋友、好人或其它什么可以发卡的生物——但是姑且不论天鹅肉吃到嘴里的可行性，马里奥至少有个念想，很显然他已经打算花一辈子也要把公主泡到手，而库巴呢？他图个啥啊到底？难道真的像别人所说，日本人只重视过程，结果不重要？看马里奥跳来跳去他就很高兴了？

事实看来不是这样。从任天堂的设定里，我们看到了很惊悚的资料：库巴原来真的暗恋公主！？这就可以理解库巴的绑架了，但是也更让人感到他的悲壮：喜欢美女没有错，但你是一只乌龟啊，就算你再有权势你能把星星摘下来你也只是一只乌龟啊！你还不能变身成人类！你难道真的指望发展一段人兽伦理剧？《金刚》你看过没有？看到那只大猩猩怎么死的没有？连好莱坞都没戏，何况你是在一贯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任天堂！想让任天堂批准这种禁断剧情，其难度大概仅次于中国男足夺得世界杯。

但是库巴不管这些，他以可歌可泣的精神无数次尝试把碧奇公主绑架走，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马里奥身上——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他不忍心看公主对自己翻白眼，所以要转移注意力以免伤心，也可以理解为他视马里奥为劲敌，决心不打败这个宿命的敌人就不对碧奇公主下手，但其实还有一种更残酷的可能，虽然乍一看很牵强但是完全可以解释这一切不合理的现象……

你们，知道条件反射吧？

事实很有可能就是这么残酷，经历了这么多次的绑架和反绑架，库巴已经养成了看到碧奇公主就产生“抓起来！”的冲动，然后就这么做了，之后呢？对不起，还没有想。说到底，库巴也只是一只乌龟而已，大家都知道爬行动物属于进化树上比较落后的分支，要驯化很难，但驯化之后养成的习惯也更难消除，库巴就是这样一个牺牲品，这是任天堂的阴谋，他们强行改变了这只乌龟的本能！这样从今往后就不必为马里奥找新的敌人了，库巴会义无反顾迎难而上的！它将是“马里奥系列”永远的BOSS！

阴暗的地牢最深处，碧奇公主百无聊赖地玩着NDS，偶尔瞟一眼那个执著守在门口的身影，然后打了个电话：“修电脑的，怎么还不来啊？老娘要去SHOPPING啦！”



电话里是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对不起公主，我马上到……对了，我是修水管的啦……”

“怎样都好，快点来~！”

地牢门口那个身影对这些对话没有丝毫的反应。它的眼神苍白而空洞，只剩下了一丝本能在控制身体，那个本能告诉它，会有一个戴帽子的胡子大叔跳过

来，那时候就需要冲上去……被他打败。

地牢里回荡着碧奇公主的牢骚，间或还有宫○茂等人的邪恶笑声。

但是这些和这只可怜的乌龟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萨菲罗斯

隐私权★
小心眼★★★★
个人商业化★★★★★★



萨菲罗斯同学，是BOSS进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作为有史以来耍帅耍得最成功的一个BOSS，他为无数后来者指明了方向，一时间面目清秀神情忧郁的大魔王简直是趋于量产，大家都有一头亮丽的长发，有一张可以冒充主角的脸，还有一个听着就很惨的过去。

但是BOSS们对这个先驱者并不感冒。尽管他出现在几乎所有与《FFⅦ》相关的故事中，一次次狞笑着从尼贝尔海姆村的烈火中抬起头来，连克劳德都要看得崩溃了，制作方依然乐此不疲。

正传完结了？没关系，我们可以出续集，萨菲罗斯可以借尸还魂；彻底被克劳德KO了？没关系，我们再来出前传，看看小萨年轻时的风采；前传出过了？没关系，我们还有前前传，你们不想知道小萨刚出道时是啥样吗？把萨菲罗斯的八辈子都挖干净了？没关系，我们先来把《FFⅦAC》出个完全版……“《FFⅦ》系列”里惟一免于被萨菲罗斯荼毒的《FFⅦDC》，说的还是他爸妈当年的孽缘，每个人都会提到“当年那个谁谁谁”，而萨菲罗斯就在坟墓里不停地打喷嚏。

和其它的BOSS不同，萨菲罗斯的故事被浓缩在《FFⅦ》的十年里，他的故事没有任何新的惊喜，只是在被不断充实和完善，直到充实得连他妈都认不出来为止。从这一点来说，他比之前说到的德拉库拉啊库巴啊都还要惨，伯爵和乌龟大王至少有重建军团的机会，对每一次来挑战的人会怎样突破障碍能有不一样的期待，可萨菲罗斯不行，他的那点破事儿在《FFⅦ》初代发售时就被抖得差不多了，你不就有个丧尽天良的爹嘛，不就有个傻乎乎的妈嘛，不就是从小被改造了嘛，不就召陨石嘛……

哪一条，他都翻不了案！甭管怎么出续集，你把艾莉丝杀了是不是事实？甭管怎么出前传，有本事你把还是小兵时候的克劳德杀了看看！你就是个被改造的神罗战士，你爸就是个神经病，你必须从生下来就被改造，必须成为英雄，必须在尼贝尔海姆得知真相，你还必须意志崩溃，必须与人类为敌……改了一条，玩家都不买账。

能预知未来而不能改变未来，这无疑是人生中最大的悲剧，而萨菲罗斯的悲剧还是一次次被无限放大和重复的——所以说，就算萨菲罗斯的CG足够出一本写真集了，其它BOSS们也不羡慕他，毕竟人还是要有点尊严，有点隐私的呀！

后来，萨菲罗斯通过积极的走后门，终于成功转型到其它游戏里当客串，比如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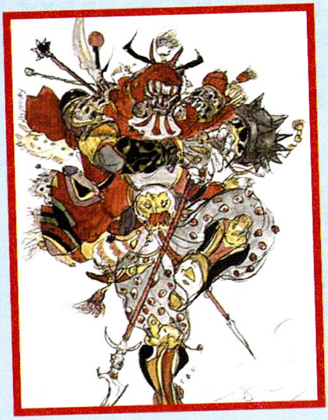
《FFDQ大富翁》，什么《异说FF》，什么《王国之心》，什么《神佑擂台》……在这些游戏里不用当大BOSS去烧村子，让萨同学的心灵得到了一丝安慰。

但是就算在这些客串游戏里，萨同学依然被一坨叫做“FFⅦ”的阴影笼罩着。你以为你跑去其它游戏里客串，就不会有人知道你是谁了吗？你可是和《FFⅦ》打包出售的！没有《FFⅦ》的名气，鬼才请你出场！

吉尔伽美什

武器收藏家★★★ 神之血统★★

老资格★★★★★



在“确有其人”的远古人物中，像吉尔伽美什这样被大家牢牢惦记着的可不多，究其原因，当然是古巴比伦那篇关于他的枪稿写得太好，再加上“收集了世界上所有宝物”的神奇宝藏（说不定后者才是主要原因），绝对是人生赢家的典范。

不过，如果游戏世界也有户口登记的话，吉尔伽美什老兄的简历一定会让人事官员困惑不已——

“你叫吉尔伽美什？”

“是的，先生。”

“出自……古巴比伦史诗？”

“是的，先生。”

“喜欢收集各种宝物？”

“那是个人爱好。“

“曾经作为魔王的手下，和勇者们作对，最后却背叛魔王，舍生取义？”

“……有这回事。”

“以最古老的英雄王身分成为英灵，还和女版的亚瑟王干仗？”

“好像是……”

“这么说你很擅长当BOSS嘛……不过等一下……你还登过德鲁亚加之塔，消灭了大魔王？”

“对啊……”

“还当过召唤兽？”

“……”

“还因为抢人家宝剑被通缉过？”

“……”

“还是隐藏的武器商店老板？”

……

看见没，吉尔伽美什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多重身分和绚烂人生的强者。当然，大部分时候我们看到的吉尔伽美什未必是那个古巴比伦的英雄王，至少他多半不会承认“《FF》系列”里那个酷爱收集宝剑，却每次都拿到山寨版Excalibur的废柴和自己有关

系；石森章太郎把他描绘成和恶魔“圆盘族”对抗的宇宙人后裔这种设定，相信他也不会喜欢；至于“《巫术》系列”里只能当个酒场老板那就更没面子了……

但是社会很残酷，人类文明的几千年来神话传说数不胜数，什么都差，但就是不差英雄，你吉尔伽美什不干？还有人抢着干呢！没看见宙斯他们就是躺在《圣斗士》的票房上不思进取，现在都快被北欧众逼得破产了？这几年他们抢到一个《战神》跟捡到宝似的，也不管自己当的是反派，就算去PSP走穴他们都干！至于南美的羽蛇神、非洲的阿努比斯之流，在自己的神话里甭管多牛叉，现在全在外面排队，就靠偶尔经过的《女神转生》等路人丢点零花钱过日子，估计大部分英雄颇恨自己生为男儿身，连被导演们潜规则的机会都没有……

现实如此严酷，吉尔伽美什你敢不从？——吉尔伽美什当然不敢。所以他还得闭着眼睛，让制作人在自己的履历上涂了又涂，还得被砍价：“你丫当主角没戏啊，我先说好！”“是是，配角也成，BOSS也成……”“BOSS吧！配角有人了！记得被砍死后掉经验值！”“知道知道，多谢先生提拔……不过，这个形象……是不是丑了点？”“还挑！？你个四千年前的邪神，能被人记住就该烧高香了！你去看看罗摩衍那，现在还在领失业救济金呢！”

古巴比伦文明已经随历史消散在风中，空中花园和汉摩拉比法典也只能在历史书里看到，所以现在吉尔伽美什责任重大，他必须继续顽强地出现在各种动漫游戏作品里，提醒所有人不要忘记那个辉煌的过去，至于观众玩家脑子里的英雄王到底被扭曲成什么样子……那还是先不要管了吧！

洛基

反派★★★★★ 智商★★★★ 正面对抗★



其它的传说级生物被邀请出场，大都是借个名儿，立场自由，发挥余地也大，当路人同伴BOSS召唤兽那都还有得商量，惟独有一位，那是天生的反派，玩家不看到他给主角捣乱，就像突然看到董卓变成爱民如子的贤臣，太阳变成了绿色一样浑身不习惯。

这位反派专业户就是我们的北欧邪神洛基先生。洛基其实很低调，出场次数不多，但他每逢出场就近乎本能地站在正义的对面，玩家看到这个名字便会心生警惕。而洛基先生也不负众望，每次都露出狰狞面目，甚至不屑于在被干掉之前来个临终悔改的催泪弹，虽然这样很令玩家不齿，不过也要竖起拇指，夸几句“有骨气！”“纯爷们！”

……当然，也有骂他“死性不改”的。

能有这样的成就，自然和洛基先生当年的努力分不

开。翻开北欧神话史，那就是一部洛基大神的犯罪史，他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懈地挑战着奥丁等人的忍耐极限，人称“一天不使坏，全身不舒服”，坑蒙拐骗是一样没落下，胆子也大，连光明神都被他弄死了，最后还带着自己的怪物孩子组成“诸神之黄昏”战役里的中坚力量……一个人难的不是做坏事，而是做一辈子坏事啊！

游戏公司也很中意这样一个角色，多好的素材啊，拿来做靶子那是再合适不过了！玩家们自然乐意挑战一下这个大恶棍，而洛基本人并不在意，这人天生有一种贱骨头精神，只求过程不问结果，哪怕最后被打得头破血流，只要中途整到人那就OK！

于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要死之人和刽子手相谈甚欢。

“这次你可是幕后黑手啊，一步步让主角他们走向陷阱，但最后会死得很没有尊严。”“我只关心能不能把主角他们折腾得很惨。”“不能折腾主角还叫幕后黑手吗？”“那成交！”

“你这次不能当最终BOSS，但是可以当中前期BOSS，后期也有复活的机会。还有什么要求？”“能恶心主角好多次，我已经没有意见了！”

“你这次是路人NPC，出场次数不多。”“那叫我来做啥？”“我们准备把剧情重要物品设定为你的面具，它将把主角折腾得天翻地覆！”“那也成！”

洛基就这样游走在众多强者之间。他的对手有女武神，有天才的恶魔召唤师，甚至还有完全不属于同一个神话体系的圣斗士……他也没有让人失望，每次都把反派的魅力演绎得淋漓尽致，演技直逼希斯·罗杰扮演的小丑，让人觉得不干掉他简直就对不起良心，因此虽然曾有《魔侦探洛基》这种等外品出现，但众多游戏厂商还是坚定了继续请他担任反派的信心，而对于洛基的偶尔“悔改”，则统一解释为“心情原因”，反正这种随心所欲的邪神，做出什么来都是可以理解的！

昴翼天使伊塞莉娅

女王★★★★ 玩家绝望度★★★★

深居简出★★★★★

你不认识“昴翼天使”伊塞莉娅？那你认不认识她的东家tri-Ace公司？哦，你说你是3A公司的fan？还骨灰级玩家？……来人，掌嘴！3A公司的骨灰级玩家会不认识伊塞莉娅小姐？是你在她面前变成骨灰了吧！

真正的骨灰级玩家，应该对伊塞莉娅小姐是有着很深阴影的。3A公司的游戏不管在什么时代，都要偏难那么一点点，大部分玩家能通关就感到心满意足了，自然不会去在意隐藏迷宫里还有什么强者。但确实就有一部分韧劲十足的玩家，非要

看看"最后的最后还有什么"，这时候3A的制作组就在那里桀桀桀地怪笑："好，让你看！"

于是当勇者们积攒起足以把最终BOSS秒杀的实力，千辛万苦冲到最后一个房间后，就看到一个光芒四射的女王冲他们冷笑了一声，然后世界毁灭了……没错，这位天使可不是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她在玩家中享有"狂暴女神""破坏之化身"等别名，就是以"强大到不讲道理！"著称的究极最终BOSS！



其实伊塞莉娅的身世很简单。这位有着华美六翼的大天使，是从光之大天使加百列分裂出的暗之天使，继承了加百列大部分的力量。而她的爱好就是，在tri-Ace公司旗下的大部分游戏里隐居于最终隐藏迷宫的最深处，毫不留情地干掉"想看看最后有什么"的勇者们。

除此之外，伊塞莉娅没有任何背景，她和所有的故事都没有牵连，只是单纯地出现在各个游戏的最终迷宫里，名片上也只有语焉不详的"最高昴翼天使""最强XX"之类，至于她为什么会出现在截然不同的作品里，制作组完全不解释。但是伊塞莉娅对自己的黑户地位看来很满意，据说最新一作《女神侧身像》里她居然没有当最终BOSS，还专门出场抢了台词抱怨几句。

3A公司为什么要创造出这样一个角色呢？想法估计很简单，反正她就是最强，就是用来打击玩家自信的最凶恶武器，《星之海洋》、《女神侧身像》、《凡人物语》、《无尽的未知》……但凡是3A的游戏，伊塞莉娅就守在最后，考验着玩家所剩无几的耐心："绝望了没有？死心了没有？其实姐姐也有弱点哟，比如姐姐很怕一种叫'金手指'的东西……"

不过据部分玩家说，开了金手指都打不过……

你们不是闲嘛，你们不是想知道最后有什么嘛，你们不是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嘛，很好，关门，放伊塞莉娅！

其实在商品市场化的今天，“靠熟面孔吃饭”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如今新作品要想一炮走红越来越难，少不得要让以往的大人气角色客串登场来讨玩家欢心。但即使在这种必不可少的串场中，属于BOSS的空间依然凤毛麟角，一个BOSS能“大难不死”到次代，几乎就能算是不枉此生了，如果还一而再，再而三出场，那只能说明一件事：这个角色，真TMD成功！

但是怎样才算成功咧？回过头去看看那些宝刀不老的BOSS们，个人履历可谓多种多样：有美有丑，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智有愚，有人有神，有强有弱，有贫有富……足以看得其它BOSS们悲从中来：“我Kao，一点参考性都没有！”

不，其实是有的。再仔细查一下户口，我们就会发现游戏公司和玩家在投票选本年度最成功BOSS时，有多么势利——没错，就是势利！所有成功BOSS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的户口原籍地够出名，够牛！你不知道踩蘑菇吗？你没听说过《FFⅦ》吗？你不晓得北欧神话和四大文明古国吗？你在中国的机厅里没有碰过SNK的机台吗？你没玩过也总看到过《星之海洋》的名字吧？就连地域性最强的那位第六天魔王，也基本上是日本最有说头的一段历史里最拿得出手的人物了，你要举出“土屋昌恒”这种没水准的名字，能有人理你才怪……

看到这里，出身不好的BOSS们大概正在抱头痛哭，不过大家也不必灰心，遇到这种事还有一种翻盘的办法！在那个好游戏浩若繁星的年代，有多少大作还未让玩家熟悉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事后回忆只能想起：“嗯，那时候，有个游戏还真的很好玩，叫……什么名字来着？”

游戏公司的记性显然比玩家好得多，所以当什么游戏性啊，画面啊都无法让玩家有新鲜感的时候，就是重新祭出这些英年早逝大作的时候了：“同学们，想起来吧！那美好的时光！”

诸多BOSS咸鱼翻身的大好时机也就在这时候到来。要翻身有两个途径，一是复刻，二是继续出续集，一般来说稳妥的是后者，只要这个续集卖得好，那把初代复刻了重温简直就是理直气壮得很！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某个独眼大叔，明明之前也出了好几代，知道他的人楞是没几个，但自从他的两个克隆体开着牛逼的核装甲在阿拉斯加某基地里打了一仗之后（最令其它BOSS切齿的是这一代里他根本没出场！），他的名气也就芝麻开花节节高，甚至在后来还出了以他为主角的续集！虽说世事多变，但作为BOSS能洗白到这种程度的，确实也算人生奇迹了。

嗯？你问如果名气不大，游戏本身也不怎么好玩，出续集还失败了，那初代BOSS复活还有没有戏？……你，你好意思出来丢人啊你？

文／桐生二马　编／夜蓝



《如龙》、《如龙2》的小说分别刊登在本刊第18期和第1、2期上，欢迎各位有兴趣的读者自行查阅。

人物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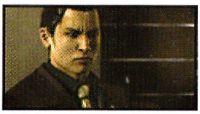
桐生一马

人称"堂岛之龙"的原东城会骨干，后因代替救下心爱女人的兄弟锦山彰担负杀人罪名入狱十年，出狱后历经各种磨难，历任东城会第四代会长，后辞去会长职务，两次挽救东城会，被称为传说中的男人。



岛袋力也

琉道一家的组头，背后纹着巨蟒的年轻男子，性格刚强，重情义也恪守诺言，一直认为自己背后的蟒蛇代表着冲绳的精神。与名嘉原茂是义父子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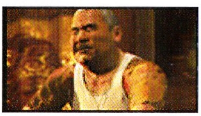
峯义孝

东城会直系组织白峯会的头目，宛如实干企业家一般的年轻人，掌握着东城会金融投资等领域的实权，拥有巨额财富和坚忍的性格，极其推崇现任会长堂岛大吾。



真岛吾朗

被称为疯狗的他是东城会真岛组组长，历经东城会几代变迁依然屹立不倒。性格直爽，对不华丽的事毫无兴趣，极其热爱战斗。



名嘉原茂

冲绳本地琉道一家的老大，在冲绳生活几十年，热爱故乡，也很重义气。



泽村遥

桐生一马的青梅竹马泽村由美与政治家神宫之女，在泽村由美去世后跟随桐生一马生活。个性坚强、成熟的女孩，擅长家务，很会照顾人。



堂岛大吾

东城会第六代龙头，之前死去的堂岛组组长堂岛宗兵之子，因被人陷害入狱五年，后沉溺酒色，在桐生一马的帮助下报仇后成为东城会第六代龙头。为人谨慎，重义气。



神田强

东城会直系组织锦山组第三代头目，性格暴烈的粗人，曾因强暴女性被判刑多年，出狱后接管锦山组，试图控制整个神室町。



滨崎豪

东城会直系组织滨崎组的头目，性格阴险，做事不择手段，在唐人街与当地华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田宫隆造

国防大臣，推广"冲绳美军基地扩大法案"的政治家，在民众之中对他的反对声音很多。

序章

夜色下的首都高速公路两旁灯火初现，笔直黝黑的前路在车轮呼啸下无尽延伸着。从车窗向外望去，越是到了这种时分越精彩纷呈的城市就在眼前，高架桥上下的道路像是一条条血脉，把污浊和活力一同输入城市之中。沉默的东京在夜色里凝视着汇聚在它周围的喧嚣，容纳并接受着这一切。

行驶在都心高速公路上的加长劳斯莱斯里，几道目光各自在寻找其茫然的前方。司机紧紧盯着前方的路集中精神；坐在后排车厢里的一名模样干练的男子则面带忧虑地翻开正在微微震动的手提电话；他对面的那名长发中年男子目光坚定，眺望远方的神色中始终没有半点迟疑。

“会长，有您的电话。”

凝望窗外被称作会长的男子略一转头，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接过助手递来的电话。

“对方是谁？”

“他说只要对您说‘是那件计划中的事’，您就明白了。”

大概是这句话起了作用，被称为会长的男子收回目光，将手提电话放于自己的耳畔，只是面容上的神色依然没有变化。

“我是堂岛。对于那件事，前些日子应该已经回绝过了……”

助手抬起头，带着惊讶凝视自己的头目，这样的话从他口中说出虽合情合理，态度竟如此坚决仍让人难以置信。

“是的，这件事我们东城会完全退出。”堂岛仿佛没有看到助手的目光一样，整个人反倒因为自己的态度轻松起来，换了个坐姿继续聆听电话那一边的话语。

电话那边的人不知道说了什么，片刻之后，这位东城会如今的领袖微微皱眉，用稍显强硬语气再度强调了自己的态度。

“不管是100亿还是200亿，我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再见。”

似乎并不愿意继续维系这种对谈，堂岛主动挂掉了电话。把电话丢回给坐在对面的助手，堂岛的目光再度回到了窗外。独属东京的辉煌夜色已经快要近了，林立两旁的建筑在夜色中飞掠而过，此刻堂岛的脑海中转过一道道繁琐的利益链条，这些链条连接着各界人士。东城会的领袖自嘲地在心中想着：也许这一切都会因为自己的态度而发生改变吧？

“会长……”坐在对面的助手大着胆子低声问道，“刚才的电话，还是‘冲绳那件事’吧？”

堂岛没有说话，但脸上不快的表情已经默认了助手的猜测。

“这样拒绝真的好吗？”助手有些小心翼翼地表达着自己的看法，也是在试探堂岛的态度。

“什么意思？”

“恕我冒昧……”助手鼓足勇气继续陈述自己的观点，“如今维持东城会本部运作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直系白峯会的纳贡。但如果我们得到了‘冲绳那件事’的好处，所获的利益足以让本部十年内高枕无忧……粗略估计应该有一千亿，不，应该是比这更多的钱……”

“而如果现在卖个人情给那个

人的话……将来在政界也会很好立足吧……"

就在助手开始滔滔不绝的时候，堂岛冷漠的声音打断了他的兴奋勾勒。

"住口！"

东城会会长堂岛大吾此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语气，与平时在组织里的温和谦逊完全不同。助手被吓得打了一个冷战，说到一半的话全部都因此中断了。

"你说的这些事我当然知道。"堂岛的目光依旧看着窗外，"但那块土地我绝不能夺走。"

"是……因为四代龙头吗？"

"东城会数次被四代龙头所救，我又怎么能夺走他居住的土地？"堂岛大吾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似乎被这件事已折磨了许久。坐在对面的助手也了解四代龙头所做的一切，想起这些他再没有说话。

"直接回本部。"堂岛大吾闭目思索了片刻，忽然对司机发出命令。

"啊？"正在低头反省的助手抬起头来，"会长，那原定的聚餐怎么办？"

"取消。"堂岛大吾毫不犹豫地下令道，"如今为了防备那些仍以冲绳土地为目标的家伙，必须加强防备。"

劳斯莱斯加速转弯，朝着东城会总部疾驰而去。

做为东京地区最大的黑道组织，东城会今日的奢华已非当年所能比拟。黑暗中坐落于东京郊区的总部此时灯火辉煌，仿古风格的总部大厦门口悬挂着东城会的徽标，

金色与黑色相交的徽标象征着权力和金钱这两样在俗世中最为重要的力量。已沿袭到六代龙头的东城会在三年前的某个事件中曾与关西黑道的近江联合全面对抗，在那一次事件中东城会为日本警界挖出不少毒瘤。因此后来警方刻意保持了与东城会之间的距离，任其恣意发展壮大。

尽管此时已是深夜，近百名身着黑衣的男子仍笔直站成两排，守候在总部大厦门外。当劳斯莱斯缓缓驶入正门，这些等候的男子们急忙躬身行礼。

"会长辛苦了！"

做为东城会的六代龙头，堂岛大吾早已习惯了这种场面，脑海中仍想着如何解决当前问题的他缓步拾级而上，打算进入总部大厦。跟在后面的另外一名助手已跑过来，汇报了一件事。

"会长，其实刚刚有客人来访……"

"是谁？"

这名助手犹豫了一下，靠近堂岛的耳畔说了一个名字。

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冷静的堂岛大吾闻言脸色大变，扭头看了一眼告诉自己消息的助手。

"什么？"

"无论怎么看都是他本人……"助手有些为难地解释道，"我们已经把他安排在二楼的会长室等候了。"

"知道了。"

没有让人跟随，堂岛大吾独自一人推开总部大厦的正门，缓缓走向自己那间会长室。尽管刚才部下的通报已让他有了充分准备，此一刻推开会长室的大门，看到那个熟悉的背影，东城会现任会长还是感觉到了极度的震惊。

正在欣赏夜景的人回过头来，对着堂岛大吾笑了笑。

"让你吃惊了吗？"

堂岛大吾愣了一下，从对方口气中听出了些许不同。东城会第六代会长在

心中否定了某种可能，随后冷静下来，他的目光落到了眼前那名男子手中的文件袋上。

对面的男子似乎也很了解堂岛的好奇，将手中文件袋丢给堂岛。

“冲绳那块土地的产权书？”

打开文件袋的堂岛大吾瞬间紧张起来，抬头凝视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男子。从对方平静又充满了强势的口气中可以听出，对方似乎习惯了这种让人吃惊的交流方式。

“既然你无法对四代龙头居住的土地下手，我们干脆帮你拿过来了。”

“但是……”堂岛大吾看着眼前的男子，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人会与自己处在意见相反的立场上，“对于冲绳的那件事，已经决定收手了。”

对面的男子冷冷一笑：“身为一个直系组织成员超过三万人的领袖，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吧？”

“尽管如此，我还是选择拒绝。”堂岛大吾扬了扬手中的产权书，声音完全恢复了日常的平静。

“那……我可就比较为难了。”

说话间男子的手缓缓摸向自己怀中，这让站在门口的堂岛大吾心生警觉。从口袋里掏出防身手枪对准老者，堂岛大吾还未来得及在说出点什么，一声清脆的枪声响起在东城会的会长室里。

倒在血泊中的堂岛大吾昏迷前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是那名男子和他带来的另外一人打碎玻璃窗，从窗口遁入茫茫夜色之中。他想要呼叫，却感觉到身体里的力量正随着血液一起流失；他想要挣扎，却感觉四肢已被僵硬代替；他想要喊住那个人，问一问他为什么，却连一丝力气也无法使出。

东城会第六代龙头堂岛大吾在总部会长室被人枪击，凶手逃逸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东城会的高层。

东京东城会的本部在经历了短暂混乱之后立刻回归了平静，迎来一位位客人。神情阴郁的男子们相继步入位于大楼二层的会议室，手下的小弟则站在门口等候，形成了一道黑压压的人墙。

因为所有情况都需要保密的缘故，这里隔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东城会的临时干部会议意味着太多的秘密和变数，仅从和平角度考虑，如果东城会六代龙头中枪一事被传播出去的话，许多蠢蠢欲动的小帮派大概就会开始争夺地盘了。为了东城会内部和外部的双重稳定，代理会长决定先举行一次干部会议。

做为东城会最有资格的元老之一，风间组的二代组长柏木修暂代会长一职主持会议。在风间组第一代组长风间新太郎去世之后，柏木修凭借其资历和人脉成为了风间组的领导者。虽然柏木的个人能力有限，但风间组所拥有的强大实力仍让他在组织中占有一定地位和话语权。

有资格来参加会议的几个主要大佬们神色各异，纷纷看着坐在中央的柏木修。

锦山组组长神田强是个身强力壮的秃头男子，面目中带着一股凶悍，坐在距柏木修最近的位置。锦山组虽已换到了第三代组长，实力在东城会当中仍数一数二，加上有白峯会的资金支持，神田强说话的口气也显得强硬且肆无忌惮。

坐在神田强对面的是滨崎组组长滨崎豪，面目阴沉的中年男子，大概因为年纪比较大了，打扮很像十几年前的黑道分子。滨崎豪的直系组织原本人丁

稀少，后来在唐人街地段发展得极其迅猛，现在隐隐已经有了成为东城会几大直系帮派之一的趋势。

白峯会的会长峯义孝坐在神田强一侧，向来与神田强亲如兄弟的白峯会组长在所有直系组长中年纪最小，彬彬有礼的样子看上去完全不像黑道人士。身穿贴身剪裁的名牌西装，开着名贵的跑车，峯义孝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白峯会对本部的纳贡其实不算什么。

距离柏木修最远的位置则坐着一条独眼疯狗，真岛组的真岛吾朗一言不发地看着这些人的表演，眼神中充满了嘲讽。

这样的一群人围坐在会议室里，各自揣着自己的心思，互相注视着，猜度着，算计着，谁也不肯最先开口说话。

“今天六代龙头遭遇枪击，我们当务之急有两件事。”柏木修终于还是无法忍受这种挑衅似的沉默，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观点，“第一是寻找真凶，根据目击者所说，凶手的相貌非常接近风间组长。第二就是要为东城会寻找一个合适的代理会长，我自知对于代理会长这个职位无法胜任，希望有能力的人可以尽快取代我。”

“像风间的凶手？”神田强怪笑一声，“难道说风间先生的幽灵又重现人间？哈哈，他不是想说六代组长不适合当东城会的龙头吧？”自认说了很好笑的话神田强一阵狂笑，却没有什么人附和他。

神田强的笑声让柏木修一阵不快，他摇摇头道：“凶手是谁还很难说，只希望能够尽快查明真相。”

“那总要先选一个代理会长吧？第六代龙头现在不行了，咱们不能在这里傻等吧？”神田强扭头看了一眼自己身边的峯义孝，抬高了声音说道，“代理会长？哈，我看不如直接选出第七代龙头算了！”

神田强的咄咄逼人在组织内部异常出名，没有人正面回应他的话。柏木修看着这个神采飞扬的锦山组组长，心中一阵厌恶，仍强忍着说道：“我的意见是找四代龙头回来兼任一段时间，也可以让他带领寻找凶手，毕竟四代龙头跟风间先生……”

“四代龙头？”神田强怪叫一声，打断了柏木的话，“那都是什么年月的事了？还有必要找他回来吗？”

“毕竟四代龙头曾经多次拯救了东城会……”

“那是对你们来说！”神田强一拍桌子，“对于我们锦山组来说，他不是什么四代龙头，而是我们终身的敌人！初代龙头和二代龙头都因他而死，这笔帐我们锦山组永远也不会忘记！他要是敢回到神室町，我让他有来无回！”

“不要对四代龙头无礼！”柏木喝道，“就连六代龙头也要尊敬四代龙头！”

神田强冷笑一声：“那是你们这些懦弱的家伙！现在东城会已经不需要桐生一马了，你们说是不是，啊？峯，你说是不是？”

直系白峯会的纳贡直接关系到本部运作，峯义孝的意见对于东城会来说显然相当重要。一直沉默的峯义孝抬头看了一眼众人，摇头道：“我没有什么意见，反正我只接受六代龙头的命令。”

“就是嘛……现在六代龙头不行了，也不要找四代龙头这样的人出来嘛。”神田强志得意满地又看了一眼滨崎豪，“滨崎，你的意见呢？”

“我的意见嘛……”一直只顾低头

吸烟的滨崎豪抬起头，阴测测地笑道，“我们自己的事，还是自己来解决。什么所谓四代目，和我们现在的事毫无关系。当然，如果他愿意回来，让他回来就是……”

滨崎豪的声音不大，却透着一股寒意。柏木修在内心之中摇了摇头，这些新兴的龙头老大们显然都不怎么欢迎桐生一马，尤其是神田强，甚至还抱有相当程度的敌意。

“那你的意见呢？”神田强看到周围大多是不置可否的声音，高声询问坐在最远处的那名男子。独眼身穿皮衣的男子一直沉默不语，此刻被神田强询问到自己头上，忽然站起身来。

“我觉得真不华丽。”

“你在说什么啊？真岛！”

“寻找刺杀龙头的凶手啊，让四代龙头回来东城会啊……”真岛组的组长真岛吾朗摇头道，“这些事都不够华丽……我还是回自己的事务所吧，你们继续开会好了。”说完话竟直接离开了会议室，招呼都不打一声。

这几年里真岛组已渐渐成为东城会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此时真岛吾朗忽然提前离场，这场干部会议也就因此被迫中止了。虽然没有明确的结论，暂时让组织稳定下来却是统一的共识。

神田强带着峯义孝嚣张地离开了会场，一边走一边毫无顾忌地对峯义孝大声说道：“这就是战争啊，峯！战争！只要打赢这场战争，七代龙头的位置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

“神室町迟早归我们滨崎组。”

滨崎豪则对着孤零零站在会议桌前的柏木修冷笑了几声转身离去。只是片刻之间，东城会的大厅里变得一片寂寥，唯有远处走廊里离去的脚步声微微回荡。这种强烈的无力感让柏木修感到一阵疲惫，他抬起头看着挂在会议室中央“侠义”字样的条幅，无力地叹了口气。

东京的夜色越发凝重了，在这失去了领袖的东京最大黑帮里，柏木修能感觉到一阵暗流正在涌动。想起之前发生的一切，他低头翻开手机，默默注视着自己通讯记录中深藏着的那个名字，轻轻按下了拨打键。

“桐生一马，这一次你还会为东城会带来奇迹吗？”

1

“会经常想起这些人吗？”

美丽的女警狭山薰手捧鲜花，站在石板路上望着自己曾经心仪的男人。这个人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周围很多人。即使有着诸多不愉快的经历，乃至于有过恸哭的时刻。现在站在阳光下看着他的时候，内心仍充满了温暖的力量。

男子默然地点头，也抓着一束鲜花放在写有寺田行雄名字的墓碑前。他有些感慨，也有些悲伤。但这一切都很快因为身畔女孩变得轻松了一些，他知道毕竟这世界仍是为生者敞开胸怀。

桐生一马很少主动去回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那些往事更像是一场被迫加入的无奈游戏，带着太多的沉重和无奈。当三年前站在东京郊区的寺庙里看着香火缭绕时，他本以为一切过往恩怨都应该如逝去的人一样远离自己，却没料到生活永远带着更多的不可预料在前方等待自己。如今回想当年，那一刻的人和话仍历历在目。

桐生一马的人生很难用简单的话语概括，自从1995年为了好友和心爱的女人顶替杀人罪入狱之后，十年的牢狱生活和背负杀死自家大哥罪名的沉重没有让他倒下，在整个东城会即将陷入混乱的时候，他选择了面对和承担，尽管这样的选择代价也许过于巨大和惨痛。

东城会第一次陷入危机的时候，起因是因与政治家之间的秘密协议。100亿日元的巨额财富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包括桐生最好的朋友——锦山彰。

因为代价的足够，朋友选择了背叛。这样的沉痛经历对桐生一马来说也许终身不愿再次提起，却不得不面对。

很多人因此死去，很多人不再回来。最爱的女子，最好的朋友，最亲的长辈……乃至于最信任的小弟。这些人一个个随着阴谋的展开死去，变作一排长长的墓碑，让人无法释怀。正因为这样，在那之后桐生一马选择了离开东城会，回去过自己平淡的生活。

然而事与愿违，这世界依然不愿选择平静。

桐生一马看着新添的墓碑，淡淡地叹了口气。刑警狭山薰的哥哥乡田龙司被卷入针对东城会的阴谋，也因为权力与欲望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这一次不管是警方还是东城会，或者与东城会一样的关西黑帮近江联合，都面临覆灭的危险。最后依然是桐生一马站在了阴谋者的面前，挡住了灾难，也帮日本警方解决了内部腐败的问题。

只是……仍有人为这些阴谋付出代价，仍有生命在不断逝去。

“大概会吧。”

看着薰因为伤心而有些苍白的面容，桐生一马如实回答。

“……今天，就要出发吗？”

“嗯，今天就走。”男子回头看了看那一排焚香的石碑，点点头。

“嗯，我也是来告别的。”

桐生愕然了一下，随即再次沉默地点头：“是吗？要去哪里？”

“去美国。”狭山薰尽量让自己的表情开朗一些，轻声说道，“已经决定了，要去美国接受培训。我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正视自己的人生，就像你那样……这一次我不再会逃避了。”

桐生一马沉默了片刻，看着这个跟自己感情暧昧的女子，努力笑了笑：“那好，我祝福你。”

大家并非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也许这样就分别会是更好的开始。桐生一马想起自己曾经与狭山薰共处的那些时光，心中轻轻刺痛了一下，然后很快消失不见。在这样晴朗的天气里，他只有留下祝福，然后学会铭记和忘却。

2

就在冲绳郊区的海边，有一家占地面积并不算大的小型孤儿院。这家孤儿院因长期没有负责人管理而有些荒废，再也没有往日活力。就在周围的人都以为这里大概是收入不均，无法继续支撑下去的时候，一个男人出现在这里。

男人相貌堂堂，面容严肃，身穿白色西装，身边只跟着一个美丽的八、九岁小女孩。男人手中提着一只并不大的旅行箱，来到这家孤儿院门口对照了一下手中的几张老照片，就留在了这里。

孤儿院如今的负责人早已不知去向，男人只在这里住了两天就拿到了孤

儿院的租约。周围的邻居们都很好奇，却不敢详细打听。都听说这家孤儿院和黑道有着很深的联系，看到男子面目不善的样子，没有人不会多想。

桐生一马就在邻居的议论纷纷中开始了自己的工作，这就是远离神室町和东京之后想做的事。

除草，翻修房屋，整理围墙，更换家具……当这一大一小两个人靠着双手亲自把一切都整理好之后，很多人惊奇地发现，那个破败的孤儿忽然犹如重获新生一般，焕发出新的光彩。

他们当然不知道，对于桐生一马来说，这也意味着一次新生。

"当年风间叔就是在这间孤儿院把我们养大的，现在我要继承它，让更多的孩子有容身之所。"

偶尔跟遥闲聊起来，桐生一马就会说出这样话，遥闪着眼睛表示理解。两人就这么在这里慢慢习惯下来。冲绳的清凉海风和美丽景致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享受，有东城会打理外围的一切，桐生一马做起事来自然顺利，当时光向后推移数月之后，这里已经成了真正意义的孤儿院，接纳了近十名新的成员。

经营孤儿院并非那么简单的事，有很多不如意夹杂其中。但这并不能成为桐生一马的阻碍，一直到有一天看到电视上有新闻报道如今政界议员们的内部激烈竞争时，桐生才忽然感觉到来自外部的压力也无时无刻不存在着。

"国防大臣田宫隆造与国土交通大臣铃木善信之间的对决！"

新闻的标题很惊悚，内容其实不过是两位职位不同的大臣都打算以冲绳为舞台做文章，前来冲绳进行访问。访问的目的是进行土地开发计划，国防大臣田宫隆造发起了冲绳美军基地扩大法案，国土交通大臣铃木善信则想要在冲绳建立旅游度假区拉动经济和内需。对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更多的冲绳当地人倾向于建立度假村。

如果只是新闻也就罢了，最让桐生烦恼的是最近似乎总有可疑的人在孤儿院"朝颜"周围徘徊。这些人身分不明，出现的频率却是越来越高，目光中丝毫不夹带好意，以至于桐生终于有了跟这些人谈谈的想法。

"叔叔，那些人的目的大概是这个。"

遥递给桐生一马一张所谓的土地转让催缴书，从粗劣的打印手段来看，似乎并非出自政府之手。桐生一马低头看着这张像是要强夺土地的东西，立即明白了那些徘徊在孤儿院周围的家伙到底在想什么。

"我去看看。"

"叔叔你要小心啊。"遥有些担心地看着孤儿院门口。

"放心吧。"桐生一马无所谓地安慰着遥，相比他的经历而言，能被称为"危险"的事情其实已经不多了。

朝颜门口不远处停着一辆淡蓝色小型卡车，那两个行踪鬼祟的家伙就坐在车上。其中一人看到桐生一马似乎朝他们走来，表情顿时变得慌乱起来，连忙催促另外一人尽快开车。

"喂喂，那家伙……"

虽然慌乱还是发动了汽车，两人仓惶驾车绝尘而去。已记下车子样貌的桐生一马哼了一声，将手中的土地催缴书揣在怀里，朝着市中心琉球街的方向缓步走去。

琉球街并没有东京的神室町那般热闹，桐生一马走下单轨电车的时候正直午后三点多，是一天中最炙热的时分。

街道上的行人纷纷低头走自己的路，这一点在日本哪个城市里都没有分别。每个人只关心着自己的事，对周遭冷漠而没有耐心。早已习惯了这一切的桐生一马在街头慢慢走着，四顾的目光搜索着那辆淡蓝色的旧卡车。

寻找这件事对桐生一马来说实在太容易了，很快他就在琉球街中心广场看到了正在吃冰棒的两名男子。从外貌上来看，其中一个身材五短肥胖，看起来不像是什么难缠的家伙；另一个卷发年轻人神情里则带着一股悍勇，应该不是什么正道人士。

"喂喂，大哥……你看！"埋头吃冰棒的胖子先发现了桐生一马，顿时又变得惊慌，"这，这是那个……我，我给事务所打电话……"

蹲在胖子身边的花汗衫年轻人抬头看了一眼桐生一马，将手中的冰棒一把摔到地上："慌什么！不要什么事都麻烦家里人！"

"喂，那边的小混混，你们是琉道一家的人吧？"桐生一马并不在意年轻人的嚣张，依然单刀直入地说起自己的话，"我是一直按时缴纳租金的普通住户，你们给我这个干什么？"

"普通住户？"年轻人陡然起身，对着桐生一马大声讥笑道，"别开玩笑了，普通住户会有那么可怕的纹身？"

"总之你们吓到孩子们了，以后不要在孤儿院附近出现。"

年轻人瞪着桐生一马，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哼，我们啊……可是最讨厌你这种来自内地的家伙了。"

"这就是驱逐我们的理由么？"桐生一马看着眼前这个卷发的年轻人，口气依然平淡。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要是有问题，可以去问老爷子啊。"短发年轻人的口气丝毫不见妥协。

"是吗？那我直接去找你们的老爷子好了。"桐生一马转身就要离去。

"喂，你这样子我很难办，难道要让我给事务所添麻烦吗？"

桐生一马漠然看着眼前的年轻人。

"那你想怎样？"

"先从我这里通过再说吧。"年轻人一把掀开自己的花汗衫，"干夫，拿着。"

被称为干夫的胖子接过年轻人的衬衫，对着桐生一马自豪地吹捧道："大叔，你要看清楚，这位岛袋力也大哥可是我们琉道一家的组头。"

"组头？"桐生一马又看了看眼前这个嚣张的年轻人，年轻人背后的纹身异常醒目，"嗯，纹身不错，是一条好蛇。"

仿佛是受到了巨大的侮辱一样，年轻人怒气勃发地分辩道："不是蛇，是蟒，是蟒！蟒是冲绳的精神象征！像你这种内地来的家伙，一定要让你尝尝冲绳的厉害！"

从来不忌讳与人动手的桐生一马摇摇头："如果打赢你，带我去见你们家的老爷子，有问题吗？"

"只要你能赢了我！"

"哦，知道了。"

"开始吧！"

岛袋力也的话音未落，桐生一马已经欺身贴近，右拳犹如巨大的撞锤一起一落，轰在岛袋力也的胸口。岛袋力也甚至来不及招架，胸口已感到一阵闷痛，整个人几乎都被打飞起来，跌落在散落广场一侧的露天座椅旁。

桐生并未因此就放过对方，踏前几步追上倒地未起的岛袋力也，一脚踏在

年轻人的肋骨上，力度适中到让对方感觉强烈的痛楚又不会受伤。被这样一脚踩中，岛袋力也的身体立即犹如一只虾米一样彻底弯曲了。

顺手将岛袋力也从地上拽起来，桐生一马又在年轻人的胸口补了两拳，确认对方毫无还手之力才将他丢在地上。只是一瞬间完成了战斗，毫无还手之力的岛袋力也甚至没来得及挥动自己的手臂就已经接近昏迷了。

这样迅猛的动作让一旁观战的干夫惊愕不已，甚至鼓不起勇气过去帮忙。

“怎么样？来自内地的家伙的拳头，滋味还不错吧？”

被迅速击倒的岛袋力也抬头望着这位身分不明的中年人，表情有些尴尬，没有说话。

“按照刚才的约定，带我去见你们老爷子吧。”

看着认输的年轻人，桐生一马没有说出更多羞辱性的言语，只是淡淡重复了自己的请求。

这一次，谁也没有资格拒绝他了。

琉道一家事务所的位置有些偏僻，可以看得出并不是什么嚣张的黑道组织。穿过长长的琉道商店街，在一条狭小的巷子里桐生一马看到了已经有些破旧的牌匾，牌子上“名嘉原兴业”与破卡车上的标记一致。岛袋力也和干夫站在这里迎接着桐生一马，表情也变得异常恭敬。

“请。”岛袋力也看着桐生一马的表情，显得有些拘谨。大概还在想着这位大哥为何如此强大的事。

名嘉原兴业的会客厅很朴素，挂满了各种书法字帖和灯笼。充满了老派黑道气息的房间让桐生有些感慨，在自己重获自由之前，黑道的世界应该就是这般模样。现在一切都变了，新经济和新制度让黑道变得更像集团化经营。从这里的摆设可以看出，名嘉原兴业的经济状况并不那么理想。

“请稍等，老爷子马上就来。”

让桐生一马坐在会客厅里等候，岛袋力也转身退回到事务所的门口。桐生一马看着这个从嚣张变得谦卑的年轻人，在心里笑了笑。黑道的世界果然还是讲究实力，只有拥有了强大的实力才会被人尊敬。

桐生没有等候多久，侧门被推开，头发已经花白的矮胖老者走进会客厅在桐生面前坐下。老者身上的纹身很是醒目，苍老的面容之中带着一股孤傲之气。

“久等了，客人，我就是名嘉原茂。”

桐生一马注意到坐在会客厅门口的一位少女，少女年纪看起来并不比遥大多少，身穿淡蓝色连衣裙，正在对院子里的一角画着一张素描。看到桐生的目光落在少女身上，名嘉原茂干笑一声。

“咲，我和这位大叔有点事要说，你先回自己房间好吗？”

停笔的咲没有说话，抬头看了一眼桐生一马，转身默默离去了。名嘉原茂有些无奈地摇头叹息道：“这孩子以前看过很可怕的事，一直都不会说话……”

“我想知道你驱逐我们的理由。”桐生一马把话题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上。

“理由嘛，有很多。现在冲绳正在搞度假村开发计划，需要一块与海滩相连的土地。你那家孤儿院正是最合适的地点。现在国土交通大臣来冲绳访问，地方政府也对这件事很重视。如果成功了，我们可以得到不少的好处，更重要

的是冲绳的经济会因此腾飞。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我们都要支持这次的土地开发计划。”

“我明白了。”

“那么……”

“我拒绝。”

“对于那件事，我并不能认同。”桐生看着对方的眼睛，说话依然直接，“所谓黑道想怎样做也好，无非还是利益所驱。平日所说的那些口号如何漂亮，最后依然是要做强占土地的勾当。度假村也好，军事基地扩大也好，都不过是借口罢了。这些只是黑道的为所欲为，为了这些事践踏孩子们的心灵，这样的事我无法答应。”

表达完自己的立场，桐生一马就打算起身离去。

“等等！”

名嘉原茂感觉自己似乎受到了侮辱，反手抄起墙角的太刀，怒斥道：“我在冲绳生活了六十年，还没沦落到要听内地来的小子跟我说教的地步！”

“那你想怎么样？”桐生转身，看着手持太刀的老者。

“啊？”

“你怎样才会满意？你觉得你做的很对？”以超越了常人的平静转身面对名嘉原茂，桐生一马的目光冷冽得像是要穿透老者的心，“杀了我，把那些孩子们都赶走，让孤儿院变成度假村或者军事基地，这样你就满足了？”

“如果这样真的能够满足，你现在就可以动手。如果你真的热爱冲绳的话，还有更多的重要的事可做吧？”

“而且，就算是你打算用暴力解决问题也没关系。到时候我就不会手下留情了。”

桐生一马的话刺痛了名嘉原茂的心，老者手中的太刀颤抖良久，终于跌落地上。再抬头看时，桐生一马已经离去。空荡荡的会客厅里，老者颓然坐在地上，心中万千滋味，不知该说些什么。

3

岛袋力也再次来到朝颜拜访桐生一马的时候，桐生没给他好脸色看。这名青年的神色也很尴尬。站在夕阳余晖中，桐生一马让孤儿院的孩子们都躲在房间里，自己面对琉道一家的组头。

“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说过了吗？无论多少次，我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不……”岛袋力也看着桐生，再也没有了平时的嚣张，“这次我是想来找大哥帮忙的……”

桐生大感意外：“啊？”

“那个……老爷子现在火冒三丈，没有人能阻止得了他。我想请大哥去让老爷子清醒一下……”

“为什么是我？”

“自从上次的事之后，老爷子就很佩服大哥……”

“喂，不要随便乱叫大哥。”桐生一马对眼前这个青年的行为有些无奈，“你是琉道一家的组头，这样子叫会对孩子们有不好影响。”

“但是大哥就是大哥啊，我是真心实意佩服您的。”力也不给桐生一马还口的余地，“大哥务必要帮忙，我这就去开车过来……”

桐生有些无奈地回头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的遥，用眼神示意自己可能要出去。遥脆笑一声回去陪孩子们玩了，桐

生则被岛袋力“绑架”到了琉道一家的事务所。干夫早就等候在门口，看到桐生一马也是满口“大哥”的乱叫。

“老爷子怎么样？”

“唉，喝着烧酒正在大发雷霆呢。啊……桐生大哥来了？”

桐生一马对干夫点点头，推开门走进名嘉原的会客室。这里已是乱成一团，四周墙壁被各种物件摔打得杂乱不堪，原本端正的字帖和灯笼散落在榻榻米上，看来名嘉原茂的确发了很大脾气，甚至连他脚边的烧酒瓶都只能躺卧在地面。面色潮红显然已经微醺的名嘉原茂听到开门声才抬头看了一眼，发现桐生一马已走到自己面前坐下来了。

“桐生一马，是你啊……”

“看来你很生气啊。”桐生一马坐到名嘉原的对面，扶起倒下的酒瓶，“路上我听力也说起，是因为咲的缘故吗？”

“啊……你也知道了啊。”名嘉原茂的醉意并没有想像中厉害，口齿还算清晰，“咲的亲生母亲忽然来找她，把她带走了……什么嘛，明明咲是我收养的，那女人从来没对女儿尽过一点义务，现在突然冒出来……”

对于这种事，接触儿童更多的桐生有着自己的看法：“咲也是这么想的吗？”

“啊？”

“咲到底是怎么想的，你并不知道吧？”桐生一马反问道，“如果不知道 是怎么想的，就在这里乱发脾气的话，是没法当好父亲的。如果你想知道咲到底是怎么想的，是只想见亲生母亲一面还是不愿意跟你这个义父生活在一起，不如亲自去问她。”

被桐生一马说到自己的痛处，即使是微醉的名嘉原也沉默不语了。名嘉原何尝不想知道咲内心深处的想法，无奈女孩平时无法用语言跟人交流，名嘉原又不敢去探知女孩内心深处真正的想法，生怕知道真相的一天也是咲离开自己的一天。种种情绪纠结，他才保持着这种平静的义父女关系直到今天。

“算了，我去给你问问咲的想法吧。”桐生也能明白名嘉原的矛盾，干脆站起来打算离开，“不过在那之前，要借你的小弟们一用。”

“啊……你……”名嘉原吃惊于桐生一马的痛快，一时间不知如何表达，“我可是要赶走你……”

“那跟这件事是两回事。”桐生一马转身推开会客室的门，“你不必担心我会用这件事做把柄要挟你什么。”

望着桐生一马离去的背影，名嘉原茂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将手中酒瓶丢开，转身默默整理起身边散落的物件。片刻之后琉道一家的灯火全部都熄灭了，入夜的琉球街上，一名纹着刺青的老者循着某个人的脚步，朝街道的一侧尽头走去。

琉球街的夜晚并不属于琉道一家这一个组织，在街道尽头的初町附近有势力更为庞大的玉城组管辖着这个城市的许多地下行业。相比以租赁土地为主的琉道一家，玉城组的构成更像是真正的黑道。无所不用其极的敛财方式和以暴力为主的行事风格，都为其在初町附近的名号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咲的生母和玉城组组长玉城铁实关系很好。”岛袋力也把知道的情报都说给桐生一马听，“如果要找咲，她应该会被带去玉城组。”

“玉城组吗？”

让力也和干夫在外面等候，桐生一

马随手推开玉城事务所的大门，入眼所见是一群正在摆弄摩托车的小混混。这些人无一例外手持武器，面带凶光地审视着闯进来的不速之客。

“喂，你是谁？”

“咲在这里吗？”桐生只想确认自己的寻找是否正确。

“啊？你是说那个小鬼吗？”为首的一名流氓嗤笑一声，“在老大办公室里，不过在这之前，你先考虑一下自己的状况吧。”

大概早就收到了风声，玉城组的混混们抡起手中武器，飞快地将桐生一马团团围住。这种程度的包围对桐生一马来说当然不算什么，他避开一名混混迎头劈下的铁链，侧身抓住凌空落下的铁链，一把将混混拽到自己面前补了一拳。

抄起夺在手中的铁链，桐生一马朝着试图用小刀偷袭自己的另一名混混头顶劈头盖脸打过去，又回身错开一名混混迎头砸下的棒球棍，一膝盖磕上对方的小腹。

只是转瞬之间，其余的流氓都被震惊了。在琉球街这种地方出现一个桐生一马这样的人物，简直是难以想像的事。然而接下来的事更超过了他们的思考范畴，桐生一马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把玉城组一楼的这些混混们全部放倒，踹开了二楼的组长室大门。

“咲！”

看到咲被一名打扮入时却已经有些苍老的女人拉着，桐生担心的同时又把目光落在了另一侧的红衣男子身上。相比拽着咲的那个老女人，这个坐在组长办公椅上的男子才是更危险的存在。

玉城组组长玉城铁生把玩着一把折刀，盯着桐生一马冷笑：“能走到二楼来，看来还挺有两下子的嘛。你是琉道一家的新人？”

“我不是琉道一家的人，我只是来带走那个孩子。”

“哼，除了名嘉原那个家伙，还有谁会担心这孩子啊？”玉城铁生站起来仔细端详桐生一马，希望从他的表情中找到点什么。

“怎样也好，那孩子让我带走。”

“开什么玩笑！”玉城铁生猛地一拍桌子，“这么好的威胁道具，你说还我就会还么？”

“威胁道具？”

玉城铁生的话让桐生和咲的母亲都吃了一惊，尤其是拉扯着咲不让她靠近桐生的老女人，扭头带着一丝愤怒和惊讶死死盯着玉城铁生。

“你还真是个烂好人啊，居然什么都不知道就来这里。”玉城铁生冷笑着走近咲，托起少女的下巴，继续说出冷酷的事实，“真是个可怜的小鬼，亲生父亲在自己面前上吊自杀，现在母亲又跟别的男人合作绑架自己……这世界真是越来越差劲了啊。”

咲的母亲愣了一下，猛然推开自己的女儿，抓住玉城铁生的肩膀开始激动地大喊起来。

“等，等一下，你说什么？你不是说我们三个人组成一家快乐地生活吗？你这是什么意思？”

一把推开抓着自己肩膀的女人，玉城铁生发出刺耳的笑声，笑声里包含着无尽的讽刺和嘲弄：“哈哈，你脑子坏掉了吗？你以为我还会对你这个年纪的女人有兴趣？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小鬼，我会答应你的要求？认清现实吧，大婶！”

发出质问的女人还没来得及表达自

己的愤怒，已被玉城铁生一掌打倒。痛楚、愤怒、绝望和不甘让女人挣扎着又爬了起来，试图想要挽回男人的心。

“玉城，快告诉我你是骗我的，告诉我这都是在开玩笑……”

这一次玉城铁生没有任何犹豫地挥出一刀，刀锋几乎擦着女人的脸颊划过，虽然没有造成伤害，还是让女人感觉到了由心底发出的彻骨寒冷。咲的母亲瘫倒在地上，愤恨的眼神望着那个欺骗了他的男人，却无能为力。

“接下来，就是你了。”玉城铁生把折刀贴近自己的舌头，作势舔了一下，“杀了你，把你的手指全部寄给名嘉原，你看怎么样？”

说完。手中的刀已朝着桐生的喉咙笔直刺来，毫不留情！

桐生一马后退一步避开探来的这一刺，一只手疾探玉城的腋下，拳锋刺中了对方的关节处，令那只握刀的手不住颤抖，同时另外一只手臂横贯至红衣男子的胸口，重重一拳将男子轰飞到那张凌乱的办公桌上。

“啊……”

玉城铁生还没来得及回味刚才受到的反击究竟猛烈到什么程度，桐生一马的双手又一次在他的眼前扑面而来，这双手拧住了他的胸口，将他从桌上拦腰举起，又从高空中重重摔落，让他的头脑简直拿不出时间和能力来应对眼前发生的一切。

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瞬间发生的事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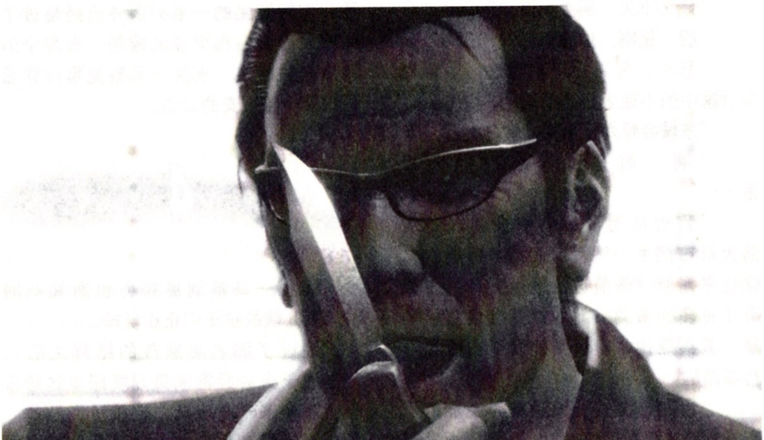
像是完全无视玉城铁生手中的武器一样，桐生一马紧跟一脚踩在玉城铁生的胸口，身体的重量全部加诸在这位玉城组老大的身上，强烈的挤压立即让他失去了意识。

“冲绳怎么会有你这种人……”

这是玉城铁生昏迷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桐生一马低头看了一眼真的彻底昏迷的男子，转身正想对咲说点什么，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随后赶来的名嘉原茂也到了。

“……”

虽然经历了亲生母亲的抛弃和诅



咒，咲表现得依然十分平静。玉城组几乎全员覆灭的状况也让琉道一家兴奋不已。带着咲回到事务所，名嘉原茂郑重地向桐生行礼致谢："呐，桐生老弟，我名嘉原在道上混了四十多年，第一次见到你这样让人佩服的汉子。"

"不要这么说。"

"不，这是真的。所以我想和您喝个结拜酒，拜个把子……"

"什么？"桐生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愣了一下。

"那个……我是真的很佩服您，所以想跟您拜把结交。"名嘉原茂说得很认真，"虽然没有见证人，就请您忍耐一下吧。"

"见证人的话，就由我来担当吧。"

不知什么时候，琉道一家事务所的门已被推开，一名相貌堂堂的男子带着一名年轻人走进了名嘉原的会客室。来人态度从容，一看就知是一位身居上位者。对于来人，名嘉原茂完全不认得，倒是桐生一马皱起了眉头。

"大吾……"

"好久不见，桐生大哥。"

"啊，是啊。你怎么来冲绳了？"

"那个，兄弟……这位是？"名嘉原对家中的不速之客皱了皱眉。

"东城会第六代龙头，堂岛大吾。"

"啊，就是那个东京的大帮派……"

"我也是为了那件事来的。"堂岛大吾在桐生一马面前显得异常尊敬，这让名嘉原对眼前这位桐生兄弟的身分有了更多的猜测，"冲绳开发度假村的事，其实是铃木善信委托我们东城会进行联络的。"

"也就是说，玉城组其实还是为了东城会的才那么做的？"

"是这样……玉城组是东城会直系派系下面的小帮会，这次对您多有得罪，实在是……"堂岛大吾面对桐生一马的质问，有些愧疚地解释道，"如果知道您的回答，东城会绝对不会再管这件事。"

"啊，你们也是为了组织的利益。"桐生摇摇头，并不责怪堂岛大吾，"但是这件事，现在在我这里你应该有了确切答案吧？"

"我明白了，从今天开始，东城会从冲绳土地的这件事里完全退出。"堂岛向桐生承诺道，"不过桐生兄您放心，只要我还是六代龙头，就不会再出现类似的事情。"

"嗯，没关系，我也是很顽固的。"

"桐生兄的厉害我可是知道的。"堂岛大吾回头看了看跟在自己身边的年轻人，"如果与您为敌的话，恐怕整个东城会都会崩溃吧？那先这样，我先告辞了。"

对于堂岛的承诺，桐生一马相信他能够做到。然而让堂岛之龙没有料到的是，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超过了堂岛大吾和名嘉原茂的控制，当那个消息传来的时候，桐生一马察觉事件背后隐藏着一丝不安的躁动。

4

桐生一马接到岛袋力也通知的时候，孤儿院的孩子们正在玩球。

经过了和名嘉原茂的结拜之后，力也和干夫会经常来孤儿院探望这些孩子，并带来一些玩具，陪孩子们游戏。长久以来没有太多朋友的孤儿们对力也

十分喜爱，把他当成哥哥一样看待。看到这位有趣的大哥哥过来，纷纷嚷着要找他玩。倒是桐生一眼看出了力也内心的焦急，让孩子们去沙滩上玩，留下自己和遥单独面对力也。

“怎么了？”

“大哥……老爷子他……他被人开枪打伤了！”

“什么？”

匆忙中赶往冲绳地方医院的众人看到了正在走廊里来回踱步的干夫。手术室的灯依旧亮着，桐生和遥看到咲默默坐在长椅上，手中抱着那张心爱的画板。

“伤势如何？”

“腹部中了几枪……”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只知道有人来拜访老爷子，后来老爷子就中枪了。对方的目标好像是这里的地契，我们赶到的时候地契已经被抢走了。”岛袋力也简单地叙述着自己知道的一切，“当时好像咲也在场……”

桐生扭头看了一眼从来没有开口说过话的咲，摇摇头。想要从咲口中得知真相，恐怕比较困难了。

看到注视自己的目光，咲犹豫了一下，把手中的画板递给桐生。素描纸上画着一张人脸。

非常朴素真实的风格，看到这张脸的桐生一马却感觉到一股寒意由头至脚飞快地贯穿了自己身体。

已经很久没有过这种感觉了，无论面对生死还是聚散都显得异常冷静的男子错愕了片刻，抬头问咲：“犯人就是这个人吗？”

抱着画板的咲用力点点头。

“这是……”

看到素描的遥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对于这个人，遥的记忆也许比桐生一马还要深刻。

“义父风间……”

这名字像是一个魔咒，引起了许多愉快与悲伤的回忆。对于所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来说，关于那个名字的一切都不会轻易被忘记，当年的风间组组长风间新太郎，桐生一马的义父，正是为了救遥而被炸弹炸死。也正是在那一天，濒死的风间新太郎说出了朝颜孤儿院的秘密和桐生一马的身世。

“这怎么可能……”遥惊叹着和桐生一马目光对视，“叔叔，风间爷爷怎么会……”

“大哥，你认识这人？”岛袋力也看出了异状，在医院走廊里压低声音问道。

“嗯，这是我的义父风间新太郎，东城会风间组的初代组长。”桐生一马平静了一下心情，如实回答道。

力也正要继续询问，桐生的电话响了。低头看了一眼号码，桐生走到走廊的一侧按下接听键，从电话那边传来的声音熟悉异常，是现任风间组组长柏木修打来的电话。

“桐生，好久不见。”柏木稍微客气了一下，随即开始直奔主题，“东京这边发生了很大的事。”

“怎么？”

“第六代会长被人枪击，如今陷入昏迷之中。”柏木修的声音有一点颤抖，“现在东城会内部正乱成一团，而且有人说目击到凶手的相貌……”

听到这里桐生一马的心头没来由地一紧。

“怎么？”

“凶手……好像是风间阁下。”柏

木修用难以置信的声音传达着令桐生更加难以置信的事实，“目击者很多，描述非常详细。”

“……知道了。”

“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我想请您来一趟神室町。”柏木修低声说道，“这件事现在有着太多的疑点和问题，东城会很快就要举行干部会议，我有些事想要当面对你说一下。”

桐生一马回头看了一眼仍亮着工作灯的手术室，还有挤在走廊里悲伤的朋友们，瞬间下定了决心。

“好。”

5

飞机起飞的时候，桐生一马还在想着前一天跟遥之间的谈话。

扩音器里空姐甜美的嗓音刚刚散去，立即有一阵轻微颤抖从脚面和座椅间传来，飞机开始在跑道上加速。稍微平静了一下心情，桐生一马从座位上向窗外看出去，冲绳空港的地面设施在倾斜的视线里开始变形，气压陡然上升导致的不适让多数人的背脊开始紧紧贴着座椅。腾空而起的波音777呼啸着挣脱了地平线和跑道的束缚，笔直迎向天空。遥远的天际里，淡淡白云背后是一片蔚蓝，这一切都在男子的眼中缓缓绽开。

随着高度不断增加，耳畔的微微痛感也渐渐加剧。在气流不断加剧的此时此刻，桐生一马低头凝视自己的双手，无数次握成的拳头此刻有些疲惫地舒展着，像是要握住梦想、希望、信任或是其他什么东西。

一旦想起这一切，桐生一马又闭上眼睛发出微微叹息。罢了罢了，也许一切因缘都从权与利中来，而一切之终结却又不知从何落手的感觉萦绕在男子周围。飞机低沉的呼啸声被音乐遮盖，一切似乎如此平静，只有知道真相的人才明白其中的深邃和艰难。

从上一次在那个熟悉的地方徜徉到现在，已经过去快三年了吧？那里的一切还和当年一样吗？

回溯到前一天的夜里，午夜的冲绳



郊区海滩上，桐生一马站在黑暗中遥望远方，眼前的世界和往日没有分别，只是自己的心中似乎充满了疑惑与悲伤，彷徨与茫然。在他的背后延绵婉转的道路尽头，黑夜里亮起无数霓虹，就像是之前曾经做过的某个梦，漂载着浮华和绚烂，也承受着孤独和痛苦。

海风轻轻吹拂，水面擦着沙滩发出细微的响声。星辰的光洒落在水面上轻轻荡漾。桐生一马看着自己手指间的香烟袅袅腾腾，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也许是当年的牢狱生涯让他收益良多，即使在这种疑云四起的时刻，他依然保持着一贯的平静。

背后有脚步声缓缓靠近，男人没有回头也知道是谁。低头把手中的香烟轻轻摁灭，望着无垠的海平面，桐生一马低声问道："他们都睡了？"

"都睡着了。"温柔的女孩穿着沙滩鞋站在宛如自己叔叔的身畔，迎着海风吹过自己仍显单薄的身体，"闹了一天，大概都累了吧。"

"嗯……"在这种时候，桐生一马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然后是片刻有些尴尬的沉默，就算是养成某种默契，这种时候两人也不愿主动提起之前的话题。从医院步行回来的时候天色正冷，桐生一马的步履在泽村遥看来有些沉重。

"叔叔……"站在桐生一马身后的女孩静默片刻，轻轻挽住亲人的手腕，"你……要去神室町吗？"

"大概吧。"桐生掏出另外一支香烟，想了想又放回去，"我也想知道真相，回去大概是最好的办法了。"

"那……你要小心。"

"遥对我要有信心嘛。"

"嗯！"

桐生一马有些宽慰地看着自己身畔的女孩，在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之后，遥真的成熟得比同龄孩子更加迅速。已经不再显得稚嫩的少女面容里带着普通少女所没有的坚毅，这是坎坷造就的成熟心境。

"那个……"

如桐生一马所料一般，长着天生卷发的青年也出现在沙滩上。虽然身上穿着花汗衫和严肃的表情有些格格不入，也能让人感觉到他内心的坚决。对于这个青年，桐生相信自己已经非常了解，此时此刻他的心情，自己也能明白。

"桐生大哥，请，请带我一起去东京吧！"

看着眼前的男子，桐生一马很难说出拒绝的话。力也的表情非常坚定，也许就在这种时候，桐生一马才能从面前年轻人的眼眸中看到他经常提起的"冲绳的精神"。内地和沿海地区的人没有什么不同，认定了的事都会努力去做。

"东京是个很危险的地方。"

"我不怕！"岛袋力也大声回答道，"我希望成为一个男子汉，请让我接受考验吧！"

"……好吧，我明白了。明天夜里八点出发，你今天先回琉道事务所准备一下，明天我通知你出发。"

"是！谢谢桐生大哥！"

力也得到肯定答复之后飞快地离开了，桐生一马注视着年轻人离去的背影，没有说话。

"力也就拜托你们了。"过了半晌，桐生一马回头看着自己如今惟一的亲人，忽然说出了让泽村遥吃惊的话，"这件事我不想让他参与进去，神室町太危险了……"

"那你刚才所说的那些……"遥很

快就明白了桐生一马的意思，“你故意说晚出发时间？”

“东京……是个残酷的地方。”桐生一马看着曾和自己一起经历过种种事件的遥，努力笑了笑，“力也是个单纯的家伙，我不希望他也被牵连进来。”

遥看着自己熟悉的亲人，充满理解地点点头。

“叔叔说得对，我知道了。”

“虽然这样讲对你来说实在是有些好笑……”桐生一马温柔地注视着自己如今惟一的亲人，“但是力也也拜托你了……”

“嗯。”

轻轻挽住桐生一马的胳膊，十二岁的少女仰望天空，此时夜色中的星辰洒落在海面上，这世界看上去显得很美。

桐生一马抚摸遥的长发，转头凝视安睡在星光里的建筑。凿刻出“朝颜”字样的木牌挂在孤儿院的门口，似乎正在小心提示他，在曾经残酷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他要用心守护的地方，只有这里才是他的家，他的一切。

6

东城会的干部会议过后，独自坐在房间里眺望东京景色的男子回忆着数日前的一段对话，脸色低沉。

数日前的夜晚，也是这样从东城会本部的秘密会客室里向外看去，神室町的夜景尽收眼底。繁华的歌舞伎町里充满了机遇和危险，就好像东城会所走过的路一样。从十几年前与政治家的合作开始，这个东京最大的黑帮走上了和其他帮会完全不同的路，如今已发展成直系人数超过三万的庞然大物。如今领导东城会的人，正是初代堂岛组组长的儿子堂岛大吾。那个当年误会自己与桐生一马有杀父之仇，最后误会冰释又亲如兄弟的人。

站在窗口的堂岛大吾表情并不轻松，执掌如此巨大的帮会，内心之中必然充满压力。可惜的是同样坐在秘密会客室的另外一人，却丝毫没有这种觉悟。

秘密会客室里一片寂静，堂岛大吾犹豫了一下，斟酌着开口说道：“这一次想要请你帮忙。”

“哦？又是那些无趣的事？”

“虽然无趣，还是要去做……”堂岛大吾对这个坐在黑暗中的男子似乎异常尊敬，并不在意男子懒洋洋的话，“这一次事情很突然，我感觉到不对劲……现在像是一切都被调动起来了一样，一定有人在暗中做些什么。”

“是吗？那些无聊的阴谋……真是无趣。”

“为了东城会的未来。”堂岛大吾低声劝道，“不管怎模样，一定要有一个有分量的人去做这件事。”

“让我去装傻吗？”

“拜托了！”

整个人都隐藏在黑暗中的男子叹了口气，用略显夸张的口气反问道：“桐生那边你打算怎么办？”

堂岛大吾略一思索，语气又变得坚定：“我准备亲自去一趟。”

“真的要去啊？”

“四代目想法，还是我亲自确认比较好。”堂岛大吾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下低声说，“现在的世界变得更加复杂，我不希望出现什么不愉快的事。”

“喂喂，对方可是政治家啊……”

“我已经考虑过了。”

“嘿，这样才像你嘛。”

秘密会议室里惟一的灯光也被熄灭了。两个男子从其中走出，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没有人料到在不久之后，这样的一次秘密对谈会左右东城会的未来，也对日本的政治体系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

7

刚刚从首都机场走出来的桐生一马换上了自己那套已经好久没穿的白色西装，这件曾经染血的外套承载着太多的回忆和纪念，也都跟神室町和东京有关。如今再次站在阔别已久的土地上，桐生一马能感觉到空气中不安的因子正在自己周围跳动。东京仿佛一夜之间陷入恐慌一样，很多形迹可疑的人惶惶躲在人群之中，这应该与黑道格局即将发生变化有关吧？

离开机场来到神室町，桐生一马抬头再一次看到神室町那标志性的牌匾。这块霓虹标志不知道换过多少次，依旧闪耀着喜气洋洋的光彩。就好像这条街道一样，不知道更换了多少代的人，它依旧繁华热闹。

人来人往的街道和当初离去时没有什么分别，三年的时光对于某个人来说也许漫长而充满了变数，但对于这条街道来说却不过是白驹一隙。那些女学生和文员站在阴影里讨论着价格，夜店女郎的招牌张贴得琳琅满目，目光鬼祟的青年注视着街头巷尾的每一个人，不少店门口还有人大声拍手招徕着顾客……

对于这个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桐生一马再也没有了几年前第一次回到这里时的畏缩和担忧。抬起脚步穿过人群，他朝着星尘的方向走过去。这家风间组麾下较为有名的夜店如今应该是仍由雄也协助打理，想要去见柏木不如直接通过他询问近况。

“滚开啊，今天晚上的娱乐结束了！”

随着桐生走近星尘酒吧，一声粗暴的叫喊让堂岛之龙停住脚步。眼前的星尘门口，几个去夜店找男公关玩乐的女性正被一群流氓赶出来。从这帮人的口气上来看，应该不是风间组的人。

大概因为神室町发生了太多类似的事件，围观的人并不是很多。桐生一马挤开面前的几人凑过去，发现星尘的大门似乎正要被关闭，几个留着自以为是发型的小青年拎着几根铁管守在门口。

桐生一马像是没看见小混混们手中的武器一样，走到门口。

“喂，大叔，你是谁啊？”

这些小混混并不认得东城会第四代的龙头，只是无意义地对着任何可以嚣张的人表现罢了。桐生一马没有在意对方的态度，还是继续向前，几个觉得面子搁不住的小混混组成了一道人墙，把桐生一马拦在星尘的门口。

“回答呀！”

其中一名青年想要去抓桐生一马的头发，却被一双大手扭弯了手臂，握在手中的棒球棍也跌落地上。

“啊，痛……痛……”

“可恶，你这家伙！”

东城会尽管已是东京第一大帮会，本质仍无太大改变。小流氓以毫无新意的语言和动作招呼着重回神室町的桐生一马，却不知自己面对的男人是东城会里几近传说的存在。桐生一马双手甚至

不用去抓住任何武器，站在他面前最先动手的几人便已经倒下了。

花了几分钟时间清理星尘的门口，桐生一马想起自己初次重回神室町时也是在这家夜店门口经历了一次小小争斗。虽然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桐生可以确定有人想要对星尘不利，他飞快地推开大门，看见站在一楼中央过道处的雄也正满面愤怒地对着一群人。从这群人身上的会标来看，他们应该也是东城会旗下的组织。

在距雄也不远处的茶几上，放置大约十亿日元左右的一堆现金，一名满头辫子的猥琐男子正站在茶几前口沫横飞。

“反正现在情况这么乱，神田组长说了，就把这里卖给我吧。十亿现金也不算少了，不亏待你们。”

“这里随便你给多少钱都不会卖的！”雄也面对那名打扮犹如嬉皮士的男子，态度十分坚决。

“哟哟，这么强硬啊，那只好用别的方法了……”长发男子怪声叫道，“虽然是一家人，没办法了，给我砸！”

几十名围在周围的小弟轰然应了一声，就要动手，却被一个声音及时喝止住了。

“住手！”

顺着桐生一马的声音，几乎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他身上，看到那一身白西装，雄也机敏地叫了一声桐生一马的名字，同时向前跑到桐生一马的身边。见识过桐生实力的男子相信，这一次的麻烦在堂岛之龙看来可能不算什么。

“四代龙头吗？”相貌猥琐的辫子男回头看了一眼桐生一马，阴阳怪气地干笑一声，“哟，您回来了啊。真是太让人吃惊了，四代龙头您可是我们心中最尊敬的人呐……”

“这是锦山组的直系小头目长谷川部。”雄也低声向走到自己身边的桐生一马解释，“锦山组想要强买星尘。”

桐生一马看了看对面的男人，那种隐藏在拙劣表演里的杀意实在和自己在这里教训过的无数人有着相似的味道。用目光扫视了一下站在星尘里的这些喽啰后，堂岛之龙摇摇头。

“你们还打算继续干下去吗？”

“不不，既然四代龙头您来了，我们怎么敢……”看似对桐生一马十分客气的辫子男嗤笑一声，后退了几步，像是像要离开，实则挥手指挥小弟们将桐生一马团团围住。

“不过……你要是死在这里，恐怕也不会有人怪我吧？！”

原本作势要砸店的小弟们将桐生和雄也团团围住，亮出了各自的武器和双拳。这样的场面熟悉又陌生，桐生一马唾了一声，握起双拳迎着敌人就冲过去，第一时间在长谷川部下的手中夺过一条钢管。

钢管从桐生一马的手中笔直飞出，砸在长谷川部身边一个喽啰鼻梁中央，同时桐生整个人已高高跃起，膝盖顶在了长谷川部面前一个小弟脸上。

一蓬鲜血洒出，落地的桐生双手拽住拼命保护长谷川部的小弟头发，一个过肩摔把那人撂倒地上，正砸在一摞摞崭新的钞票上。

围上来的混混们有几个被雄也拖住，其余的在桐生的面前脆弱得仿佛不堪一击。接连的拳脚相交下，不断有人惨叫着倒下。长谷川周围的小弟片刻间被打散，只留下他一个人愣在场中央。

面对逼近的桐生一马，锦山组的小头目抬起一条腿想要偷袭，却在抬腿之后发现桐生已避开了自己的攻击角度，一记直拳烙在自己胸口。被打中的长谷川立时有无数种滋味从脑海中飞闪而过。

就在长谷川还没来得及回味这一拳到底带给自己多大伤痛的时候，桐生一马已抓着他的脖子连续给了他七八记头槌，随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

…………

纸钞漫天扬起，失去意识的长谷川倒在一堆万元钞票上，其威慑力远远超过了把这帮小弟一个个打倒。其余的锦山组成员看到这种情况，全部无心再继续战斗，只能依桐生的话架着受伤的长谷川悻悻离去。

只是片刻之后，整个星尘的大厅里安静下来。星尘的侍应生们很快开始打扫战场，等到长谷被人带着仓惶离开之后，这里又恢复了当初的平和。桐生一马坐在二楼的包厢里看着这家熟悉的夜店，听雄也给自己讲述最近发生的一切。

“柏木大哥早就等着您了，他让您直接去风间事务所找他。”雄也为桐生调好一杯酒递过来，“这一次您一个人来？”

“嗯。”

“请诸事小心吧，最近组织里似乎有些不对劲。”

“我知道了。”桐生将杯中的酒喝下，起身告辞，“你们也要小心，让风间组调动人手保护这里。”

“我们知道了。”雄也起身躬身送桐生离开，“桐生大哥您要小心。”

离开星尘之后走到一片广场转角的空地，桐生想起自己当年在这里被人围追的经历，嘴角不禁露出一丝苦笑。命运有时候果然热衷玩笑，就好像现在这一刻。不知从何时开始，几个外国人站在桐生一马面前神色冷漠地看着他，仿佛在看一个死人一般。

身后楼宇的影子斜斜落下来，将桐生和身分不明的外国人划在明暗两个对立的世界里。三名外国人中为首的那个长发中年男子戴着宽大的墨镜，身着长风衣，脸上挂着几近冷酷的表情，只是



确认一似的问了一句话。

“桐生一马？”

“你们是谁？”

既然对方能够说出自己名字，来路肯定不那么简单。桐生一马警觉地与来人拉开一点距离，低声试探。

几名外国人没有回答，只是依旧冷漠地看着他，另外两人则从左右呈包抄状把桐生一马围在当中。

“不懂日语吗？”桐生一马回头看了一眼双手握拳的外国人，又看了看眼前这个年龄最长的长发外国男子，原本松弛的双手再度握成拳头。

8

“外国人？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身分……”

柏木修坐在风间组的组长办公室里，眺望着整个东京的夜色。每天晚上都有人从各种方位俯瞰这座充满了财富、机遇、罪恶和欲望的城市。此时距桐生一马离开星尘已经超过一小时，那几个外国人最终还是因为周围警车的声音而离开了，双方谁也没有获得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桐生只能庆幸自己运气比较好，如果警车经过得再晚一些，也许那名为首的外国人就会掏出枪来直接轰在自己头上。尽管对方没有露出眼睛，桐生依然能从他们身上感觉到那种对生命的冷漠。只是凭感觉桐生也知道，对于他们来说杀人恐怕只是工作的一部分。

只是……这些突然出现的外国人到底是什么人呢？

坐在柏木的办公室里，桐生听着柏木转述干部会议里发生的一切。对于大多数干部的行为，柏木修都还算有信心，只有锦山组的神田强有些棘手。

“锦山组今天派人去强买星尘。”桐生看着柏木的眼睛说，“如果不是我赶到，也许就成功了。”

“神田强这家伙……”柏木怒叱一声，“他最麻烦，而且好像有什么阴谋正在进行。如今最需要关注的就是他了。”

“唔……说起这个，找到枪击大吾的凶手了吗？”

“还没有。”柏木说起这个也很奇怪，“目击者说凶手是风间先生，这怎么可能……”

“事实上，我也收到了一些东西。”

说话间桐生一马掏出怀中的那张素描纸，纸上的一张老者脸庞栩栩如生。柏木看到这张素描顿时激动起来，这位原是风间新太郎得力手下的老者颤抖着放下素描纸，低声问道：“这，这是怎么一回事？”

“不知道，这是冲绳琉道一家的名嘉原茂被枪击时，在现场的孩子画出的凶手素描。”说起这个，桐生也显得有些沉重。

“同样的时间里，同样的事件……”

“东京的枪击事件发生多久了？”

“昨天夜里大约19:45的时候。”

桐生一马回忆岛袋力也向自己描述的情况后，愣了一下。

“冲绳那边的枪击事件大约是一个半小时前发生的，这不可能——从东京到冲绳，至少要两个半小时。”

“会不会不是同一人所为？”

桐生一马摇摇头表示自己并不知道

答案，此时他心中的迷惑更加浓重，同一时间出现的同一个凶手，到底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现在东城会陷入开发计划的矛盾之中，这可能是大吾被袭击的最主要原因。”柏木表情沉重地说道，“几乎可以确定在东城会之中，有人仍在与政治家做着利益勾结的事。如果完成了冲绳的土地开发计划，那个背叛东城会的人大概会获得数千亿的资金，他则可以利用这笔收入获得自己想要的权力……”

“到头来，还是金钱和利益啊……”

发出一声叹息之后，桐生一马感觉到背后隐隐有什么声音传来。看着面对素描陷入沉思的柏木，桐生转身向窗外望去。东京繁华得让夜空黯淡的霓虹仍旧闪烁，一切仿佛如常。然而就在桐生一马正打算开口的时候，一股巨大的空气震荡由下而上猛烈地传来，白炽的灯光在瞬间将整个风间组的组长办公室照亮。配备着重型格林炮的直升机稳稳停在办公室外的空中，透过巨大的落地玻璃窗，桐生一马似乎看到了某张曾经见过的脸。

所有的念头都在脑海中一闪而过，然而无数次在生死边缘徘徊过的堂岛之龙这一次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闪避。

轰轰轰轰轰！

就在桐生一马飞身躲向远处的时候，格林炮开始徐徐转动，金属和火焰撕裂了夜色的宁静，也打碎了防弹玻璃构成的落地窗。那一刹那仿佛时间被什么东西摁下了停止键又再次高速流动，办公室里所有的物件在顷刻间碎裂、炸散，化成一地齑粉。

…………

…………

扫射没有持续多久，一切很快平静下来。

当桐生一马再度抬起头的时候，直升机已悄然离去，只留下一个宛如噩梦的败局给他。就在自己所站位置的不远处，满身血污的柏木躺在地上，手中仍握着那张素描，呼吸急促得仿佛随时要中断一样。

“柏木……”

被呼唤名字的风间组二代组长抬头看了堂岛之龙一眼，惨笑了一下，他能感觉到生命正在渐渐离自己远去。那种浑身冰冷的感觉，正是贴近死亡的预兆。

“我，我应该不行了……”用手轻轻捂住自己胸口的那几处伤口，柏木的声音有些淡然，“桐生……这一切还是要……拜托给你。”

“柏木！”

“寻找出……真凶……还有，这个像风间组长的人……”柏木把沾满自己血迹的素描递回给桐生，声音已经快要枯竭了，“无论如何……也，也要保住会长……”

“我，我答应你！”

“那，那我就放……”

枪伤带来的巨大痛楚让柏木没有把要说的话说完，已闭目逝去。这位风间新太郎一直以来的好助手虽然在能力上难以服众，却为东城会竭尽自己所能。看到这一幕，桐生一马感觉到自己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点燃了。

无数次的阴谋，无数次的有朋友和亲人死去。即使已经习惯了生死相隔，桐生一马仍不免感到愤怒和悲伤。

碎裂的防弹玻璃仍有余丝连带着从高空中坠下，楼下的警笛声已经蜂拥而

至。桐生一马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已沾满血迹的衣服，转身推开大门飞奔着离开了风间组的办公室。

桐生一马从风间组走出来的时候，大楼周围已被警察包围，无数行人正被盘查。看到有人从案发现场出来，一名警察指着桐生一马高声叫道："喂，你过来一下。"另外一名同行的警察则看到了桐生一马衣服上的血迹，挥舞着手中警棍朝男子冲过来。

"不要动，站住！"

桐生一马知道自己此时即使辩解也不会有任何效果，转身顺着熟悉的神室町街道快步跑开。曾经在这里长大的记忆此时得以充分发挥，桐生一马飞奔在各种小巷里，避开了警察的围追。

没有人比桐生一马更熟悉这里，没有人比桐生一马有更多在这里出生入死的经历。已过不惑之年的堂岛之龙跨过一道道栏杆，藏身在阴暗的角落里，内心之中却在遥望着天空隐隐淡淡的一轮明月。

既然已经泥潭深陷，不如索性解决这一切吧……

暂时躲开了警察追捕的桐生一马靠着墙壁正在思索下一步的行动，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他背后悠悠传来。

"没想到啊桐生，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居然还是老样子……"

9

搜捕的风声似乎暂时过去了，桐生一马站在一家熟悉的酒吧灯牌前怅然驻足了片刻，才转身对自己的同行者解释说："赛蕾娜酒吧……让人有些吃惊。"

"不是赛蕾娜酒吧了，是新赛蕾娜。"

身穿风衣的中年男子笑着对桐生一马解释道："来吧，老板是我朋友，在这里不用担心被发现。"

"你还是和以前没区别啊。"桐生一马走进装修一新却仍有着当年余韵的新赛蕾娜酒吧，"伊达，你现在还是侦探吧？帮助嫌犯麻烦可不小。"

"那是我以前的身分了。"曾是桐生一马挚友的警官伊达真掏出一张名片抛给桐生，"这是我现在的工作。"

看着名片上的字样，桐生难得地笑了起来。

"跟以前没有区别嘛，侦探和新闻记者。"

伊达笑了笑没有说话，朝美丽的老板娘挥挥手："两杯威士忌。"

"好吧，说说你怎么找到我的。"桐生接过老板娘递过来的酒，并没有立即喝下，这种时候他心中有着太多疑问想要得到解答，伊达真无疑是最好的人选。

伊达把玩着手中的杯子，摇头道："我只是听说了东城会的事，又听说你要来神户町，就去风间组附近转转，没想到居然真碰到了你。说起来桐生你还是和当年一样狼狈啊……"

想起在风间组发生的一切，桐生脸色一黯："柏木死了，这件事有些棘手。"

"柏木……"伊达愣了一下，"真没想到……有什么线索吗？"

"我们谈到了东城会的现状。"桐生一马闭上眼睛回忆之前的谈话，"柏木说有人在觊觎会长的位置，让我小心。然后就发生了袭击事件，你可能已

经知道了。”

“你对东城会现在的状况已经不太了解了吧？”

“这倒是。”桐生承认，“离开三年多，很多人都不认识了。”

“所以你还是先了解一下状况吧。”伊达从怀中掏出一个档案袋，递给桐生一马，“现在柏木被杀，很多人都有动机，不过最有可能的还是靠近东城会七代龙头的这几个家伙。”

“神田强，义孝，神田强，滨崎豪……这四个人现在最接近权力中心。”伊达接着说道，“不过我关注东城会可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

“东城会内部有人在跟国土交通大臣铃木善信联系，推动那个度假村的开发计划。”伊达低声说，“这是东城会内部的问题吧，我只是在初步调查阶段。”

桐生一马一愣：“去年这个时候，大吾亲自去冲绳对我许诺不会再帮助政治家们开发冲绳，这是怎么回事？”

“应该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吧……”伊达喝了口酒，“或者说，有什么人背叛了东城会。”

“背叛东城会？”桐生一马的眉头皱起来，“柏木临死的时候也曾说过这件事。难道枪击大吾的和背叛东城会的是同一个人？”

“大吾被枪击？”对堂岛大吾也算熟悉的伊达吃了一惊，“什么时候的事？”

“两天前。”桐生一马掏出那张染血的画像，递给伊达真，“冲绳的名嘉原和大吾都被同一个人射伤，现在生死未知。我就是为这件事而来。”

看到桐生一马递过来的那张素描，伊达真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对于多年前曾经办理过的案件和帮助过的人们，他每一个都深深烙在脑海中。这张脸他当然熟悉，那是属于曾经风间组组长风间新太郎的面容。

“就是这个长得很像风间义父的人对大吾和名嘉原下的手。”桐生一马放下酒杯，“然后柏木死了，我想应该先找出暗杀柏木的人，才有可能慢慢接近真相。”

“这是条危险的路呢，真像你的风格。”伊达平静了一下，喝光杯中酒，“如果你要选择一个人怀疑的话，现在锦山组的神田强有最大的嫌疑。”

“嗯，我也听说他与柏木不合。”

“想要找神田强的话，去有女人的地方就可以了。”伊达笑了笑，“这家伙晚上没有女人陪就睡不着，我建议你们去神室町的爱情旅馆看看。”

“那里吗……”桐生一马掐灭了手中的香烟，静静沉思着。

推开新赛蕾娜酒吧的大门，一股冷冽的风吹过来，与冲绳完全不同的气候让离开这里三年的桐生一马有些颇不适应。口袋里的电话在此时震动起来，桐生摸出电话按下接听键，立即听到一个大呼小叫的声音。

“大哥，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力也？”

“居然丢下我一个人逃走了，大哥真是过分。”力也的声音听起来倒不像他言语中表现出的那么不愉快，“真是过分呐……”

“力也你听我说，神室町是个危险的地方……”

“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啊大哥。”岛袋力也的声音里带着一股无赖劲，“我现在已经在神室町的了。”

“什么？”

“我说我已经到了啊。”年轻人在电话那边轻松地说道，“大哥你在哪里？”

“……算了，我去找你。”

收起电话，桐生一马有些无奈地看着眼前的人来人往。在这个喧闹的城市里，他所要做的事情似乎越来越多了。

寻找力也还算是一件轻松的事，虽然看到他的时候，这家伙正在跟几个青年对峙。对于熟悉神室町规则的桐生一马来说，力也显得与这里格格不入，却又带着一股勇往直前的勇气，就好像当年刚刚出狱的那个桐生一马。

“大哥，你真是不够意思啊……”

见到桐生一马的岛袋力也又一次絮絮叨叨地抱怨起来，桐生询问了一下冲绳那边的状况，听说大家都得到妥善安排后才算放心。两人顺着神室町热闹无比的街道向新赛蕾娜酒吧慢慢走去，伊达又有电话打过来。

“桐生，我已经知道神田强在哪里过夜了。”伊达在电话那边显得很兴奋，“就在神室町东北侧的那家八层旅馆里，他好像在四楼。”

“知道了，多谢。”

收起电话，桐生一马转身朝伊达所指的方向跑去。虽然没有解释什么，身后的岛袋力也气喘吁吁地跟着。对于力也来说，信任桐生就好像他信任自己一样，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

10

爱情旅馆的403房间门被打开那一瞬间，神田强感觉到了极其强烈的错愕，分明是叫了个甜姐来房间，怎么站在门口的居然是两个大男人？

“喂，你们是谁？”

整个四层都是自己的小弟们把守，神田强对突如其来的访客并不在意，态度一如他在组织中那般嚣张。

桐生一马打量着眼前这个矮胖但粗孔有力的男子，遍布上身的纹身看上去有那么一点拙劣，从眉宇之间流露出来的暴戾气息强烈而直接，这样的人就是如今的锦山组四代头目？

没有太多时间考虑其他的问题，桐生一马闪身走进房间，逼得神田强后退了几步。岛袋力也在后面轻轻掩上房门，两人把狭窄的房间入口堵死，不给神田强留下任何逃走的余地。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想要耽误您少许时间罢了。”

“你到底是谁？”

被称为堂岛之龙的中年男子向前踏出一步。

“东城会四代龙头，桐生一马！”

在东城会的干部会议上神田强虽表现出对桐生一马不屑一顾，此时看到这个传说中的人物真站在自己面前，还是脚软了一下。

“啊，啊，啊……原来是四代龙头光临……”

“我只是想要问你一些事事……”

桐生的话还没说完，神田强已撞开力也逃出了房间。桐生扭头看了对于这些事经验尚浅的力也一眼，没有说什么，转身跑出房间寻找神田强的踪迹。

“敌人，有敌人，赶快来人！”

神田强的狂嚎回荡在走廊里，狭长的过道上不知何时已站满了锦山组的成员，桐生一马随手抄起一只灭火器，奋力挥开人群。长长的走廊尽头早就看不

到神田强的身影。

“一定还在这个楼里。”力也大声喊道，“大哥你去楼上，我找楼下。”

“好，拜托了！”

两名男子挥起自己的拳头开始为自己打出一条路，直系锦山组成员多半是新纳入东城会的成员，并不认识第四代龙头。桐生一马也不做解释，手起拳落之际不少人的鲜血喷洒在墙壁上，形成触目惊心的画。

武力有时不仅能解决问题，也可以产生威慑。在更多的人倒下去之前，很多人开始不那么拼命了。桐生顺利地追着神田强的脚步来到了最高层的豪华总统套房里。这里一片寂静。只有桐生能感觉到在这平静之中似乎隐藏着一股淡淡的杀气，仿佛就在自己背后虎视眈眈。

以目光搜索周围发现没有收获后，桐生一马正准备转身离去，陡然间从水池中跳出一个肥胖的身影，朝着桐生后背猛扑过来！

“四代龙头，我们来决一胜负吧！”

感觉到背后有声音和异状的桐生没有转身，只是以双肘抵住了背后来人的强袭。那双有力的手死死钳在桐生一马的胸腹处，却被桐生反手一肘撞在脖颈上，紧绷的双手立即松懈几分。

桐生一马反手抓住一条搭在自己身上的手臂，一个用力过肩摔将神田强沉重的身躯摔倒地上，瞬间又在他胸口补了一脚。神田强的宛如杀猪一般嚎了一声，整个人从地面飞快地弹起，再度朝桐生一马扑来。

桐生一马随手抄起桌上的台灯，丢向正打算举起椅子的神田强。台灯砸在胖子的脸上，划出一道血痕，神田强手中的椅子没来得及挥动，已被桐生一马抢了过来。两人的身体又一次纠缠在一起，这次却是桐生的双手锁住了神田强的关节。

拧手，弯腿，拉腰，最后一拳捶下。桐生一马一脚将神田强踹开的时候，满身肥肉的胖子已是气喘吁吁，却强撑着站起身来，转身要去抓墙壁上的壁挂砸向桐生一马。

手中抱着巨大的浮雕壁挂，神田强的动作比之前更加笨拙。被桐生一马轻易避开几次之后，神田强干脆抛出了手中的武器，再度以自己为武器撞向桐生一马。

桐生一马侧身避开光头佬的舍身一撞，反手一拳砸在神田强脊椎上，巨大而强烈的冲击让秃头胖子整个身体上的肥肉都因这一击剧烈抖动起来。桐生一马借势扑过去又扯过胖子的手臂反方向一拧，一声关节错位的声音让神田强惨叫起来。

“我只是想问你几句话，你如实回答我就行。”

“哈？还没完呢！”

从地上爬起来的神田强扭动着身躯还要向前冲，被桐生一马连续数拳殴在胸口，再度打躺在地毯上。这一次桐生一马没有给对方不厌其烦挑战的机会，一只脚踏在那颗圆滚滚的秃头上。

“告诉我你所知道的一切。”

“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桐生一马加重了自己脚下的力量，“那就说我想知道的好了。”

被桐生一马的力量压制着，神田强无论怎样挣扎都毫无用处，只能吭哧吭哧认命地点点头：“好，好……你要问什么？”

“柏木是不是你下手杀害的？”

“柏木？”神田强怪叫了一声，“我为什么要杀他？无论如何，组织现在没有龙头对我来说都没好处啊，何况我的目标又不是神室町，杀死柏木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啊，我知道了！”

“嗯？”

“滨崎，一定是滨崎！”神田强像是发现了什么新的思路一样，忽然激动起来，“这家伙让我出头火拼，他一个人躲在后面享清福。听说现在他已经联合了唐人街的中国人……想要夺走神室町……”

“滨崎？”桐生回忆起自己看过的那些照片，终于把这名字和那个男人的脸对上号。

“大哥！”

顶楼的大门被推开，身上似乎受了点轻伤的力也一阵风似的冲进来，看到桐生一马脚下踩着个秃头胖子，立即大声说道：“楼下的家伙们都被摆平了……大哥你也没事吧？”

“嗯，没事。”桐生一马转身松开踩着神田强的脚，“我们走吧。”

“大哥小心！”

岛袋力也的话音未落，桐生一马已回身一脚踹在想要偷袭自己的神田强下颌上，剧烈的冲击让锦山组三代目组长瞬间昏迷过去。力也有些好奇地低头看着这个胖子，啧啧称奇。

“这就是神田？”

“嗯。”

“问到想要知道的答案了？”

“嗯，这次的事不是那么简单。”桐生摇摇头，“很可能还有更深的阴谋隐藏着。”

“东京真是可怕的地方……”力也这样评价着，“但是大哥你要怎么做呢？”

“我也不知道，但是这次的事……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冲绳比较好。”

“不！”说到这个，力也忽然激动起来，“我要亲手为名嘉原义父报仇！我要亲自找到到那个凶手！”

桐生一马没有说话，只是注视着眼前这个年轻人片刻，终于点点头：“明白了，不过你一定要小心。这之前，咱们可以先去喝一杯。”

得到桐生一马肯定的岛袋力也笑了笑，跟着桐生离开了这家被打得乱七八糟的爱情旅馆。

11

繁华如东京这样的城市，建筑犹如重重迷宫遮住了诸人的双眸，任何睿智的目光都无法穿透那些层层隐蔽。躲藏在其中的人们自可以利用这种天然优势做下许多自己想做的事。当秘密逐渐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字之后，更多的人也愿意将自己的身躯隐藏在黑暗和角落里。

东京郊区的一所公寓楼里，推开紧闭的房门，身穿名牌西装的年轻人望见了自己的那几个“朋友”，他们以一种朴素的姿态各自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沉默不语。移动霓虹在窗口时不时划过，带给这间阴暗房间惟一的光亮。

“诸位，你们今天的行动似乎有些过分。”

一群人当中最年长的那个慢慢站起来，高大的身躯与普通的人日本人形成鲜明对比。站在黑暗中的身躯没有过多

言语，只是缓缓伸出右手，在空中做了一个捏碎的动作。

“你们这样激烈，我也很难办。”年轻人没有在意对面那个人的无礼，继续径直说道，“现在这件事需要有一个交代，我不得不割舍一些东西。诸位，你们觉得这样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太大了呢？”

沉默着的魁梧男子凝视年轻人片刻，用冰冷的语气回答道：“毁灭即创造，死亡即新生。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我当然知道。”年轻人的口气依然没有那么严肃，只是也开始带着一丝严厉了，“不过诸位要考虑清楚，这里毕竟是我们的国家，你们做事最好不要太招摇。”

魁梧男子没有说话，转身回到座位上缓缓坐下。

“本来你们的存在就是最大的秘密。”年轻人的声音陡然高了起来，“我知道你们手段很多，但总要考虑一下现状好吧？哼哼，既然是伟大的黑色星期一，为什么不能更有耐心一些呢？”

只开口说了一句话的魁梧男子冷漠地以英语回答道：“桐生一马，很碍事。”

魁梧男子冷哼一声，继续以英语说道：“如果能够有人解决麻烦，我也不必亲自动手。”

“亲自动手的结果是依然没有解决麻烦吗？”年轻人冷笑一声，“合作需要互相信任，我们的信任在哪里？”

“那你的计划是怎样？”

“你们想要的一切我都能够协助完成，在这之前需要安静。”年轻人坐到了魁梧男子的对面，低声说道，“如果那个人真的没办法醒来的话，我会取代一切，结束这些争端，然后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真的？”魁梧男子看着年轻人，似乎很愿意相信他。

“从一开始你们联络我就应该选择相信。”年轻人说，“大名鼎鼎的黑色星期一，对于这些小事不应如此纠结，你说是吧？理查德阁下……”

被称为理查德的男子在黑暗中点点头：“是的，你说得对。不过一切对于计划造成阻碍的人，我们都要排除。”

“我明白。”年轻人说，“给我一点时间，计划不会被影响。”

身材魁梧的男子点点头，不再说话，一切又隐入黑暗之中沉寂下去。年轻人回头看了一眼这所公寓，知道这里已经不能再来了。他走出公寓，走进茫茫夜色，立即有几人跟在他身后，如影随形。

12

“你看看这张照片。”

在新赛蕾娜酒吧里，伊达递给桐生一张新到手的照片，虽是旧照，也拥有相当的价值。这张照片拍摄的位置很隐蔽，应该是记者趁国会开放期间拍摄的。在国会办公室里，国土交通大臣铃木善信正与一人会面，那个人赫然是桐生一马在东城会最熟悉的真岛吾朗。

真岛吾朗绰号疯狗，曾在多年前与桐生一马为敌，后与桐生一马成为朋友。在三年前桐生离开神室町之际，曾拜托真岛守护好东城会。

对于真岛许下的诺言，桐生还是很

信任的。

这一刻看到的照片却让桐生不得不考虑真岛是否就是东城会的那名叛徒。面对眼前的重重疑虑，桐生一马也不知该如何自处。

“真岛兄不会背叛诺言，他不是那种人……”

尽管这样的说辞自己也有些动摇，桐生一马还是起身离开了赛蕾娜酒吧。

“力也，你留在这里，我要去见一下真岛吾朗，亲自问问他。”

看到桐生眉宇间流露出来的忧虑，岛袋力也点点头：“知道了，大哥，你去吧。”

真岛向来以工程见长，铃木善信开发度假村找到真岛吾朗也算是情理之中。桐生一马仗着自己对神室町的熟悉，几个转弯之后来到赛河公园，在公园外侧的一间公厕里，有一扇能够通往建筑工地内部的双向门。推开这扇门，一片广阔的空间赫然出现在桐生一马面前。

尚未开工的工地上，只有一间孤零零的铁棚伫立在中央。桐生一马不作他想，径直推开铁棚的大门，随手拨起放在房间中央的所谓“联络电话”。毫无意外地电话里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和狂笑声，显然都是出自真岛吾朗之口。

“啊哈哈哈哈哈……”

微微皱起眉头，桐生一马放下电话转身走出铁棚，却为眼前的景象震惊了一下。

广阔的赛河公园工地上，密密麻麻站满了真岛组的黑道成员。这些人身穿黑衣面容冷漠，将整个铁棚团团围住。从数量上来看，真岛组显然已发展成东城会最大的直系组织之一。

“小桐生啊……”真岛吾朗这三年来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好久不见了。”

“还真是大场面。”桐生看了看周围，表现得依然平静。

“不过是个防备偷袭的小伎俩罢了。来，大家见过东城会第四代龙头！”

上千人在真岛吾朗的指挥下向桐生鞠躬行礼，场面颇为壮观。桐生还想说些什么，真岛已做出了“请”的姿势。

“先跟我来吧。”

顺着赛河公园工地的一侧缓缓进入地下，桐生一马才感觉到别有洞天。原来工程主要都在地下进行，这里已被真岛吾朗改造成了地下娱乐中心，赌场、酒吧和餐饮形成了一条娱乐街，不少有钱人都在这里流连忘返。

几个人来到了真岛吾朗的办公室。在这间摆设和当年没有太大变化的办公室里，放着真岛和国土交通大臣铃木的那张照片。

“你是想问这个吧？”真岛递给桐生一杯酒，自己却叼起了香烟，“其实这件事我早就知道。”

“什么？”

“因为真岛组擅长建设嘛，这种事迟早会找到我。”真岛吾朗吐出一口烟圈，完全没有了平时那副疯癫模样，“当初大吾就怀疑组织内部有背叛者，那个人暗中勾结政治家，继续执行冲绳的土地开发计划。我就跟大吾约好，等有人介绍我去认识那些政治家，介绍我的那个人肯定就是叛徒。”

“是这样么……”

“是啊，结果滨崎豪就跳出来了。”真岛有些无聊地把剩下的大半截烟头摁灭，“介绍我去认识铃木善信。这样我就能肯定，滨崎肯定跟背叛组织

的人有关。”

“滨崎不是主谋吗？”

“他没有那个实力。”真岛冷笑道，“他现在的抬头完全是因为唐人街的家伙。没有唐人街的那帮中国人撑腰，他早就完蛋了。”

“说得没错。”

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在扬声器里忽然响起。桐生刚想询问真岛，却发现自己脚下的地板已经变成了升降台，正在缓缓下坠。看真岛无所谓的表情，桐生也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惊讶，只是静静等待着下文。

整个平台迅速下降到了办公室正下方十几米深的位置，一个熟悉的身影背对着桐生一马，纵然看不清他的面容，看到这排列得密密麻麻的监视器，桐生一马也知道这人是谁了。

“花屋？”

花屋是整个神室町情报系统中的佼佼者，他拥有无数隐蔽角落摄像头的控制权，这些摄像头在神室町组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监控网络。当年桐生一马就曾利用这个监控系统完成了许多看似不可能的事件。如今算是老友重逢，这让桐生感觉到异常亲切。

“啊，真岛的基地就是以这里为中心设计的。”花屋对桐生解释道，“不过先别说这些了，你看看这个。”说着调出一张街头拍摄的照片，一个带着墨镜的老年男子站在街头，从发型和轮廓上来看，很像已故的风间新太郎。

桐生掏出自己怀中那张染血的素描页，递给真岛吾朗和花屋。

“枪击大吾的凶手就是这个人。”

“啊，这不是风间……”

就在两人大吃一惊的时候，花屋的部下赶过来大声报告：“老板，神室町有异常情况。”

“什么？”

花屋迅速把主屏幕切换到神室町交通系统的摄像头上，立即看到一群气势汹汹的中国人在神室町中央街道四处张望，似乎在寻找什么。

“刘家龙？”

看到为首那人的相貌，桐生一马立即想到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一段经历。唐人街的黑帮蛇华组原本就与东城会势如水火，加上桐生一马个人与刘家龙还有些个人恩怨，看到这个人出现，堂岛之龙的脑海中掠过一阵不妙的预感。

这种预感在几秒钟后被证实了，刘家龙手中拿着一张照片，虽然从摄像头的角度看不太清楚照片，依然能分辨出那是岛袋力也的一张侧面像。

“力也……？”

没有丝毫的犹豫，桐生一马转身冲出真岛组基地，一路狂奔向神室町。

13

东城会直系组织白峯会的头目办公室里，神田强怒气勃发地正在咒骂桐生一马。对于这个自以为是的打手老大来说，桐生一马带给他的挫败感和羞辱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此时此刻的他脑海中拼命想着应如何解决桐生一马，对身边不动声色的峯义孝却没有怎么仔细观察。

义孝的沉默在神田强看来可能是一种妥协，而白峯会会长自己心里想的却并非这么简单。神田强之前在干部会上表现出来的态度足以让东城会所有人都怀疑他对柏木动手，柏木这件事又一定要有个需要交代的凶手……

——神田强和自己之间的关系，无非是金钱和权力的交易罢了。

“太可恶了，桐生一马！”脸上贴着绷带的神田强举起一只昂贵的花瓶朝墙角摔去，一声炸裂之后又抓起一块水晶雕饰。无数的精美装饰品就这么在他手中化成碎片，坐在一旁的峯义孝则一言不发闭着眼睛，脑海中飞过无数中可能。

——背叛？创造新的高峰？哼，这一切无非是利益的交换罢了。

看着神田强怒气冲天的样子，想起自己的童年，峯义孝在心中冷笑了一下。

——没有钱就没有人能看得起你。失去了亲人，你这个孤儿永远是最低贱的东西！

那样的话语在心灵深处被人喊过无数次，每一次都从睡梦中惊醒。再也没有比这更惨痛的经历了，即使如今身居高位坐拥无数财富，峯义孝依旧无法忘记那些片段。犹如插在内心深处的刀锋碎片，时时让他的心中滴出鲜血。

眼前的神田强到底算是什么人呢？自己在东城会的引路人？可以依仗的好大哥？峯义孝的冷笑仍留在自己心里，这一刻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如今的锦山组无非是一条吸食白峯会血液的蛀虫，而自己所想要拥有的一切，失去的已经失去，拥有的则毫无疑义。

最让峯义孝无法忍受的，还是堂岛大吾昏迷后，神田强表现出来的强烈欲望，和对六代龙头的不尊重。

脑海中飞快地闪过许多往事，包括初入东城会的日子，和神田强在一起发展直系组织的日子，自己风光的日子……想到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还有眼前这个男子的所作所为，峯义孝终于下定了决心。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神田强最终把巨大的书架撂倒后，转身对峯义孝高声喝道，“峯，你就不能说句话吗？”

峯义孝依然低头没有说话，这样的态度越发让神田强不爽。

“你这是什么表情？”

“神田兄，这里是我们自己的事务所，请不要那么激动。”沉默半晌，峯义孝终于缓缓开口说话。

“啊？”神田强怪叫一声，转身又踢翻了桌上的一方砚台，“你在说什么？”

“在干部会上我已经表示自己不会针对桐生了。”峯依旧冷静地看着神田强，“我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动手。”

“那就把人和钱都借给我，我去搞定他！”神田强一挥手道，“我才不要听你们这些从外国回来的家伙说教，别跟我说这些！”

峯义孝从沙发上站起来，目光炯炯地看着神田强，似乎有些无奈地摇头道：“我觉得你好像没搞清楚状况。”

“什么？”

“钱啊手下的兄弟啊，这些都不是问题。”峯义孝看着神田强，目光渐渐转冷，“只可惜给你只能是浪费，之前给你的十亿日元呢？”

“哈？”

“只是说收买一家夜店的事都做不好，给你钱和人手又能做什么呢？”峯义孝仿佛是自言自语，看着自己的双手低声说道，“现在又要跟桐生开战，你知道这样会引来多大的麻烦？”

仿佛是从天而降的雷神一般，峯义孝的身体猛然向前挪动了一步，一记直拳打在神田强的胸腹之间，让面

前这个自诩强壮的男人后退了五六步才站稳。

“你现在只是个麻烦，要认清自己的价值啊！”

仿佛是为了发泄之前被神田强操控的郁闷一样，峯义孝连着数拳打在神田强身上。力道凶狠的攻击让神田强毫无还手之力，一口口鲜血喷洒在光洁如镜的地板上。

“你似乎从来不会认清现实啊……大哥！”峯义孝陡然间爆发的凶残让神田强颤抖不已，“好吧，那么剩下的事还是我来做好了，你这废物！”

神田强似乎从未看到过峯义孝的这一面，吃惊之余竟说不出一句话来。面对 义孝的绝对优势，神田强尚未有机会反抗，已被一脚踹到了墙角。

“连打架都不行……”峯义孝唾了曾经的大哥一口，以手绢擦干净自己染血的手指，“你们几个过来，别把这里弄脏了。”

“峯你这个家伙……”

完全无视神田强的惨叫声，一群面目阴沉的白峯会骨干围住了神田强。即使此刻神田强对峯义孝的呼唤那样惨烈又充满愤恨，在片刻之后整个白峯会事务所还是陷入了死寂之中。由于神田强挑战会长位置所带来的震荡，在这一刻戛然而止了。

峯义孝什么都没有说，沉默着离开了白峯会的事务所。

14

神室町的夜晚混乱中充满了暴力的因子，当桐生一马按照花屋的指示赶到刘家龙所在的楼顶时，果然看到了被绑成粽子一样的岛袋力也。

“桐生一马，好久不见！”

“刘家龙！”

“我们之间的事是我们之间的事，跟那个男人无关。”

刘家龙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桐生一马，没有回答，只是从高处跳落到桐生一马的面前。

“以前没有完成的决斗，在这里解决吧。”

“但是你要放了力也……”

刘家龙依然没有答应，反手抄起一把关刀朝桐生一马竖劈过来。桐生一马扭头避开对方的一记竖劈，双手成拳，轰在刘家龙露出空门的胸口上。刘家龙手中的关刀在吃痛中扬起，贴着桐生一马的脸颊飞快划过。

桐生一马没有放弃两人之间的有利距离，迎着刘家龙继续向前，又一拳打在刘家龙的胸口。若没记错的话，多年前刘家龙败在自己手上时，就是胸口受的伤。

关刀此刻反倒成了刘家龙的阻碍，无法拉开两人之间距离的刘家龙无数次被桐生一马的拳头击中，最终不得不放弃擅长的武器，徒手与桐生展开搏斗。

数年未见的两人各有进境，桐生始终还是更胜一筹。看到刘家龙被打倒后再没力气爬起，桐生一马转身想要越过铁丝网去救力也。

躺在地上的刘家龙不知哪里来的力气，竟挣扎着抱住了桐生的腿。

“你……”

“胜负……还没见分晓……”刘家龙惨笑着吼道，“我要让你看着那个男人……在你面前被砍下头颅。我为什么要帮助滨崎豪？就是为了向你复仇啊，

桐生一马！”

“你这家伙！”

不远处压着力也的两名蛇华组小弟已抽出了巨大的砍刀，就要对准力也颈部下手。桐生一马内心焦急万分，却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来不及去解救力也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有枪声响起。

一蓬血花在空中洒落开来，手持砍刀的那名蛇华组成员被一枪爆头，另外一名还没来得及反应，也被一枪命中了头部。

桐生一马有些错愕地扭头顺着枪声响处看去，却看到了一张自己一生都无法忘记的脸。

外貌和风间新太郎没有任何分别的男子站在远处的天台上，枪口仍冒出缕缕青烟，注视着桐生一马。

“你……”

话音未落，又一声枪响。桐生一马这才发现自己背后想要偷袭的刘家龙也被击毙。

一时间楼顶彻底安静下来，桐生和力也都望着那个酷似风间新太郎的人，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最终还是桐生一马先提问道：“你……是风间义父吗？”

酷似风间新太郎的男子面容冷漠，没有回答。桐生倒是能从那股冷冽的气息中感觉到这并非自己已经死去的那位亲人，于是他再问道：“你到底是谁？”

依然没有回答，男子已将手中的枪缓缓放下，看来并不打算对桐生和力也动手。

“为什么要袭击名嘉原和大吾？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沉默了半晌，苍老的男子终于缓缓开口。

“你就是桐生一马？”

“嗯，是……”

“眼睛很漂亮。”男子用英文说道，“就像之前我从大哥那里听说的一样。”可惜桐生并不懂英文，无法听懂他所说的话。

说完这句话，男子转身离去，桐生和力也只能看着他渐远的背影。



“对不起，大哥，给你添麻烦了……”

力也跪在地上，对桐生一马诚恳地道歉。

桐生微微摇头，只是看着那名男子远去的身影，心中疑惑已到了顶点。

15

“那个人到底是敌是友？”

虽然有着这样的疑问，桐生却感觉到很多事件应该被某种无形力量连接起来。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堂岛之龙的心头，在回到真岛组总部之后，他第一时间给力也指派出任务。

“力也，我要你回到冲绳。”

“为什么？”力也在情感上对此有些无法接受。

桐生这一次的态度十分坚决：“我觉得还有人会针对冲绳的土地做出什么举动，所以你要回去保护咲和朝颜，你明白吗？这也是男子汉应作的事。”

被救下的力也低头思考良久，终于彻底认识到自己在东京并不会改变什么，决定离开东京。在力也离开之前，真岛组接待了一位意外的访客。

峯义孝带着一只沉重的箱子前来拜访，名义上是看望真岛吾朗，实际上则是想要见桐生一马一面。

“白峯会很有钱，组织里大部分的经济活动都是他们在控制。”真岛为桐生解释峯义孝的作用，“洗钱、金融投资……这家伙在这方面很不错，大吾也比较信任他。但是他好像跟神田强走得比较近。”

如果没有真岛这番解释，接下来峯义孝所做的一切大概不会引起桐生一马那么强烈的反感。当峯义孝站在真岛组秘密基地里掀开手中金属提箱的时候，桐生一马有了一种再度面对锦山彰的错觉。

“四代龙头，这次的事件给您添麻烦了。我觉得我们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

“责任？”

“是的，责任。”

峯义孝说着一边微笑一边缓缓打开手中的金属箱。

静静躺在箱子里的，赫然是神田强的人头。

“这是，对诸位表示出来的歉意。”

义孝表现得过于冷静，以至于让围观的人心头都感到一阵寒冷。神田强大概也不会想到，自己与这样一个冷漠的人曾经亲如兄弟吧？

“如今锦山组趁机行乱，神田给组织添了不少麻烦。我决定解决这些问题，负担起应承的责任。”峯义孝像是叙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一样，继续冷漠地说着，“滨崎豪已经失踪了，他勾结蛇华组，我会派人继续搜捕。至于滨崎组，白峯会已经将之消灭。”

“东城会现在濒临崩溃，必须有人负起责任。”峯义孝仿佛无视桐生盯在自己脸上的目光一样，继续说着，“刘家龙死了，蛇华组现在正在内乱，我们也无意与唐人街的华人帮展开激烈对抗，对方大概也抱着同样的心态。我只希望桐生先生不要再让东城会溃散了，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您多原谅。”

表达完自己的意思，峯义孝提起金属箱转身就要离去，却被桐生叫住了。

“峯，你觉得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吗？”

“嗯？”峯义孝回头看了一眼这个传说中的男人，没有直接回答，“您想说什么？”

“这些事是出自大吾命令去做的吗？”

“没有。”峯缓慢地摇头，“这是我自己的判断。”

“你对自己的判断这么有信心？”

“我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东城会好。”峯义孝看着桐生的眼睛，反问道，“桐生先生，您对自己引起的事态有负责的觉悟吗？在冲绳开设孤儿院的您，做好了付出全部精力的准备吗？”

“如果不是，那就是伪善罢了。”峯义孝把最后一个词说得很轻，“我只是为东城会好，如果有任何人愿意阻拦我为东城会所做的一切，我会不顾一切毁灭他，即使是您，桐生一马，也一样。”

话说到这个程度已经没有必要继续，桐生没有打算跟这个年轻人继续争辩，看着他缓步离开真岛组的办公室，一种更加不祥的预感在桐生一马的脑海中升腾。

峯义孝离开后，桐生先送力也回冲绳，在回真岛组的路上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

“桐生一马先生吗？”

电话那边的声音浑厚中透着一股傲气，显然是一个身居高位者打来的电话。桐生一马愣了一下，如实应道：“是我。”

“您好，可能您听过我的名字，但并不认识我。我是国防大臣田宫隆造。”

“政治家田宫？”桐生一马想起那份冲绳美军基地扩大法案，“你为什么会找我？”

“我有些事想跟您谈谈，不方便在电话里说，您有时间吗？”

桐生犹豫了一下，没有拒绝：“可以。”

“那么您可以跟我的秘书联系，他们会带您来国会议事堂。”田宫隆造的语气听不出什么端倪，“最好您一个人过来。”

“好，再联络。”

放下电话，桐生一马第一时间联络了伊达。

“国会议员田宫约我去国会议事堂，你怎么看？”

“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不知道，但还是要去一趟。”

“我跟你一起吧。”

桐生没有反对，对于他来说，伊达的知识和见解都是很好的补充。如果真要去面对一个政治家的话，自己的思考速度也许远远不够。

跟伊达在新赛蕾娜酒吧门口碰头后，两人很快便找到了田宫秘书准备的宾利车。

“但是……田宫先生说只能一个人。”

“这位是我的朋友，新闻记者，他只是对这件事比较好奇。”桐生向那位秘书解释，“而且这次会面不会做任何记录和报道。”

在请示之后，秘书终于同意了桐生一马的请求。黑色的宾利缓缓驶出神室町，朝着国会议事堂方向开去。

16

国防大臣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一直在不停抽着雪茄的田宫隆造转过座椅，面对走进办公室的桐生一马。双方的眼神在空气中碰撞了一下，随后田宫把目光落在了伊达身上。

“这位是……”

“东京新闻社记者伊达真。”

“哦，原来是那位有名的刑警。”田宫隆造不愧是政治家，一语道破了伊达真以前的身分，“算了，你们要不要来一杯？”

“不了。”

桐生和伊达真一起坐到田宫对面的沙发上，从近处观察这位最近在电视上风评不是很好的政治家。田宫已经很老了，日本政治家特有的那种憔悴和肥胖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虽然手中拿着雪茄和伏特加，脸上却完全看不出开心的样子。桐生一马一瞬间联想到了自己曾经见过的那些黑道老大们，在面对各种压力的时候，恐怕也都是这个样子吧？

“我们还是单刀直入吧。”田宫放下酒杯，“桐生先生，你经营的那家孤儿院就是冲绳度假村开发想要获得的土地吧？”

“嗯，你想说什么？”

“没什么。难怪当初大吾会放弃收购那里的土地，都是因为你的存在。”田宫赞叹着，“黑道的情谊让人羡慕。”

桐生没有说话，静静看着这位国防大臣，等待他的下文。

“事实上，我和你们的想法其实一致，不希望度假村开发法案被通过。”

“为什么？”伊达真首先表示了适度惊讶。

“这件事情原因很多，你们愿意听我说吗？”

“愿闻其详。”

国会议事堂的午后，阳光从窗口跳进房间，三个男人坐在一起开始了倾谈。关于冲绳度假村，关于美军基地扩大，关于整个事件的全貌，终于慢慢在桐生一马的面前清晰起来。

“美军基地扩大法案其实并非如你们所看到的那样，是一个表面计划。”田宫首先解释起自己的所作所为来，“其实美军基地扩大有一个隐藏的目的，无法对普通民众说明。”

“是什么？”

“导弹防御计划。”田宫沉声说道，“对于亚洲地区来说，导弹防御一直是弱项，如果这一次我们和美国政府合作在日本研究出最新的导弹防御体系，恐怕最近几十年里日本都不再会受到邻国导弹的威胁。而出于多种考虑，这样的话是没法对民众解释的……”

“度假村开发计划影响了基地扩大，所以你与铃木善信才势成水火？”

“不止是这样。”田宫继续解释道，“铃木无非是想要政治上的筹码罢了，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如今我国似乎潜入了国际恐怖分子。这些人被称为黑色星期一，你们可曾听说过？”

“黑色星期一……”伊达恍然大悟，“那个国际军火集团？”

“对，那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军火走私集团。”田宫点点头道，“你知道这些人最喜欢什么吗？当然是最新的军事科技，如果能够搞到我们研究导弹防御

系统的核心资料，针对其特性研究新武器，就会在国际黑市上大为畅销。”

桐生叹了口气：“最后还是金钱和利益啊……”

“黑色星期一的首领被称为理查德·Z。这个人身分神秘，据说很少有人见过其真身，他现在也已经潜入我国。”田宫压低声音说道，“鉴于这一点，基地扩大计划暂面临很大的危险。”

“嗯……那为什么会有人枪击名嘉原和大吾？那个人是谁？”桐生想要了解真正的核心问题，“东城会大概有人在跟铃木善信合作，那个人肯定不是东城会一员。”

“那个人？”田宫隆造愣了一下，很快反应过来，“我知道了，你说的是那个长得像风间新太郎的男人？”

“对，就是他！”

田宫似乎与风间也颇为熟悉，他苦笑了一下，又端起酒杯：“那个人风间新太郎的弟弟啊，风间让二。”

“什么？”

“你大概不知道。”讲起这些往事，田宫的脸上浮现出淡淡的哀伤，“让二和新太郎年轻的时候，国家正处于战后的紧缩期，那时候让二的志向是当一名警察，新太郎却成了黑道成员……按照规定，警方家属有加入黑道组织的，必须严加管查。让二心灰意冷之际，从警视厅申请外派远飞美国，离开了日本。”

“他是警察？”

“也可以这么说，不过并不是我国的警察了。”田宫感慨道，“现在他是CIA，隶属于美国联邦调查局。”

“CIA？那我见过的外国人，还有暗杀柏木的……”

“很有可能都是CIA。”田宫分析道，“美国政府也不希望冲绳军事基地扩大法案受阻，因此大概会对度假村开发计划的相关人员动手。”

“这样么？”

“其实这就是我想要拜托您做的事。”田宫忽然话锋一转，“请您救救当真。”

“当真？”桐生试着回忆自己一年前看到的那个年轻秘书的脸，“那个在冲绳长大的秘书？跟大吾曾经一起去找



过我。"

"对，就是当真。"田宫垂下头，声音有些疲惫，"当真现在已经辞去我的秘书工作，回去联络冲绳当地政府支持度假村开发计划。如果我没猜错的话，CIA下一个要除掉的目标就是他。"

桐生一马皱起眉头，他想到了柏木被暗杀时的大手笔。

"为什么要救他？他不是早就背叛你了吗？"

"背叛与不背叛的都没关系。"田宫苦笑道，"最重要的是人有没有理想。从当真的角度考虑，他所做的一切对冲绳没有坏处，能够为理想活着的人，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多了。像桐生你这样的人，正是我们缺少的啊。"

"政治家难道不都是些用弃卒的家伙吗？"桐生毫不客气地看着田宫的眼睛。

"政治家如果有了理想，就不会是那样的人。"田宫毫不避让地与桐生对视，"无论如何请救救当真，我不希望他这么快死去，他还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也请阻止让二，他现在所走的这条路，并非正确的路。"

该说的都已说完，桐生一马陷入沉思之中。迎着田宫那略显期待的眼神，堂岛之龙猛然起身。

"好，我答应你。"

"嗯，我也答应你，不会让冲绳开发计划损害孤儿院的土地，中止掉度假村的开发计划。"

两个身分悬殊的男人把手握在一起，形成了一道独特的联盟。见证这个联盟的伊达真站在一旁，感叹着桐生一马的人生，也折服于田宫隆造对人的宽厚。

17

当真昌洋最近很得意。

虽然辞去了体面的国防大臣秘书的工作，不过回到冲绳的他依然饱受重视。为国土交通大臣铃木善信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而奔走，很快就能通过自己的双手实现家乡的富足和繁荣，这种强烈的自豪感在年轻人心中反复回荡，以至于他开始和那些政府官员一样流连在夜店场所畅饮高歌，感受着自己能够改变一切的奇特自信和自豪，甚至就连面对陪酒女郎，也醉醺醺地吹嘘不已。

"我，我将来就是要改变这个世界！"

"将来冲绳的未来，都在我手中……"

醉眼朦胧的当真望着舞台上表演钢管舞的女郎，口齿不清地继续自我陶醉着。

这世界的变化很快。正在自说自话间，一名老者来到当真昌洋面前，就好像闲庭信步一般从怀中缓缓掏出一把手枪，稳稳对准当真的眉心。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以至于当真昌洋还没反应过来，身边的两名陪酒女已发出惊天动地的尖叫声逃走了。酒精的刺激在一瞬间被蒸发掉，曾在国会工作过的当真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脸色霎时间变得惨白。

"等一等！"

另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一名身穿白色西装的男子引开了持枪老者的注意力。当真看到自己当年曾见过的那位退隐黑道大哥站在了自己这边，面对老者

漆黑无情的枪口。

“不要杀当真，我答应过田宫。”桐生一马盯着风间让二的手，沉声说道，“你自己真的发自内心想要杀死他吗？”

风间让二冷笑了一下：“如果你的老大让你去杀一个人，你会违背命令吗？”

“……”

“对于我来说，CIA就是我的老大，我只懂得执行命令。”

说毕，双手握住手枪的风间让二瞄准了当真昌洋的眉心，就欲开枪！

“不可以！”

桐生一马怒吼一声，整个人冲过去撞开了风间让二，让老者手中的子弹打偏了那么几厘米，擦着当真昌洋的脸颊射在墙壁上。借着两人倒地的势头，桐生一脚将老者的手枪踢飞，同时对着当真大喊：“快逃！”

当真猛然回过神来，转身仓惶朝楼下跑下去。

“你，真不愧是哥哥最喜欢的孩子……”大概是因为在国外久居的缘故，风间让二的日语说得不是非常流利，“打算就这么阻止我吗？面对同样留着风间家族血液的我，你下得了手吗？”

桐生一马看着风间让二，后退了几步摇摇头：“不是血液的问题。是关怀，只有互相关怀，才是亲人！”

“好，那就动手吧！桐生一马！”

风间让二似乎也被桐生激发出了豪气，摆出空手道的姿势猛攻过来，一记手刀凌空落下。

桐生一马以双手架住手刀，右脚猛然高抬，形成一道腿鞭。风间让二左手一拳突进桐生一马胸口，飞快地避开了桐生的猛烈扫腿。两人的拳脚在二楼高台上交错着，楼下的客人早就被惊吓得干干净净，空荡荡的大厅里只留下两人交手的回响。

风间让二的动作纯熟，从警视厅到CIA的格斗训练让他精通各种格斗技巧，遗憾的是他年纪大了一些，面对桐生一马的强大力量，似乎没有太多可以扭转局面的余地。两人从二楼打到台阶，又战到一楼。十多分钟后风间让二终于体力不支，被桐生一马一脚踹中胸口，再无力气爬起。

“年纪果然大了……”躺在地上不再打算尝试继续战斗的风间让二感慨着，“我，输了……”

桐生看着这个身分复杂的对手，没有说话。

“我会按照田宫的意思，忘记那个年轻人……”

桐生顺着风间的眼神回头，意外地发现当真居然没有离开，而是在一旁听着他们的交谈，一脸的难以置信。

“真的是田宫先生让您来的？”

“嗯，田宫不希望你被CIA除掉。”

“为什么，为什么……”当真依然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田宫早就知道你的计划了。”桐生解释道，“他只是觉得你很有热情，又一心为冲绳，就没有难为你。这一次如果不是因为你的性命受到威胁，他大概还不会让你知道吧……”

当真昌洋闻言一屁股坐到地上，再也说不出话来。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话，还是去对田宫说吧。”

桐生一马摇摇头，把意识已经有些模糊的风间让二扶到沙发上。当风间让二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多

小时以后了。

“我睡了很久？”

“一个小时吧。”桐生递过一杯冰水给风间，“我其实不太明白，你为什要对大吾和名嘉原动手？”

“那个我真要说抱歉，虽然并不是我干的。”

“啊？”

“名嘉原也好，大吾也好，开枪的都是我的同僚……”风间说起当时的情形，“名嘉原是因为不肯交出地契，大吾则完全是黑道人物的习惯，他伸手去摸枪，我的同僚就条件反射地开了枪……”

“唔……”

桐生对于风间让二的解释还算相信，毕竟他刚才已经放过了当真。两人正在沉默中，一个慌慌张张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叔叔，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桐生一马猛然抬头，脑海中萦绕不去的不祥的预感似乎终于得到了证实！

18

夜晚的海滩上风依旧很凉，桐生一马站在朝颜的院子里，双拳握得能滴出血来。那充满温馨的小屋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废墟和火光。被巨型推土机破坏掉的建筑支离破碎，再也不复当日的朴素美丽。孩子们围坐在篝火旁一言不发，有人在轻轻啜泣。

“叔叔……”

脸上明显有一个掌印的遥走过来，平素表现得坚强又温柔的女孩这一刻终于变得有些忧郁，轻轻抱住桐生一马。

“玉城铁生和峯义孝带着人过来毁了朝颜，还抓走了名嘉原爷爷……”遥简单地复述着整个事件的经过，“干夫哥也被打成了重伤。”

“干夫怎么样？”

“正在等救护车。”孤儿中叫泉的少女低声说道。

“玉城铁生和峯义孝……”桐生咬着牙喊出这两个名字，“力也，你的腿怎么样？”

“没事……只是被子弹穿过而已。”力也强撑着笑了笑，“大哥，你这次一定要带我去啊。”

“不，你留在这里。”

“可是……”

“死有很多种，送死是最可悲的一种死法。”桐生看着这个年轻人，低声说道，“如果想要有价值的死去，就不要选择这种时候。”

“可是……”力也低下头，声音却渐渐高昂起来，“我，我也想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啊！”

“如果是男子汉的话，就不要逞强。”

“呜呜……”力也扭过头去，身体因为激动而不断颤抖着。

桐生一马转身低头拍拍遥的头，“你留下来照顾大家。”

“嗯。”在这种时候，遥从来不会反对桐生的意见。

转身离开朝颜，趁着夜色桐生乘车来到了冲绳另一侧郊区的斗牛场。这里的斗牛和欧式斗牛不太一样，更多的是一种花样娱乐。玉城组的人控制着整个城市最偏僻阴暗的角落，当然也包括这家斗牛场。

从看台区走进来，桐生一马立即能

看到被扔在斗牛场中央的名嘉原茂。受伤的老者身体有些虚弱，被一群凶悍的斗牛围着，脸色却并不慌张。在斗牛场的主席台上坐着的赫然是玉城铁生，这个曾经劫持过咲的男人。

"一年不见了，桐生一马！"玉城铁生冷酷地笑道，"你看起来还不错是吧？没想到今天又在这里重见吧？我奉峯会长的命令，在这里等着你。"

"峯？他在哪里？"

"峯会长已经回东京去了。"玉城铁生狂笑道，"我的目标只有破坏孤儿院，还有就是在这里留住你就行了，啊哈哈哈！如果杀了你，白峯会可以提供十亿日元给我们，加上毁了琉道一家，整个冲绳就是我们的了！"

说毕，玉城铁生一挥手，自腰间掏出一把手枪。

"你知道吗？斗牛最敏感的就是枪声，一听到枪声啊，它们就会发狂！看看你身后吧，桐生一马！"

桐生一马回头看了一眼自己身后，不断逼近的玉城组成员已隐隐形成一个包围圈，将他围在中央。

"大哥……"

对这种场面毫不在意的桐生一马刚想要动手，从看台台阶上竟传来了力也的声音，力也和咲竟然同时出现在桐生面前。

"力也……"

"对不起，大哥！"力也心情似乎依然很激动，"我考虑过你说的话了，还是觉得自己应该来这里！不过我已经报警，十分钟之内警察应该会赶到，只有十分钟，玉城铁生他什么都做不成！"

"该死！"玉城铁生怒气勃发地扣动了手中的扳机，枪声引得牛群发狂起来，开始在名嘉原茂的周围疯狂奔跑，仿佛随时能将老者踏于足下一般。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让所有人的心都为之紧张起来，咲更是像要冲上前去代替自己义父受苦一样。

"父，父亲…………父亲！父亲，你要小心！"

从未说过话的女孩这一刻忽然冲破了心灵的束缚，以前所有为的声音喊出来。这道声音超越了童年阴影，穿破了心灵的禁锢，甚至越过了生与死的边缘，传到名嘉原的耳畔。

"咲！"

场面一时间混乱到了极点，名嘉原避开了其中一头牛的冲击，双手一把扛住另一头直冲而来的斗牛，猛然间爆发出来的巨大力量竟将牛摔到了一旁。看到这一幕，即使是玉城铁生也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玉城铁生，你大概忘记了，我出来混的时候，还没有你这小子呐！"

眼看名嘉原没有太大的危险，桐生一马转身安心地对着那些试图围困自己的小喽啰们出手。这一次再也没有任何留情的余地，抢过一名小弟手中的铁棒，桐生一马飞快地打倒身边的一名男子，又以铁棒架住了从头顶挥来的刀锋。火星四溅的同时，桐生一马松手放开铁棒，一举夺下敌人手中的长刀。

有了武器的桐生一马以刀锋切开了包围自己的圈子，混混们在可怕的锋芒中飞快地后退，散成胆战心惊的游勇。

面对这数十人，桐生一马没有一丝胆怯。手中的武器轻易地就撂倒了数名混混，那份血腥带来的恐怖让其他人没有了冲上前的勇气。

丢下手中的武器，堂岛之龙的拳头落在斗胆想要偷袭自己的混混脸上，几

乎所有触碰到他双拳的男子都被轰飞出去。几十个人组成的战团在这双拳头的强力轰击下不断减少，最终只剩下十几个人。

这时玉城铁生距桐生一马已不太远了，桐生弯腰避开了一名流氓丢出的飞刀，以疾风之步迅速冲到玉城铁生的面前。四目相对，玉城铁生想起一年前的那次战斗和之后的无尽屈辱，内心微微颤抖了一下。

玉城铁生试图以手中的小刀对抗，在空中划空几次之后就失去了意义。这位自认为是桐生一马对手的男子实力与三年前相比没有太大变化，只被打中几拳就没了力气反击，任凭桐生在他胸口炸开无数个拳印。

对毁坏朝颜的愤怒全部被发泄在了玉城铁生的身上。男子的身体像是风中飘零的棉絮一般，被反复击打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

“名嘉原，你没事吧？”

放下已经被打昏的玉城铁生，桐生一马转头去关注已经可以说话的咲和名嘉原茂。父女两人这一刻的心情仿佛是从黑夜里守望到了黎明，没有生命危险的名嘉原抱着已经可以轻声啜泣的咲，宽慰地笑了。

然而桐生终究还是低估了玉城铁生，那把从一开始就被踢飞的手枪最后仍回到了玉城铁生手中。受伤到几乎无法站立行走的玉城铁生挣扎着爬了起来，对准桐生一马的胸口，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扣动了扳机。

枪声毫无征兆地响起，桐生一马感觉自己的视线好像被什么东西挡住了一下。

时间和子弹都因此凝固了片刻，当桐生一马定神看清眼前状况的时候，正有鲜血从力也的胸口汩汩流出。这名青年就那样张开双手站在桐生一马的面前，仿佛想要站上一辈子一样。

一颗罪恶的子弹穿透了岛袋力也的左胸，青年仿佛有些分不清现实和幻境似的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胸前的血迹，身体一歪，倒下了。

“力也，力也！”

从惊愕中清醒过来的桐生一马想要用力扶住失去重心的岛袋力也，却被玉城铁生再度瞄准了额头。

“桐生……这是你的命运……你连把背后留给敌人这种低级错误都会犯，你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堂岛之龙啦……”

“砰！”

…………

…………

枪声再度响起。

玉城铁生的话还没有说完，一发子弹从远处射来，穿透了他那充满罪恶的太阳穴，把他从得意的天堂拉回到地狱。

“我来晚了一步……”

双手是持枪的风间让二有些黯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桐生一马却已来不及与他交谈。在桐生搀扶下的力也此刻正因失血过多浑身颤抖，望着自己尊敬的兄长，力也竭尽全力了一句话。

“大哥……我，我现在……算是死得……没有价值么……”

一股热血在桐生一马的脑海里奔涌，他此时的脑海里一片空白。面对力也身上的伤口，曾经无数次面对枪口的桐生一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拼命想要唤醒眼前的青年，声音却因伤心而嘶哑起来。

“力也，力也！你没事的，这只是很轻的伤……”

“我，我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吗？”

岛袋力也的内脏被子弹穿透，血从口中涌出，青年的瞳孔有些涣散，凝望着自己最尊敬的兄长，继续提着有些傻乎乎的问题。

“是……你已经是……男子汉了！”

“那，那我就满足了……”

岛袋力也的手努力扬起，想要抓住桐生的手，却因为无力而微微垂下。桐生慌乱地握住力也的手，想要把青年从死神那里拉回来。

“力也，力也，你要答应我，不要死！”

“对……对……对不起……请，请答应我……不要放过……峯……”

年轻的岛袋力也就这样松开了握着桐生的手，合上了眼睛，再也没有醒来。多年来桐生已经被生离死别折磨得坚强无比的内心，又一次因朋友的逝去而软弱下来。几滴泪水洒落在力也的手背上，桐生一马仰起头凝望天空。爱人，朋友，亲人……每一次看到有人在自己面前死去，那种悲恸已在心底留下了最深的烙印。这一刻桐生一马的内心燃烧起一股火焰，直指一个笼罩着这些阴谋的名字。

“峯义孝！”

****

桐生一马内心的无声狂啸在夜空中回荡，正在万米高空上包机返回东京的峯义孝却没有听到。神田强的死并不能带来东城会的安宁，两名心腹部下正在那里兴奋地讨论着关于第六代龙头去世后白峯会接管东城会大权的诸多细节。这种场面让峯义孝的心中无比烦乱，他仍在短暂的睡梦中见到了自己可悲的童年，也见到了最初进入东城会时，意气风发的堂岛大吾组长，嚣张的神田强兄长。

终于有一天，自己还是要亲手结束这一切，数千亿日元带来的巨大利润足以让东城会成为另一个高峰。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东城会的领导者也许会以政治家的身分俯瞰整个日本。正如自己现在所做的一样。

——大吾兄已经不在了，那么干脆就由我来成就东城会的新时代吧。

尽管这样的决定痛苦异常，峯义孝内心也在不断挣扎。四代龙头的横空出世对于整个计划有着毁灭性的打击，自己摧毁朝颜也只是为了暂时拖慢四代龙头的脚步。一旦大势已成，四代龙头纵然有着再强大的能力，也无法挽回局势了。那时的天下，必是只属于东城会的世界。

“所以峯会长是最适合成为第七代龙头的人选嘛……”两名心腹在后面不断以“私下谈话”的方式吹捧着峯义孝，“六代龙头太可笑了，为了一个四代龙头的承诺就放弃数千亿的利润，这样的人根本不适合当会长嘛……”

这样的句子让峯义孝的眉头微微跳动了一下，他忽然起身面对那名正在评论堂岛大吾的部下，面带微笑。

“你觉得我比六代龙头更适合当会长？”

“那当然……”

这名部下的话还没说完，峯义孝手中的餐叉已经如闪电般穿透了他的手掌。白峯会会长脸上的微笑在这一秒钟里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满脸不屑和冷酷。

“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以为自己有资格评价六代龙头？”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

部下的惨叫声中，飞机已越过厚厚云层来到东京上空。从这里向下俯瞰，峯义孝仿佛看到了自己此行的终点……

19

在风间让二的协助下，桐生一马终于明白了为何枪击案能在短时间内同时发生。那就是只有冲绳美军基地的军用机场才能起飞的时速超过民航的军用战斗机，如此就能够在一个小时内往返于东京和冲绳之间。

“遥，你要跟我一起去吗？”

“嗯！”

桐生一马拉着女孩的手，登上了美军专用的战斗机。

如今知道堂岛大吾栖身之所的只有峯义孝和少数几个人，而对东城会七代龙头尚有觊觎之心的就唯有峯义孝了。这个年轻人心中所藏的冷漠和残酷远超自己所看到的那一面，如果他想要对大吾下手的话……桐生不敢想下去了。

当务之急就是尽快赶到东大附属医院救出堂岛大吾，而风间让二则会派飞机去顶楼接应。

军用飞机效率极高，不到一个小时后，桐生一马和遥已站在了神室町天下一通的牌匾下。面对五光十色的夜景，这叔侄两人都有无限感慨。最初桐生见到遥就是在神室町，之后伴随着无数的恩怨和阴谋，一次次奔波在这不夜城里。

这里承载了太多的情感以及太多的回忆。

“叔叔啊……你要去帮助大吾叔叔吗？”

“嗯。”

“叔叔为什么会想要带我来神室町？”遥抬起头，目光炯炯地看着桐生，“你明明可以让我留在那里的。”

“……”

“叔叔是带着必死的决心来的吧？”遥说到激动处，一把抱住桐生，“叔叔是想最后带遥在这里走走吗？叔叔我好害怕，害怕失去你……”

“遥……”

桐生一马叹了口气：“我也不知道，但我答应你，我会活着回来。”

“嗯，遥等着叔叔。”

把遥留在新赛蕾娜酒吧后，桐生整了整衣领，转身乘车去了东大附属医院。

夜色下的东大附医一片黑暗，从一楼开始的数层居然没有灯火，乍看之下就知道有人控制了这里。虽然明知道里面已经有了埋伏，桐生一马还是缓步走到自动门口，看着红外线在自己身上一扫而过，自动门向两侧分开。

一楼大厅里，峯义孝似乎为桐生准备了丰厚的礼物。白峯会的大部分打手都集中在这里，在没有电梯的前四层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这些人神色不善地盯着桐生一马，有的赤手有的则端着武器。

“我只有一句话。”桐生一马环视这些打手们，“堂岛大吾的病房在哪一层。”

没有人说话，人群只是继续朝着桐生一马逼近。

桐生一马一脚踹翻身边的垃圾桶，垃圾桶朝前飞去的同时他也飞身抢过一

人手中的铝合金棒球棍，坚硬的金属棍在空中抡出一个圆弧，砸在身边一名小混混的面部，鲜血还没来得及散开，桐生一马已踢倒了另外一人。

没有任何犹豫和怜悯，每一次出手都打倒一名敌人，短短两分钟下来，一楼围着桐生一马的人已经少了大半。其余的都退在后面不敢上前，望着桐生一马的眼神也不再不屑，而是充满了恐惧。

“堂岛大吾的病房在哪里？”

一脚踏上一名打手的胸口，桐生一马犹如从天而降的战神，再度问出刚才的问题。

“我，我不知道……”

桐生顺手捡起有人留在地上的铁棍，一把插进打手的大腿。

“说！”

“啊啊啊啊……”

惨绝人寰的叫声响彻整个医院大厅，让所有人心中都为之一寒。桐生一马抬头看向那些人的眼神中带着的威压又增添了几分，而这个被扎透了大腿倒霉鬼则已经疼痛得快要昏迷了。

“说！”

“我，我真的……不知道！那个白衣服的是我们组头……他，他知道！”

桐生一马抬起头，一眼看到正打算往人群里藏的胖子，一个箭步追过去。

“不要走！”

尽管不断有人拦住桐生一马的去路，那名白衣组头仍没有摆脱桐生的追击。不断越过倒下的敌人，手中的武器只是一根简单的短棍，桐生一马在四楼尽头的部分追上了那名白衣组头。

一棍抽在白衣胖子的头上，桐生一马不给对方任何还手的机会。

“大吾的病房在哪里？”

“我，我不知道……”

又一棍抽在肩膀，强烈的疼痛让这名组头产生了瞬间的眩晕感，随后又被更猛烈的抽打召回到现实。

“说，在哪里！”

“啊啊……我说，我说，在……在25楼的7号病房！”

桐生一马一掌砍在对方动脉上，转身进了电梯。

2507号房间里空空荡荡，桐生一马站在房间里正不知所措，背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外国声音。

“你来迟了。”

尽管对方说的是英语，桐生也能理解他所要表达的意思。随着对方不屑的手势，桐生大概明白了这个人的意思。

“大吾在楼顶？”

“桐生一马，我真应该在初次见到你的时候就杀了你……”外籍男子低声咒骂道，“不过今天这里即将是你的终点，想要到达楼顶，来打败我吧！”

在语言不通的情形下，桐生一马看懂了对方试图决斗的意图，在狭小的病房空间里两人拳脚瞬间缠斗在一处。魁梧的外国男子动作灵活，却完全没有桐生那种从生死线搏斗过来的经历，两人试探着互出几拳之后，桐生拽住对方的长风衣就将外籍男子甩到了墙上。

尽管对方很有可能是风间让二的同僚，桐生一马依然没有留情。想到大吾和名嘉原身上的枪伤，他就有无穷的理由把愤怒发泄在对方身上。抄起挂点滴的铁架，一下下摔打在外籍男子的身上，桐生一马毫无保留的出手让他迅速击倒了对方。

看都不看外籍男子一眼，桐生紧接着走上了医院最高层的天台。

峯义孝正坐在天台上吸烟，在他身

边是一副滚轴病床，床上躺着的是陷入昏迷多时的堂岛大吾。看到桐生一马上来，峯义孝显得毫不吃惊。

“堂岛之龙，你果然还是能走到这里。”

“峯，你到底想干什么？”桐生一马看到大吾就在峯的身边，不由得有些心惊，“你难道真的想要杀掉大吾，然后把东城会归为囊下吗？”

“我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峯义孝迎着桐生的目光，神情坚定且冷漠，“我有一件事大概没跟你说过吧？桐生，我和您一样，也是孤儿。”

“什么？”

“孤儿的生活很不好过，我想你也应该知道。”峯义孝站起来，把手中的烟头抛下楼，“你大概知道我是怎么进入东城会的吧？最开始我只是帮神田积累资金，后来干脆加入了东城会。”

“我从小就是一个人，受尽穷苦。物资缺乏的时代，没有人愿意把你当成人来看待。如果你有钱，就当你是朋友，如果你穷困，你就是可怕的存在。”峯义孝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双手，“所以每个人都以金钱为目标生活，金钱可以购入一切，包括朋友和部下。你看，没有人不喜欢我，因为他们喜欢钱，我能给他们带来金钱，就算是神田强也一样。”

“我终于明白了，金钱可以获得尊重，但却不会有关怀。”峯义孝看着昏迷不醒的堂岛大吾，低声说道，“所以后来我想寻求变化，想要自己的人生改变……我遇到了一生中惟一可以信任的人。”

“所以你选择黑道？”

“是啊……说起这个，还真是要感谢神田，虽然我是用钱收买的他才加入东城会。”峯回忆起当年的经历，表情似乎也变得愉快起来，“大吾……不，六代龙头他一点也没有架子，非常欢迎我，只有在六代龙头的身边，我才感觉到自己是个真正被关心的人。我本打算追寻六代龙头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但是，现在他抛弃了我！”峯脸色一变，声音陡然提高，“他放弃了东城会，他不理我们了！这样的六代龙头还不如活在回忆里！现在的大吾，和死了有什么区别？”

“所以你联合了黑色星期一？”

“是啊，没错。”峯义孝无所谓地承认道，“几千亿的计划，足以让东城会本家挥霍十年，钱虽然不能让人幸福，还是可以买来很多东西。”

“最后还是为了金钱么？”桐生一马无奈地摇头，“峯，你根本不愿意相信别人。”

“相信谁？”峯义孝大声反问道，“这世界除了利益、利益还是利益，谁还值得相信？你不过是活在虚伪之中的家伙，每个人都只顾着自己。人与人之间的关心，不过是不存在的东西罢了！”

说话间，峯从怀中掏出了枪。

“不要，峯！你难道真要亲手杀死大吾吗？你心里真的会好受吗？”

义孝缓缓调转了枪口。

“我最讨厌你这种人了，看上去比谁都重情意，还要说教！不要用你的经历教育我，同样是孤儿，我讨厌这样的你！”

“大吾相信了你，现在你却选择背叛他，你真的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吗？”

“住口！”

枪声响起，一发子弹射入桐生一马背后的墙壁里，峯义孝并没有停止这种疯狂的举动。

“有情有义的六代龙头已经不在了，现在我要为东城会创造新的历史，我要让它在我的手中变化，发扬光大！”

“语言的说教已经没有用了，让你铭记一下吧。”桐生一马面对固执的义孝，干脆脱掉了上衣，“来吧，峯，像个男人一样来战斗！”

砰砰砰！

连续数枪都打在了桐生身畔后，峯义孝有些自嘲地看了看自己的手，把手枪丢在脚边，选择了认可桐生的做法。昂贵的欧式西装被抛掉，露出麒麟纹身的 义孝扬起拳头：“来吧，我要见识一下传说！”

“如你所愿！”

桐生一马和峯义孝几乎同时高高跃起的膝盖在空中铿锵相撞，落地之际义孝的拳头已朝桐生面部袭来，桐生侧身避开对方的刺拳，回身一脚踹出，趁着峯义孝闪避的机会拉开两人间的距离，一记长拳击出，直取他的下颚。

脚下的金属地面被踩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峯义孝和桐生一马的动作同样迅猛，战斗只发生了不到十秒钟，两人的拳头已经相撞十几次。

桐生趁着峯义孝抬脚之际，一只手抓住他的小腿试图回身摔倒对方，却被 义孝在空中踹中后背一脚。两人踉跄几步后又一次回身各出一脚，双腿毫无悬念地架在空中，数秒钟后又各自弹开。

夜晚的风吹过楼顶，两个男人的战斗激烈地持续着。桐生一马不断变换着位置引诱峯义孝出手，相比之下年轻的峯义孝动作利落，破绽很小，却经常无法击中桐生。

趁着峯心浮气躁之际，桐生一个扫腿放倒了对方，紧接着身体高高跃起，



弓起双膝自空中笔直落下。峯虽尽力闪避，腰部仍被桐生的一条膝盖擦到，引来一阵痉挛。

落地的桐生一马侧踢一脚，踹中峯的侧肋，正欲起身的峯在这一击下横飞出数米。

桐生一马没有放过这机会，大步追去，一把锁住峯的喉咙，将他整个人从地面托起，膝盖不断撞击峯的后腰，手腕上的力量逐步加大。

“唔……”

身体被这样绷紧后猛烈攻击，峯义孝的体能消耗得无比迅速。几乎是片刻之后，他强烈的挣扎已经减弱了许多，桐生一马借着双手使出的力量，飞快地以一个背摔结束了进攻。

打到这种程度，峯义孝自己心里也明白，自己恐怕是没有机会打赢桐生一马了，他认命似的倒在地上，仿佛是自言自语，也仿佛是在跟桐生一马宣布。

“我输了……”

像是得到了某种解脱的峯义孝躺在铁丝网上，口袋里的手机恰好在此时响起。

“会长，我是秘书片濑。”

“啊……”峯转身换了个姿势，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

“会长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

“我没事……”受到别人的关心，峯的脸色缓和了一些。

“啊，那就好，上一次您不是告诉我要自己判断吗？现在有一件事我要跟您汇报，关于那笔生意……这个决定实在太过重大，关系到数千亿的金额，所以我……”

感到极度荒谬的峯义孝苦笑了一下，反手把电话挂断了。

“到最后还是钱啊，只剩下了钱，只有钱！”

桐生一马没有说什么，伸手将体力耗尽的峯义孝拉起来。

“人生还很漫长，你要相信这只是开始。”

就在两人正要起身的时候，一群人出现在峯的视野里。桐生从峯义孝的脸色上感觉到情况不对，扭头即看见了一群身穿黑衣的外国人。

“这是CIA吗……”桐生对暗杀柏木那一幕仍心有余悸。

“他们不是CIA。”峯义孝看了一眼来人，心中的忧虑都浮现在脸上，“CIA只是一个伪装，这些人是黑色星期一……”

“什么？难道说……”看着那个曾经数次跟自己交手的外国人，桐生一马心中浮现出一个可怕的猜测。

咳了口血：“没错，带头的那个就是……黑色星期一的老大，理查德·Z”

“游戏结束了。”理查德以英语对着峯宣布道，“一开始就不应该跟你合作。现在杀了你们，事情一样会顺利进行。”

手中并无武器的桐生和峯此时只能坐以待毙。两人望着理查德·Z的神情比大多数面对死亡的人多要平静，只是有少许不甘。峯义孝正想要以苦笑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身后发出一声重物跌落地面的声音。

病床上昏迷不醒的堂岛大吾此刻忽然转醒，抓起峯丢落在地面上的手枪，连续数枪射中那几名持枪的外国人，最后一枪也击中了理查德·Z的胸口。

这一切几乎是瞬间完成，完全没有人来得及反应。峯义孝看着自己原

本要背叛的第六代龙头，心中百感交集，一时间整个人都瘫倒在地上，说不出话来。

“大吾……”

桐生跑过去扶起堂岛大吾，背后却再次传来理查德·Z歇斯底里的笑声。

“这一切都还没结束呢！”理查德·Z捂着胸前伤口缓缓逼近三人，“你们都要死，都要死！”

峯义孝猛然发出一声怒吼，迎着理查德·Z的枪口冲了过去。慌乱中理查德·Z的枪口不停颤抖，一枪都没有打中峯，他自己反倒被峯推到了天台边缘，这样歇斯底里的动作让桐生一马感觉到一丝不妙。

“峯！你要干什么？”

桐生和大吾的呼唤似乎都没有得到回应，峯义孝这个背叛了东城会的组长露出一丝凄然笑容，架着理查德·Z的手臂登上了天台边缘。

“我没有脸再去面对大吾兄和东城会的兄弟们了……桐生兄，如果早些时候能遇到你，该有多好啊……”

任何的语言都阻挡不了峯此时的死志，抱着黑色星期一的头领，这位叱咤一时的白峯会头目纵身跃下数十层高的东大附医主楼，消失在桐生一马和堂岛大吾的面前。

前一刻还是生死一线的楼顶，此时忽然变得死一般寂静。伤心到了极点的堂岛大吾有些明白过来，带着悲恸望向桐生一马。

“桐生兄……难道峯就是东城会的……叛徒？”

桐生一马看着峯消失的方向，轻轻摇了摇头。

“不，他是东城会的英雄。”

遥望天际，风间让二指挥的直升机已经来医院顶楼接应他们了。桐生一马又看了一眼峯跳下去的位置，低下头默默为这位逝去的战士祈祷。也许每个人坚持自己的信念都没有错，错只错在中途会伤害到许多别人。

正如桐生最初与名嘉原相遇时所说的那样，所谓黑道的生活不过是用自己的脚去践踏别人，这样的生活的确不怎么样。

凶险的神室町一夜又这样翻过去了，桐生一马坐在直升机上和堂岛大吾相对无言，两人的身心都是同样的疲惫。在这种时候，桐生一马忽然无比的想念朝颜和那些孩子们。

同样都是孤儿，如果有亲人陪伴在身边，也许长大之后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吧？

无论如何，也要让孩子们学会爱，学会相信别人。

桐生一马在心中暗暗下定决心。

尾声

“国土交通大臣铃木善信因涉嫌与境外黑道组织勾结等原因引咎辞职，拉动内需的冲绳度假村计划因此搁置，为其专门成立法案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面对政界局面发生改变而导致的新闻特报，泽村遥只是笑着摇摇头就关掉了电视。重新建起的朝颜房间里透着一股淡淡的木料香味，那些废墟和宛如梦魇的经历都被一扫而空。阴霾散尽的穹空下，少年们正在欢乐嬉戏。大病初愈的干夫跟孩子们闹成一团，名嘉原茂和咲坐在一旁笑望着这一切。

“叔叔啊……你选择相信别人，真的没错吗？”

泽村遥回忆起离开神室町的那一天，已经走投无路的滨崎组组长滨崎豪出现在桐生一马面前，趁着桐生一马毫无防备的状态下捅了桐生一刀。就在桐生一马即将失血过多死去的时候，这个猥琐的男子也用同样的话质问了桐生一马。

“即使是像现在这样就要被人杀死了，你还会选择相信别人吗？你回答我，你还愿意相信吗？”

神室町的广场上，捂着伤口体力不支即将倒地的桐生一马努力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

“我……还是愿意相信……”

那一幕曾经让遥痛哭不已，倒在地上的桐生一马白西装上染满了鲜血，空气也像是被凝结了一样。即使此刻回忆起来，少女的脸上也忍不住低落一两颗泪珠。

遥远的风吹过来了，吹起女孩的长发。傍晚的天空被落日映成瑰丽的五光十色，泽村遥慢慢转过身去，伸手牵住自己身旁的那个人。

“叔叔，你愿意相信别人吗？”

“我愿意相信，我希望你们也能学会相信。”

刀伤初愈的桐生一马与遥一同眺望海岸，水天一色的视野尽头，这世界依然美丽清新着。

全文完





生化危机5（上）

文／钻石星辰 编／暗星



克里斯·雷德菲尔德

原S.T.A.R.S.的幸存者，现为BSAA的特别行动特工，同时也是BSAA的创始十一人之一，人人都对他报以最大的敬意。他与原S.T.A.R.S.队长阿尔伯特·威斯克是宿敌，一心想要将这位令S.T.A.R.S.覆灭的罪魁祸首绳之以法。



谢娃·阿罗玛

BSAA非洲西部分部特工，曾在美国接受过教育，是克里斯此次非洲任务的搭档。



阿尔伯特·威斯克

原S.T.A.R.S.队长，曾以安布雷拉间谍的身分将S.T.A.R.S.作为生物兵器实验的对象，后背叛安布雷拉来到其敌对公司。由于曾注射过某种药物，现在的威斯克拥有了远远超越常人的能力。



奥斯威尔·E·斯宾塞

安布雷拉创始人之一，也是安布雷拉公司的幕后主宰者，与生物兵器有关的一切研究都出自他的授意。

序章　源起

PHASE 1　始祖

1966年12月7日，英国，曼彻斯特。

詹姆斯·马库斯呆呆地站在原地，扶在桌上的双手微微颤抖着，怎样都无法平息下来。

在他面前的显微镜玻片上呈现出淡淡的金黄色，很明显并非血液的样本，但如果一切真如马库斯所预期的那样，那这种东西的价值无疑将百倍千倍超越黄金。

他下意识地扭头向右看去，目光恰好对上了就站在自己身旁的同伴。而爱德华·亚希福特那震惊的眼神也清楚地传达了一个信息——通过双头显微镜的另一端，这位亚西福特家族的少主也发现了与他同样的东西。

“这太疯狂了……”

亚西福特喃喃自语道，而当想到这一发现也许会带来的后果时，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存在？这……这完全背离了生物学的常理啊，如果这东西真如我们所料发生异变的话，那……”

“放轻松点，爱德华。”马库斯冷静地拍了拍同伴的肩膀，“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你不觉得它很美吗？”

说着，他再次低下头去，左眼微闭，将右眼抵在了显微镜上。

原本放在玻片上的生物组织切片此时已变得截然不同，一般人很难看出这一点，因为在组织结构上它还与之前的大致相同，但身为实验者的马库斯却清楚地知道，那种东西已经完全控制了切片的DNA，原本寄居其上的微生物也被尽数杀死，短短几秒钟间，它就完成了对自己新领地的占据与改变。

“多么神奇的小家伙啊，一举一动都充满了对生存的渴望，以及对新生事物的控制欲望。霸道地夺取，谨慎地共存，我从没见过这种寄生方式，实在是太完美了。”马库斯由衷地赞叹道，脸上流动着异常兴奋的神采。

亚西福特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他很了解马库斯对于生物研究的狂热，但对方此时的表现却令他感到有些不自在。

“还要按计划继续下去是吗？”

“那当然，现在的发现还远远不够，这小家伙身上一定还隐藏着更多的秘密。”

“……要不要告诉教授？如果他能加入进来，应该会对研究的进展相当有利。”

“你脑子短路了吗？”马库斯闻言抬起头来，像看待白痴似的看着爱德华，“有没有想过这样做的后果？那些老家伙会满脸堆笑地拍拍我们的肩膀，赞赏我们是好样的，而当得到所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后，他们就会把你我毫不客气地一脚踢开，然后转身走进金碧辉煌的礼堂，在闪光灯及如潮水般的掌声中登上高高的领奖台。你很希望看到这一幕发生吗，优等生亚西福特先生？”

亚西福特张张嘴，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因为他稍加思索就无可奈何地发现，马库斯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虽然自己的家族势力也许会让那些教授们略有忌惮，但这个发现的诱惑力实在太大，大到足以令任何一位科学家为之铤而走险。

“除了布兰德那几个和我们一起去

非洲的实习生外，不要再向任何人提起研究的事情，那太危险了。”

“可经费的问题……非洲这三个月的旅程已经耗尽了这几年来的所有积蓄，我必须有个正当的理由才能再从家里要到研究费用。”

“没必要为这烦心，钱的问题就交给那家伙吧，反正他也只擅长这种事情。”马库斯已经不想再在这些事情上浪费时间了，他拉了拉双手的橡胶手套，准备进行下一步的观测，而在此时，门外忽然传来了三下有节奏的敲门声。

“来的真是时候。”马库斯不屑地撇撇嘴，点头示意亚西福特将门打开，一位衣着华贵的英俊青年从门外走了进来。

“结果如何？”他看了看重新回到研究状态的马库斯，向亚西福特轻声问道。

“比我们原先预料的还要惊人。”亚西福特老老实实地答道，“可以按原计划进行第二阶段的研究，但奥斯威尔，我们已经没有多少研究经费了，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我来想办法吧，你和詹姆斯只要将所有精力都放到研究上就好。”当听到研究成功的消息后，年轻的贵族奥斯威尔·E·斯宾塞露出了他那令无数少女为之神魂颠倒的笑容，“最困难的时光已经过去，如果能将这种花在此地培育成功的话，那一切就都走上正轨了。”

说完这番话后，他抬头望向对面的置物架，亚西福特也循着他的目光望去。

在置物架的中间搁板上，摆放着一盆用玻璃容器放置的花朵，这是他们从非洲带回来的收获。花朵已经有些枯萎，仅有的几片叶子也没精打采地耷拉着，但即使如此，那艳丽夺目的绽放姿态及沁人心脾的芳香仍足以让每位初见者为之惊叹。

在非洲土著部落——迪拜亚族的记载中，此花名为“太阳阶梯”。其美丽的外表下隐藏着足以致命的毒素，但迪拜亚人却坚定不移地相信，假若有一天有人能够战胜这种毒素而幸存下来的话，那么他就是注定为王的人。

不过，斯宾塞并不是这样称呼他带回来的这盆花的。

在之后的岁月中，他称其为“始祖”。

因为，正是从这种花里，他、詹姆斯·马库斯、爱德华·亚西福特三人发现了令世界为之改变的那种病毒。

1966年12月，能够重组生物DNA的始祖病毒被三人正式发现。

1968年，在斯宾塞的提议下，三人共同创立了名为安布雷拉（UMBRELLA）的制药公司，以掩饰他们对病毒的研究活动，并在数年内使其迅速扩张为世界性的超大型企业。

这就是一切的开始。

PHASE 2 计划

1988年9月15日，英国伯明翰，安布雷拉欧洲第三研究中心。

这是一间幽静的办公室，四周的墙壁都漆成银色，必备的桌椅及其他用

具则统一以红黑色材料造成，看上去有些不太协调。不过，坐在桌后的那个五六十岁左右的男子似乎对此并不介意，他背靠座椅，双目微闭，眉头时而放松时而紧皱，似乎正在认真思索着些什么。

许多人敬畏地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能让老人烦心的事情了。奥斯威尔·E·斯宾塞是欧洲名门贵族的现任家主，与各国政要都有着良好往来，而欧洲第三大制药公司——安布雷拉集团总裁的地位除了为他带来滚滚财源外，更赋予了他众多常人所无法企及的特权。

权力、金钱、美女——对斯宾塞而言，这世间几乎所有的物欲享受都只需他的转念之间，但即使如此，依然会有些事情让其久久无法释怀。

如今斯宾塞偶尔还会过问公司事务，但安布雷拉的白色业务决策权他早已交给了董事会，而类似于生物兵器之类的黑色研究，如果不违背他当初制定的大方向，那他也无意去干涉太多。对于他而言，所要关心的事情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上述这些。他还记得最后一次召开董事会时，有人为被提升而兴奋地喜形于色，有人为新生物兵器将会带来的滚滚财源面露贪婪。而他只是面无表情看着这一切，在心中发出不屑的冷笑。

太渺小了……

这些人、所有曾认识的或在生或去世的人，世界上所有的人，他们的欲望、眼界、想像力……一切的一切都实在是太渺小了，渺小得让他总是忍不住想要发笑。

他们不会理解我的，没有人能够理解。

斯宾塞摇摇头，脸上不由自主地现出一丝悲伤。

这时，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斯宾塞皱皱眉头，但并没有起身，而是按下了座椅扶手下端的免提键，一个青年的声音从电话中传了出来。

“任务完成。”

对方只说了这四个字，声线听起来格外冷静。

听到这句话后，斯宾塞又一次闭上了眼睛，脸上浮现出一种复杂的表情。片刻后，略显疲惫的话音从他口中缓缓流出。

“干得好……”

对方没有说话，而是等待着老人的进一步指示。果然，十几秒钟后他就等到了接下来的质询。

“你保证他已经不会再说话了，对不对。”

“确信无疑。身体中弹12发，脑部中弹3发，几乎是当场毙命。我和威廉在48小时内进行了两次验尸，确定他已经没有了任何生命迹象。现在他的尸体已经被扔进了训练所的下水道里，不会有任何人再提到这个名字了。”

“我……不希望有第四个人知道这件事。”

“明白。”电话另一端的青年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行动前柏肯就对那些U.B.C.S（安布雷拉生化危机对策部队）队员做了手脚，所以，之后一个月内阿克雷研究所不会再向美国总部要求更多的实验体了。”

“很好。”直到听到这里，斯宾塞才终于点了点头。“以后阿克雷研究所就是你们两人的了，不用变更之前的研究方向，继续以扩大T病毒的泛用性作为

最首要目标。”

“明白了，斯宾塞先生。”

“这个电话号码明天起作废，放下电话后就不用再想主动联系我了，有其他安排我会通过其他途径告诉你。忘记之前做的事情吧，将所有精力重新投注到研究工作中。”

斯宾塞准备结束这次谈话了，但似乎是突然想到了些什么，他的食指停在了按钮上。

“对了，詹姆斯临死前有没有说过什么？”

“马库斯所长最后的遗言只有对我和柏肯的咒骂而已，我想您不会有兴趣知道详细内容的。”

斯宾塞干笑了几声：“加油干吧，阿尔伯特。”说完这句话后，他便挂断了电话。

结束通话后，斯宾塞将目光投向了桌上的相架。里面放置的那张照片是他、马库斯和亚西福特在那次非洲之旅中的合影，在背后艳丽的太阳阶梯映衬下，三人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爱德华·亚西福特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喜悦，因为他真心相信这个发现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贡献；马库斯是那种近乎狂热的兴奋，从大学时代他就是校内臭名昭著的狂人，为了进行研究他不在乎付出任何代价，为了将花的样本带回欧洲做相关实验，他甚至亲手杀死了两名一直穷追不舍的迪拜亚人。

而斯宾塞自己的笑容……

老人抬手将相架缓缓扣在了桌面上，不管怎样，如今的他已经是三位安布雷拉创始人中惟一的在世者了。亚西福特在公司创立短短几个月后就因在实验中不慎感染始祖病毒而去世，而他的死也让斯宾塞感到格外惋惜。比起狂妄自大的马库斯来，亚西福特的软弱及强烈的依赖心理本来可以让他成为自己最佳的利用工具，但对方的意外死亡却令他的如意计划化为了泡影，为此他不得不将原定的规划推迟了近十年。

至于詹姆斯·马库斯则死不足惜，他在开发成功T病毒后所进行的研究本来就是计划外的产物，斯宾塞对此毫无兴趣。原本斯宾塞考虑，如果马库斯继续和他的水蛭缩在废弃的训练所里进行实验的话，不管用多少活人进行人体实验，捅出多大的问题他都不会在意，因为马库斯在病毒研究领域确实是公司数一数二的人才，也许在之后的计划中还有用得到他的地方。但他没想到的是，对方竟然愚蠢到想利用新研究的成功来挑战自己的权威，这是他怎样都无法接受的。

无法控制的东西，还是毁掉比较好。

这样想着，斯宾塞的嘴角扬起了一抹淡淡的笑意。

他能够想像得到马库斯临死前的惊恐与愤怒，因为对方至死都不敢相信，他最信任的两个部下，竟然会是自己早在十一年前就埋伏在他身旁的两颗钉子。而且，其中的一个还是……

斯宾塞闭上眼睛思索了片刻，而后拨下了一组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电话号码。

“加强对13号的监控，强化他的怀疑和危机意识。但暂时不用对其实施W计划的最终进化，现在还太早了些。等到合适的时机再把病毒交给柏肯吧。”

没等对方做出任何回应，斯宾塞就挂断了电话，但他毫不怀疑自己的命令会得到贯彻执行。这个预计跨度为五十年的计划一直是由对他最忠诚的一批人

全权负责，不论他在何时何地做出怎样不合情理的决策，他们都会坚定不移地将那些指令诉诸实施。

他拉开抽屉，从最里面拿出一本厚厚的档案夹，放在桌上缓缓翻阅起来。

档案夹里放置的是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互不相识，看起来没有任何关联的数百人的资料，但他们迄今为止的行为、喜好、工作、感情等一切资料都以文字和相片的形式被详细记录在其中。

略略翻阅了几下后，斯宾塞打开了名为“阿尔伯特·威斯克”的档案。看着这个名字的主人从童年到现在的一张张照片，老人的脸上浮现出一种诡异的笑容。

“快些成长起来吧，我的孩子们……”

他喃喃自语着，闭目再次背靠在座椅上。

PHASE3 设局

1998年12月27日，法国水城埃维昂，日内瓦湖畔。

身着一身浅红色连衣裙的伊柯塞拉·琼尼缓步走在沙滩上，尽情享受着迎面吹来的微风。

阿尔卑斯山的皑皑白雪举目可及，日内瓦湖畔的湖光山色更是令人陶醉，这个位于法国与瑞士边境的小镇是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而其神奇的矿泉资源更是让它成为了无数名媛心目中的绝佳疗养场所。

每隔一个月，伊柯塞拉都会专程乘私人飞机来到这里进行矿泉浴，即使在已近入冬的如今也不例外。美貌是她最强有力的武器之一，她很愿意花些时间来维持这件武器的锋利。

沙滩上，几乎所有男人的目光都追逐着伊柯塞拉的步伐，贪婪地游移在她丰满的胸部及迷人的臀部上。当感受到从四周射来的火辣视线时，伊柯塞拉嘴角扬起了一丝笑意。她很享受这种感觉，但在她心目中，这些男人只不过是一群发情的猴子而已，根本没有资格与她产生任何交集。

她是个骄傲的女人，当然，她也拥有足以令其骄傲的资本。

虽然只是名门特拉维斯家族的分支，但琼尼家族因其成功的进出口贸易在欧洲也是倍受尊敬。世界名模般的美貌及良好的家世令她的身旁从来不缺乏追求者，同时也培养了她那傲慢的性格。

不过，美貌不可能让她成为特雷西集团（TRICELL）制药部门的重要决策者，真正决定她现在地位的，是她那出类拔萃的智商天赋。

自幼时起伊柯塞拉就不断带给她的家族惊喜，也许是继承了父亲的聪明才智，她通过不断跳级，很年轻时就进入了大学，主修遗传工程学科。也正是在那时，她引起了本家——特拉维斯家族——特雷西集团拥有者的注意，并很快进入了集团三大支柱产业的制药部门，而那时，她才只有18岁而已。

但是，在得到本家承认的兴奋过后，伊柯塞拉感到更多的却是愤怒。尽管特拉维斯家族承认她的过人天赋，但她始终姓的还是琼尼，只是本家的分支，在特雷西大量的研究队伍中，她只分到了其中的一支。在其他人眼中这已

是不敢想像的荣誉，但对于自视甚高的伊柯塞拉来说，这却无异于莫大的藐视。

不过，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了极大的改观，一切都是因为……那个男人的出现。

这时，一个战战兢兢的声音从身后传入了她的耳中。

"琼尼小姐，这份文件您看……"

伊柯塞拉的脸一下子阴了下来，她转过身去，冰冷的目光直射向跟在自己身后几米处的那个中年人。

对方名叫强尼·贝尔，是她的秘书之一，专门负责与总公司进行事务联系。虽然她吩咐对方在自己散心的时候不要跟来，但对方看来无视了自己的命令。

"什么文件？"

伊柯塞拉的声线很有磁性，对男人来说极富诱惑力，但现在强尼只感到头皮阵阵发麻，他知道这位大小姐的脾气究竟有多么恶劣，如果不是总部对这份文件的确认要得相当急，他绝不敢在明知对方会勃然大怒的前提下贸然跟过来。

"不清楚，文件上只写明了与安布雷拉有关。"

强尼硬着头皮将文件递了过去，垂下头准备迎接狂风暴雨的到来，但对方的反应却大大出乎他的意外。

"阿尔伯特？"

伊柯塞拉惊喜的轻呼声让强尼有些摸不着头脑，他小心翼翼地抬起头，发现女子根本没瞧自己手上的文件，目光正越过他的肩膀向后方看去，脸上洋溢着喜悦的气息。

强尼循着伊柯塞拉的目光望去，映入视线中的是一位正在这边走来的金发墨镜男子。对方大概三十多岁的样子，身材魁梧，一身黑色的皮衣显得格外利落。

正当强尼在脑海中搜索黑衣男子的相关信息时，伊柯塞拉低声说出的一句话刺入了他的耳中。



“回公司去，再敢过来我就杀了你。”

强尼倒吸了一口冷气，连忙低下头再也不敢说什么了。他很清楚，这位大小姐决不是在开玩笑。他很想保住现在的职位，但相比起来，还是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一些。

伊柯塞拉从噤若寒蝉的手下身旁走过，满脸笑容地快步迎向前方的男子，双手环抱住对方的脖颈与其热吻在一起，十几秒后才意犹未尽地分开了双唇。

“南极的任务完成得如何，亲爱的阿尔伯特？”

“洛克福德岛、南极基地和亚西福特家族都完蛋了，虽然没能将阿蕾茜娅带回来，不过T-维罗妮卡病毒的样本已如计划回收。”阿尔伯特·威斯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伊柯塞拉，“给那些老家伙看吧，我想为了这个东西他们什么都会愿意给你的。”

伊柯塞拉死死盯着男人手中的那张纸，双眼放射出异样的光芒。

过人的才智、英俊的外貌、冷静慎密的头脑、远大而惊人的理想，以及，那远远超越常人理解能力的强大力量。这一切让她越来越觉得，这个从安布雷拉公司叛变至特雷西的男子就是她一直梦寐以求的伴侣。

五个月前，威斯克主动联系到了伊柯塞拉，以从安布雷拉盗取的T病毒技术换得了身为前者竞争对手的特雷西公司的庇护，而凭借T病毒及之后威斯克再度交给她的G病毒信息，伊柯塞拉及特雷西的生化武器部门技术一日千里，其在公司内部的地位也是飞速蹿升。

“对了，还有一个好消息。”威斯克继续说道，“美国政府已正式对安布雷拉展开调查，从地图上消失的浣熊市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压力，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安布雷拉很快就会垮台。这样一来，特雷西便拥有了世界上最优秀的生化兵器部门及对这领域的绝对支配力，对于提出大力发展生化兵器议案的你，他们大概也会更加另眼相看吧。”

“哦，阿尔伯特阿尔伯特。”一个接一个的惊喜让伊柯塞拉再也忍不住了，她以极具挑逗力的眼神看着威斯克，手指在男子胸前轻轻画着圈，“我该如何感谢你呢，亲爱的。要不然……今晚就一直待在我的别墅里如何？”

威斯克微微一笑，握住了伊柯塞拉的手指：“我希望你向老家伙们要一个东西。”

“说来听听？”

“特雷西非洲分社的CEO职位。”

“哦？”伊柯塞拉明显对这个提议有些意外，“非洲？格鲁曼在那里只当了三年社长，恐怕没那么容易交出手中的权力。还有……为什么要那个位置？那里各方面的实力都远远比不上欧洲分社，甚至比亚洲分社还要落后一大截啊。”

“与安布雷拉数十年来一直竭力隐藏的一个秘密有关。”威斯克伸手捏了捏伊柯塞拉的下巴，“那对我们的未来非常重要，至于格鲁曼和董事会那些人，我相信你总有办法摆平的，不是吗，我的宝贝？”

“想敷衍我可没那么容易。”伊柯塞拉娇笑一声，手臂像蛇一样挽住了对方的臂弯，拉着他向不远处自己的私人别墅走去，“我试试看吧，不过，今晚我一定会逼你说出实话的哦。”

威斯克没有说话，墨镜下的双眸闪耀出淡淡的红光，与此同时，一丝耐人寻味的笑意也在他脸上一闪而过。

不过，伊柯塞拉一点都没有察觉到这一切。

PHASE 4 BSAA

2004年4月11日，英国伦敦，全球制药联盟（GPC）总部最顶层。

楼道尽头的房间大门紧闭，整个楼层的闲杂人等几个小时前就已被清空，以确保不会有任何意外情况发生。这个房间的房门及墙壁都是以特殊的隔音材料制成，即使里面发生爆炸，外界也只会听到一声轻微的闷响。八名荷枪实弹的守卫一动不动地守护在大门外，比起平时的人数要多出两倍，这也充分证明了此次联盟最高会议的重要性。

实际上，房间内并没有一个人。黑洞洞的房间里只有十几块悬挂在墙壁四周的屏幕不时发出光亮，每块屏幕上都映着一个人的面孔。

自从GPC——这个由全世界众多制药企业构成的组织成立以来，这是首次通过可视电话举行的最高级别会议。

这个时间段很敏感，所有药企老总的日子都不好过，平日习以为常的镁光灯现在却成了他们最忌讳的东西。在那件事情解决之前，没有人愿意抛头露面，但是，现在已经到了联盟所有成员必须统一认识的时刻，因为他们才不得不以此种方式进行会谈。

“他们究竟想要什么？”慧氏集团董事长柯林斯·道尔忍不住咆哮道，“我们已经按照协议帮他们搞垮了安布雷拉，之后的一切都该与我们毫无关系才对，为什么那些事情现在还需要我们来擦屁股？！”

“冷静一下，道尔先生，我们所有人这段日子都不好受，但发火不会解决任何问题。”GPC当值主席——特雷西公司董事长米歇尔·特拉维斯冷静地说道，“各位先生，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虽然安布雷拉已经破产，但B.O.W（生物兵器）却通过各种途径出现在了黑市上。恐怖组织、反政府组织、摇摆政府——各方势力对这些武器的关注引起了几乎所有相关国家的紧张，这令我们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虽然我们没有生产过任何B.O.W，但不少成员都曾接受过安布雷拉的重金委托，以自己的药物和技术帮助他们进行某些部件的开发，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最终的成品会是那些东西，但我们曾间接性地参与了B.O.W的开发，这在各国政府眼中却是不争的事实。几年前，我们为了避免成为诉讼对象，同时也为解决这起制药业有史以来的最大丑闻而与起诉方达成协议，一同让安布雷拉承担下了所有罪责，但是谁都没有料到，安布雷拉的解体会导致这种局面发生。我们不能保持沉默，各位先生，一旦民众发现我们与安布雷拉曾经的联系，那就意味着所有大型制药公司的垮台，没错，是所有，我们一个都逃不掉。正因如此，我们才必须拿出一个对策，以防止最恶劣状况的发生。”

“成立一个基金会如何？”辉睿集团董事长理查德·雷曼提议道，“我们共同出资成立一个基金会，救助那些因生化兵器而身陷危机中的群众，这至少

可以提升我们的公众形象。”

“可行性不大。”对面屏幕的联邦科技集团董事长林德生摇了摇头，“光浣熊市的相关费用就会是个无底洞，华盛顿正为昂贵的清污及重建费用忙得焦头烂额，基金会的成立只会让他们不断伸手从我们身上要钱。”

四面八方都响起了附和声，看来大多数人都对林德生的见解表示赞同。在这个议题结束后，与会者又陆续提出了数个建议，但都因或考虑不周或缺乏可行性而遭到反对，就在众人争执不下时，米歇尔的发言让室内再度安静了下来。

“先生们，我想我们应该先明确一件事情。对于从安布雷拉流出的生化兵器，我们要做的不是补救，而是阻止，必须让它在对当地势力平衡造成破坏前加以阻止。因此我建议，尽快成立一个对生化危机的危险程度进行及时评估，并能有效对其进行阻止的机构。”

“军队？”柯林斯率先发出了反对声，“这太可笑了，即使我们组建了这支队伍又怎样？强行闯入其他国家领土解决生化危机？没有当地政府的允许，我们什么都做不到。”

“请听我说完，柯林斯先生。”米歇尔的声音不大，但隐隐透着的那种威严却不容小觑，“我不会愚蠢到去挑战国家权力，所以，就如同与当年美国政府进行合作一样，我希望让这个机构归属在联合国管辖下，并逐渐令其向ICPO（国际刑警组织）的方向演变。生化恐怖已经是全球所面临的问题，如果组建这只队伍的所有费用都由我们承担的话，相信会有很多国家对此感兴趣，而我们的赞助行为也可以有效提升联盟的公共形象。就我来看，对于各方来说这都是一个有利的方案。”

米歇尔的话音落下后，房间内进入了一段真空期。每个人都在脑海中快速盘算着这个方案可能给自己公司带来的好处，以及投入与回报是否能成正比。而在短暂的沉默后，接踵而至的便是各种各样的质疑与针对这个方案的修正提议。而在经过长达三个小时的讨论后，所有与会者终于达成了共识。

2004年中旬，以对抗B.O.W威胁，保护全球各地安全与稳定为宗旨的生化恐怖安全评估联盟（BSAA）在GPC的资助下成立，最初的成员只有11人。

几个月后，联合国正式接管BSAA，对其进行了重新编制，而BSAA也享受到了联合国的特别待遇。虽然只有70%的成员国接受BSAA在他们的国土上执行任务，其余国家只接受这一组织在其监管下的行动，但BSAA依然在联合国的呵护及GPC的资金援助下日益壮大起来。

截止到2006年，BSAA已经真正成为了一股国际性的军事力量，以位于英国的欧洲总部为中心，共设立了中东、北美、南美、西非、东非、远东、大洋洲七个分部，其成员大多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特种警察部队和政府组织，并有不同的团队负责技术、医疗、生理和精神方面的支援。在联合国及几大常任理事国的支持下，BSAA所拥有的权力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国家机构所能达到的顶点。

不过，BSAA的如日中天也恰恰证明了另一件事情。

自从安布雷拉破产的2004年到四年后的2008年，B.O.W对各国的威胁不但没有丝毫削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安布雷拉种下了这颗邪恶的种子，

而时至如今，它已经真正成为了恐怖分子最具震慑力的力量。

PHASE 5　开端

2009年3月4日13时20分，非洲西部，基居巨（KIJUJU）自治区北区的某个村镇。

这是一间废弃依旧的仓库，阴暗的地面上千疮百孔，斑驳的墙壁和顶棚长满了霉斑，整个房间内都弥漫着刺鼻的霉烂气息。微弱的阳光从高处的窗棂射入仓库，但并未能驱散屋内的黑暗。

在仓库的正中有两个人，一跪一站，双膝跪地的平头青年皮肤黝黑，衣着褴褛，应该是当地居民，而站在他身前的那人则完全无法看清他的样子，全身都被银灰色长袍覆盖，而一顶类似帽子、戴在连衣帽下的铁片则令他的脸孔也隐藏在黑暗中，神秘中透着一股阴森，看上去倒有几分像奇幻小说《魔戒》中的戒灵。

跪着的黑人青年头颅低垂，身体不住地颤抖着，双手在地面上抓出道道痕迹，表情显得极为痛苦。而长袍人则一直默不作声地看着他，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发生。

突然，黑人青年一把抓住了长袍人的手，他猛地抬起头来看向对方，眼神中充满了恐惧与哀求。令人震惊的是，此时一团黑雾出现在他原本满是血丝的双眸中，很快就侵占了所有的空间。

长袍人冷冷地甩开对方的手，转身向仓库大门处走去。他已经看到了他预期的东西，无须再留在此地。黑人青年绝望地伸出手想要求对方留下，但张大了嘴巴却只能发出嘶哑的“啊啊”声。

忽然，一只蠕动的大虫子从他身上掉下，混乱地扭动着黝黑的软躯，在地上溅出许多黑浓的液体。

黑人浑身突然剧烈震动起来，就在此时，更让人惊恐的事情发生了。

成百上千只那种黑色的大蠕虫从他衣领处汹涌而出，肆意在他身体上下游动。青年拼命挥着手想要唤回渐渐远去的长袍人，但却无力地倒在地上，而那些不知从何而来的黑虫还在不断涌出，很快就侵占了他的每一寸身体。

房门被拉开的吱啦声过后，仓库大门再度被紧紧关闭。

然后，一切都被隐藏至黑暗中。

等待着，一个恶魔的苏醒……

※　※　※　※　※　※　※　※　※　※

十分钟后，距离仓库百余米外的村外响起了车辆疾驰而来的响声。

两辆卡其色越野作战车急刹之后停在村口，十余名荷枪实弹的士兵从车上跳下，快速冲入村中，殿后的两人用力将巨大的铁门拉上，割断了村庄这一区域与外界的联系。

“阿尔法小队，849276作战计划开始。”身穿BSAA战斗服的魁梧光头男子拿起对讲机，沉声向总部进行着作战汇报，“这里是德坎特队长，我们已经清理地下路线，准备继续对目标所在地展开突袭。”

“收到，阿尔法小队。”

得到总部的确认后，丹·德钦特队长将对讲机塞回腰间，持枪下车向村中的某处建筑赶去。

据潜伏在此的BSAA谍报员得到的线报，今天这里将会进行B.O.W的非法走私交易，因此BSAA西非分部派出以德坎特为首的SOU（特别行动小组）逮捕走私者。虽然阿尔法小队只是此次行动的临时编制，队员来自于德钦特原本的组员和来自其他小组的分队，但长期共同训练的他们在默契程度应该不存在任何问题。

数十秒钟后，阿尔法小队便赶到了目标建筑物的所在地，六人在正门准备直接突入，左右两侧各有两人守住可能逃离的通道，另外两位狙击手分别埋伏在不同方向的高处，预防意外情况发生。

所有队员都绷紧了神经，这是因为进入村庄后的情况有些古怪。他们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准确的说，他们连一个人都没有看见过，所有房间门窗紧闭，整个村庄一片死寂，只能听见蚊虫的嗡嗡声。

德钦特紧贴墙壁站在房门右侧，用眼神示意站在另一侧的手下将门打开。对方点了点头，伸出左手试探着轻轻推了一下门，而令他意外的是，门竟然应声而开了。

几乎就是在门被推开的一瞬间，德钦特迅速移到门前，转身下蹲将枪口对准了室内，但是，屋内却是空空如也。

他轻吐一口气站起身来，向身后的同伴做了个一切安全的手势，而后握紧手中的机枪向房间内走去。

在门外的人都进屋后，德钦特在关门前下意识地向天空看了一眼。头顶的太阳依然是那样清晰，将炎热的气息压向大地。

这是德钦特最后一次看见太阳。

第一章　噩梦

PHASE 1　痛

阴云密布，电闪雷鸣，暴雨倾泻的疯狂之夜。

而暗夜下，他就像个黑色的幽灵一样，在城堡开阔的大厅中随心所欲地时隐时现。

十余发子弹从不同的方向以每秒600米的速度射向他的身体，但他只是侧侧身便可轻而易举地避开这些攻击。

男女二人以最强的实力，配合默契地对其发起一波接一波的攻势，但他在简简单单的举手投足间即令两人所有的努力化于无形。

他嘴角露着笑意，就如同一只将老鼠堵进墙角的黑猫，慢条斯理地玩弄着自己的猎物，等到玩厌了再给予其致命一击。

终于，他感到有些无聊了。

女子被击飞了十几米远，背部重重撞在后方的墙壁上方，随即痛苦地倒在地上，而这只不过是他控制力量后的随意一击而已。

身为女子同伴的那个男人一惊，急忙举枪射向就在面前的他，可近在咫尺的子弹依然被他轻易闪过，同时右手迅速伸出抓住男人的衣领将他高高抬起，低喝一声飞奔向前方的餐桌。

奔跑的途中，他一把将男人按在餐桌上，脚下的步伐没有丝毫停息，黑色的风衣迎风而起。以红木制成的餐桌在剧烈的摩擦下木屑横飞，男人经过之处的桌面尽数被刮花飞屑。

火辣辣的剧痛从背部瞬间传至整个身体，在穿过长长的餐桌后，他被“那个人”像垃圾一样扔向地面，滚到了巨

大的落地窗旁边。还没等男人喘口气，原本远在数米外的对手便如鬼魅般来到了身旁，单手掐住他的脖子，将男人高高举起。

那股强大的力量几乎让男人窒息过去，他以双腿奋力踢向对方，双手也拼命抓住对方的右手想要令其松开。但对于"那个人"来说，这与蚊子的叮咬无异。

"让我们结束这一切吧。"一身黑衣、带着墨镜的金发男子冷笑着说道，左手五指弯曲，瞄准了猎物的心脏。

而在这时，女子的惊呼声忽然回响在整个大厅中。

"不！"

在大喊声中，男人突然摆脱束缚摔倒在地，紧接着传入耳中的则是身后玻璃的碎裂巨响。

他急忙冲向窗口向下看去，而映入他眼帘的，是自己最亲密的搭档与黑衣人逐渐下坠，最终在万丈深渊中消失不见的一幕。

"吉尔——！！！"

"吉尔！"

伴随着一声大喊，克里斯·雷德菲尔德蓦然惊醒，从床上腾地坐起。

直到过了几秒钟后，他才叹了一口气，重新躺回到床上，用右臂遮住了双眼。

距离那件悲剧发生已经过去两年多了，但直到现在，克里斯依然无法忘记当时的那一幕。

阿尔伯特·威斯克。拥有这个名字的男人曾是S.T.A.R.S.的队长，也就是克里斯与搭档——吉尔·瓦伦蒂安的直属长官，但身为安布雷拉间谍的他为了搜集T病毒的实验数据将S.T.A.R.S.投入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中，那就是T病毒真正登上历史舞台的"别墅事件"。作为S.T.A.R.S.仅有的几位幸存者，克里斯和吉尔一心发誓要为了死去的朋友向威斯克复仇。但是，如今的威斯克早已今非昔比，在同样背叛了安布雷拉后，威斯克在新东家——一家神秘制药公司的协助下先后得到了G病毒、T-维罗妮卡病毒以及普拉卡寄生虫，而之前在洛克福德岛上的遭遇也让克里斯明确了一件事情——虽然不知原因为何，但威斯克已经拥有了超人的力量。即使与借助T-维罗妮卡病毒成为女王蚁的阿蕾茜娅·亚西福特较量时，威斯克也丝毫不落下风，那场战斗克里斯曾亲眼目睹，其如幽灵般迅速的动作与恐怖的爆发力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浣熊市惨剧、洛克福德岛事件、高加索T-A.L.O.S.计划、光明教事件等重大灾难的背后，都有着威斯克的身影。正因如此，BSAA才会将其列入红色通缉令，并将对他的追查交由最早加入BASS的克里斯与吉尔全权负责。

2006年8月14日，克里斯和吉尔通过一条线报找到了安布雷拉创始人斯宾塞位于北欧某国悬崖上的私人城堡。他们本希望通过这个一直隐藏在幕后的老人找到威斯克的下落，但令两人吃惊的是，当推开城堡最上层大厅房门时，他们看到的却是背对自己站在大厅尽头窗前的威斯克的身影。

以及，倒在血泊中的老人——奥斯威尔·E·斯宾塞的尸体。

这是克里斯与威斯克的第三次交锋，虽然这次有吉尔的协助，但集两人之力依然无法与威斯克抗衡。

当克里斯即将死在威斯克手下时，

吉尔舍命冲向威斯克，两人一同撞破玻璃跌下了悬崖。

而那时，克里斯却什么也做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搭档坠入死亡。

BSAA启动了全方位的搜救行动，但不仅没有发现吉尔的尸体，连一点儿蛛丝马迹都没有找到。

2006年11月23日，在三个月的搜索无果后，吉尔·瓦伦蒂安被官方宣布死亡，她的名字也被列入了BSAA殉职人员名单中。

对于克里斯而言，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痛。

此时挂钟的指针刚刚划过凌晨两点，但克里斯已经不可能再睡着了。他跳下床走进洗手间，在简单冲了个澡后返回卧室打开笔记本电脑，准备查看这几个小时内都收到了哪些新邮件。

吉尔的死无疑给克里斯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但自从在那个空墓碑前立下誓言后，他便再度全身心投入到摧毁各种生化兵器源头的工作中。尽管最初的调查还局限于BSAA北美分部，但很快他的调查范围便扩展到了世界上的众多国家，在所有BSAA成员中，克里斯是亲身参与行动任务最多的成员，因此他的邮箱中经常堆满了来自于全球各个时区国家的邮件，除了BSAA内部信件外，在遇到一些不方便出面的棘手情况时，各国情报部门也经常会发邮件请求这位德高望重的特工的协助。

没有开灯的房间中，液晶屏幕的光芒忽明忽暗地照射在克里斯脸上。而在这时，一封来自非洲的邮件及几张传送过来的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

看起来，这封邮件与他近期一直在调查的一系列B.O.W走私案件有很大关联，虽然非洲西部分部已经准备展开行动，但克里斯还是决定过问一下这件事情。

他拿起桌上的专用电话，熟练地拨通了一个号码。



“识别编号GX8301025，北美分部克里斯·雷德菲尔德，请帮我接通西非分部特殊行动负责人员。”

PHASE 2 初遇

39小时后，当地时间3月4日14时，非洲基居巨自治区。

驾车行驶过漫长的沙漠公路后，克里斯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位于基居巨自治区北区边境的一个村镇。

此时正是基居巨一天中最热的时分，设施三十度以上的高温令炙热的气浪扑面而来，整个村庄被酷热的太阳烘焙得如同烤箱一般，以肉眼便能看清地面空气的流动。不过，当地人早已习惯了这种天气，依然如同往日一样进行着各自的工作。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则三五成群地混在一起，赤着上身坐在路边大声谈着些什么。

克里斯开着卡其色越野车行驶在狭窄的村路上，这是BSAA的专用作战车，不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原本架在外面的武器都被他卸了下来。西非分部会派人在此处接应自己，武器方面也有专门的人进行供给，因此他只随身携带着惯用的军用匕首，对于防身来说这东西已经足够了。

克里斯刻意放慢车速，以免碰上在路间行走的民众。墨镜在这高温天气下对眼睛的保护作用颇为显著，但由于不方便工作的进行，在进入村庄后他便将其摘了下来。他能够感受到，自从进村的那一刻起，充满敌意的目光便从四面八方射向了他，调查资料中表明当地民众近来对外国人极为不友善，但这种事情他已司空见惯，因此并不是太在意。

当来到村中一处比较开阔的所在后，克里斯将车停了下来，下车拉开后门取出了放在后座的随身物品。而也就是在这时，后方传来了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

“欢迎来到非洲。”

克里斯转过身去，看到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黑人女子正向他缓步走来。青色的牛仔裤与紫白条的背心勾勒出她火辣的曲线，衬着扎起来的马尾发型让人第一眼就感受到了青春的活力。

女子向他微微一笑，主动伸出了右手。

“自我介绍一下。谢娃·阿罗玛。”

“克里斯·雷德菲尔德。”克里斯与其握了握手，回应了对方的友好。

“久仰大名，雷德菲尔德先生。”谢娃的这句话并非恭维，作为最初加入BSAA的“创始11人”，克里斯确实是组织内部最受尊敬的特工之一。

“别客气，叫我克里斯就好。”短暂的寒暄后，克里斯很快进入了正题，“是你陪我去目的地吗？”

谢娃点了点头，仿佛是注意到了克里斯的感觉，她开口解释道：“政权变更后，这里的局势一直都很紧张。”

“有情报说这里已经成为了恐怖分子的避风港。”

“他们（当地政府）可不想在这里看到美国人，当然，BSAA例外。”谢娃说，“这就是选我做你搭档的原因，帮你搞定他们。”

搭档这个词让克里斯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了一下，但他很快便以微笑掩饰了过去。

“我相信你会干得足够出色。”

谢娃笑了笑，转身向村庄另一侧走去。

双人搭档是BSAA特别行动特工（SOA）的标准配备，一直以来，克里斯的固定搭档都是吉尔·瓦伦蒂安，但自从吉尔死后他便倾向于单独执行任务，很少接受当地BSAA分部指派的临时搭档，长官们都清楚三年前发生的事情，一方面是考虑到克里斯的感受，一方面是出于对“创始11人”的尊重，因此并没有对他的坚持说些什么。不过对于基巨居自治区的情报克里斯所知甚少，再加上言语不通，所以这次他才会同意与西非分部指派的人组成临时搭档。他只希望，这个叫做谢娃·阿诺玛的女子会是个可靠的人，最不济也不要给自己添麻烦才好。

穿过几条街道，两人来到了一扇大铁门前。当看到有人接近这里时，一个带着红色贝雷帽的军人大声嚷着从岗亭内走了出来，端着AK47大步走向两人。

谢娃示意克里斯不要轻举妄动，自己迎上前去停在了军人面前。

军人上下打量了谢娃两眼，将枪背到身后，不由分说便伸出两只大手对其展开搜身。当他的手下滑到谢娃的臀部时，女子一把推开了他的胳膊。

“你不用这样摸来摸去的！”她强忍怒意说道，手里像变戏法一样变出了几张钞票。

“走吧。”她不再理会拿过钱后仍狐疑地对自己瞧来瞧去的军人，扭头对克里斯说道。

在军人冲岗亭内喊了两声后，大铁门徐徐向两周打开。克里斯与谢娃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第一个接头地点。

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在两人走过铁门时，一个站在角落里的黑人始终死死盯着他们的身影，眼神中透出一股凶狠的杀意。

※ ※ ※ ※ ※ ※ ※ ※ ※ ※

情况似乎有些诡异。

在走过铁门来到村庄北部区域几分钟后，克里斯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刚来到此处时，放眼望去，这片村庄里还能看到不少人。虽然几乎所有人在注意到克里斯和谢娃、尤其是克里斯时都停下了手头的事情。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刚才的人好像突然一下子全部消失了，两人所及之处尽是一片空荡荡的，先前的喧闹声突然换为了令人压抑的死寂。

“有些不对劲。”

他低声对自己的新搭档说道，谢娃点了点头，一边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周围的动向一边加快了脚步。前方不远处就是接头地点，能够早点拿到武器才会让人放心些。

拐过前方的拐角，两人来到了一间小屋外，在按暗号的节奏敲了几下门后，一位带着白色头巾的中年人打开了房门。

他看了两人一眼，紧接着探出头去快速查看了一下四周的状况，在确定没有人跟踪后歪歪脑袋示意两人尽快进来，而后从里面反锁住了门。

“你们的武器我已经准备好了，看看吧。”

BSAA西非分部特派潜入工作员雷纳德·费舍尔指了指放在旁边架子上的武器——两把伯莱塔M92F自动手枪、一柄

VZ61小型冲锋枪，一柄伊萨卡37M式霰弹枪及相关弹药补充，此外还有几个手雷和闪光弹，以及两人的专用战斗服。

“或许因为新政府刚刚组建的关系，这儿的人都多少有些紧张，办完该办的事就赶紧回家吧。”雷纳德显得有些紧张，为了这次任务他已经在此地潜伏了将近一个月，绷紧的神经从来就没放松下来过。

“没什么，我也不指望他们铺上红地毯来迎接美国人。”克里斯开了个并不高明的玩笑，在检查完毕后将手旁比较轻便的VZ61和一把手枪递给谢娃，自己则将霰弹枪背在了身后。

谢娃重新组装了一下手枪，确保没有任何问题后抬头问雷纳德，“目的地坐标是多少？”

“广场在前方不远处。”雷纳德答道，“穿过那里，阿尔法小队就在交易地点待命。另外……”

他顿了一下，问道：“你们对‘衔尾蛇’知道多少？”

“在黑市上有着很多传闻的新种病毒，不过基本上都只是谣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的存在。”克里斯一遍将手枪插入腰间一边说，“可能只是个类似于‘末日计划’（注：传闻中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政府执行的最绝密计划，该计划的宗旨是在苏联可能突然发动的核武袭击导致美国正副总统突然毙命时，能够保证立刻在华盛顿外成立新总统和新内阁，以领导全体美国人应对灾难）的幻想吧。”

“末日计划听起来倒是挺靠谱的，也许是真的也说不定。”雷纳德轻哼了一声，没有继续问下去，“你们要找到一个叫艾尔文的人，他是我们惟一的线索。”

“理查德·艾尔文，特雷西公司非洲分部资源开发处的炼油厂主管。”克里斯对这个人的资料如数家珍，从几个星期前他就一直在密切关注对方的行踪，“同时，也是黑市上有名的B.O.W走私商人。”

“特雷西公司？BSAA的主要赞助者？”谢娃对这个情报颇感意外，“那他走私B.O.W是否是出自特雷西的授意？”

“目前还不清楚，但从现有的情报来看更像是其个人所为。”雷纳德看了看手表，“我的工作已经完成，得尽快离开这里了，最近这段期间基居巨针对外国人的暴力袭击事件与日俱增，再在这里待两天我都不敢保证自己能不能保住小命。你们俩也小心点吧，任务虽然重要，但是，安全第一。”

说完这句话后，雷纳德向两人做了个告别的手势，从后门急匆匆地离开了这所房子。

目送雷纳德离开后，克里斯和谢娃再度确认了一下身上的武器装备。而后两人彼此对视了一眼，默契地点了点头，拉开前方的门向外走去。

PHASE 3 觉醒

通往交易地点的路并不远，但这个村庄的地形比较复杂，对于初次来到此地的两人而言还是造成了一些麻烦。

如同刚才一样，现在村内仍然看不到一个人的踪迹，在前进途中克里斯和谢娃曾分别进入了两栋民宅，里面虽然没有人，但从刚烧开的沸水、桌上放的

饭菜来看，这些居民不久前应该还在室内，但现在却不知道去了何处。

尽管前方一片平坦，但这种诡异的情况令两人不敢走得太急，而是全神贯注地注意周围状况，步步为营谨慎行进。

突然，一声惨叫划破了持续已久的沉寂，也让两人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里。

“救命！救命啊！”

那是一个年轻女子的求救声，而且是正宗的美国口音。

声音距离这里大概只有两条街左右，克里斯和谢娃连忙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赶去。拐过两条小巷后，他们终于在前方的两处铁栅栏后发现了求救者的身影，但由于中间有阻碍相隔，他们只有再拐过一条街才能去到对方身旁。

对方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金发美女，但那美貌的脸庞由于过度惊恐而变得有些扭曲，而深红色的连衣裙也被撕得破破烂烂。当看到克里斯和谢娃后，少女连滚带爬地奔上前来，双手抓住铁栏哭着大喊道：“救命！求求你们，快救救我！”

就在此时，一个黑人青年忽然从克里斯和谢娃看不到的墙外冲到了少女身前，狠狠揪住少女的头发，毫不留情地将其拖向后方。克里斯刚想举枪射击，但两人很快就消失在了相隔的墙后，从现在所处的位置他只能听到少女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快走！”

谢娃喊了一声，率先沿着小巷冲往刚才少女所在的地方，克里斯也紧跟了上去。但当两人来到那里时，发现那个黑人青年已经去到了约100米外的一栋二层建筑，正在将少女强行拉着上楼。

克里斯大喝一声想迫使黑人停下脚步，但对方却根本无视他的举枪威胁，径直将拼命挣扎的少女拉入了二层的房间中。

克里斯与谢娃以最快的速度冲上前，快速登上二楼后一脚踹开了房门。房间的另一侧，那个黑人青年背对着两人骑在倒地的少女身上，右手正狠劲向对方口中塞着某种东西。从克里斯这边隐约可以看到，那团东西似乎还在蠕动着。

“住手！”克里斯没有多费口舌，一枪击中了黑人旁边的地面。对方狠狠骂了一句，突然从少女身上跳起，冲破前方的玻璃窗便从二楼跳了下去。

克里斯收起枪快步上前靠近少女，而谢娃则警惕地注意着周围的状况，以防有什么突发状况发生。

“你还好吧？”克里斯弯腰将金发少女扶起问道，但对方似乎太过虚弱，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双手抱住克里斯，颤抖着地靠在了他的胸前。

也许是受到了过度的惊吓吧。克里斯想道。少女的十指正紧紧抓住他的背部，他能够切实感受到对方的身体正在剧烈战栗着。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位少女应该经历了某些可怕的事情，因此现在最正确地对策是不要打扰她，等她稍稍缓和下来后再好言进行安慰。

可是，少女似乎太过紧张，她十指越来越用力，令克里斯感到有些生疼。

忽然，克里斯眉头紧皱了一下，少女的力量好像猛地加强了好几倍，指甲竟然已经掐进了克里斯的肌肉里。

克里斯猛然醒悟到，这绝不该是一个少女所能具有的力量！正当他想推开少女时，难以置信的异变发生了。

少女蓦然抬起头，张开大嘴便想咬

向克里斯，就在这时，四条血肉模糊的诡异触手突然自少女口部四周不同方向涌出，看上去就如同一朵绽放的食人花一般。

站在门口的谢娃此时也终于注意到了这幕异变，不由得地发出一声惊呼。

克里斯奋力想要挣脱对方，但变成怪物的少女力气大得惊人，任凭他怎样挣扎都无法脱身，眼看那些触手便要缠裹住他的头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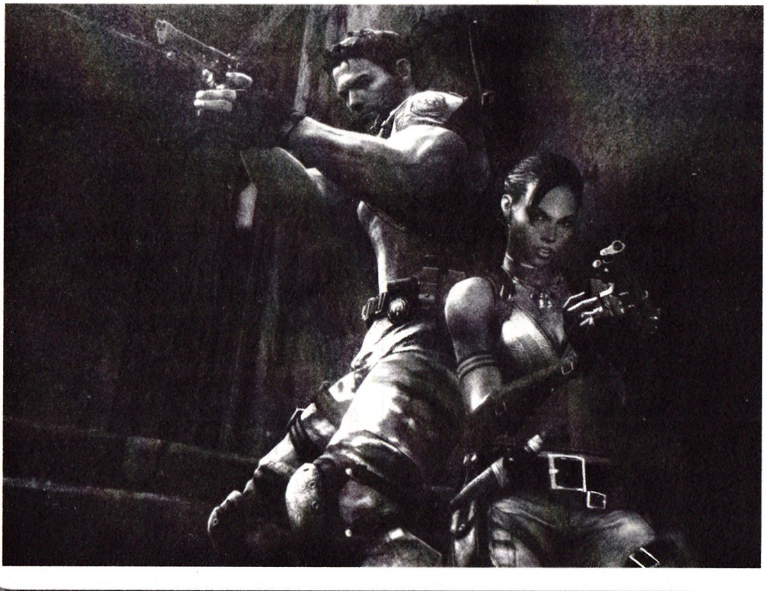
千钧一发之际，谢娃射出的子弹准确地击中了金发少女的肩膀，令她怪叫一声松开了克里斯。克里斯急忙后撤几步，抬枪便向从对方口中冒出的肉块射去，登时黄色脓水四溅。

数发子弹的冲力让变异少女踉跄着倒退了两步，口中发出嘶哑含糊的嗥叫。克里斯没有再给她攻上前的机会，迅速从背后抽出霰弹枪，瞄准对方的头部扣动了扳机。

伴随着一声巨响及四散而飞的血肉，怪物的头部被轰成了粉碎。但就在此时，一只足足近两米长的节肢状怪物却从还冒着血泡的少女脖颈处刷的冒了出来，就如同原本就生长在少女脖子上一样，在空中肆意狂扭着恶心的躯体。

此时的怪物似乎完全代替了少女被轰碎的头颅，迈着大步想靠近克里斯。但身经百战的男子很快便从短暂的惊愕中恢复过来，向节肢状怪物连接少女脖颈之处迅速连轰了两枪，而此时谢娃也换用冲锋枪瞄准怪物连发了十余发子弹。在这轮迅猛的攻击下，少女的身躯终于轰然倒地，那只节肢状怪物在发出几声难听的惨叫后也渐渐停止了扭动，渐渐化为一滩黄水消失了。

谢娃走近克里斯，两人面面相觑，然后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地上少女的



残躯。

“那是什么东西？丧尸？”谢娃依然惊魂未定，虽然BSAA的人任务就是阻止黑市的B.O.W交易，但她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怪物。

“我从没见过行动这样迅速的丧尸。”克里斯摇了摇头，“从外貌上看，倒有些像肯尼迪报告中曾经提到过的普拉加寄生虫。”

谢娃听说过那份报告书，2004年，直属于美国总统的特工里昂·S·肯尼迪曾执行过一次营救被绑架的总统女儿的任务，在欧洲的一个小镇中，他便遭遇过这种被称为普拉加（LOS PLAGA）的寄生虫。

这种寄生虫不但可以控制自己的宿主，其环境适应能力极为强大，能够在短时间内在几乎任何生命体中创造出能让自身存活的共生环境，当这种能力与第二特征结合后，便可以令它们在不受宿主控制的状态下影响并学习宿主的智能。绑架案的主谋——邪教组织光明教的教主塞德勒利用这种寄生虫令小镇的居民都变成了自己的疯狂信徒，并妄图凭借此来征服世界。虽然他的野心最终在里昂以及神秘第三势力的破坏下毁于一旦，但有证据表明，寄生虫的样本也落入了那股势力手中。如此来看的话，这次的事件恐怕与他们有着一定的关联。

“尽快去会合地点吧，事情的进展有些出乎意料，我担心阿尔法小队现在已经出了什么问题。”

克里斯严肃地说道，谢娃也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的猜测。

可正当两人准备离开房间时，克里斯突然脸色一变，紧急停住了脚步，紧跟其后的谢娃险些撞在他的背上。

“怎么了？”谢娃不解地问道。克里斯没有回答他，而是快步走向刚才那个黑人青年跳出的窗口，躲在窗旁谨慎地观察外界的情况。

这时，谢娃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那种声音听起来十分嘈杂，但正由远而近越来越响。在克里斯的召唤下，她也来到另一侧的窗旁向外望去，这一看，她才终于明白那种响声是来源于什么了。

从窗口可以清楚地看到，先前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成百上千名村民正从四面八方向这边狂奔而来，他们手中几乎都拿着类似于砍刀、农叉、铲子之类的利物，口中还发出阵阵叫骂呼喝声。

“看来似乎没必要思考他们的目标是谁了。”

克里斯苦笑一声，重新给手枪和霰弹枪上好子弹。而后，他将霰弹枪紧紧握在手中，脸上再度恢复了冷静坚毅的神情。

“准备好开始一场大派对吧，谢娃！”

未完待续

附录 生化危机编年史

1960年

●工程师迈克尔·沃伦开始将浣熊市全面电气化。

●亚西福特家族的第15代家主爱德华·亚西福特开始了对于始祖病毒的研究。

1962年

●奥兹威尔·E.斯宾塞出资邀请建筑师乔治·特雷沃在浣熊市郊区开始设计并建造一座大型别墅。

1966年

12月

●奥兹威尔·E.斯宾塞、詹姆斯·马库斯以及爱德华·亚西福特正式确认能够重组生物DNA的始祖病毒。

1967年

11月

●位于浣熊市郊外阿克雷山区的大型别墅建成，同时建成的还有其地下的实验设施。杰西卡·特雷沃和莉莎·特雷沃（乔治·特雷沃的妻女）被注射了不同剂量的始祖病毒，杰西卡被病毒杀死，而莉莎体内的病毒得到了成长，被严密地监控起来。乔治·特雷沃也被选为实验对象，在试图逃脱的最后还是死在了自己设计的房子里。

1968年

●浣熊市开始铺设轻轨，并很快就投入了民用。

●斯宾塞、马库斯与爱德华联合成立了制药公司安布雷拉，以掩盖他们进行生物化学的研究。

7月

●爱德华·亚西福特死于始祖病毒的感染，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亚西福特继承其家业，成为新的家主。

8月

●安布雷拉训练所在马库斯的指挥下修建完成。

1969年

2月

●亚历山大·亚西福特开始在南极建造研究所，他在那里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地下设施，为他的“代号：维罗尼卡”计划而服务。

11月

●安布雷拉南极基地研究所建造完成。

1971年

●“代号：维罗尼卡”计划成功实施，通过人工受精的方式诞生了一对孪生兄妹：阿尔弗雷德和阿蕾茜娅。

1977年

●阿尔伯特·威斯克和威廉·柏肯进入安布雷拉训练所。

1978年

1月

●马库斯成功开发出T病毒。

7月

●安布雷拉训练所被关闭，威斯克和柏肯转到附近的阿克雷研究所继续进行T病毒的研究。马库斯在训练所的地下继续着他的研究。

1981年

7月

●10岁的阿蕾茜娅以首席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并进入安布雷拉公司，柏肯开始关注这位天才少女，视她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1982年

●阿蕾茜娅为自己的父亲亚历山大注射了“T-维罗尼卡”病毒，但实验以失败告终。

1983年

12月

●威斯克通过对T病毒的研究，对斯宾塞真正的目的产生了怀疑。

●阿蕾茜娅为自己注射了“T-维罗尼卡”病

毒，为了防止在父亲身上的病毒实验惨剧发生到自己身上，她开始对自己进行为期15年的低温沉睡。作为掩饰，亚西福特家族对外界的说辞是阿蕾茜娅死于一场实验事故。

1987年

●迈克尔·沃伦成为浣熊市的市长

1988年

●威斯克在斯宾塞的授意下暗杀了马库斯。在柏肯的主导下，T病毒开始用于生化兵器“暴君”的开发。

●安布雷拉开始在欧洲第六实验室进行代号“复仇女神”的研究项目。

1991年

●安布雷拉开始在浣熊市的地下建造一个巨大的研究所。

●斯宾塞批准了威廉的“G病毒”研究计划。

●威斯克调动到安布雷拉的情报部门。

1992年

●安布雷拉向浣熊市提供经济支持，重新规划了市区建设，建造了一所新的医院，而为了表彰迈克尔·沃伦对城市做出的贡献，在市政厅大楼前为他竖立了一座铜像。

1993年

●浣熊市警察局长布莱恩·艾隆斯开始收受安布雷拉的贿赂。

●柏肯前往浣熊市的地下研究所进行G病毒的研究，并开始与艾隆斯进行秘密接触。

●阿尔弗雷德·亚西福特从英国一所大学毕业，成为南极研究所主管，同时他还成为了洛克福德岛的指挥官。

12月

●一个专门用来培训针对生物兵器作战的训练设施建设完成。

1994年

●约翰从芝加哥的实验室来到阿克雷研究所来接替柏肯的职位。

●阿尔弗雷德在洛克福德岛建造了自己的别墅以及监狱。

1996年

●浣熊市警察局成立S.T.A.R.S.小队，并由威斯克担任队长。

●汉克在洛克福德岛上接受军事训练。

1998年

5月

●一个神秘的马库斯克隆体出现在安布雷拉的训练所里。

●阿克雷别墅发生了重大病毒泄漏事件，整个研究设施被毁于一旦。

●丧尸犬的第一个牺牲品——一个20岁女子被肢解的尸体被发现。

6月

●浣熊市的媒体开始报道关于丧尸犬出没的传闻。

7月

●两个小队被指派前往训练所，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毁掉那里的生物兵器。

●阿克雷山区开始不断有人员失踪的报告，警察局派出了S.T.A.R.S.的Bravo小队前去调查。在前往阿克雷山区的途中，Bravo小队的直升机引擎发生故障，迫降至阿克雷山区里。而后Bravo小队的成员之一瑞贝卡发现了位于那里的训练所，并与被陷害的逃犯比利·科恩一同捣毁了那里。

●S.T.A.R.S.的Alpha小队被派去阿克雷山区执行对Bravo小队的搜救工作。

●“别墅事件”发生，Bravo小队的队长恩里克·马里尼识破了威斯克的真正身分，被威斯克杀害。最终，阿克雷别野及其地下研究所被炸毁，S.T.A.R.S.先后派出的两支小队共有5名幸存者，他们分别是：克里斯、吉尔、巴瑞、布拉德以及瑞贝卡。

●威斯克在此次事件之后失踪。

8月

●克里斯在得知了G病毒的存在之后前往欧洲开始对安布雷拉公司进行调查。

9月

●病毒通过老鼠开始在浣熊市内肆虐，人吃人的惨剧不断发生。

●柏肯完成了G病毒的开发。

●丧尸开始袭击浣熊市警察局，警察局很快就被丧尸占领，艾隆斯局长陷入疯狂，市长迈克尔·沃伦顾不上带上自己女儿，慌忙逃离浣熊市。

●安布雷拉的生化危机对策部队（U.B.C.S.）

抵达浣熊市开始搜救行动。

●新任警察里昂来到浣熊市，几乎同时，克里斯的妹妹克莱尔也来到浣熊市。

●安布雷拉在浣熊市空投下了生物兵器“复仇女神T-Type”（追踪者），开始追杀S.T.A.R.S.的幸存者之一吉尔，同时投入市内的还有一种名为“暴君”的生物兵器。

●里昂与克莱尔带着柏肯的女儿雪莉儿逃离了浣熊市。

●美军介入，开始对浣熊市进行军事管制。

●U.B.C.S.的观察员尼古拉·吉诺瓦耶夫向安布雷拉报告了浣熊市的态势，为了毁灭相关证据，尼古拉还将医院炸毁。

●艾克·王与汉克分别拿到了G病毒样本。

●浣熊市地下研究所被自爆装置彻底摧毁。

10月

●美国政府决定使用导弹将浣熊市从地图上抹去，彻底消除病毒的隐患。

12月

●克莱尔前往安布雷拉的巴黎研究所，在那里被俘，送往洛克福德岛的监狱。

●威斯克率自己的部下对洛克福德岛展开了突然袭击，并将T病毒蔓延到整个岛上。

●克莱尔从监狱中逃出，并向里昂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求助，克里斯从里昂那里知道了妹妹的下落。

●吉尔从浣熊市离开前往克里斯的住所，但那时克里斯已经启程去洛克福德岛了。

●阿尔弗雷德·亚西福特离开洛克福特岛，回到南极研究所。

●克里斯在岛上遇到了威斯克。

●阿蕾茜娅·亚西福特从她的低温长眠中苏醒，阿尔弗雷德随后死在她的怀里。

●克莱尔与克里斯先后来到南极研究所，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击败了阿蕾茜娅，在研究所爆炸之际，他们成功地逃离了那里。

2002年

●杰克·克劳撒伪造了自己的死亡事故，加入了威斯克的秘密组织。

2003年

2月

●克里斯与吉尔一同前往安布雷拉位于俄罗斯的高加索研究基地，并成功摧毁了新的生物兵器T-A.L.O.S.。

3月

●安布雷拉败诉，不久后宣告破产。

5月

●全球制药联盟出资成立生化恐怖防御与评估联盟（BSAA），之后BSAA被联合国接管。

●克里斯与吉尔加入BSAA，成为组织创始11人之一。

2004年

●美国总统的女儿阿什莉·格拉汉姆被自称为光明教（Los Illuminados）的神秘组织绑架（绑架者为克劳撒）。里昂受命前往欧洲调查阿什莉失踪的事件。而后，里昂与阿什莉分别被植入了一种名为普拉加（Las Plagas）的远古寄生虫，这种寄生虫能够从人体内部破坏人体结构，甚至控制人的行为，光明教的首领塞德勒企图通过这种寄生虫来达到控制整个世界的目的。最终里昂挫败了塞德勒的阴谋，救回阿什莉并将两人体内的寄生虫清除干净。而通过与克劳撒的战斗以及与艾达的再会，里昂了解到这一系列事件背后是威斯克在操控。

●事件的最后，受雇于威斯克的艾达也从里昂手中夺取了她想得到的——普拉加寄生虫的样品。

2006年

8月

●克里斯与吉尔来到位于北欧某国的斯宾塞私人城堡，但当他们闯入大厅后发现的却是倒在血泊中的斯宾塞，以及亲手杀死他的威斯克。

●为了救下克里斯，吉尔舍身与威斯克一同坠入万丈深渊。

11月

三个月的搜寻没有任何进展后，吉尔被BSAA宣告死亡。

2009年

●克里斯前往位于非洲西部的基居巨自治区，《生化危机5》开始。



角色介绍



艾吉

性格开朗却有点懒散的金发青年，骨子里很热血，只是大多数时候没有表现出来。对任何问题都有一点悲观，行动力很强，剑术方面很有天赋。是人类宇宙开拓计划的第一批成员之一。



蕾米

艾吉的青梅竹马，马尾辫长发少女，性格温和中有些刚强，对于飞船操作有着相当的自信。从小的梦想是能够去星海遨游，也是第一批参与人类宇宙开拓计划的人。



菲斯

身分古怪的绿发少年，相貌清秀性格谦和，言谈之间彬彬有礼。自称是人类以外的存在，相貌和人类区别不大，长有长于人类的耳朵，知道很多宇宙知识和新科技。



利姆露

外表看上去只有七、八岁的小女孩，实际年龄已经十五岁了。拥有天才咒纹能力的少女，利奥姆村长的孙女。性格倔强，经常会说出一些和自己年龄不符的话来。



巴库斯

从行星Enll出发的机械强化人，浑身充满了科技与力量的感觉。为了某种原因而出现在艾吉等人的面前，性格十分冷静，擅长分析，但从不做出结论。拥有隐身等能力。



梅莉克

外形有点像猫的女孩……确实也会变身成猫。应该是外星生命，但来自哪里和真实的身分完全未知。性格活泼开朗，最开始的目的似乎是想要回到故乡。



米莉亚

也是从Enll来的调查员，美丽的长发女性，拥有咒纹力量，浑身上下刻着殷红的纹身，似乎有着化解不开的往事。



艾尔马特

艾尔达星第十三独立机甲部队的队长，身上带着可怕的伤疤，面目阴沉不爱说话，给人一种很强大的感觉。

序 章

任何人都不会忘记2064年的秋季。

那是地球死去的日子。

已经忘记人类是怎样到达那个爆发顶点的细节，因为一切都淹没在灰烬之中。总之起源无非是国家、民族、信念、利益、土地、资源中的种种缘由……最后当这一切争端与分歧走到终点那一刻时，颤抖的手指按在殷红钮键上，绝望的讯号随着光纤和频谱飞快传遍静默守候在角落里的毁灭者们。掩盖和平的闸门被轻轻推开，人类精心收藏的潘多拉之盒在这一刻得以完全释放。

第一道火光冲破了死寂的夜，点燃了野心，也烧尽了希望。当天使的号角在碧空下响彻之际，一个时代伴随着无数生命的逝去开始终结。

是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终结。

以核武制衡的世界被压上了一根决定崩溃的稻草，有人率先使用了核弹对敌国进行攻击，同样拥有核武的国家启动了自动复仇系统。数以万计的核弹如多米诺骨牌一般连锁引爆，目标首选这世界最重要的地段。那一天的人们仰望穹空，碧蓝色的天际划过一道道火光。随后恶魔的火焰和光灼烧了万物，世界陷入绝望。

死寂席卷了视野，空旷的世界里甚至不留啜泣。

尊严、友爱、温情、和平、繁荣……当火光燃起后，一切不再，寂灭在风中。

空荡荡的世界里只余灰烬，断垣残壁静静留守在地表，生命在无声中消逝殆尽，死亡的射线遍布空气之中。决定这世界命运的人们在躲避设施里静静望着屏幕，心中的悔恨和痛苦已无法形容。

这世界终于在毁灭之后迎来重生，只是代价太过惨重。

辐射的灰烬在空中飘荡，劫后的人们只能在地下室里遥望大屏幕，心知那个曾经美丽的世界已然远去，却无能为力。

沉默与悲恸，绝望与恐惧。交织在种种悲恸之中的人民最终还是看见了一丝光芒，站在世界最高点的男人们放弃了争端，和平在毁灭之后重回大地，可惜大地已成焦土。

在那之后，人类似乎幡然醒悟，缔结合约寻找新的生机。地球已无药可救，人类的目光指向遥远星空。浩瀚的银河系内，无数未知的广阔空间等待探索。广袤星辰中，必也有如地球般的栖身之地。带着种种信念，也为了继续生存下去，残存的人类集中政权与科技锐意拓展宇宙航天技术。地下幽闭都市中的人们无可依靠，惟有不断等待新技术的诞生，足以支撑人类向太阳系其他星球进驻。

国际科学技术局就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诞生，经过艰苦卓绝的研究与试验，终于在西元2087年研究出亚空间传送技术，以此技术诞生为基础，超光速长途星际旅行成为可能。以这一年为标志，人类的宇宙时代终于来临，是为宇宙历元年。

亚空间传送技术诞生之后，人类终于放下国与国的分歧，融为地球联邦，倾尽财力和人力建造远行飞船，为寻找最后的希望做出一切努力。完善亚空间技术的同时，外星移民计划也依次展开。被称为SRF计划的大型未知星球探索计划是整个移民计划的第一步。

人类虽然还很稚嫩，却坚定地朝着广阔的银河前进，这一幕在很多年之后被载入史册，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片段。如今的小学生很容易在课本上看到这些内容，很多英雄在银河中闪耀出自己的光辉，很多人在壮阔的旅行中燃烧生命和热情。人类崭新的历史很短暂，却充满了光辉。

我们身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很多记忆都被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那些写着英雄名字的章节，在金属板上熠熠生辉。晴空下的苍松翠柏，许多是为经历过最艰辛年代的人们而种。历经上百年的岁月洗礼，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宇宙时代来临之际，在那些激荡人心的往事中包含着怎样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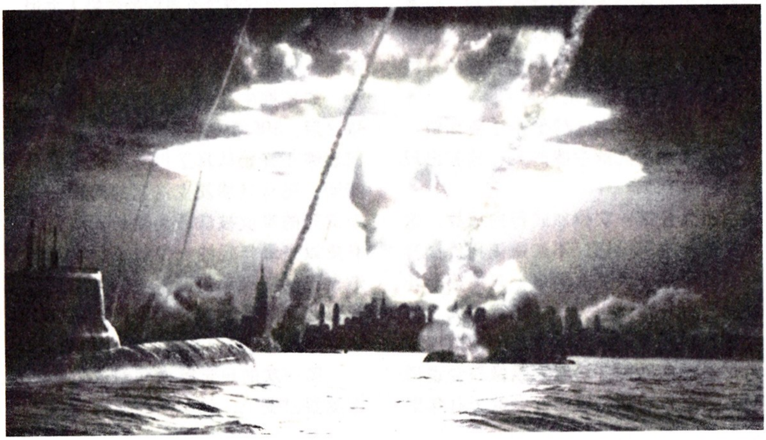
宇宙历182年12月，我奉命前往地球联邦在月球表面的“伤痕”处整理上个时代遗留下来的舰只。这份工作并不轻松，对于热爱历史的我来说却甘之如饴。在浩大的古老飞船阵列中，我发现了一艘奇特的运输舰。这艘飞船外形与开拓型飞船极为相似，内部的装饰却和其他舰船有着很大的区别。翻看电脑内部的文档记录，舰长先生似乎并不是个很喜欢谈论工作的人。不过在文件阵列的最深处，我发现了一样东西。

运输舰长先生留下了一份日记，这份日记由几个部分组成，主要的书写者是舰长和副舰长。其中还包括一些他们朋友的只言片语。从这份日记中，我看到了一个让人惊叹的事实。原来当初我们认为正确的历史背后，有着这样和那样的故事。这些故事被淹没在历史之中，不为人知，却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时的许多秘闻。

这些日记我读了很多天，也参考了许多同时代的文献比较，发现其中的内容与文献记载基本吻合。经过一段时间的慎重考虑，我决定将这些文档公布出来。在这些电子日记里，记载着一些美丽灵魂曾经闪耀过的光辉。虽然历史已远去，我们却不应当忘记那些为开拓银河做出努力的英雄们。无数次孤独冰冷的航行中，我会想起他们，心生温暖。

希望你们也一样。

——银河联邦战史研究员 托尼



艾吉的日记#01

虽然是个重要的日子，可就是紧张不起来，说兴奋倒是有一点。SRF计划筹备了这么多年，终于到了大规模实施的日子，我却悠闲地躺在这里遥望着模拟的星空，真是让人恼火啊……实在是懒得听那陈词滥调的讲演，既然人类要开拓宇宙，索性快一些进行好了。

说起来，许多文献里都提到地球的星空比眼前模拟出来的景色更美丽，可惜的是在最近几十年内，人类依然无法回到那颗属于自己的蔚蓝星球。

想想离那场决定人类命运的战争也有三十多年了，科技的进步果然是超过了想像。不知道旧时代的地球人是怎样想像亚空间传送技术的，反正就算已经习惯了眼前这一切的我们，偶尔也会因为科技而产生不太确定的幻觉感。

在这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日子，我一个人百无聊赖地躺在休息室里，并非我没有因为这样伟大的举动而兴奋。只是同样成长起来的伙伴都成了船长，我实在无颜面对蕾米的目光。逃啊逃的，就躲到这平时最喜欢的地方来了。

可惜的是蕾米比想像中还要敏锐，我没有享受多久的宁静时光，她就出现在我面前了。

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航行的缘故，这也是第一次写日记。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记录今天发生的事，只能简单地说到航行开始为止，一切都算顺利。蕾米的出现是惟一一个小意外，她留着栗色长长的马尾辫，一双眼睛像是会说话一样。这张脸我已经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看得像是长在心里一样，所以她的出现并没有让我惊讶，只是有些淡淡尴尬。

毕竟有些承诺，竟是无法兑现。

“艾吉！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偷懒？还有一会就要启航了，你还不快去准备？”

意气风发的蕾米比我更有活力，更适合开拓，在她面前我总是无计可施。不管怎么说，抬头看了一眼腕上的时间，我知道眼下并非跟青梅竹马斗嘴的最佳时机，只好顺从地爬起来。

没办法啊，蕾米就是这样的性格，做什么事都很认真，比起她来，我还真是散漫……不过现在显然不是争论这个的时候，启航仪式虽然并不算隆重，但总是要参加的。联邦的很多大人物都在场，不过这些事对我来说也不是很重要啦……我的梦想只是去那星辰的海洋里遨游一番，当然我也明白，我们这些开拓者是人类的希望。地球联邦最后的希望都集中在SRF计划上，它关系着全人类的未来。

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真正体验亚空间跳跃技术。这种超光速旅行的实用面积并不大，对于我这个年纪的年轻人来说，心中怀有忐忑也属正常。在科技和广袤的宇宙面前，人的存在极其渺小。

如预期中的一样，经过联邦高层祝福之后，SRF第一舰队出发了。在出发之前我终于开始认真工作，不光是蕾米的唠叨，还有老朋友克洛瓦的问候——这个该死的家伙被认命为舰长，成为联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舰长。唉，我知道自己的郁闷从何而来——想到自己只能以普通船员的身分跟蕾米一起出行，我就越发觉得自己是个可怜的家伙。

第一次的日记就先写到这里吧，马上就要出发了。如果船长看到我并不是

在努力工作而是写这种私人东西的话，恐怕不会有好果子吃……总之出发了，卡鲁纳斯，我们的目标是那些尚未开拓的星域，为了人类最后的希望。

希望一切顺利吧……

雷米的日记#01

艾吉还真是个让人恼火的家伙呐，都要启航了，还在悠哉游哉地看星星。我偏不告诉他传说中的宇宙航行英雄“光速斯蒂夫”船长未能前来参加启航仪式。就让他在大家的议论中继续懊悔好了。

说起来，青梅竹马的艾吉似乎从来都是这样子，无论在体术还是剑术的修炼方面都不算刻苦，成绩在学校里也勉强只能算中上。哪一样都并不是很出众的他如果不是因为某个特殊的原因，恐怕都无法进入SRF计划的第一批成员名单吧？

哎，算了，这些话是没法对艾吉说的，总之他总是让人担心又让人安心，真是个复杂的家伙。即使穿上了SRF的制服，印上了徽章，也改变不了他的本性。不过这样也好，在漫长的探索旅途中有这家伙的，笑声应该很多吧？

第一次航行，也是SRF计划的第一先遣队，我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虽然明知道自己是因为某些原因才入选的，还是很高兴啊……不知道艾吉能不能体会我的心情。此时此刻，我站在走廊的玻璃窗旁遥望远方，壮阔的天幕下仍有一层淡淡的光晕保护着舰队，过一会即将有漂亮的飞船冲破这些束缚，融入茫茫宇宙之中。彼时联邦的基调讲演还在脑海中回荡，也许我们这一代人不会有能够回到地球的机会，但我们肩负重大使命。想到这一切，我的心情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紧张，也不知道艾吉会不会比我还激动。

不管怎么说，终于要开始航行了。我坐在联络官的位置上聆听舰长的指示，艾吉就在我的身边。我们的耳畔传来动力炉燃烧推进器产生的巨大轰鸣声，强烈的震荡让桌椅都随之微微颤抖。眼前的屏幕上显示出无垠星海，伴随着舰长一声令下，人类第一次大规模的亚空间跳跃飞行随即展开。

这种时候，我忍不住会扭头看一看艾吉，他的表情好像也很激动呢。

未知行星开拓计划的第一批飞船共有五艘，克洛瓦是其中一艘的舰长。大概是因为童年好友当上舰长的缘故，艾吉跟克洛瓦通话的时候显得有些别扭，我都看在眼里。艾吉其实有时候也很努力呢，只是没有克洛瓦那么严肃正直罢了。

艾吉和克洛瓦结束通讯没多久，一声警报让所有人的心情都跌回谷底。

“报告舰长，前方出现巨大的陨石群！”

“舰长，亚空间数据异常！”

“舰长……”

随着一声声报告，原本欢乐的旅程一下子变成了紧张和惊慌。我和艾吉操作经验不多，只能协助调整舰船方向。但眼前屏幕上飞来的陨石体积巨大，亚空间内的飞行也难以调整，我们虽然施行了相应对策，依然不可避免地受到陨石群的影响。

“紧急回避！”

“报告，已经实行了紧急回避！”

“强制跳出亚空间虫洞！”

“是！”

虽然大家都很努力地尝试着，亚空间跳跃还是失败了……并不想这样下结论，但因为剧烈震荡而陷入昏迷的我，在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个念头就是如此。在脱离亚空间的瞬间，一枚巨大的陨石朝卡鲁纳斯袭来。我们躲闪不及，只能眼睁睁看着强烈的光芒在眼前绽放，随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大概只有在这种时候，艾吉才会表现出让人信任的一面。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看到的第一样事物就是他熟悉的面容。我的肩膀被艾吉轻轻扶着，即使浑身疼痛欲裂也感觉不是那么明显了。

——看来艾吉的体质，果然比我要好一些呢。

“蕾米，蕾米……你没事吧？”

哈，艾吉就是这样的人，不管在什么时候，用来表达的语言总是非常贫乏。万幸的是飞船上的全体队友们没有一人受伤，只是大部分人都因为剧烈震荡昏迷过去。唤醒大家之后，我们发现自己降落在了一颗从未来过的星球。当大家都苏醒过来调用资料库里的内容核对时，才惊奇地发现这里居然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事实上我并没有想到，这次意外让整个旅程都有了新的变化。一切的一切，都从这里开始……

艾吉的日记#02

啊啊……虽然已经坐在休息室里了，依然觉得浑身发抖，我感觉自己快写不出字来了。今天之内发生的事足以改变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这一切都太难以置信了。

SRF计划真不顺利，一出行就遇到了陨石，听说整个舰队都碰上了同样的麻烦。也不知道克洛瓦那家伙现在怎么样了。想起那个红毛猴子就郁闷，为什么他成为联邦有史以来最年轻舰长而不是我？我真的那么差劲吗？

虽然蕾米没有表现出来，真不愿意看到她失望的脸庞啊——啊，糟糕，又在日记里说起这些了……可千万不要让蕾米看到。其实我要说的是今天飞船失事之后发生的事。

SRF计划三号开拓舰卡鲁纳斯所受的损伤并不严重，只是暂时无法继续飞行。我们不得不留在坠落的星球表面，从仪器测试的结果来看，这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行星艾伊奥斯。从过去太空探测获得的资料里可以看出，这里的环境和地球很像，有大气层也有足够的氧气，星球上的植物类型应该和地球历史上的侏罗纪类似，充满了我们没有见过的孢子植物。因为看上去地面比较适合人类行走，我提议先出去转转，没想到一向谨慎舰长居然答应了。

这里真美啊，我想人类应该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环境了吧？充满了绿色植被的草地，岩石上布满青苔，无数只有在课本和全息图像上才看得到的景象都活生生出现在眼前。这颗星球也有属于自己的太阳，阳光被大气层过滤后斜斜洒落在我们的身上，暖洋洋的感觉比人工取暖更加舒服。空气里带着潮湿的青草味道，我和蕾米并肩逆着阳光尽情漫步，一时间大家仿佛都忘记了刚才的惊险和不愉快。我们分成三组，一组人清理被堵住的路面，一组人开始维修飞船的通讯器材，另外一组人则要对周围环境进行勘测。

显然，我和蕾米就属于最后一组的成员。

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

我和蕾米正在等待抢修队员清理飞船碎片，以探索更远一些的区域。周围的空气潮湿中带着一股淡淡腥气，从这里向远处看去，能看到一望无际的海洋。我和蕾米互相说着无聊的话。

“像是地球的侏罗纪……会有巨大的恐龙出现吗？”

“资料上又没有说会有巨大生物……”

蕾米的话还没说完，一阵让人心生警觉的风声从天而降。我抬头看过去，眼前出现了一只巨大的奇特生物。那东西长着长长的六足和一对触须，背覆漆黑甲壳，额头前有宛如小刀一样的利齿，就好像……好像一只巨大的甲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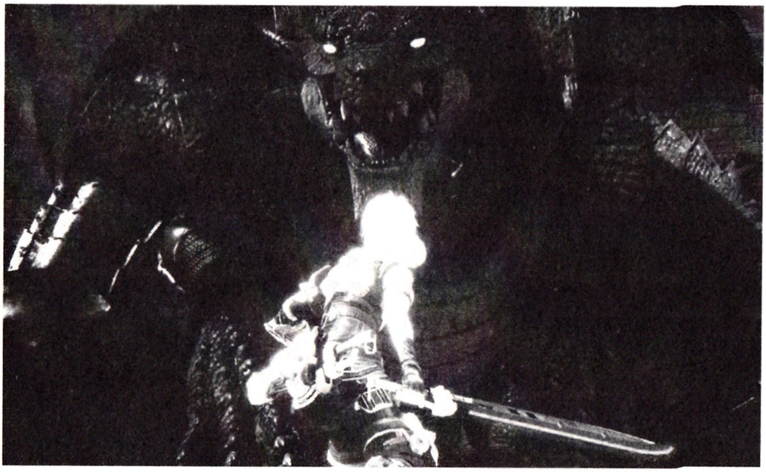
那东西见到我们后，发出一声低沉吼叫猛扑过来，完全不给人反应的时间和余地。舰队的组员大概被这一幕惊呆了，愣了一下才有人掏出武器进行攻击。我拉着蕾米闪开了几乎可以致命的一条前足，锋利的齿刃在地面凿出一道长长的痕迹。

接下来的事就让人觉得格外可怕了，卡鲁纳斯上的便携武器对这些怪物几乎无法造成伤害。就在我惊讶的同时，已经有数名船员被巨虫刺穿身体。几乎所有人都被眼前血腥恐怖的一幕惊呆了。

啊，我要喘一口气缓和一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当时看到蕾米也被一名甲虫逼入角落，我心里只想着“不能让蕾米受伤”，顺手抓起一把用来破坏路障的工业机械刃，一股灼热的力量不知怎么忽然在体内流动起来，我对着那只巨虫的前足就是一剑。

奇迹发生了！我这一剑斩下去，巨虫的前足居然应声而落。看到手中的武器能够带给怪物伤害，我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实战远远比模拟战斗更刺激可怕，却也让人兴奋。从小训练的剑术在这一刻发挥了威力，我迅速将几只巨虫斩杀。虽然已经有医疗兵用最快速度赶过



来给受伤的同伴治疗了，还是有人没撑住。我收起手中的离子切割工具，转身看见蕾米已经逃回到卡鲁纳斯上，心中总算松了一口气。

真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场面乱成一团，我先回来记一段日记，谁也说不好今后会发生什么。

蕾米的日记#02

艾吉是个傻瓜，傻瓜，傻瓜！

虽然写这些话很过分啦，可是不这样的话我真的难以平静。他为什么不顾自己安危一个人跑下去跟那些怪物战斗？难道不知道人家很担心他吗？虽说被艾吉推开让我先逃的那一刻是有些感动啦，但是如果艾吉遭遇不测，人家该怎么办呐？

嗯，牢骚发完了，还是记下到现在为止发生的一切吧。

今天真是让人难过的一天，很多同伴受伤太重死在了这颗未知星球上。只能眼睁睁看着同伴死去的感觉太让人难过了。我也不知道掉了多少眼泪，还好艾吉没事。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艾吉能够打败那些可怕的东西，不过我想可能和我们的那些特点有关。

一想起这件事，心里就更难过了。

经过抢修的通讯系统总算能用了，可惜还是联络不上克洛瓦的亚基拉舰。只有同时跳出亚空间的另外一艘战舰莱米亚号似乎有微弱的讯号，显示跟我们在同一颗星球。

因为SRF计划当中完全没有战斗这个环节，我们的队伍显得软弱无力。船员们看上去信心也不是很足。舰长直接联络了联邦本部，SRF计划的副总指挥态度非常不好，说了些什么“不管牺牲和过程，只要结果”的话，艾吉差点当场和他吵起来。不过随后那个胖胖的家伙又改口说向“他们”求援了，至于这个“他们”到底是谁，基玛德副指挥官也没有详细说明。不过看舰长一脸惊讶和了然的样子，恐怕应该会有不错的支援吧？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的猜想。我们在原地整顿队伍的同时，舰长拜托艾吉去调查莱米亚号讯号源的所在地。虽然我知道艾吉很厉害啦，但是这样让他一个人去真是不放心，所以最后我也带上武器，跟艾吉一起去了。

艾吉真是可恶，还说我会拖累他。不过当我射出第一枚弓箭，击中又一次出现的巨大昆虫之后，这家伙的表情真好笑。用行动说服艾吉之后，我们决定一起顺着讯号的方向朝海滩的尽头慢慢探索，这颗星球上的巨大昆虫真的很多，看来如果人类想要来这里定居，需要做出很多的努力和牺牲。

穿过充满了奇怪生物的山洞，我和艾吉终于来到海边。从这里一眼就能看到毁坏的莱米亚号，半截舰身没入水中，还冒着浓烟。看到这样的场面，我和艾吉都吃了一惊。

在飞船残骸旁的沙滩上，躺着一名幸存的年轻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从服饰上来看应该也是SRF计划中的一员。他身上的伤很重，以我手上的设备完全无法给予他什么治疗，除非我们能把他带回到卡鲁纳斯上去。

“快，快远离这里……危险……”

虽然不太明白这个人到底在说什么，我还是忠实记录下了他所说的一切。最让人吃惊的是，根据这个人的描

述，眼前已经坠毁的莱米亚号是他故意引爆的。

“为什么？”艾吉和我都有这样的疑问。

“那，那东西太危险……我们本以为只是……陨石……”

我和艾吉的疑问还没有得到解释，这位同伴就已经失去了呼吸。看到眼前这一幕，星际旅行所带来的第一次心灵冲击让我们无言以对。身边的艾吉默默站直身体，对这位死去的同伴行了一个军礼。

就在这个时候，空中传来一阵轰鸣。我和艾吉的眼前出现了一道亮光，随着那个声音越来越近，一艘从未见过的飞行器在空中缓缓落下。面对未知的环境，尤其刚刚遭受到巨虫的袭击，我和艾吉条件反射一样举起了自己手中的武器。

那个样子奇怪的飞行器缓缓落在沙滩上，看样子绝对不是地球科技所能制造出来的东西。我们正在疑惑着，飞行器的舱门打开，从其中走出一位相貌秀美的绿发青年，他身材纤细，目光平静中略带一丝羞涩。尽管看到我和艾吉握着武器面对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情绪变化。

“这位……是那艘船上的吗？”

轻轻跳落在沙滩上的绿发青年首先向我们提问，艾吉犹豫了一下点点头。绿发青年立即转身对着那位死去的同伴行了一个军礼，这个简单有力的动作让我和艾吉的紧张情绪缓和了不少——至少眼前这个家伙可以沟通，不刚才像巨虫。

“两位是艾吉先生和蕾米小姐吗？我是受到克拉福特舰长的支援请求，前来接应两位的。”

那位绿发青年主动和我们说起话来，而且言辞之中带着一股说不清楚的平静味道。

我们的谈话没有能够继续下去，一股冰冷的气息在我们背后的不远处缓缓凝结。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眼前的一切还是那么平静，我却知道这次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我感受到了一股从未有过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已经超越了人类所知的范畴。果然一股淡淡的气流在空中慢慢涌起，最终凝成一团雾气，一个硕大的身影在雾气中显现出来！

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不过从外形看跟刚才我们战斗过的那些巨虫有几分相似。面对无法沟通的巨大生物，我们甚至没有机会闪避，就开始了艰难的战斗。艾吉和那位绿发的先生挡在了我的前面，让我觉得有同伴真是不错。那位绿发先生似乎会使用像是传说中魔法一样的力量，最终我们打败了巨大的怪物，那头怪物在空中化成一阵齑粉消失了，只留下一块极小的碎片。

“这是什么东西？”

艾吉总是那么莽撞，居然低头用镊子夹起了怪物留下的淡蓝色碎片。从外形上看，应该是陨石一类的小碎片。刚才那位同伴也说过陨石之类的关键词，虽然摸不着头脑，我和艾吉也知道应该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

“两位，我叫菲斯，就是你们平时所谓的‘外星人’……”那个时候的场面虽然不太适合互相介绍，绿发先生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并告诉了我们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实际上地球人和外星文明的接触从十年前就开始了，我们艾尔达人一直与地球人合作，为你们提供科技支持。”

菲斯很平静地描述着一切，我和艾吉则张大了嘴完全说不出话来。

……我觉得这一天之内我遇到的各种冲击实在太多了啦。就先写到这里吧。

艾吉的日记#03

哈，这是我第一次以舰长的身分写日记吧？真是让人兴奋的变化啊……完全没有预料到，最后事情会变成这样——当我们和菲斯回到卡鲁纳斯所在地的时候，这里已经建成了一处钢铁要塞。据菲斯解释，这是以艾尔达星人的科技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快速兴建技术，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夕阳下的基地被染上了一层美丽的橘红色，我们见到了舰长和艾尔达星的司令官卡更。这位同样有着绿色长发的中年男人也长着尖尖的耳朵，和菲斯一样。菲斯说人类接触外星文明是整个联邦的最高机密，居然就这样让我们知道了，真是让人意外。

卡更司令官很和蔼，和舰长的关系看来也不错。只有在指挥室汇报情况时出现的一名长发艾尔达人给人很强力的压迫感，不过他只是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菲斯认出那是艾尔达星第十三独立机甲部队的人，而且这人很有可能是队长。

话说回来，据说知道外星生命存在并知道人类是在利用艾尔达人技术的只有舰长以上级别的人。看来克洛瓦那家伙也一定知道这些了，平时表现得倒是若无其事，真是可恶。哼哼，现在我也当上舰长了，他恐怕也要因此吃惊一阵子吧？

我正在奇怪为什么只有舰长才能知道的秘密居然会告诉我，克拉福特舰长却宣布了一个吃惊的消息，他要留在这个基地里继续勘测艾伊奥斯的地表，找出解决巨型昆虫的问题，也要给予受伤同僚们足够的治疗。既然有了艾尔达人的科技，这个基地应该会保护大家不受伤害吧？至于已经被艾尔达人修好的卡鲁纳斯号，则要继续前进，探测更多的未知行星。

“艾吉，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舰长说出这样的话之后，我整个人都呆住了。完全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愣在那里完全不知该作何反应。

“卡鲁纳斯已经接受了新的艾尔达技术改造，亚空间跳跃的技术完全超越了地球人。”舰长向着我解释道，“这样就可以进行更稳定的空间跳跃了，不过如今SRF计划因为亚空间传送失败而接近失败，能够依靠的只有你们了……”

虽然内心依然震惊，听到舰长说出希望我们去寻找失踪的亚基拉舰这个任务后，我还是很快恢复了情绪。想起克洛瓦那家伙，虽然一直都很优秀的嘴脸有些可恶，还是挺担心他的。而且如今宇宙的神秘与美丽已经展现给我们一角，怎能让人轻易放弃？答应了舰长的要求之后，我们立即调整卡鲁纳斯，由我、蕾米和菲斯组成新的探索小队，前往亚空间跳跃可能抵达的一切位置。

啊……今天太兴奋了，还是少写一些吧。希望以后的日子能够顺利，希望我这个半吊子的舰长能够称职。

雷米的日记#03

这篇日记并不是在卡鲁纳斯上写的，此时此刻我身在一颗不知名的星球上，这里的一切都和地球非常相似，无论大气成分还是植物。惟一不同的是，这里的文明程度似乎十分低下，从看到的迹象推断，这里的文明程度恐怕不会超过人类西元一千年左右的水准。后来我们在村庄门口被人当成神一样膜拜，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

这里的居民似乎从身高上比人类略矮一些，外貌上倒是也极为相似。我们在村中很快见到了村长阁下，这位头发雪白的老人对我们的语气也十分尊敬。

“抱歉，不能站起来迎接你们，并非我想怠慢诸位……”

这样说着话，老人撩起自己的衣服下摆，露出双腿，立即可见一双已经化成石头的小腿。看到这一幕，我们都震惊了。

“这就是石化病，我们自古流传称为巴卡拉斯病……染病的身体就会慢慢变成石头。”

艾吉暗示我拿出仪器检测，却没有病毒反应。

“恳请诸位从天上来的神明救救我们……”

我和艾吉对视了一下，恐怕是我们从天而降的飞船让这里的人们感觉到了畏惧，把我们当成神明。这种可怕的误会无法解释清楚，我正想说些什么，村长家的门被推开，一名留着漂亮双马尾的少女径直走进来。

“爷爷，利姆露要去寻找治疗石化病的咒纹。”

说话的口气完全没有感情又很轻声，这女孩给人的感觉异常奇妙，在她的眼中仿佛之从来没有过我们的存在一样，甚至连村长的呵斥都不能让她转移注意。

“利姆露太没有礼貌了……”村长对我们说了几句抱歉的话，那名被称为利姆露的女孩却一直低头在地上画着什



么东西，倒是菲斯看出来了，她画的正是古老咒纹的图章。

“这个星球的人也会使用咒纹吗？”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在菲斯的质疑下，利姆露以咒纹力量召唤出了巨大的怪物，把菲斯吓得够呛。

虽然我们觉得这件事跟可移民行星调查没有太大关系，不过听到利姆露打算去寻找治疗石化病的咒纹后，艾吉还是决定跟她一起行动。我提醒艾吉目前卡鲁纳斯在执行SRF的任务，反倒被他找到借口。

“我们现在不是在开拓未开发惑星吗？这里的石化病可能成为移民的阻碍，所以我们必须寻找治疗的方法。”

这样振振有词的艾吉看上去真可爱……嘻嘻。

听说在村子北方有一位治疗咒纹能力很强大的巫女，利姆露大概就是想要去寻找她吧？我们没有耽搁很快就出发了，这颗星球上的环境比艾伊奥斯更寒冷，但更像地球。越过气候寒冷的冰原，我们来到了一处年代久远的城堡。这里不仅有各种奇怪的生物，但最可怕的是内部居然还有人形蜥蜴一样的怪物。这些东西从何而来，为什么会在这里如此猖獗，谁也没有答案。

但我们赶到要塞内中心的时候，发现一切都为时已晚，擅长咒纹的巫女已被怪物杀死，一切都无法挽回。这时利姆露忽然提出另外还有人可能掌握治愈咒纹，因为巫女被杀死的要塞里涂满了那个人的咒纹。为了惟一的希望，我们不得不继续去寻找那位叫露迪亚的女孩，她也许能够带给我们希望。

穿过要塞，再度踏足冰天雪地的世界，我们终于来到了露迪亚居住的村子。这个星球的人本身身材就比普通人矮小，所以即使已经算是成年女性了，露迪亚看起来还是宛如少女一般，只有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成熟味道，让人相信她应该是一位稳重的女子。

“如果要研究治愈巴卡拉斯病的咒纹，就必须拥有病毒的源头样本……”露迪亚这样解释说，“利姆露，如果你想要去的话，我可以给你咒纹石，它可以获取病毒的样本。这样我们就有治愈巴卡拉斯病的可能了。”

虽然看上去其貌不扬，我们还是揣着石头出发了。

“病毒的根源？”

回到利姆露的爷爷那里，我们问起关于病毒源头的问题，这位老人家回忆说，这种病已经绝迹很长时间了，只是最近几个月前有什么巨大的钢铁之翼从天而降，随后大地上就多了许多魔物和奇怪的石化病。

听到这个消息，我和艾吉忧心忡忡地互相看了一眼。飞船坠落容易让人联想到SRF计划的几艘开拓舰。如果是亚基拉号的话……我们不敢继续想下去了，询问了飞船所在的具体位置之后，立即再度动身。

飞燕峡谷后面的群山之中，能看到半截已经坠毁多日飞船身影。不过那并不是我们熟悉的亚基拉号，而是一艘不知哪里的飞船。带着忐忑的心情进入飞船遗迹之后，我们终于知道了这是卡鲁迪亚诺星球的坠毁飞船。知道不是克洛瓦他们的亚基拉号之后，我们心中有一些高兴，可是这种高兴很快被刺激的情绪所占据……这里充满了人形兽身的怪物，犹如教科书上描绘的蜥蜴一样。

“这里发生了什么？”

虽然这样问着大家，谁也没有真正

的答案。最后还是菲斯在主电脑上找到了一段影像，从影像上看，似乎是嘉鲁迪亚诺人变成了蜥蜴形状的怪兽，随后开始互相攻击。这样的惨状让我忍不住扭过头去，等到影像消失之后才跟艾吉他们讨论起这里发生了什么。

从眼前看到的情况来推断，应该是有什么东西影响了卡鲁迪亚诺人，让他们变成了那种可怕的样子。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开始在战舰内部搜索，最终在动力室找到了一块充满神秘感的晶体。

从战舰内部的各种迹象推断，这块晶体大概就是整个星球怪病的根源。利姆露掏出露迪亚给她的咒纹石，想要采取晶体内的样本，却很快失败了。而被咒纹石引动力量的晶体开始剧烈震荡，衍生出一只巨大的怪兽。

在我们合力之下，怪兽被打败了，一道光芒直冲天际。虽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还是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战舰遗迹。

然而一切都晚了。

当我们回到利姆露的家中时，这里的人们都悲恸地聚集在一起。很多人不见了，我想我知道为什么他们会不见。利姆露推开自家的大门，爷爷曾经安坐的轮椅上空荡荡的没有人影。许多石像般的东西伫立在村中，一切都像被狂风吹过一样唏嘘。

我看着艾吉，喉咙哽咽，说不出话来。

“这里的人们……都因为那道光……变成了石头，或者彻底消失了……”

看着悲伤的村民，我们都低下头开始深深自责。如果没有我破坏那个晶体，如果我们不打败那只巨大的怪物，如果……是不是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在这样自责的设问中，露迪亚轻声劝慰我们：“并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们没有彻底消灭这种怪病，它还会继续感染下去，继续让人们受到伤害，继续让人变成怪物……请相信自己，这并不是你们的错……”

话虽然这样说，我还是无法接受这一切。低下头，看着站在自己爷爷墓碑前毫无表情的利姆露，我忽然感觉到自己面对浩瀚时空的渺小。虽然尽力了，却没有改变什么……这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

大家都沉浸在悲伤之中，我写下这样的日记，等待着卡鲁纳斯离开这里的时刻。如艾吉所说，我们要去寻找这种怪病的根源，去嘉鲁迪亚诺人的星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一切答案和真相。

我期待着。

艾吉的日记#04

离开利姆露故乡的时候，天空很阴沉。我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不过之后发生的许多事让我无暇考虑太多，只能粗略地记录。作为一个不太合格的舰长，在经历了莱姆里克星的事件之后，陡然感觉到“责任”这个东西的重量。看着那些因为亲人逝去而悲恸的村民们，我的心情也跟着低落下来。不过据说舰长是不能消沉的，我很快指挥着卡鲁纳斯缓缓升空，融入繁星的海洋之中。

虽然失去了亲人，利姆露在看到天空中闪烁的群星之后还是稍微振奋了一点——说实话，我也分不清这孩子到底什么时候是开心什么时候是悲伤。永远

都是表情淡淡的少女，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以前经历过太多悲伤的事，最后已经不愿意表达感情了吧？

真是让人挠头啊……现在的我怎么会去考虑小孩子的内心世界？我们的目标明明是继续亚空间跳跃，寻找亚基拉号以及调查卡鲁迪亚诺人为何会传染上这种怪病。

虽然并不知道会在前方遇到什么，船上的我们还是坚持使用了亚空间跳跃。眼前的一切突然膨胀，随后化成一片黑暗和寂静，又在长久的寂静之后陡然炸裂，绽放出耀眼光芒。第二次使用这种艾尔达人的技术，让我感慨地球与外星人的科技实力相差的确悬殊。但当卡鲁纳斯从亚空间中跳出的时候，一切似乎都朝着并不那么正常的轨道行进。

一股巨大且无法抗拒的力量把卡鲁纳斯吸了过去，在茫茫太空之中，星球和陨石都不具备这种强大的力量。惟一的可能就是有比卡鲁纳斯还先进的科技设备，使用了能量磁场装置。菲斯打开屏幕，我们看到了让人吃惊的一幕——巨大的钢铁要塞悬浮在空中，哪里有卡鲁迪亚诺星球的影子？从要塞上传来极其强大的吸力，卡鲁纳斯的质量和核心动力都不足以摆脱这一切，我们最终还是被吸了进去。

奇怪的事就在这里开始出现。

在充满了敌意的要塞里，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去关闭动力炉，让能量磁场失效。但这里所接触到的一切都让人心中充满了不安，卡鲁迪亚诺人的残虐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看来已经失去自己星球的卡鲁迪亚诺人大概是想要以武力移民到其他星球，比如莱姆里克。但这奇怪的变异到底是从何而来呢？

“抵抗毫无用处，汝等必将遵从吾等的引导……”

在被传送到一个类似禁闭室的地方之后，某个沙哑的声音似乎终于宣布这要塞还是拥有主人的。眼前的屏幕上出现了蜥蜴外形的卡鲁迪亚诺人，他口气嚣张，似乎想要杀死我们，不过最后这个家伙说了一句很莫名其妙的话。



“你们好像是姆亚人的末裔？”

尽管听不懂对方的话，敌意我们还是能感觉得到。就在我们连咒纹都无法使用的窘迫时刻，墙壁被一道强有力的攻击轰开，一个全身覆盖在机械盔甲中的男子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在要塞里听到了你们的声音，你就是艾吉？经过分析，你的声音跟取样几乎一致。”

“你是谁？”我当然有疑问。

“如果想要知道一切因果，现在说起来实在太麻烦了。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吧，我想要破坏控制室的那东西，你们要不要同行？”

在这一刻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们一行人跟在机械男子后面，冲出了这间禁闭室，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控制室。

“两百多年前，卡鲁迪亚诺人还是没有自己语言的种族。”站在控制室的大屏幕前，全身机械铠甲的男子对我们说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那个时候的卡鲁迪亚诺人何其原始，但是有一个东西指引着他们的进化，文明飞速发展，进化开始变异……最后他们的星球提前崩溃，这些人不得不开始建造巨大的要塞四处寻找新的星球定居，这就是侵略的开始。”

“两百多年？”我和菲斯都不相信这种事，两百年的时间，文明发展速度我们显然都很了解，一个种族不可能从没有语言进化到侵略其他星球。

“这就是我此行的目的。”机械男子低声说道，“我们称引导他们进化的那东西为‘克里格里’。克里格里是一切进化异常之源，我的目的就是破坏克里格里。”

“那你和克洛瓦……”

“啊，我遇到了飞船失事的克洛瓦先生。”自称巴库斯的机械男子回答说，“克洛瓦先生行动也很不冷静，破坏力强大，是个好伙伴。”

“是啊，简直就是艾吉的强化版嘛。”蕾米在旁边揶揄我。

我无话可说。

“现在的首要目标是毁灭克里格里。”巴库斯做出结论，“任务优先，几位愿意跟我同行吗？”

那还有什么犹豫的？我抄起剑就跟在巴库斯的后面，一行人浩浩荡荡杀进了主控室。

这种被称为引导启示的东西和之前我们在行星莱姆里克看到的那东西简直一模一样。想到就是这东西引起了石化病，才让利姆露失去惟一的亲人，我就忍不住愤怒起来。

“破坏掉它吧。”

巴库斯淡淡地对我说，我也认为本该如此。就在此时，卡鲁迪亚诺要塞的司令官带着他的巨大机械武器出现了，我们又一次陷入苦战之中。最后我们拼死获得了胜利，不仅打败了它，甚至连克里格里导致的变异体都被我们击败。

没有料到的是卡鲁迪亚诺人拼了最后一口气居然扔出一枚炸弹，想要跟我们同归于尽。如果不是巴库斯自己抱住炸弹把爆炸控制在小范围里，恐怕我们都要葬身火海了。

整个卡鲁迪亚诺要塞的核心动力大概都来自这块被称为克里格里的陨石体，它消失的直接结果就是要塞即将自动转移。能够让这样巨大的要塞进行空间跳跃，这需要多么发达的科技啊？我低头看了看因为保护我们而受伤的巴库斯，这家伙居然说让我们不用管他，先行离开，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我们几

个人七手八脚抬起巨大的机械身躯，转身就开始逃往卡鲁纳斯。

逃走的过程很顺利，动力炉失效后的能量磁场再也无法束缚卡鲁纳斯，飞船缓缓升空驶离了要塞，在我们的目光关注下，这座巨大的钢铁要塞在空中发出熠熠光辉，消失在茫茫星海之中。

“转移了，带着它的秘密……”

留下了这样的感慨，我们启动卡鲁纳斯，朝着巴库斯所说的卫星城市EnII进发。

我希望在那里遇到克洛瓦，我希望许多问题能够得到解答。

我希望……

蕾米的日记#04

头昏昏沉沉的没有精神，我还是坚持写一下吧。艾吉最近一段时间都没什么干劲，大概短时间内不会写日记了，我觉得自己有必要记录下一切。

一切的开始都是从我们离开卡鲁迪亚诺要塞之后发生，卡鲁纳斯进行了远距离的空间跳跃，却因为卡鲁迪亚诺的时空扭曲影响进入了黑洞。黑洞是宇宙间最神秘的所在，即使现在我们也无法真正理解黑洞的另一面到底是什么，反正卡鲁纳斯是毫无抵抗地被吸进去了。

等到我们再度醒来的时候，大家好像降落在一颗有些熟悉的星球。调用电脑资料和扫描图像，我们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掉落在了地球上。

“这，这里是地球？”

艾吉很吃惊，我也很吃惊……从我的记忆里回想，地球应该是那个插满了黄色警告标志的污浊之地，是那个没有人会在地面上呼吸的恐怖地狱……但现在看来，这里和我们所理解的地球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空气清新天空湛蓝，即使我们身在沙漠之中，放眼一切也如此清新。

怎么会这样？

很快艾吉他们就有答案了，从一座废弃建筑里找到的杂志推断，大家现在所在的年代应该是1957年左右的地球，也就是我们所在时代的一百五十年前。这个发现尽管有些让人吃惊，还是可以接受的……黑洞造成了时空扭曲，我们来到了一百多年前，那么一定要寻找到回家的方法。

我和利姆露留守在卡鲁纳斯上，艾吉和巴库斯他们前往外面调查。没多久这里的军队就包围了卡鲁纳斯，我和利姆露立即切断了一切通讯方式，静静等待军队负责人的出现。我知道这样的飞船对于现在这个年代的人来说是多么珍贵的存在，希望他们不要对卡鲁纳斯动任何手脚。

……再之后的事我就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一个美丽的金发女人穿着军装来到我面前，很有礼貌地跟我们沟通了一下，希望我们能够暂时跟她一起离开。我和利姆露不想伤害地球人，也不想引起争端，就同意了。

然后我就昏迷过去了……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醒来之后我看到艾吉他们和我在一个房间里，我没穿衣服……艾吉这个大笨蛋，所有人都扭过头去了，只有他一个人傻乎乎盯着人家看。我要杀了他！

哼，殴打过艾吉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家伙和我一样被那个金发女人骗了。艾吉这个大笨蛋，那女人说新的能源可以带给这个世界和平与希望，他就

傻傻地把卡鲁纳斯的动力核心部分送给人家研究了。结果那女人真正的目的是要研究反物质武器，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时代正是人类濒临战争边缘的时代，眼看着一切都无法挽回，艾吉开始自责起来。

“反物质能量结晶体对于这些破旧的老式设备来说是个负担，最大的可能是地球因为这东西被消灭掉。”

巴库斯说出这一切的时候口气平静，艾吉则显得要崩溃掉了。反物质能量一旦启动无可挽回，此时此刻的我们应该怎么办？

就在此时，一曲悠扬的笛声响起在门口，我并不认识的中年男人面带悲伤站在门口，看到我们轻声说道：“这一切因我和妻子的错而起，就让我们承担这一切吧……”

从艾吉的口中我才得知，这位科学家模样的中年男子叫克拉斯，也是地球上首屈一指的能源研究专家。在若干年前他们无意间遇到了同样从天空中坠落的女孩梅莉克，这个外表看起来像是猫的女孩也是因为黑洞缘故才来到地球。随着时间的推移，克拉斯渐渐明白了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给军事研究增添砝码，科技无法应用到民间，而不断寻求并不属于自己的科技，最终结果只是失去自我而已。

听到克拉斯的独白，我们都陷入沉默之中。即使在一百五十多年以后，人类在这方面也并无进步，还是仰仗着艾尔达人的科技探索宇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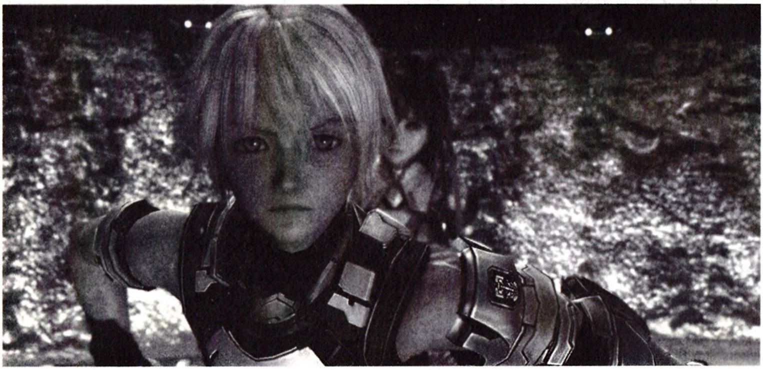
“我来这里不是想要忏悔。”克拉斯扭头看了一眼牢房外面的反物质动力炉，随着能量结晶的不断提升，“你们带梅莉克离开这里，开着你们的飞船离开……”

“为什么？”艾吉这个时候反倒冷静下来。

“我们不能再继续错下去了。”克拉斯摇摇头，“记得，带梅莉克回到她的故乡，虽然我不知道那是哪里……我就留在这里陪伴自己的妻子好了。”

巴库斯很冷静地让艾吉自己决定：“身为一个领导者，你必须考虑全局。”

艾吉好像第一次面对这么多压力，我知道自己的劝说也毫无用处，干脆等待他的决定。值得高兴的是艾吉最后还是选择了带领大家逃离这座基地，虽然我们已经知道地球肯定保不住了，反物



质能量被激发出来完全没有任何抑制的办法……

梅莉克给人感觉虽然是小孩子，对克拉斯还是有很深的感情。虽然最后还是被艾吉感召着跟我们离开了。

我站在飞船窗口，看着满脸憔悴的克拉斯走过去，轻轻抱住自己已经癫狂的妻子。那名曾经欺骗过我们的女人在那里手舞足蹈着，从一百五十年后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人是何等的悲哀可憎，我却怎么也恨不起来。心头只有淡淡的哀伤，贪婪地看着周围的一切，惊慌失措的科研者们，破旧的金属支架，古老的操作台……还有站在操作台前相拥的人们。这一切很快就要消失在我们面前了，也消失在茫茫宇宙之中。在这之后，再也没有地球，也不会有人类存在的痕迹。

“报告舰长，失去了核心动力部分的卡鲁纳斯无法前进！”

菲斯的惊呼声把我拉回到现实中，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仰头看着一脸痛苦的艾吉，我忽然痛恨自己什么都不能做。

“梅莉克这里，有个东西要交给你们哦……”

梅莉克围着菲斯不停地打转，就连平时脾气温和的菲斯都显得有些焦躁，想要推开梅莉克。不太懂得这些人为什么着急的猫女却不依不饶地围在菲斯身边，还把手中的东西交给菲斯看。

菲斯终于被梅莉克打败了，他接过梅莉克手中的项链坠，爆发出一声惊喜的低呼。

“这，这是高浓缩的反物质结晶体！”

“什么？”

“梅莉克应该也是处于不同时空被黑洞吸入这个时代的人。”巴库斯分析说，“也许她存在的时代比我们还晚很多年，是从未来来到这里的，那个时候反物质结晶体已经不是珍贵的东西了。”

现在显然不是解释梅莉克来历的时候，项链坠被装入动力炉，飞船开动全速脱离了地球大气层的束缚。我没想到自己一生中惟一一次没有体验到核辐射的地面行走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结束，随着卡鲁纳斯刺入深邃广袤的宇宙，我背后的地球……消失了。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反物质能量吞噬一切的力量源于它的强大释放。当地球在我们的眼前化为宇宙尘埃的瞬间，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脏似乎停止了跳动。

那只是一瞬间而已，对于我们来说，却仿佛经历漫长的一个世纪。

寻找地球人栖身之所的旅程，就这样扭曲成了间接毁灭地球的结果。不仅是艾吉，所有人都觉得无法接受。

四十六亿年的历史，在我们手中被中断了。

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整个卡鲁纳斯的主控室里都没有人说话。艾吉一个人悔恨的泪水滴落在每个人的心头。

“我们回去吧，已经寻找到坐标了。”打破这个寂静的是巴库斯，这位浑身充满了科技感的大叔声音依旧冷静，“跳跃回到原来的时空里，我们等于回到了原本的宇宙，这一切都可以当作没发生。”

“什么？”我们都惊讶了一下，除了艾吉。

“我们所去的那个地球，时间轴与现在这个地球并不相符。”巴库斯解释道，“根据平行宇宙理论，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里，地球还是安然无恙的。如

果不相信，你们可以现在查找关于地球的资讯。”

查询之下，地球果然安然无恙。大家都很高兴，可是我扭头看到坐在舰长位置上的艾吉，脸色依然低沉。

“无论怎么样，都是我毁了地球……我，我有不可饶恕的错误……”

无法恢复状态的艾吉，动力系统需要维护的卡鲁纳斯，沉重的大家……我们降落在距离亚空间跳跃点最近的行星洛克上。

为了避免麻烦，这一次巴库斯给卡鲁纳斯改装了隐形迷彩，普通人看不到飞船。这颗星球上的文明相当于人类社会十五世纪左右的水平。我们在船上休整了一段时间才登陆星球，我趁着这段时间写下日记，以免让自己像忘记小时候不愉快往事一样忘记这段经历。

我不要再选择遗忘了，站在卡鲁纳斯的舰桥上，我凝望星空，内心之中充满了力量与坚强。

我选择面对。

选择铭记。

希望艾吉也能知道我的心意，希望他尽快振作。

希望一切都能顺利平安……

艾吉的日记#05

我对不起蕾米……

回到船上查阅资料的时候，看到了蕾米留下的日记。真的不知道她曾经为我这样担心过，而我只是表现出一副再也不对任何事感兴趣的冷漠，让蕾米和大家伤透了脑筋。

说真的，我确实很懊悔。为什么那么不冷静，为什么要参与到不属于自己的文明进程中？如果不把反物质能量交给那个疯女人的话，地球就不会毁灭了吧？

即使只是平行空间的地球，我的决定毁灭了地球这个事实也无法改变。

责任和权力……在这些天的航行中，我一直思考着这些问题，却没有找到答案。

行星洛克的文明程度并不高，因为从太空中遥看很像是一块巨型的岩石而得名，这里的人们也拥有传说中的咒纹术。然而就在我们靠近洛克的时候，遭到了不明飞船的袭击。

卡鲁纳斯上没有加载武器防卫系统，我们陷入了完全的被动之中。防御系统因为能量不足只能抵抗几次攻击，而浑身几乎涂满鲜红色的战舰似乎想要穷追猛打。

就在此时，从卡鲁纳斯背后射出一道光束，打中了不明身分的飞船。

让人意外的是，帮助我们的人居然是那个什么第十三独立机甲部队的家伙。在屏幕里看到那张见过一次就无法忘记的脸，我甚至来不及说声感谢，他已经带着部下消失太空之中。

既然动力系统受损，梅莉克带来的能量结晶又无法提供足够的能源输出，我们唯今之计也只有降落在行星洛克上了。

其实一直到这个时候，我的内心依然充满了痛苦和死气沉沉的悲伤。不管同伴们努力做着什么，我都视而不见。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真是让人恼火，除了他们，恐怕也不会有人这样宽容地对待我的错误了吧？

行星洛克的一切我都不太关心，如果不是蕾米和巴库斯的强烈要求，我恐怕也不会跟大家一起行动。在城市的街

道里，我看到了很多人都长得很像梅莉克，也许这就是梅莉克的故乡。但不知道为什么，梅莉克看上去跟这些人又有些不同……那个时候的我，对于这些事果然没有什么耐心，一直垂头丧气到听见一声惊呼为止。

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我听到了一声呼救。几个身穿僧侣服装的男子，似乎正打算劫持一名少女。少女穿着简约的衣服，短卷发流露出一股青春气息，只是……她背上似乎有一对翅膀仿佛随时能够张开，一抖一抖像真的一样。

“救命！”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消沉了多久，反正听到这一声呼救的时候，我的内心忽然就像被什么东西点燃了一样，拔出手中的剑冲了过去。

经过了长时间锤炼的我们，在剑术上仍算有一些自信。几个貌似某种宗教使者的家伙很快被我赶走了，那名身负羽翼的少女用轻柔的声音向我道谢，但这一切并没有让我的情绪恢复。

“艾吉？”听到蕾米她们介绍我的名字，这名自称莎拉的少女轻声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艾吉呢……哦对了，是神殿里的雕像，跟艾吉很像呢。”

“神殿？”

“巴特神殿。”莎拉这样说，于是我们的好奇心都被吸引过去了。

蕾米这个时候站了出来，代替已经不太想说话的我指挥大家去寻找穿越沙漠的方法。这个星球的人们似乎依靠一种叫巴尼兔的东西进行长途旅行，我们在野外远远的见过这种生物，毛茸茸的身体看起来好像地球古时候的兔子。据说居住在野外的游牧民们知道如何驾驭它们。

依照莎拉提供的消息我们来到了野外的游牧部落门口，一位银发黑衣的少女接待了我们。在我们这一行人当中，菲斯算是最正常的一个了，因此由他出面跟少女交涉关于学习捕捉巴尼兔的事项。虽然我很没精神，还是看得出菲斯对这位不知名的银发少女有着相当程度的好感，当那位少女使用召唤术唤出巴尼兔的时候，菲斯稍微激动了一下。

“这件披风送给你。”少女很热心，不仅教给我们驯化巴尼兔的方法，还送给菲斯一件纯黑镶金的披风。菲斯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不过还是穿上了。

“一点都不适合你。”

利姆露毫不客气地评价。

就在一切顺利的时候，蕾米忽然病倒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蕾米的一只手已经变成了石头。虽然来到洛克之后有过几次体力不支的情况，我因为意志消沉也没有注意。如今看到蕾米也染上了石化病，我忽然感觉到自己似乎真的从来没有让蕾米安心过。

这种时候，我只能求助于博学的巴库斯。

“这不是我们之前看到的那种石化病。”巴库斯低声说道，“蕾米小姐身上的石化病大概是洛克行星特有的石化病，进展缓慢但潜伏期很短。”

“莎拉知道有一个地方可能有特效药哦。”声音轻柔的莎拉让我感觉到了一丝希望，“阿斯多拉尔王城就有特效药，我可以带你们去。”

我看着昏迷过去的蕾米，心中愧疚已经无法用语言形容。

“对不起，让你担心了……我一直都让你担心着。这一次我一定会带回解药，一定……”

发下这样的誓言，我们乘船来到阿斯多拉尔。国王陛下很亲切，而且也并不打算收取任何代价，我们只需要在客厅里等待特效药调配完毕即可。

站在王城二楼的阳台上，我目光顺着庭院向远处望去，忽然一股危险的气息从远处袭来。我将身体躲进阴影里，从栏杆缝隙中看到一名光头纹身男子匆匆跑过，本想喊住这人，想到自己之前似乎因为多事惹下许多麻烦，还是放弃了。

几分钟后，我开始后悔自己这一举动。

王城的药品库被盗，石化病特效药的原料被盗走很多，犯人是一个被称为黑鹫的佣兵。黑鹫身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巨大的秃鹫纹身……当我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简直惊呆了，这不就是我刚才看到的那家伙么？

“我们一定把黑鹫抓回来。”望着国王陛下，我做出这样的承诺。正是因为我的过错，才让蕾米饱受病痛的煎熬，我要补偿自己的过错。

听说黑鹫这家伙很喜欢出没在斗技场附近，我干脆去斗技场发起了对他的挑战。这一次毫无悬念地我战胜了他，同时也帮助国王陛下解决了一直以来有人暗中阻挠石化病特效药配制的问题。骑士团长把我称为英雄，我觉得受之有愧。想到蕾米终于有救了，这让我心中感到稍微安慰了一些。

惟一让人不安的是，黑鹫说他并非想要阻挠石化病的治疗，只是有人花钱雇佣他这么做。想到那幕后黑手，我心中升起一丝阴霾。

蕾米身上的病因为石化病的特效药很快好了起来，可这样迅速痊愈并不符合石化病的特点。看到大家都很疑惑，蕾米说出了让人震惊的事实。

“其实我和艾吉，还有克洛瓦……都不是普通的人类，是经过基因改造出来的特殊人类……”

原来在地球无法生存任何生物之后，人类的科学家决定创造超人类，以适应各种严酷的环境。在这样的计划中，诞生了三个人，就是我们。我们的身体有着普通人没有的适应能力，即使全世界毁灭了，也会留下我们三人。蕾米的身体是那种能够适应各种病症的体质，因此饮下特效药立刻就能发挥作用。

“艾吉你听到这些不会生气吧？”

“不，只是吃惊罢了。”我看着疲惫的蕾米，心中有说不出的痛惜。经常痛恨自己不知道如何表达，只是让人一味的担心。尽力安慰了蕾米几句，她睡着后我就轻轻离开了旅店的房间。

独自一人坐在星空下，我还没来得及发出什么感慨，几个流氓一样的家伙就围住了我，想要打劫我手中的这把剑。

我正在犹豫要不要动手，一名有着红色长发的女子出现在我面前，手持法杖击退了这几个家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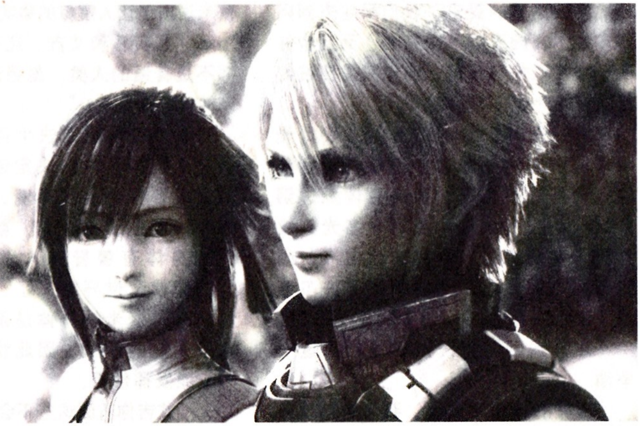
“我要寻找的人，似乎跟你们有些关系呐。”

“您要寻找谁？”我问这位红发女子。

“克洛瓦！”自称叫米莉亚的女子高声说道，“他杀死了我最爱的人，他夺走了我的幸福！”

“不，这一定是误会！”我高声反驳道，“克洛瓦绝对不是那种人！”

米莉亚没有跟我争论，默默离开了，我想这件事应该还没有结束。趁着星光和月色，我回到卡鲁纳斯记录下最



近发生的一切。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这种充满了未知的生活中，我似乎应该重新振作起来。

雷米的日记#05

多亏大家的奔波，还有艾吉的努力，我的身体终于恢复了。当我从清晨醒来之后，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居然是莎拉被人绑架了。完全没有任何线索的我们，此时此刻只能寄望于莎拉所说的那位伊丽娜女士。据说她拥有超强的预言能力，恐怕也会知道莎拉被谁劫持走了吧？

“伊丽娜？我在书上看到过哦，据说是一位常受人尊敬的圣女。”梅莉克听到这个名字有些兴奋，“我们要去见伊丽娜？”

事实和传说其实有些差距……当梅莉克见到伊丽娜的时候，对方表现出来的那种气场将她完全打败了。

“你们几个，愣着干什么？”

这，这完全就是一个拥有强大魄力的大姐姐嘛……

绿色长发的女子身材颀长，面容中带着些许冷漠，目光锐利，仿佛能随时把我们都穿透一样。在伊丽娜藏身的秘密小屋里，她说出了自己之前的预言。

“我一直在等候你们。你们是挽救莎拉、阻止魔王复活的惟一人选。你们是从星之海洋另一边来的人，是预言中的救世主。”

“至于莎拉，她是现存的惟一一位圣翼子嗣，也是让魔王复活的关键祭品。”

“我们必须去救莎拉。”菲斯这样主张。

“我们能改变什么呢？”艾吉这个时候还是不太想要参与到其他星球的历史上来，“阿斯莫特斯魔王，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星球的繁荣，星球的衰落，星球的命运，难道不是属于星球自己吗？”

艾吉和菲斯首次因为分歧而激烈地争吵，我们都无法参与到其中去。两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又无法分辨谁

是正确的谁错了。

“你们的争论是你们的事。”伊丽娜忽然对艾吉说，“我不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也不想知道哦，不过我知道你一定是个傻瓜。”

“啊？”

正在跟菲斯争论得面红耳赤的艾吉愣了一下，大家也愣住了。

“所谓命运，所谓自己的命运，你觉得是它们主动选择的结果吗？繁荣还是毁灭，生存还是死亡，你觉得如果能自主选择，星球也好这里的人们也好，会去选择坏的命运吗？”

“连对命运的抗争都放弃了，还说什么改变？你不过是一群人当中的一员罢了，如果停止了努力，也许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了。”

艾吉被训斥得一愣一愣：“这也是预言？”

“不，这只是建议罢了。”伊丽娜轻松地说。

我们在离开伊丽娜之家后遇到了一位红发的美丽女性，从她的外貌来看应该是另外一个种族，她自称叫米莉亚。艾吉看上去好像认识这位米莉亚女士，两人说了几句关于克洛瓦的话。米莉亚似乎也是要来阻止魔王复活的人，她和巴库斯来自同一个地方。虽然嘴里说要杀死克洛瓦为自己的丈夫报仇，艾吉还是让她跟我们同行了。我想艾吉可能是想告诉米莉亚一个真实的克洛瓦吧？我也不相信克洛瓦会随便杀人。

我们在巴特神殿的深处找到了之前失踪的游牧民的衣服，其中一件赫然是那个曾经教我们如何捕捉巴尼兔的银发女孩所穿。菲斯看到这一幕顿时变得焦躁起来，想要追问女孩的下落，这些邪教教徒们却毫不犹豫地喝下自杀的药水，化成一摊毒脓消失在我们面前。

为了寻找莎拉和游牧民女孩，我们继续深入到了巴特神殿的最深处。在这座看似神圣的神殿深处，邪教徒正打算利用莎拉来祭祀传说中的魔王。经过艰苦的作战，我们打败了从地狱中召唤出来的怪物，救下了莎拉。

重逢的大家充满了喜悦，艾吉也因此变得不再迷惘。但大家谁都没有注意到，站在某个高台上的菲斯似乎盯着某样东西出神了很久。我偶然看到了菲斯的侧面，那时他的脸色白得吓人。

无论如何，接下来我们必须离开洛克了。回到艾伊奥斯是总部发给我们的命令，似乎那里的部队断绝了与其他舰队的联系。

哎，其实我想说的是莎拉好像混上了飞船……在回程途中，我们已经启动空间跳跃的时候，她就站在驾驶室里向大家挥手。根据莎拉的说法，这是命运的安排……嘻嘻，看来艾吉这一次很坦诚地接受了命运。

艾吉的日记#06

虽然我想说能够重逢克洛瓦真是让人开心的一件事，可好多事真的让人无法开心起来。

之前本想去EnII探索一番，结果因为总部的要求回到了艾伊奥斯。按照原来的航路降落在基地周围，我们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整个基地一片狼藉，建筑物全部被炮火掀翻，物资散落在地面，经过高温打磨的金属地面露出一种浓烟熏透的焦黑色，甚至还有一两具尸体的残骸……

“这里怎么了……”

“看，艾尔达的巡逻舰。”

顺着蕾米的手指方向，我看到海面上漂浮着半截被摧毁的飞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惨烈的状况，想起舰长他们，我的内心有些绝望。

“我们应该立即搜索周围。”

“没有意义的。”米莉亚提出反对意见，“看样子已经不会有什么活口了，最重要的是敌人会不会也攻击我们。”

“周围没有生命反应。”巴库斯用探测仪器扫描了一番，“这里的虫族不会有这样的破坏力，一定是有武装能力的敌人干的。”

就在我们议论纷纷的时候，天空中飞过一艘飞船。这艘飞船如此的眼熟，以至于我立即想起它和在宇宙间袭击过我们的那艘飞船有多么相似。暗红色的舰身上有SRF计划的标志，但巴库斯说飞船内部的动力装置比我们的科技还要先进许多年。米莉亚则有些不确定地说这可能就是她正在调查的身分不明破坏集团，它们都开着这种幽灵一样的飞船。

“它们在南海岸附近着陆了，我们去看看。”

这一次没有人反对，我们穿过长长的虫洞，来到飞船停靠的位置上。

忽然从四面八方涌来无数的敌人，这些敌人身穿SRF战斗服，手持机枪，却完全看不清面目。巴库斯一边战斗一边低声说道：“它们……好像是某种元素制造出来的战斗兵器。”

战斗持续了很久，敌人多得像潮水一样，我们正在酣战之际，对面停靠在海面上的飞船仿佛要对我们开火，此时我们的血肉之躯完全没有办法抵抗。

克洛瓦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从天而降的一道光芒刺破了阴沉的幽灵军队，手持巨型火炮的克洛瓦和那位第十三独立机甲部队的队长出现在空中。一道道火光落下，炸开了敌人的军队，也打退了幽灵战舰。我看到老朋友的一瞬间，心中充满了感动。这世界上只有我们三个人是一样的，因此我们从小到大才都如此孤单，才会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有了克洛瓦和艾尔马特的加入，战斗变得轻松起来。尽管敌人众多，我们依然将他们彻底消灭干净。除了那艘被打得破损严重的飞船成功逃逸。

还来不及述说分别之后的情况，米莉亚的一声怒吼把我们拉回到现实中来。我一拍脑袋才想起这位姐姐跟克洛瓦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米莉亚一直强调她的丈夫是被克洛瓦所杀，我也希望好朋友能给大家一个圆满的解释。

对于米莉亚的指责，克洛瓦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掏出一个录音器，播放了一段留言。

录音很短，我们都听懂了其中的意思。听完这段录音，米莉亚高举的法杖已经垂落下来。似乎永远比我们都成熟的红发女子低下头，啜泣声渐起。

“我当时正路过那艘太空船……”克洛瓦低着头，因为回忆到了不愉快的经历声音也有些低沉，“卢西奥把这个东西交给我，我却没能救走他……他希望你好好活下去，而不是像这样活在仇恨里。”

“当时我刚刚经历了亚空间跳跃的事故，没有做出最佳反应，卢西奥的死跟我也有关系……”克洛瓦坦诚地看着米莉亚，“如果你因此怨恨我，我也不会有任何怨言。”

米莉亚的哭泣没有持续很久，可能

是因为已经沉浸在悲伤中太久的缘故。当红发女子再度抬起头的时候，她的面容中带着从未有过的坚定。

“我知道了……我会好好活下去……”

袭击卢西奥的也是那些幽灵军团，这些家伙来自哪里，到底是什么，居然没有人知道。似乎一切答案都在Enll上。

“我只知道这东西叫克里格里……是一种能让周围物质异常进化的存在，它甚至会自己学习周围的知识，进行无限的复制和模仿。我们看到的那些幽灵军团很有可能就是克里格里复制出的东西。”克洛瓦看了一眼巴库斯，说出自己分析的结果，“所以我们现在依然以破坏克里格里为最优先任务。”

一时间大家都陷入沉默之中。菲斯看到同为艾尔达人的艾尔马特，有些激动地质问艾尔达军队为何没有任何作为，艾尔马特的回答却让所有人更加陷入震惊之中。

“艾尔达的军队……已经接近不存在了……”

“什么？”

“艾尔达所在星系的太阳发生了异常进化，提前了一百多年毁灭。我们的故乡已经不存在了。因为那些幽灵军队的存在。”艾尔马特低声说道，“如今我们的移民舰队集中在艾伊奥斯星上空，等待这里的克里格里被扫荡干净。”

菲斯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就摆在面前，我们别无选择。此时天空中传来讯号，又有幽灵军团袭击移民舰队。克洛瓦决定前往增援舰队，而艾尔马特则留下和我们一起破坏克里格里。

“我，我也想去帮助自己的同胞。”

菲斯忽然激动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大家都愣住了。一直以来大家都相处在一起，像是一家人一样生活，忽然有一个人想要离去，谁都不会觉得开心。

“真的么？”

我看着菲斯的眼睛，想要确定他内心的想法。

“是的，我希望也尽自己的一份力。”

菲斯的眼睛里充满了期待和勇气，让我相信他对此已经做好准备。虽然我们不知道战乱之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还是希望幸运始终陪伴在朋友的身边。

“好，你要保重自己。”

互相挥手分别，大家都有些依依不舍。但此时时间紧迫，我们也没有更多的选择。目送菲斯乘坐艾尔马特的飞船升空后，我们转身进入洞穴，开始了破坏克里格里的工作。

“如果成功了，一定要去Enll。”克洛瓦临行前嘱咐我，“拯救这个宇宙，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真是一次匆匆而过的重逢。我还来不急跟克洛瓦说些叙旧的话，大家又开始了新的忙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命运的安排，但我现在开始想要自己创造命运了。

蕾米的日记#06

不知不觉开始用写报告的软件写起日记来……之前曾经很头疼地想着要怎样报告艾伊奥斯基地全部毁灭，舰长等人可能战死的情况，随后卡鲁纳斯就遭到了敌人的攻击。从屏幕上看过去，居然又是幽灵军团。那些流动着暗红色光芒的舰船发出一束束死亡

的光线，好像随时要毁灭卡鲁纳斯一样，实在太可怕了！

因为完全没有武器系统，我们只能拼命躲闪，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背后又一次有人拯救了我们。从大屏幕上传来的影像可以看到一张熟悉的脸，那个男人不正是我们SRF计划开始出发时人称光速斯蒂夫的肯尼司令吗？

“诸位，你们辛苦了。”

面容平静的斯蒂夫舰长没有跟我们客套，而是告诉了我们一个可怕的事情。

SRF计划必须中止！

“为什么？”艾吉永远是那样心直口快，“为什么要半途而废？”

斯蒂夫舰长叹了口气：“你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技术大部分都来自艾尔达么？之前艾尔达被幽灵军团攻击，那些战舰上有SRF计划的标志。这个标志让后来逃生的艾尔达人误会，他们认为毁灭艾尔达星的是我们地球人。”

“啊……”艾吉似乎听傻了。

“联邦现在必须仰仗艾尔达人的科技，为了不让艾尔达人继续愤怒下去，为了继续获得更好的科技……”斯蒂夫舰长无奈地摇头，“上层决定撤销SRF计划，他们觉得现阶段对于人类来说，更重要的是科技和艾尔达人的援助，不是SRF计划。”

“因此，必须收回卡鲁纳斯，进行销毁，毁灭一切SRF计划有关的存在。”

面对人类最初开拓宇宙的英雄，我和艾吉都显得不知所措。地球联邦的决定显然为了适应这个宇宙时代而做出的选择，当然也有巩固其政权的目的存在。可是我们之前所做的那些计划，那些牺牲，真的就这样完了么？

“不……”

我很惊讶这样的声音从艾吉的口中传出，又觉得有些欣慰。也许在这一刻，我们所想的都是一样的念头。看着屏幕那端微微错愕的面容，艾吉的声音渐渐平静下来，而我们望着艾吉的目光则充满了信任。

“虽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们希望追寻到事实的真相。这不仅仅是SRF计划，甚至可能包括整个宇宙的未来。”

“肯尼司令，虽然我知道这样说很无礼，但我真的不能同意联邦的安排。我们必须前往EnII，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大屏幕上的舰长看着这边我们的态度，不知为何还松了口气。

“你们明白这么做会遭到怎样的对待吗？”

“我很清楚。”艾吉用他可能是最冷静的声音说，“联邦会视我们为叛徒，不再保护我们，我们将在宇宙中没有容身之地。”

“即使这样，你还是决定去做么？”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我觉得这就是我需要去做的。”艾吉回头看了看我们，大声说道，“我会继续去追寻真相。”

“那就去做你们想做的吧，我今天没见过你们，也不知道还有什么SRF计划的开拓舰没被摧毁。”

斯蒂夫舰长的话让我们感到意外，原来他也是反对撤销SRF计划的人，只是迫于上层压力无法改变罢了。在得到船长的暗示之后，我们立即进行了空间跳跃，直奔EnII而去。

呼……就这样背叛了地球联邦，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到有些怅然若失呢？

传送很快完成了，眼前却空荡荡的

没有任何东西。艾吉正想问巴库斯是不是搞错了，机械身躯的大叔却告诉我EnII的人正在观察我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眼前空无一物的星空里渐渐闪烁出光芒。一个四角星形状的卫星城市慢慢浮现在我们眼前。被这一幕惊呆了的大家看着EnII的全貌出现在眼前，感受着这个宇宙中最高科技的城市带给我的震撼。

“这里就是EnII，我的故乡，战士们共同守护的地方。”

巴库斯的介绍并没有让我冲淡心中的疑惑，在对方传来一个声音引导卡鲁纳斯进入空港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前往这里的主控室，寻找巴库斯口中称为Ex的存在。

站在主控室里的是一名外星少年——从外表上来看，他的确很年轻。但看到米莉亚和巴库斯对他的尊敬态度，我知道眼前的人身分一定非同小可。互相介绍之后，这位叫做吉奥特的指挥官开始为我们解释为什么宇宙中会出现幽灵军团和克里格里这些奇怪的东西。

终于到了揭开秘密的一刻，我的心中不知为何竟然没有一丝紧张。经历了许多生死和困惑之后，站在EnII的主控室里，我只想知道如何阻止这一切，再也没有了恐惧和不安。大概是因为一路上跟朋友们在一起吧，这种感觉很温暖，很……安心。

巨大的屏幕缓缓张开了双眼，Ex原来是一台超级人工智能的电脑，它所说的话都是经过反复甄选的结果，内容包括我们所有想要知道的问题答案。

“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另一个想要建立新宇宙的空间。克里格里是那个宇宙释放出来，加速这个宇宙进化的存在。它们没有生命，却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知道如何毁灭这个宇宙，当这个宇宙被毁灭之际，世界上将不再有个体和整体之分。我们把那个进化行为叫做MP，也就是毁灭程序……”

“MP释放出克里格里，让这个宇宙加速走向终点。”

虽然不太明白Ex所说的全部内容，我总算明白了幽灵军团的源头。原来克里格里和幽灵军团都不过是加速这个宇宙毁灭的手段罢了，真正的核心内容是如何切断这个宇宙里克里格里与MP毁灭程序之间的联系。失去了联系的克里格里就无法再让周围的生物产生异常进化，宇宙也将趋于平静。

就在我们要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警报声想起。幽灵军团和克里格里似乎开始入侵EnII。

“这是命运的安排……”Ex的声音听起来居然有些苍老。

艾吉立即大声反驳道：“宇宙并没有什么命运，命运都是个体积累出来的结果，是要由自己双手开创的东西！”

听到艾吉的宣言，Ex笑了。吉奥特吃惊地表示，这是他无数年来第一次听到Ex的笑声。在笑声中，我们奔向EnII的圣域，去抵御克里格里的入侵。

圣域里，克里格里想要控制大家的精神，我凝神抵抗住了对方的精神控制，一箭击破了它对大家的操控。就和以前的几次一样，我们又打败了克里格里，打败了想要毁灭一切的力量。

经过艰苦的战斗，EnII换回了暂时的宁静。我们留在酒店里休息，艾吉和我聊着小时候的事情。这个时候没有人在周围，能靠着艾吉的肩膀轻轻说着话，想着要保护的重要的人……

举头凝望星空，想到如今我们已经

置身星空之下，不知这个宇宙还有多少个安宁的夜晚可以度过。我愿意用自己的一切来守护这世界，用剩下的时间跟艾吉一起度过，我想要告诉他自己的心意。

从现在开始，从下一秒钟开始。

艾吉的日记#07

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记日记了吧？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能写下新的日记，未来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我们只能选择坦然面对。即使心中充满了悲伤，接下里的每一步也要努力迈出。

Enll的战士都聚集在Ex的主控大厅里，这些人看到我们进入大厅纷纷起立鼓掌。这样的场面真让人有些羞愧啊。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只是打败克里格里的衍生体而已。而这些战士，他们已经为抗争宇宙的异常进化坚持了多年。

“新的计划就在这里。”

吉奥特为我们解释Ex拟定的新作战计划。经过解释我才知道，原来整个宇宙中遍布的克里格里都是经过一种黑暗存在连接着MP的毁灭程序。这种黑暗存在被称为黑暗巴洛克。神秘天体黑暗巴洛克在这个宇宙中只有惟一的一个。

最让人担心的是，如今黑暗巴洛克已经朝着地球飞速驶去。我们的故乡虽然残破不堪，但我仍不愿它忍受这种黑暗力量的侵蚀。当Ex的画面上显示出黑暗巴洛克表面状况时，我彻底惊呆了。

“这……这不是卡鲁迪亚诺的要塞么？”

“没错。”巴库斯低声解释说，“卡鲁迪亚诺行星覆灭之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个黑暗巴洛克。如今我们在黑暗巴洛克中央察觉到有生命体的迹象，想要了解真相，就必须进入其中。”

既然没有别的办法，看来只能继续向前了。整个Enll都被动员起来，能够出动的战斗员全部出席，卡鲁纳斯也被装上了新的武器系统。我和蕾米站在熟悉的卡鲁纳斯身边，看着开拓舰被改造成武装舰，心中颇不是滋味。如今前途茫茫，我们只能迎面而上。

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壮大的一次战斗了。无数的战舰升空，融入浩瀚星海之中。这些战舰组成了一道防线，停靠在太阳系外。

在我们的背后，是故乡。在我们的面前，是敌人。

这一刻我心中的热血翻腾，这一刻我们的心情无比凝重。

缓缓的，黑暗巴洛克靠近了。萦绕在巨大黑色天体周围的，是无数幽灵战舰。这些没有生命却拥有强烈杀戮意识的敌人朝着我们扑面而来，战斗就此展开！

没有任何的言语接触，炮火从一开始就在星空中交织成一道切割生命的网。随着坠落和死亡，无数碎片飞溅在太空中。Enll的战斗飞船性能大不如敌人，战局渐渐处于下风。

就在这时，地球人和艾尔达人组成的援军也赶到了。面对太阳系的存亡，面对地球的生死时刻，没有人愿意坐以待毙。斯蒂夫舰长和艾尔达的领袖卡更司令都带着舰队赶来了。我方实力大增。

随着更多的幽灵战舰被击落，炮火渐渐稀松下来，我正想指挥卡鲁纳斯继续前进，一股巨大的能量从黑暗巴洛克中央升腾而出。

那是怎样可怕的场面啊……巨大的光焰组成了一道扭曲的能量柱，随着不断变形，一头宛如巨龙般的怪物出现在战场中央。巨龙的身体下方就是黑暗巴洛克，巨龙的头颅高高昂起，对准舰队喷出无可抵挡的能量弹。

只是两发能量弹而已，我方已经损失了百分之四十的战舰。就在这个时候，一艘伤痕累累的战舰横空出现在我们面前，朝着黑暗巨龙飞驰而去。

“克洛瓦！”

看到熟悉的亚基拉舰，我惊呼一声。却无法阻止好友的意志，只是淡淡地说出菲斯可能已经战死，克洛瓦朝着巨龙继续前进。

“艾吉，我有一个好办法……你们都待在原地不动，看我怎么对付他。”

该死！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克洛瓦的想法，看着他一脸坚决，我知道他已经做出了舍弃生命的决定。可还来不及劝说，他已经突进到了黑暗巨龙的正下方。

“我制造一个黑洞，这里的能量就都将被卷入……”克洛瓦最后朝我笑了笑，那样子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剩下的事就交给你了……艾吉。”

“克洛瓦！不！”

不管我怎样呼喊，怎样拼命吼叫，切断了联络的克洛瓦都没有回答。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黑洞在巨龙的下方升起，吸入了所有的能量，也吸入了亚基拉舰……那一刻我感觉时空像是凝固了一样，心也随之碎成无数片。

大家都惊呆了，再也没有人说话。战火纷飞的太空中，我们安静地看着眼前的光芒绚烂炸裂，看着暗黑巨龙被能量吞没，看着黑暗巴洛克露出本来的面目。一颗已经失去任何生命的星球，在淡淡的能量充斥下停止了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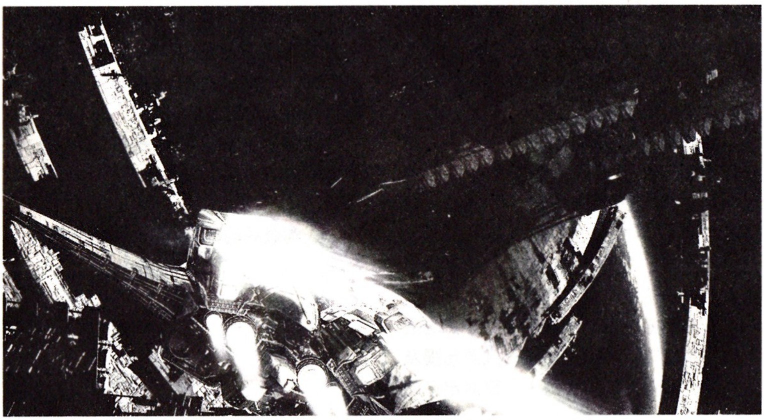
我低头轻轻拍了一下指挥席。

“卡鲁纳斯，全速前进！”

就让我带着你的荣誉，带着你的骄傲，带着你的守望和寄托，继续向前吧，克洛瓦！

卡鲁纳斯的尾翼甩出一道光辉，笔直切入黑暗巴洛克之中。

我紧紧拉着蕾米的手，身体里充满了力量和信赖。



尾声：托尼的日记

接下来的日记，我没有公开。并非我找不到日记的内容，而是我实在不愿意让一群英雄的威名蒙上阴影。

艾尔达人菲斯先生因为负面力量的影响而堕入黑暗，成为创生使徒，掌控着黑暗巴洛克。蕾米小姐的日记中详细记述了她们见到菲斯之后，从那个已经变得强大又可怕的菲斯先生口中得知一切真相时的震惊。

菲斯先生在历史上也有着英雄的美誉，我无意玷污他的威名。

因为无法守护同伴，因为无法挽救任何人，因为痛恨自己的懦弱，因为不肯直面痛苦……菲斯先生被黑暗的力量侵蚀，成为黑暗巴洛克的代言人，成为克里格里的主人。

而这一切，都是起于那位不知名的银发游牧民少女。

在神殿之中，挽救了莎拉小姐的大家都没有看到，那位日记中提到的银发游牧民少女也成为了祭品，而且没有生还。菲斯先生只看到了她留下的一只发饰。从那一刻开始，痛恨自己懦弱的菲斯先生开始了转变。

后来在守护移民飞船的战斗中，看着同胞们一个个死去，菲斯先生最终被黑暗的力量包围，成为了创生使徒。尽管艾吉舰长不相信这一切，面对想要毁灭整个宇宙，消除所有痛苦与灾难的菲斯先生，他依然不得不选择出手。

蕾米小姐的日记中记载了关于那场战斗的许多细节，那是一场没有人愿意提及的战斗。面对曾经信任的人，面对自己的伙伴，力量反倒成为了一种悲哀。

最终，光芒依旧冲破了黑暗，艾吉舰长打败了菲斯先生。

菲斯先生……没有生还。

在那之后，经历了惨痛教训的银河系里，地球联邦诞生了《未开发行星保护条约》。虽说斯蒂夫阁下称这是他和艾尔达人共同的设想，所有读过日记的人恐怕都应该明白，这一切来自于艾吉舰长的提议。

地球联邦发展至银河联邦的今日，《未开发行星保护条约》已经成为所有人必须遵守的共同准则。当我们面对浩瀚时空，无垠星海之际，谁又能想到已经有人体验过高速异态进化带来的种种恶果？

我想身为后人，我会衷心感谢他们的。

艾吉舰长当年无意将宇宙和平的功劳归为己身，只是与蕾米小姐共同担当太阳系载人运输舰的职务。这些资料被两人藏在他们任职的舰船上多年，从未有人发现。如今我公开了大部分日记，为的是还两人一个真实的历史，也是希望告诫世人，科技的顶点没有尽头，须低下头关注自身的种种问题。当我们站在窗口遥望这已经被开拓数百星球的银河系时，可曾知道有过那样一些人，有着那样伟大宽广的胸怀？

我愿将这秘密留藏在自己心底，四处传播他们的英雄之名。

人类最后的希望，从他们身上开始。

全文完

前线任务4 艾尔莎

文/秋津透　译/夜蓝

人物介绍



艾尔莎·爱丽恩

22岁，故事的主人公，杜兰德尔的新成员。之前是E.C.法军巨大可移动型机器人——Wanzer的驾驶员，不过并没有实战经验。



希德·埃尔格

45岁，有着丰富经验的原英军军官，现任杜兰德尔实战部队队长。是个可以信赖的、如同父亲一般的存在。



尼可拉斯·格莱瑟

德军特种部队Blauer Nebel司令官，是一名严肃认真的军人。



贝克·卡诺瓦

没有军队服役经验的意大利原足球运动员。性格开朗，讨厌墨守陈规。



迪特·博斯

34岁。擅长制定战略方案的原德军军官。他与Blauer Nebel小队的队长瓦格纳是在士官学校时代的校友。性格有些不拘小节，稍微缺乏行动能力。



哈米斯·斯塔格斯

杜兰德尔情报分析专家。他是小队中的气氛调节高手，擅长利用电脑进行情报处理工作。20岁，性格是典型的乐天派。



劳尔夫·瓦格纳

28岁。德军特种部队Blauer Nebel小队的队长。是一名性格冷静沉着的指挥官。



拉托娜·罗迪欧娜·瓦西里

28岁。萨夫特拉军队出身的Wanzer驾驶员，有着长期的服役经验，无论对自己还是他人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弗莱德里克·兰卡斯特

自由记者，正在追踪报道德军基地袭击事件。因在第二次哈弗曼岛纷争爆发时根据自身在前线的所见所闻报道出“坂田工业事件”而名声大噪。

MISSION 7 巴萨乌

“我们已经进入德国领空。至今尚未收到来自任何方面的责难。”罗伯特机长压低声音说，“看来雷达屏蔽装置正在很好地发挥着作用。”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接近任意的目标地点了。”希德回应道。

这时，正在检查探测器的哈米斯也插嘴说道：“再过一会儿，巴萨乌的输油管道入口区域就将进入探测器的有效探测范围内。我想我们很快就可以掌握那里的警备状况了。”

“如果德方特意对原本已经成为废弃设施的输油管道进行警备，仅此一点就足够让人感到怀疑的了。”博斯苦笑着说，“但是，这仅仅是‘怀疑’而已。”

“只是怀疑的话，只要让弗莱德里克·兰卡斯特那样的家伙来确认就可以了。既然我们已经冒险来到这里，如果找不到确凿的证据就太不划算了。”

当拉托娜刚刚说完这番话，哈米斯随即紧张地说道：“探测器有反应了！在输油管道出口的附近区域，发现了多台大型武装Wanzer！”

紧紧地盯着显示器，哈米斯继续说道：“确认识别信号！这些武装Wanzer全都隶属于德国陆军的Blauer Nebel部队！”

“果然是Blauer Nebel这些人在负责警戒啊！”希德低声自语，接着向哈米斯问道，“还有除Wanzer以外的反应吗？是否在附近探测到安置有大量爆炸物的反应？”

“在运输机上的探测器所能读取的范围内好像并没有发现类似物体。”

听了哈米斯的回答，希德用力地点了点头，接着说：“好，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就从输油管道出口的上空进行空中挺进降落，然后突入管制设施寻找证据。机长，麻烦你选定路线，并对飞机高度以及速度进行调整，空中挺进降落的辅助工作也拜托你了。”

“明白。这次我绝对不会被他们的炮弹击中，更不会进行什么迫降了！”

听了机长的回答，希德认真地点了点头：“这次和在波兰时不同，我们是入侵者，下面是敌国领土。一旦出现必须迫降的状况，必须要做好会被对方逮捕的觉悟。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小心。”

“好的，我明白。”机长稍微有些败兴地点头回应。

接着，希德对我们说道：“全体人员各就各位，准备进行空中挺进降落！”

“明白！”

拉托娜、博斯和我全都条件反射性地做出了反应，不过并不擅长这套军队式作风的哈米斯的脸上却露出了稍有些复杂的神情。在下一秒钟，包括哈米斯在内——杜兰德尔的全体人员一齐跑向运输机上的Wanzer存放仓库。

“倒数5、4、3、2、1，落下！”

听到罗伯特机长发出的信号，我驾驶着Wanzer用力朝空中跃去。虽然在短短几天前，我刚刚在波兰新资源地带进行过相同的行动，可是这次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地面上并没有对运输机发出攻击的炮火。

“Blauer Nebel到底打算怎么做？对于正在进行空中挺进降落的部队应该给

予全力攻击，这是防御的常识吧？”

虽然感到有些惊讶，不过我还是与事先降落到地面上的拉托娜机体一同对周围进行警戒。

这时，从耳机中传出了哈米斯急迫的声音：“拉托娜！艾尔莎！你们不用原地等待后续部队，现在就快速朝左前方的那幢灰色建筑物移动！那里就是输油管道的管制设施！有两台Wanzer正在那里进行巡视，你们要尽快将其击破，然后压制那幢建筑！”

“头儿，我们可以按照哈米斯的方案行动吗？”拉托娜用生硬的语气问道。

希德随即做出了回应：“可以，如果有问题，我会对命令进行修正。”

“明白。后续部队，麻烦你们快速进行支援！”

话音未落，拉托娜的机体已经开始朝着哈米斯指示中提到的那幢建筑物快速移动了，我也跟在她的身后。很快，位于建筑物前方的那两台Blauer Nebel的Wanzer进入了我们俩的视线，对方不由分说地发射出爆裂弹炮。

“切！严阵以待啊！”

拉托娜一边咂着嘴，一边快速地操控机体躲开了呼啸而来的炮弹。我定睛一看，建筑物前方的两台敌机中的一台装备有爆裂弹炮，另一台好像装备了两种武器。如果对方只是一味地利用导弹和火箭弹发动攻击，倒还容易对付，不过如果他们想要进行防御，这种情况对我们进攻一方而言则不是很乐观。

而且在建筑物周围的混凝土基础部分的上方还布置有铁丝网围栏，虽然对视野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我们却无法一口气靠近他们。这对防御一方而言是极为有利的构造。

“能够顺利突击的路线只有正面的大门，可是我们一旦强行从正面接近，就难以躲开对方的爆裂弹炮攻击。”

大概拉托娜和我有着相同的感触，她一边快速地躲进爆裂弹炮的攻击死角，一边懊丧地说道：“看来我们只能破坏铁丝网，从旁边进入了。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俩的机体无法同时突入。”

“不仅仅是无法同时突入，而且先冲进去的机体还要在无法使用连接攻击的状态下以一敌二。不管怎么看，这种行动都太过危险了，我们应该等待装备有导弹的希德机体。”

我的话音刚落，从耳机中就传出了希德的声音：“艾尔莎的判断是正确的，不要勉强发动攻击。你们俩等我一下。”

“哎？在古堡基地的那场战斗中，你们明明击倒了为数众多的敌机，而现在你们与敌机是二对二，为什么不能发动进攻？”哈米斯颇感意外地问道。

拉托娜随即怒吼道：“战斗可不是算数！即便我们勉强对占据地利的敌人发动攻击，也只会受到无益的损伤！”

“知道了，知道了！我们会尽快与你们会合的！哇……”

听了哈米斯忽然发出的惊呼，我和拉托娜异口同声地喊道：“怎么了？”

“我们受到了地面部队的穿甲弹炮的狙击，罗伯特机长迅速提了升运输机的高度，并躲过了炮弹的袭击，不过必须要重新调整飞机的高度以方便我们再次进行空中挺进降落。”希德用沉稳的声音说道，“运输机里只剩下我和哈米斯了，博斯已经平安降落。你们三个人先判断一下是否能压制住敌军的管制设施，然后再展开行动，切记不要勉强行事。”

“明白！”拉托娜在回答希德的命令之后，随即对我说道，“如果我们不能快速做出反应，敌方的Wanzer就会从四周包围上来，到时我们的处境将会变得更加恶劣。等博斯赶来与我们会合之后，即便是要强行进攻，也必须迅速突破敌人的这道防线。”

“没错。”就在我点头的同时，博斯的机体已经从后方赶到。虽然他驾驶的是和我相同的混合型机体——搭载有Tatou手臂的Cicada Ⅱ，但是机身上所搭载的武器却是两支机关炮。与装备了机关炮与散弹炮的我的机体相比，虽然同时发射时的威力与融通性较低，不过在操控方面却比较容易。

“情况怎么样？”

“突破的路线只有正门，但是在那里却容易遭受到敌人的集中火力。”听了博斯的询问，拉托娜简洁地说明了现在的情况，“相反，如果我们破坏围栏打开一条通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受到狙击。而且，我与艾尔莎的机体一旦分散开，很有可能会在无法进行连接攻击的情况下被敌人各个击破。”

“原来如此。”博斯像往常那样用不以为意地口吻说道，“既然如此，我倒是有个办法。我假装破坏围栏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你们两个伺机从正门突入。时机就全靠你们自己来把握了。”

“好，就这么办。”拉托娜马上做出了回应，接着便驾驶Wanzer朝正门方向移动，我紧随其后。博斯的机体单独留在原地，并朝着围栏的地基部分发射机关炮。

就这样，装备有爆裂弹炮的敌军Wanzer开始隔着围栏朝博斯的机体发动攻击。博斯的机体一边躲闪，一边继续进行破坏围栏的工作。就在装备了爆裂弹炮的机体第二次朝博斯发射炮弹时，拉托娜对我大声喊道：“就是现在！开始突击！”

“是！”

我们两个同时全速驾驶着Wanzer朝敌军设施的正门发动突击，于是装备有爆裂弹炮的敌机就像是一直在等着这一幕发生似的，随即就将炮身对准了我们。

敌人并不是傻瓜，他们眼见入侵部队兵分两路——一台机体负责破坏围栏，另外两台机体朝着正门的方向移动，所以很轻松地就能联想到破坏围栏的敌机只不过是诱饵，绕到正门的那两台机体会伺机发动突击的作战计划。但是，隶属于Blauer Nebel部队的装备有爆裂弹炮的机体并没有结束对博斯机体的攻击。他可能是考虑到即便博斯的机体在做诱饵，可是一旦围栏被破坏终究会对己方的防御造成一定的损害吧。或者，即便让我们抓住机会从正门突破，他也有足够的信心将我们消灭。从他做出反应的速度来看，我并不认为会是后者，不过很明显，拉托娜机体的突击速度完全打乱了对方的计划。

“太慢了！”

还没等调转炮身的敌方Wanzer瞄准目标，拉托娜的机体已经猛地冲到了他的身前。稍微有些狼狈地发射出的炮弹完全朝另一个方向飞去，拉托娜根本不需要进行躲避。

这时，从装备爆裂弹炮机体的阴影中冲出一台装备有两种武器的Wanzer，我连忙发动机关炮以确保能够牵制对方。与此同时，拉托娜机体上的长枪准确地命中了装备有爆裂弹炮机体的手臂，刚好处于连接攻击范围内的我的机体也自动地发射出散弹炮。间不容发的二段攻

击一下子轰飞了搭载在敌机手臂上的武器，敌方Wanzer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并颓然倒地。

另一方面，躲开了机关炮攻击的装备有两种武器的敌方Wanzer，眼看自己的队友已经陷入无法战斗的状态，好像认为自己无法独自守护这个地方。他一边在远距离发射机关炮——主要是想牵制住拉托娜的机体，一边开始快速朝着门的方向移动，可是早已停止破坏围栏并迂回至正门方向的博斯却出现在他的身后。在拉托娜的机体发动攻击之前，我与博斯一前一后不约而同地向这台敌机发射出机关炮，很快装备有两种武器的敌军Wanzer便陷入了无法作战的状态，驾驶员也随即被弹射出驾驶舱。

这时，失去了武器和手臂的那台装备有爆裂弹炮的Wanzer并没有从地上站起身来，而是以半趴在地上的姿势拼命地朝着反方向逃去。如果他仅仅是想逃走，我觉得还是从驾驶舱里脱离出来之后再逃跑比较快吧，但是在由于机体无法继续作战而导致被动弹射出驾驶舱之前，驾驶员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舍弃机体独自逃走吧。老实说，我很理解这名驾驶员的心态。

不管怎样，这次的作战行动没有必要去特意追捕那些失去战斗力的对手。就在装备有两种武器的敌机刚刚被我们打败时，从耳机中传来了拉托娜的声音："总之，负责警备的Wanzer已经被我们排除。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管制设施，在压制敌军残留力量的基础上确认是否还存在着能够成为证据的东西，不过由于敌军的Wanzer会从四周包围过来，因此我们绝对不能离开Wanzer驾驶舱。"

"没错。首先让我进入建筑物，你们两个驾驶Wanzer在附近负责警戒工作。如果这幢建筑里还残留有敌人，而且我一个人对付不过来的话，我会联系你们的。"

听了博斯的话，拉托娜随即说道："虽说如此，但是你一个人去实在太勉强了吧。"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博斯一边悠然地回应着，一边将Wanzer停在管制设施前，接着他很快地钻出驾驶舱，动作敏捷地跑进了建筑物内部。

于是，拉托娜开始联系希德。

"已经消灭了在管制设施前负责警戒的两台Wanzer，而且我们没有受到损伤。现在博斯已经进入到建筑物内部。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虽然已经平安降落，但是目前又和地面上的大量敌方Wanzer陷入交战状态！在击退他们之后，我们会去和你们会合，再稍等一会儿吧。"

虽然希德的口吻十分冷静，但拉托娜随即焦急地问道："只有你和哈米斯两个人，没问题吗？如果需要支援，我马上召回博斯，然后全员朝着你们所在的位置移动。"

"不用，我们不会有事的。我认为敌人会再次朝着你们所在的管制设施反扑，在我们会合之前，你们一定要确保管制设施的安全。"

说着，希德切断了通话，紧接着博斯与我们取得了联系。

"管制设施内部只是一个空壳。虽然我试着查看了一下终端机，不过有关输油管道运行的数据已经被删除了，凭借我的水平无法对其进行读取。如果能让哈米斯调查一下，也许会有所收获。"

"既然如此，在与头儿、哈米斯会

合之前，我们无论如何也要确保这个管制设施的安全，你现在快点返回建筑物的大门搭乘Wanzer。”接着，拉托娜好像有些自言自语地说道，“原本在类似这次强行入侵敌人阵地的作战中，必须确保某个地点安全的这种情形并不是最理想的状态。如果我们不能尽量移动，以确保自己的位置不被敌人发现的话，那么敌人的增援力量会源源不断地从周围聚集过来，最后变成我们无法应对的危险。”

“的确，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仅就这次的情况来看，Blauer Nebel方面好像也无法呼叫增援力量。他们为什么要对原本已经废弃的输油管道出口加强警备呢？如果让德军宪兵队得知这一情况，他们的立场也会变得十分被动吧。”

听了我的解释，拉托娜低声笑着回答道：“是啊，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如果这一地区的德军被动员起来，继而将我们包围起来，这种重大的事态对于他们来说也绝对不是理想的情况。但是，一旦德军宪兵队介入此事，我们首先就会作为非法入侵的武装罪犯被他们关押起来。到时，即便Blauer Nebel部队的立场变得多么窘迫，情况对我们来说都将变得极为不划算。”

“也就是说，敌我双方都想要尽力避免这次的事件发展成重大骚乱。”我好像是在评论其他人的事情一样平淡地回应着。

拉托娜则不无讽刺地说道：“德军也好，其他E.C.诸国的军队也好，从那些只会服从命令展开行动的普通军人立场来看，无论杜兰德尔，还是Blauer Nebel，双方肯定全都是无视法律的违规者。但是，对Blauer Nebel这群人来说，不知他们是否存在着自己是违规者的意识。”

“是啊，不过从瓦格纳少校和德兰兹尚未来看，他们非但不会认为自己是违规者，甚至有可能觉得自己才是真正的军人。”说到这，拉托娜的话锋一转，“喂，现在可不是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Blauer Nebel的Wanzer出现了！”

“好，总算是赶上了。”伴随着一个冷静的声音，博斯的机体从建筑玄关前走了出来。我此前提到嗓子眼的心，一下子就落了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没有连接攻击系统，己方战斗人员的数量也绝对会影响到整个战况的发展。

“在我机体搭载的探测器的有效范围内，正门方向有四台敌军的Wanzer。其中两台装备有两种武器，另外两台装备有机关炮和盾牌，好象没有搭载远程武器的敌机。而且，这四台敌机目前并不打算从正门发动突击，看上去好像在等待后续部队。”

“嗯，既然他们不发动突击，我们也就没有必要主动出击。”听了博斯的观测情况，拉托娜理所当然地回应道，“在和头儿他们会合之前，我们最好尽量争取一些时间，所以没有必要匆忙应对。”

“的确如此。”虽然博斯也表示同意，不过随即他就紧张地继续说道，“从西侧出现新机体，两台……不，是一台大型Wanzer。其所搭载的武装尚未明确，不过从机体的输出动力来看，即便装备了导弹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装备了导弹的大型Wanzer机体？如果对方真的出动了这种机体，我们就

不能继续坚守这个据点了。我们只能做好机体受到损伤的觉悟，快速与敌机拉近距离将其消灭。你的情报没有错吧？”拉托娜迫切地问道。

博斯迟疑了一下，接着说道：“不，更正一下，对方好像并不是装备有导弹的大型机体。虽然机体十分巨大，但是其移动速度却十分迅速，好像是前线指挥官专用的超大动力重装甲机体。”

“嗯，虽然是重装甲，不过在速度方面却并不落后，看来这个家伙是喜欢亲临最前线的类型啊。虽然与装备了导弹的机体相比，情况要稍微乐观一些，不过这人肯定是个难缠的对手。”

就在拉托娜沉吟时，我的机体上所搭载的有效范围稍小一些的探测器上也出现了那个大型机体的反应。虽然从反应来看的确是一台大型Wanzer，却保持着与普通Wanzer相同的速度朝着我们所在的位置靠近。

于是，博斯小声说道：“Blauer Nebel的前线指挥官吗，难道是瓦格纳？”

“如果那台大型机体的驾驶员真的是瓦格纳，我们是否有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拉托娜问道。

博斯压低声音回应说：“在我认识的Wanzer驾驶员中，瓦格纳绝对是一名一流的近距离射击高手。虽然他的远距离狙击水平也十分高超，但是他可以在近距离看穿对手的内心，在驾驶员进行闪避之前命中目标。因此，有些人认为一旦陷入与瓦格纳在近距离对峙的情况时，最好不要考虑回避，也许专心进行攻击才是上策。”

“嗯，这么说，这家伙也许是针对我的类型。”

擅长使用格斗武器在零距离与敌人接触的拉托娜说到这里笑了笑，可不知怎么回事，我竟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虽然与拉托娜和博斯相比，我的实战经验非常少，不过要是说到凭借一瞬间的感觉躲开敌人攻击的技术，我还是很有自信的。在法军Wanzer部队中，如果我与队友驾驶同样型号的Wanzer进行单挑，几乎没有一名驾驶员能够在接近射击中命中我的机体。在加入杜兰德尔之后也经历了与不明身分的袭击部队以及作为德军精锐部队的Blauer Nebel轮番作战，我驾驶的机体惟一一次被炮弹命中就是被远射程穿甲弹炮击中手臂的那次而已，除此之外的机关炮与散弹炮的射击全都被我躲开了。当然，虽然我认为其中也包括了运气的成分，但我非常擅长利用自己的直觉来回避风险也的确是客观事实。

但是，瓦格纳好像可以预判出对手的回避动作，并令其无效。这对于我而言，算得上是天敌了。当然，能够事先得知他是这样一名对手，也许能想出对策来，但是有意识地来控制快速回避动作却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一旦需要大脑做出思考再反应到动作上，无论如何都会导致延迟。

“嗯，目前还无法确定那台大型Wanzer的驾驶员就是瓦格纳，而且现在可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

我小声嘀咕道，然后开始专心关注那台显示在探测器上的大型Wanzer的动向。大型Wanzer虽然之前一直朝着管制设施的方向进行直线移动，可是就在它即将越过围栏出现在我们视线范围内的时候，驾驶员突然改变了机体的前进方向。

“嗯？难道这个家伙并不打算与门前的四台Wanzer会合！”拉托娜惊讶地

说道。

博斯随即回应说：“不，即便他们进行会合也无法一起发动突击，而且这台大型Wanzer还会成为队友的累赘。大概，这台大型Wanzer的驾驶员打算从被我破坏了一半的围栏处单独进行突击吧。”

“原来如此。看来他打算与正门处的队友一同发动进攻，继而形成夹击之势。我怎么可能让你们得逞！”

大概是这些Blauer Nebel部队的成员并不知情，我们就在不久前使用了几乎相同的作战方式击破了那些负责守卫管制设施的敌人。因此，拉托娜的动作异常迅速。

“将门前的四台敌机各个击破！”

“好！”

拉托娜和我猛地朝着正门开始移动，博斯则一边留意试图破坏围栏的大型Wanzer的动向，一边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其进行牵制。

见到拉托娜的机体如同下山的猛虎般从正门扑出来后，一直停在门前的四台敌机不约而同地对她发射了机关炮，不过她并没有进行躲闪，而是用右臂上的盾牌生生挡下了那些炮弹。当然，即便是用盾牌挡住了那些炮弹，机体的手臂还是免不了要受到一定的损伤，不过在相对较为狭窄的正门附近，与其勉强耗费精力进行回避，倒不如直接冲出门去，并迅速拉近与敌人之间的距离。

接着，在电光石火间便靠近敌人的拉托娜将机体手中的长枪对准距离她最近的一台装备有两种武器的Wanzer插去。受到势大力沉一击的敌机猛地朝后方退去，接着撞到了他身后的队友，然后两人一同栽倒在地。我并没有给他再次起身的机会，同时发射出机关炮和散弹炮，两台敌机就这样直接陷入无法继续战斗的状态，驾驶员也被弹射出舱。

在这段时间内，虽然拉托娜的机体已经朝着第三名敌人发动攻击，但是对方竟然意外地强大。那台敌机并非装备有两种武器的Wanzer，而是左臂装有机关炮，右臂装有盾牌的重视防御型Wanzer。虽然驾驶这种机体的驾驶员大部分都是初学者，但是很显然这台机体的驾驶员可以很熟练地使用盾牌来抵挡拉托娜的猛攻。更令人惊讶的是拥有相同装备的第四台敌机，虽然这两台敌机并没有凭借联合系统发动连接攻击，但是他们之间的熟练配合却能够有效地牵制住拉托娜的行动。Blauer Nebel不愧是公认的德军中最强……不，是E.C.最强的Wanzer部队。

但是，如果继续在这里浪费时间，我们很快就会受到迂回至后方的大型Wanzer的夹击。由于了解到了这种危险性，我只好强行插进两台敌机之间。其中一台敌机随即发射了机关炮，不过我很快就看穿了他的意图，并以最小限度的动作躲开了。我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完全是因为我驾驶的是比普通Wanzer要灵敏数倍的TATOU。

“就是现在！”

刚刚躲开敌人的攻击，我强行操控机体转过身，同时用机关炮进行扫射。虽然即使命中也不会给敌人造成致命伤害，不过两台敌机要同时进行躲避，他们之间的默契配合明显被我打乱了。紧接着，拉托娜的机体抓住机会用手中的长枪破坏掉一台敌机手臂上搭载的机关炮。

失去了主武器的敌机还试图用剩下的盾牌猛击拉托娜的机体，不过作为格斗战专家的她根本不会被对方攻击到。

在灵巧的躲闪之后，又朝着最后的那台敌机扑去，手中的长枪深深地刺进了敌人Wanzer机体中央，靠近电脑中枢的部分。与神秘的袭击部队不同，Blauer Nebel部队所使用Wanzer的基本性能与构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类型，拉托娜非常有把握做到在不伤害驾驶员的情况下令整个机体的电脑中枢停止工作。最重要的是，即便知道敌人的要害，想要准确地攻击到那个地方还需要不同寻常的战斗技术。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结。成功破坏掉围栏后冲进管制设施的大型Wanzer突然朝我们发动了突击。原本应该与他联手对我们进行夹击的四名队友已经被各个击破，普通情况下这名驾驶员应该先选择后退，至少也要对接下来所展开的突击有所犹豫，可是我们面对的这名敌人好像根本没有那种想法。

“来了！”

伴随着一声警告，位于后方的博斯机体发射了机关炮。不知是这台大型Wanzer的灵活性欠佳，还是驾驶员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回避，总之博斯的攻击从正面准确地命中了目标。敌机毫不动摇地继续突击，机体两只手中的大型机关炮也在同时朝四处乱射。

“哇！”

博斯用稍微让人觉得夸张的动作闪身躲避，但是在下一个瞬间，一颗有着超大威力的大型机关炮的炮弹就在他身旁不远处炸开了。只要他的回避动作稍小一些，肯定就会被直接命中，继而无法继续作战。

“面对如此强大火力的武器，而且还装备了两个，即便是用盾牌进行防御也无济于事啊。如果被直接命中，机体的手臂一定会被轰飞的。不，如果只有手臂遭殃就算是侥幸了，十有八九就连主要机体都会受到损伤而无法行动。”

拉托娜一边说，一边朝博斯机体的反方向迂回。我也为了保持我们两个之间的连接攻击紧随其后。

不过那台大型Wanzer却并没有在意我们两个的行动，而在继续乱射的同时追赶后退的博斯机体。诚然，当对手分散开之后，作为正常的战术来说都要从实力最差的对手开始逐个击破，但是这名驾驶员给我的感觉却并非如此。在原本势在必得的一击被对方成功躲开之后，我总觉得这台大型Wanzer的驾驶员变得好像有些偏执起来。他对自己的射击技术有着极强的自信，看来这名驾驶员一定是瓦格纳。

面对不断迫近的大型Wanzer执着的射击，博斯数次在间不容发之际躲开了——这既不是比喻也不是夸张，而是字面上的意思。虽然他将瓦格纳称为近距离射击的高手，但很显然，博斯本人好像也是一名凌驾于射击高手之上的回避高手。与我一样，博斯驾驶的也是在商业市场上公开销售的Wanzer中具有最高敏捷性的TATOU，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一名驾驶员不具备高超的驾驶技巧以及出色的天分，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到的，至少我就没有那种自信。

就在博斯拼命躲避敌人的攻击时，拉托娜和我已经开始从后方朝大型Wanzer逼近。但是，如果他就这样让我们俩发动连接攻击，这名驾驶员的驾驶技巧也只能算是很一般的水平。

“哇！”

那台大型Wanzer突然转身，不由分说地便开动了左手上的大型机关炮。虽说这个动作就像是要赶走一只围绕在身

边嗡嗡作响的飞虫一般冷漠，可是目的却异常明确，就在动作敏捷的拉托娜做出回避动作之前，炮弹已经飞至她的眼前。拉托娜条件反射地举起盾牌进行防御，虽说没有因为这一击而无法继续移动，可是机体的手臂部分却已经和盾牌一起被完全破坏掉了。

“拉托娜！”

下一个瞬间，由于不知道拉托娜机体的受损情况，我不假思索地朝她所在的位置跑去。如果在事后冷静地考虑一下，在队友的机体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情况下，我即便是过去也什么忙都帮不上，所以当时最正确的做法就是快熟后退，并离开大型Wanzer的有效射程范围——这些只不过是马后炮罢了。结果，我当时主动朝着已经瞄准我的大型Wanzer的方向冲去。

“呜！”

虽然实际上只是几秒钟的时间，但是我还是能感受到两柄大型机关炮的炮口对准了我的机体，我的全身好像都僵住了。一方面我想要做出躲避的动作，另一方面却确信即便是躲避，对方也能够判断出我躲避的方向。无论对方驾驶员是不是瓦格纳，总之拉托娜的动作已经被他看穿了。而且，我并不具备博斯那样高超的驾驶技术。

“既然如此！”

下一个瞬间，我继续朝着大型Wanzer的方向冲去，并同时发射出机关炮和散弹炮。如果对方是普通的Wanzer，很有可能会在一击之下就失去作战能力，但是此时的这台大型Wanzer的装甲要坚固很多，即便准确地命中对方也不会给他造成严重的损伤。

与此同时，已经瞄准我的大型机关炮也吐出了可怕的火舌。不知是我下意识的躲避动作被对方看穿，还是我根本没有躲避，我自己也没有弄清楚，结果我受到了敌人的直接攻击。被打中了，这个念头刚刚浮现在我脑海中，驾驶舱内的所有操控画面就全都变成了灼眼的鲜红色，从耳机中也传来了刺耳的合成警报声。

“发生紧急事态！发生紧急事态！弹射装置启动！”

在这种情况下，驾驶员已经无能为力了。就像是做了一个噩梦似的，我被一种非现实的感觉所笼罩，驾驶座舱被自动弹射出由于失去了全部作战能力而向后仰倒的Wanzer机体。

试着回想一下，我从来没有面临过这种情况——自己搭乘的Wanzer被敌方击破，继而导致驾驶座舱自动被弹射出舱。当然，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我的实战经验很少，但无论如何，我的确是第一次体验到在实战中被弹射出舱的情况，如果说这时的我一点也没有感到震惊则完全是在说谎。

不过我原本就是那种在陷入困境时不会左思右想，而是先要活动一下筋骨的人。当我在法军服役期间，曾经接受过类似的训练——在被弹射出舱之后究竟要做些什么。被弹射出的座舱伴随着一次猛烈的撞击然后落在地面上，与此同时，我在快速解开防止冲击的安全带的同时将耳机从接续器上拔了下来，紧接着推开了舱门来到了外面。

不过，接下来我却像是被超低温速冻了一般不得不终止了所有的行动。隶属于Blauer Nebel部队的大型Wanzer伴随着极具威慑力的声音向我走来，他手中的大型机关炮仍然瞄准着我所在的位置。

“不许动！你要敢动，我马上就将你击毙。这是最终的警告，绝不仅仅是

口头的威胁。”

“……瓦格纳！”我没有做出任何动作，只是小声地嘀咕道。从大型Wanzer的外部扬声器中传出的那个冰冷的声音肯定是Blauer Nebel部队的队长——瓦格纳少校。

接着，瓦格纳用平淡的口吻说道：“敬告非法入侵输油管道设施的杜兰德尔Wanzer的驾驶员。请你们全体人员马上离开Wanzer，扔掉手中的武器投降。只要你们投降，我就可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如果胆敢抵抗，我将视你们为武装恐怖分子，并随即将包括离开Wanzer的这名驾驶员在内的所有人就地射杀！”

“可恶……”

我感到了一种在Wanzer被击破时所没有感受到的强烈焦躁感和挫败感，不禁下意识地咬紧牙关。我竟然成了敌人用来胁迫我方人员的人质。

虽然在一瞬间我有了一种即便被杀死也要逃走的念头，但是我也知道只要自己一动，瓦格纳就会毫不留情地开枪，而且在失去人质的情况下，事态也不见得会朝好的方向发展。

最主要的，在被大型机关炮瞄准的那一瞬间，我的腿和身体就像是被施了魔法一般根本无法动弹，所以实际上即便是我想要逃跑也无法做到。以我目前的状态直接被一个犹如巨人般的Wanzer用武器瞄准，我想如果不是身临其境的人，恐怕根本体会不到那种令人绝望的恐怖吧。

这时，从大型Wanzer的另一侧传来了“咣当”一声，博斯的机体将搭载在双手上的机关炮扔在了地上。

“这样就行了吧？劳尔夫·瓦格纳少校？”

“这个声音是……迪特·博斯？虽然我听说你离开军队之后加入了杜兰德尔，却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虽然在瓦格纳的声音里混杂着一丝人类的情感，不过很快他就恢复了之前的冷淡语气，“在解除武装之后，快速离开Wanzer。还有对面那个装备有长枪的机体……哇！”

一瞬间，一枚破空而至的导弹直接命中了瓦格纳的机体，并引发了刺耳的爆炸声和猛烈的爆炸风暴。这一剧烈的冲击好像解开了我身上的所有束缚，在没有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情况下，我踉踉跄跄地跑进了被弹射出来的驾驶舱的阴影中。当时的我并没有逃离瓦格纳胁迫的意识，而完全是下意识的行动。

事后回想一下，如果在被导弹命中的同时，瓦格纳发射大型机关炮的话，我肯定已经和驾驶舱一起被打成了蜂窝。不，很有可能会被炸得尸骨无存吧。但万幸的是，瓦格纳并没有朝我开火。

可能是由于受到出人意料的攻击而没有开火的时间，或者是因为受到导弹的直接攻击，武器和手臂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亦或是瓦格纳还保留有身为军人的自尊——在没有弄清状况之前要尽力避免杀人。总之，除了瓦格纳之外没有人知道他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紧接着，拉托娜的机体如同一只受伤的猛兽般再次发动了突然袭击。虽然瓦格纳机体上的大型机关炮还在不停地乱射，不过看起来他的机体果然受到了某些严重的损伤，也许是瞄准系统出现了偏差，射出去的炮弹并没有击中拉托娜。在一瞬间就冲上前去的拉托娜机体借着Wanzer自身的加速度猛地撞在瓦格纳的机体上，而在两机相撞的瞬间，拉托



娜机体左臂上的长枪也狠狠地刺向对方的机体。

虽然这一幕看起来像是我亲眼所见，但实际上当时的我只是双手紧紧地抱着脑袋，蹲在被弹射出机体的驾驶舱的阴影中。不远处的那些Wanzer所发出的轰鸣声在我听来就像是地震或者是雷鸣，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像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一会儿，战斗的声音消失了，周围也变得安静下来，我战战兢兢地从驾驶舱的阴影中站起身来朝四周张望。只见瓦格纳驾驶的大型Wanzer坐在地上，拉托娜的机体就站在旁边，她驾驶的机体的右臂部分已经被完全损毁，还在冒着浓浓的黑烟。不远处，毫发无伤的博斯机体拿着机关炮站在那里。

“艾尔莎！你没事吧？”拉托娜好像看到了我，于是用外部扬声器喊道。

“我没事！没有受伤！”

虽然我做出了回应，不过Wanzer的外部听音器的精度并不足以接收到人类自身所发出的声音。意识到这一点的我急忙朝拉托娜的机体用力挥手。

“嗯，好像没事，太好了。”拉托娜放心地说道。

这时，博斯也冷静地说道：“希德和哈米斯马上就会赶过来，刚才那枚导弹就是希德从最大射程处发射过来的。另外，瓦格纳刚才逃出了Wanzer，由于我将机关炮扔在了地上，所以没能抓住他。而且，如果想要抓住那个麻烦的家伙，实在是有些危险。还有，不知道是不是瓦格纳发出了指示，剩余的那些Blauer Nebel机体全都撤退了。大概是受到了他们队长的机体被击破的影响了吧。虽然不知道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总之现在能稍微休息一下了。”

“呼……得救了……”我小声地说道。

于是，我感到血色开始从脸上减退，身上也一下子冒出了不少冷汗。

“……好可怕。我竟然没事，这种感觉太不可思议了。”

回想起刚才指向自己的那柄大型机关炮的黑洞洞的炮口，我不禁打了个冷颤。

“数据的确已经被完全删除了。”哈米斯在确认了管制设施中的电脑系统之后，脸上露出了极为复杂的神情，“结果，这条输油管道虽然现在马上就能投入使用，却无法作为他们之前一直在使用的证据。而且，我们也无法找到袭击了德军基地以及波兰新资源地带的部队曾经使用过这里的痕迹。为什么Blauer Nebel部队要派出精锐部队对原本已经废弃的输油管道进行严密的警备，这一问题只能成为疑问罢了，对德国政府也无法造成什么影响。”

“说到底，这些只能成为让我们进一步确认的佐证。”希德皱着眉毛说道，“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必须做出第一个选择。是带着这些成果撤回总部，还是继续进行调查？”

“如果我们选择撤退，无论是德国政府还是萨夫特拉，这些作为我们调查对象的国家都可能会趁此机会做好防备工作。”博斯不无忧虑地说道。

博斯和拉托娜二人此时正驾驶着Wanzer在管制设施外负责警戒活动，不过在希德的指示下，哈米斯将大家的通信装备连在了一起，虽然只能听到的声音，不过他们的确能够参与这次讨论。

“撤退后，即便想要再次展开调查，在得不到官方承认的情况下也没有

任何意义，所以我认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没错，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尽量携带了足够多的装备。目前拉托娜的机体已经维修完毕，剩下的装备也足够为艾尔莎组装出一台备用机体，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必要返回总部。”

哈米斯刚刚说完，拉托娜有些焦急地插嘴说道：“返回总部也就意味着这次调查就此结束了吧，那么我们到底来这里做什么，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是否要继续进行调查根本就不应该成为问题。”

“没错。那么，我接下来就说说关于继续进行调查的一些想法。”希德开始冷静地给我们分析道，“在德国方面，只有巴萨乌这里才有可能存在一些有用的线索。因此，如果我们要继续进行调查，我认为除了潜入萨夫特拉之外没有其他更为有效的方法。当然，一旦我们潜入萨夫特拉，这次行动的危险性也将会变得更大。在德国我们要尽量避免与Blauer Nebel之外的部队发生战斗，但是在萨夫特拉却并非如此。几乎整个萨夫特拉军队都会将我们当成非法入侵的敌人，一旦与他们正面交战，不管我们有多少条命也不够。”

“我认为关于潜入萨夫特拉的危险，大家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拉托娜以生硬的语气说道，“我想知道的是，你是否有办法有效地规避风险，并在找到证据的情况下带着我们安全返回。如果只能从正面突破，我想我们最好还是趁现在就返回总部比较好，是这样吧？”

“这完全取决于‘从正面突破’所代表的含义。”希德非常认真地回应道。

“凭借非法的手段进入萨夫特拉国内，就只能突破某条国境线。因为我们没有潜艇，所以只能选择从空路、陆路，或者是输油管道。”

“即便使用杜兰德尔的运输机直接入侵萨夫特拉，也只能掠过对方的国境线而已。如果再稍微深入一些，对方很有可能会发射防空导弹或者是派遣出歼击机，就算罗伯特机长的技术再高超，我们也无法活着回去。”听了哈米斯十分想当然的发言，博斯叹息着说道。

“也就是说，即便是空路，其实质与陆路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即便我们选择从地面入侵，想要躲开萨夫特拉的国境警备队也是一项极难完成的任务。而且就算我们成功进入萨夫特拉境内，也很难达成目的。”

“没错。从地面入侵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在什么地方才能找到萨德双方使用输油管道的证据。当然，在这条管道被废弃之前，一直与巴萨乌地区直接连接的库尔斯克有着最大的可能，但是想要从国境线到达库尔斯克，无论空路还是陆路都不理想，更别说找到证据之后还要安全逃离，不管怎么想都是令人绝望的否定答案。”

看着一边说一边耸肩膀的哈米斯，我用稍微带有怀疑的语气问道：“那么说，最后的结论就是利用输油管道进行潜入才是最佳选择？”

“利用排除法来看，的确如此。”哈米斯痛快地回答说。

然而，我却有些无法理解地继续追问道：“但是，这条输油管道在库尔斯克方面不是处于萨夫特拉的完全管制下吗？这样一来，其结果必然会变成我们从正面与对方接触吧？”

“也不尽然。对于输油管道内的往

来交易，应该有专用的车辆负责，但是我发现在巴萨乌方面处于待机状态中的车辆装备有完全独立的控制系统。”说着，哈米斯笑了笑，“我想这恐怕是出于保密的需要吧，实际上在这些系统投入使用之后，他们也可以轻松地将所有管理数据完全删除。但是，只要我们对这个独立的系统加以改造并善加利用的话，就可以令萨夫特拉方面的管理系统无法察觉到专用车辆的移动，或者可以利用垃圾数据来干扰对方。如果一切顺利，也许他们根本不会察觉到我们进入输油管道这件事。”

“不，我们不能将情况设想得过于乐观。”拉托娜用告诫的口吻提出了不同意见，“只要我们一出发，Blauer Nebel那群家伙肯定会回到这个管制设施，并对各种设备进行调查。只要他们确认一下剩余的车辆数目，会很容易联想到我们进入输油管道一事吧。这样一来，即便你能够骗过电脑，也无法掩饰我们的行动。”

“是啊，的确如此。”哈米斯皱着眉头说道，“但是，如果我将车辆的数目修改成比实际情况多一辆的话，也许对方就不会特意去核对了吧……不，不对。因为它们已经将所有的数据都完全删除了，我再做这种修改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明白了，我们一旦进入输油管道，就必须将这一行动会在萨夫特拉方面暴露出来作为前提来进行考虑。”

“还是这样比较好。因为毫无根据的乐观可不会确保我们生命的安全。”拉托娜继续用严肃的口吻说道，“一旦得知我们进入输油管道，正常来说萨夫特拉一定会在库尔斯克那边加强防御吧。而且，在那一地区附近的确有一个即便是在萨夫特拉国内也算得上超大规模的Wanzer部队基地。所以在防备兵力方面，他们应该不会缺少人手。面对这种情况，无论我们要什么花招都毫无用处，可以说我们就像一只主动扑向烛火的飞蛾。”

“在双方使用这条输油管道时，虽说只是库尔斯克与巴萨乌直接往来，但是并不意味着这里与萨夫特拉其他地区没有管道连接吧？”

一边说着，哈米斯一边低头查看手上的携带通信器，只见屏幕上显示出了一个类似大都市地铁路线图一般的复杂模式图。

“我想你那边的通信屏幕上现在应该已经显示出图像了吧？”

“是的，我已经看到了。这是萨夫特拉输油管道的线路图吗？”博斯问道。

哈米斯点了点头说：“没错，我是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这份资料的。那么，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连接巴萨乌的输油管道在萨夫特拉境外只有这根，而且没有其他分支路线。但是，在到达库尔斯克站点之前，这条管道进入萨夫特拉境内后随即就出现了大规模的支线。这样也就存在着在到达库尔斯克之前我们可以脱离专用运输车辆的可能性，至少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自由选择从哪个站点出来。所以只要找到对方防守薄弱的环节就没问题了。”

“嗯，即便萨夫特拉方面有足够多的军队，但是想要给所有的输油管道站点配备充分的兵力，肯定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拉托娜对哈米斯的想法也表示赞同，“但是，如果我们去到其他站点，还能找到相关证据吗？”

“虽然无法做到完全确信，但是我想应该没问题的。不管是什么地方，只

要是目前还在运作的站点，应该都能够访问萨夫特拉输油管道整体的管理数据，所以也能够找到他们向巴萨乌秘密运送物资与袭击部队的记录。与终端机上所记录的数据不同，输油管道整体管理数据是无法轻易进行更改和删除的。”

听了哈米斯热情洋溢的讲解，除他之外的所有人员全都不约而同地陷入了沉默中。

过了一会儿，拉托娜才小声说道：“这完全是撞大运，危险系数太高了，不过听上去这个方案还不算太差。我觉得可行。”

“这样啊，既然了解萨夫特拉国境警备队实情的你这么说，也许这个方案的确可行吧。”博斯好像有了些自信般地说道，“我的确为此感到极为不安，毕竟从输油管道进行潜入这种计划，在行动自由度方面要比空路和陆路低很多，总觉得这样一来我们就成了瓮中之鳖。”

“你的这种担忧有一定道理，不过从输油管道进行潜入，老实说，的确是十分出人意料的举动。”拉托娜认真地说道，“我认为类似这种出人意料的行动对大多数萨夫特拉军人而言是根本想像不到的事情，所以很容易就会成为一次成功的突袭。从这一点来看，这次行动成功的概率应该没有你想像中的那么低。”

“原来如此。我认为萨夫特拉在使用输油管道将Wanzer部队运至德国境内的基础上，也一定能够预想到对手也会使用相同的方法，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是这样吧？”

听了博斯的疑问，拉托娜低声笑了笑：“真要我说的话，大部分萨夫特拉军人根本就没有这种想像力。嗯，至少当我在国境警备队服役时，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找不到一个担心敌国会使用输油管道来穿越国境的家伙。当然，我并不可能知道当时的军方高层所制定出的相关防御对策。同样，我也不知道萨夫特拉军队在实际遭遇突发事件时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有可能他们会手足无措、坐以待毙，也有可能会突然陷入癫狂状态，并做出毫无预兆的暴举。关于这一点，我们最好事先做好心里准备。”

“毫无预兆的暴举？说得具体一点，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在感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之后，我有些犹豫地问道。

拉托娜紧接着就做出了解释：“有可能的话，萨夫特拉军队也许会将输油管道以及管道中的我们一起炸死。”

“哎？萨夫特拉军？”哈米斯露出了无法置信的表情，大声问道。

“如果说由于想要隐藏使用原本已经被废弃的输油管道一事，德国毫不犹豫地炸毁巴萨乌方面的相关设施，我一点都不会感到奇怪。这毕竟是一条已经不再使用的终端站点而已，可要是说到炸毁正在使用中的管道，可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如果萨夫特拉军打算破坏输油管道，他们肯定不会大张旗鼓地在其他国家的境内进行，而只能在国内动手。那么，如果在靠近各个中转站附近破坏管线，肯定会殃及到其他路线，而且无法做到轻易修复。可以说，萨夫特拉就是靠着这些输油管道网络来维持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他们真的能做出这种类似自杀的举动吗？”

“所以我说这是一种‘暴举’。”拉托娜用带有少许厌恶的情绪继续说道，“只要冷静地思考一下，比起凭借破坏掉输油管道强行阻止敌人入侵，我

认为在耐心地追查入侵者会朝着什么方向移动的同时，向有可能遭受袭击的站点派遣警卫部队才是最有效的应对方式。当发生了预想之外的突发事件时，不知道萨夫特拉军队中是否存在着能够冷静地制定出有效对策的指挥官，至少我是一点线索都没有。”

“当然，一旦萨夫特拉方面真的拥有这种极具才能的指挥官，其结果就是我们马上会陷入穷途末路。”博斯又恢复了之前一贯的悠然口吻，轻松地说道，“不过，如果对方的指挥官是个十足的蠢材，他又有可能会武断地做出将输油管道破坏掉的暴举。不管怎么看，这都是一项极为麻烦的任务。”

“是的，一旦萨夫特拉军队破坏了输油管道，我们就无法继续前进了，目前所进行的调查也将随之受到影响。但与此同时，萨夫特拉军队派遣特殊作战部队对E.C.各主要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手段也将暂时无法启用。”此前一直保持沉默的希德用平静的口吻说道，“当然，只要找到能让德国政府和萨夫特拉政府双方都死心的证据，并将整个阴谋公之于众，继而揭开事实的真相，我就满足了。即便没能做到这一点，如果能让这条输油管道无法继续使用，应该也可以对整个阴谋的进展形成一定的阻碍。我觉得冒这个危险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原来如此。听你这么一说，使用输油管道进行潜入还是很有意义的。”博斯恍然大悟地说道。

希德转过头看着我问道：“艾尔莎，你怎么想？”

“呃……我只想确认一件事，这种在输油管道内部运行的专用车辆其最大的时速能够达到多少？”

我刚一说出这个从刚才开始就产生的疑问，哈米斯随即就回答说：“这种车辆的最高时速好像能够达到每小时四百公里以上，但实际上无法全程保持这一速度，平均来说大概也会有二百到三百公里每小时吧。从巴萨乌到萨夫特拉的国境线的直线距离大概有一千多公里，我想大概要花费四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

“四个小时啊。萨夫特拉方面收到德国方面的联络之后掌握整个事态，在商讨应对方式之后做出决策，继而下达命令调遣部队……不知道我们是否还会有时间率先下手？”

听了拉托娜的质疑，我随即对希德说道：“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展开行动。如果给萨夫特拉方面太多的时间进行准备，我们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会随之降低。”

“的确如此。”听了我的意见，希德严肃地点了点头，“那么，大家快点开始准备行动吧。”

MISSION 8 萨夫特拉国境附近

“目前尚未发现有人在进行妨碍工作的征兆。”不知道那里到底是驾驶席，还是操控室——总之在这个朝着萨夫特拉移动的输油管道专用车辆最前部的那个堆满了各种仪表的小房间里，哈米斯一边看着与运输机的电脑相连接的屏幕上所显示出的画面，一边说道，“大概在车辆进入萨夫特拉国内之前，对方都不会做出反应吧。当然，我们不

能因此而放松警惕。”

“嗯……德国并不希望E.C.诸国得知原本早已废弃的输油管道还在秘密运作的事实，虽然萨夫特拉方面并不像德国那么迫切，却也应该有着相同的想法。不过他们无法在加盟了E.C.的奥地利和捷克境内任意妄为。等我们进入作为其附属国的乌克兰境内之后，情况也许会变得棘手一些……”

听了希德的分析，拉托娜说道：“从他国的角度来看，乌克兰大概属于萨夫特拉的附属国，但实际情况却非常复杂。特别是萨夫特拉军队曾经在事先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进驻乌克兰境内，乌克兰政府和军方产生了强烈的反弹。仅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因追赶武装走私者而进入乌克兰领土的萨夫特拉国境警备队曾数次与乌克兰军队遭遇，双方甚至险些交战。萨夫特拉方面认为乌克兰政府与走私者在私下勾结，但是乌克兰方面却认为比起走私者，萨夫特拉军队才是真正的无赖。”

“原来如此。虽然他们互相都看不惯对方，甚至双方之间完全没有信任的关系，但也绝对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国。”

听了博斯的评论，拉托娜苦笑着点了点头说：“你说得很有道理。当然，在萨夫特拉方面，有很多反应迟钝的人，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乌克兰方面的反萨夫特拉情绪，这也正是纠纷的根源。不过，如果你要是问在面临这种紧急情况时，萨夫特拉军队是否会直接进入乌克兰境内，我还真不知道。”

“这样啊。是否会有突发情况，还是要等到进入萨夫特拉国内才能见分晓。”

听希德说完，哈米斯也插嘴说道：“无论是从萨夫特拉国境到中转站的过程中输油管道被破坏掉，还是我们成功进入中转站，我都制订了不同的计划。如果管道在到达中转站之前被对方破坏掉，虽然不知道接下来他们会怎么做，但我们会尽量后退，然后从稍微靠近国境线的地方逃出。大概大部分物资都必须放弃，不过一些必须的替换零件与弹药还是要装进自动行走式小型集装箱里跟我们一起走。这样一来，我们离开管道之后马上就可以更换气垫腿。”

“啊，对了对了。如果使用自动行走式小型集装箱，集装箱的底部也必须是气垫式的。如果在Wanzer可以自由行动的地方，集装箱却寸步难行，那就根本没有意义了。”

听了拉托娜的话，哈米斯皱着眉点了点头：“啊，这样啊，我还真的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还好我携带了备用的起点，应该勉强来得及吧。”

“行动中总是会发生一些预定之外的事态啊。”拉托娜严肃地说道，“那么，如果我们成功进入中转站，又该如何行动呢？”

“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要尽量留在管道内行动。在中转站的内部，复杂的管道全都在此处汇集，即便是一两个地方被破坏掉，我们还是可以利用其他管道进行迂回，无论萨夫特拉出动多少军队，也不可能对如今仍在运送物资的管道进行全面破坏。因此，只要我们能成功进入中转站内部，大概就能达成利用仍在运作的站点收集相关数据的目的。接下来的逃走虽不能说极其轻松，但比起驾驶Wanzer从地面逃走，我觉得还是在管道内部朝着尽量靠近国境线的地方移动比较好。”

听了哈米斯的解释，拉托娜的表情再次变得闷闷不乐起来：“我觉得这种预测还是有些过于乐观。与E.C.诸国军队和U.S.N.军队不同，萨夫特拉军队根本不会担心自己的作战行动会给本国市民的生活和经济活动带来何种影响。毕竟，萨夫特拉军队的高层领导有着很强烈的高压倾向，只要能击溃敌人，即便知道自己的军队会出现大规模伤亡也在所不惜。更何况，他们认为毫无怨言地协助军队进行作战是普通市民的基本义务。所以，即便是在中转站内部，我们最好事先做好管道会被破坏掉的觉悟。”

“这样啊……那么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一有情况，我们就要离开管道。但是在时机的把握上又成了新的问题。”哈米斯说道。

希德坚决地说：“这种事情只能随机应变了，无论你将那份计划做得多么完善，类似‘何时、何地、怎么执行’这种事情还是我的任务。这次讨论就此结束。等我们进入萨夫特拉之后，恐怕就会发生无穷无尽的意外，所以我希望你们现在能够抓紧时间休息，我也要歇一会儿。当然，由于不能全体人员同时休息，因此采取二人轮换制。拉托娜和艾尔莎，你们先站第一班岗，到时间之后我和博斯来代替你们。哈米斯，你就凭借自己的判断来安排休息时间吧，你好像还有必须要进行的工作吧。”

“对，首先要给自动行走式集装箱替换气垫，所以必须要对备用的气垫腿进行调整。其他的工作都只剩下调校，在做完之后我会找时间休息的。”说到这里，哈米斯快速朝着车辆的后部走去。

“如果有什么异常情况，马上喊醒我。”说完，希德与博斯也转身离开了。

这个小房间里只剩下我和拉托娜两个人。

“呼……我做梦也没想过，自己竟然会以这种形式重返祖国。”拉托娜好像自言自语地说着，随后又看着我问道，“艾尔莎的祖国是法国吧？在你的家乡还有亲人吗？”

“是的，我的父母、爷爷奶奶和兄弟们全都健在。因为我的家人中有很多都是军人，所以大家并不是全都留在故乡。”

听了我的话，拉托娜笑着轻轻地点了点头：“真羡慕你啊，因为我连一个亲戚都没有。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够忍受独自一人生活在E.C.的寂寞。”

说到这，拉托娜停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道：“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去世了，当时我正准备进入军校。父亲在年轻时好像是个喜欢胡作非为的人，就在和我母亲结婚之前，他的身体变得非常差。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经常剧烈地咳嗽，天气只要稍微变凉，他就会卧床不起。所以在他去世时，我只是有种‘该来的东西迟早会来’的感觉。每当父亲生病时，母亲总是义无反顾地照顾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身体，所以我非常担心她的身体，生怕某天她也会垮掉。结果我的父亲去世了，虽然我的内心感到十分悲哀，但同时也觉得母亲的负担终于减轻了，并因此而感到安心。实际上，对于年幼的我来说，母亲才是这个世界的全部。我的母亲是一名萨夫特拉的军人，曾作为一名优秀的战车部队指挥官在内战以及国境纷争中立下赫赫功勋，是一位多次受到嘉奖的英雄。在萨夫特拉军队正式引入Wanzer机

体时，她好像还担任过机体试驾员。因为她与我父亲结婚比较晚，所以当我渐渐懂事时，她实际上已经退役了。即便如此，她还是经常会作为一名顾问被军方领导召见，在地方也被大家当成一位知名人士对待，平时总是非常繁忙。我想她的等级大概相当于名誉大校吧。作为这样一名母亲的独生女，我在长大后几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名军人，并且走上了Wanzer驾驶员的道路。虽然我认为‘英雄的女儿’这一称呼总是会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存在，但母亲是一位注重名誉、公正与实用性的人，她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女儿而去贪图那些不正当的便宜。总之，当我从士官学校顺利毕业时，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如果被放在一个十分清闲的地方，很快就会变成那种不思上进的废物，所以还是去国境警备队摸爬滚打比较好’。”

“……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虽然，一般情况下都是由父亲来对子女说出这番话的，我在心里默默说道。

于是，拉托娜继续平淡地说道：“结束了在国境警备队的服役之后，受到军方的命令，为了交流Wanzer驾驶技术以及战术，我被派遣到E.C.。如果让我的那位实战派母亲来说，这就是一份十分清闲的任务，不过可能是她觉得我在国境警备队已经吃了足够多的苦了，所以并没有表示反对。直到后来我才听说，好像是母亲拜托一位熟悉的将官将我列入派遣人员的名单中的。从我所熟知的母亲的做人信条来看，这根本不是她所能做出的举动，也许是她当时有了某种预感吧。就这样，在我被派遣到E.C.后半年左右，母亲由于脑出血而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的上级破例给我批了一份休假，并劝我回家看看，可是母亲却在死前留下了遗言，即便自己死了也不希望女儿中断任务回国。”

“这……”

如果不出席亲人的葬礼，一般来说就意味着双方脱离了亲属关系啊，所以我感到有些不解。

这时，拉托娜脸上的表情也变得极为复杂，看上去既像是微笑，又像是苦笑：“虽然我也感到极其震惊以及迷惑，但最后还是决定遵从母亲的遗言继续执行任务。我对上级以及队友们解释说亲属的离世毕竟是私事，我母亲担心我的离岗会妨碍军务。听了我的解释之后，他们全都称赞我的母亲不愧是一名英雄，但是我却并不这么想。在我小时候，每当父亲卧床不起时，母亲无论如何也要亲自照看父亲，即便耽误工作也毫不在乎。母亲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才留下那些遗言的呢？思来想去，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母亲预感到在萨夫特拉军队服役时自己的身体已经出现了某种变化。的确，当我在国境警备队服役期间，此前一直倾向于以远距离攻击部队为主力的集团战术作为主流的萨夫特拉军，突然提出了由具备特殊能力的少数精英来发动强袭的构想，而且这一想法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我认为那些宁愿选择自爆也不愿被敌人抓捕的特殊工作部队的成员，大概从很久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是由于这些人主要是负责处理一些见不得光的‘脏活’，因此对普通的萨夫特拉军人来说，被分配到这些地方就像是一种惩罚。这样的感觉到底是否正确暂且不论，将这些精英人员安排进特殊工作部队，一直都选拔任用优秀军人的萨夫特拉军队上层的方针变更，

对身为传统军人的母亲来说一定是件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情吧。后来证明了我这一推论的就是坂田工业事件的暴露，利用优秀军人的脑髓来直接控制Wanzer的构想，不正是现在萨夫特拉军队所憧憬的受到强化的完全无私的超级士兵吗！那种人真的能被称为精英吗，对此我不想多做评价。”

“……那么，如果一直在萨夫特拉军队服役的话，你也有可能会被卷入类似坂田工业事件的实验当中去吧？”我小声地问道。

拉托娜歪着头回答说：“嗯，我不知道。也许会，也许不会吧。至少在表面上，坂田工业已经倒闭，超级士兵的研究也被终止。不过，即便萨夫特拉军队目前还在私下进行着这一研究，我也不会为此而感到吃惊。当然，比起成为一名被抽取脑髓后与Wanzer一体化的超级士兵的可能性，我觉得自己更有可能会被编进特殊工作部队，最后以和Wanzer一同自爆来画下人生的句号。这两种可能性都是我无法接受的。不久之后，由于受到坂田工业事件余波的影响，萨夫特拉与E.C.的Wanzer驾驶技术及战术交流也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了，理所当然地我收到了返回祖国的命令……但是，我违抗了这一命令。”

“……”

我怔怔地看着拉托娜紧绷着的侧脸。从小就梦想着成为军人来报孝祖国的她究竟是下了多大的决心才做出这种决定的，我想对于那些不是军人的人来说，根本就是难以想像的吧。

于是，拉托娜继续平淡地说道：“上级在得知我的这一决定之后简直要发疯了，他甚至指责我是出卖祖国的叛徒，我的这一举动将会为母亲的英明抹黑。但是，我之所以会这样，完全是因为母亲的遗言，她认为我根本没有回到祖国的必要，我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事到如今再回头看看，当时的我的确是有些有勇无谋。至少我应该一直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然后出其不意地在最后关头逃亡。那时的我好像比现在还要直白，就像个傻瓜一样。最后，虽然我受到了英军情报部门的严密保护，但还是经历了三次以上的刺杀。当然，结果我活了下来，所以也就不再多说了。但是如果我回国后被分配到特种工作部队服役，再像这样公然违抗命令的话，大概现在早就已经死了吧。不要回国，留在国外——母亲之所以要留下这样的遗言，其真实的含义大概就是这样吧。”说到这，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虽然事已至此，但我从来都没有讨厌过自己的祖国。诚然，这个名为萨夫特拉的国家有着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实际上这个世界中的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些问题。只不过，要是继续留在萨夫特拉军队里，我觉得自己迟早会丧命，所以才会选择当一名逃兵。从这个角度来看，杜兰德尔对我而言只是一个暂时性的避难所。”

“嗯，我能理解你想说的话。”一边凝视着拉托娜，我一边点头说道，“而且我也知道，这个能够提供庇护的暂时性避难所——杜兰德尔对你来说是个多么重要的地方。”

“谢谢你。既然你能够理解，我也就不多说了。”她苦笑了一下，然后接着说道，“接下来是继续待在这个避难所里，还是要去其他地方，我真的不知道。除了驾驶Wanzer进行战斗之外，我别无他长，但是如果有一天感受不到身边的危险了，我倒是想回

到祖国的怀抱。”

说到这，拉托娜忽然双眉颦蹙：“不过我真的没想到这次竟然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到祖国，而且还是在如此危险的状况中。”

“是啊。如果无法确保我们平安生还的话，所谓的未来也就无从谈起了。”

虽然这并不是一件能让人笑得出来的事情，不过总觉得我们应该微笑着来面对，我这样一边想着一边回应道。

“接下来的行动全都要靠你的情报、经验以及技术了。如果有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你尽管开口。”

“嗯，有些事情对于萨夫特拉人来说只不过是常识，但是对E.C.和U.S.N.所培养出来的那些弱者而言却是一件极为残酷的事情，我认为你最好要对此先做好觉悟。”拉托娜笑着说道。

但是，她的表情很快就恢复了之前的严肃：“说来，其实与你相比，我倒是更想好好提醒一下哈米斯。不过那个家伙一定会觉得我很烦吧。”

“是啊。不过我们只要拜托希德去叮嘱哈米斯就可以了。”我故意用轻松地口吻说道，“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这么办了。毕竟，他的身分是管理层的要员，一旦被我们这些人所指使，心里难免会产生抵抗的情绪。”

“嗯，说来好像也的确是这么回事。”拉托娜露出了一副释然的表情，并用力地点了点头。

作为一名出身于士官学校的精英，拉托娜已经习惯了站在发布命令者的角度上来看待问题。而且在加入杜兰德尔之后，与她一起搭档的又是没有任何相关战斗经验的贝克，虽然他们二人是平级的战友，但实际上拉托娜还是保持着高人一等的感觉。更何况平民出身的哈米斯虽然身为一名管理人员，却很难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个可以对他人发号施令的立场上吧。

“……莫非，身为一名下级士官并已经习惯被命令的我的这种感觉，在杜兰德尔这个地方是很罕见的吗？”

暂且不说哈米斯，无论是拉托娜、希德还是博斯，他们都不是那种只会简单发布命令的士官，而是无论何事都会率先冲锋陷阵的人。可既便如此，只要一想起来要在各个方面命令这些人，果然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虽然我觉得大家都敬重的希德与无论面对什么事都显得极其悠然自得的博斯会很好地掌握大家之间的关系，但是拉托娜与哈米斯之间的关系也许的确需要格外注意。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最好还是能跟希德说一下这件事。我在心里默默地想着。

“很快就要到达萨夫特拉的国境线附近了，请大家迅速到车辆最前方集合。”

听到从车内扬声器中传出的希德的声音，我一下子清醒了过来。自从和希德他们交接之后，虽然只是睡了短短一小会儿，不过由于并没有梦到前几天的噩梦，所以我现在的感觉非常不错。于是，我迅速从床上站起身来，与拉托娜一起朝着车辆最前方走去。

之前一直负责警戒的希德和博斯理所当然地正在那里等着我们，稍微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在平时集合时一般都会迟到的哈米斯竟然已经到了。

于是，希德随即开始向我们说明：“现在，这辆车正在一边减速一边行驶。这个仪表盘上的蓝点就是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而另一方面哈米斯已经放出了一个表示我们正在以最高时速移

动的伪造信号，这个位于最前方的红点就是伪造信号所在的位置。如果萨夫特拉军队已经下定决心破坏输油管道，他们肯定会在红点进入中转站之前动手。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避免受到直接的打击。”

“原来如此。只要以这种形式来布置出一条防线，我们多少就能将突发的危险性降低一些。”拉托娜点了点头表示赞同，“那么，其他的黄色以及绿色的点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那些也是伪造的信号。一旦输油管道遭到破坏，即便我们不会受到直接打击，但是如果入侵路线被敌人掌握，同样也会对我们造成不利的局面。”哈米斯一边快速地操作电脑，一边回答道。

好像他比我们更早地被召唤至这里，就是为了事先进行一些电子方面的工作。

“虽然在电脑上制作出伪造的情报，想要借此将实际情况掩饰起来并让敌人找不到丝毫破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但想要让他们看到一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却没有那么难。因此，在考虑如何才能把我们的行踪隐蔽起来这件事时，我觉得与其将我们行动的痕迹完全抹去，倒不如制造出大量的伪造信号，这样做应该更为有效一些。”

“嗯，的确如此。”拉托娜赞叹道。

不过，我随即就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但是，这样一来，对萨夫特拉方面来说岂不是一种十分明显的威胁！”

“哎？威胁？”哈米斯一脸惊讶地反问道。

我急忙解释说：“这些数据在乍看之下，无论是谁都会认为有几辆车正从巴萨乌朝着萨夫特拉行驶吧？虽然我并不知道萨夫特拉方面是否会想到这些数据都是伪造的，如果对方将这一信息解读成一支大军正在朝着他们进攻，势必将会引起对方的恐慌，还会坚定他们对输油管道进行爆破的决心！”

“……这样啊。我还真的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哈米斯随即就像是喝了口醋似的皱了皱眉，“可是，现在已经无法将这些数据删除了……怎么办？”

“嗯，看来我们只能等着萨夫特拉方面的反应了。”这时，希德也面露复杂的神色。

突然，房间内部的照明开始闪烁起来，鲜红的警报灯也随即亮起，而且还能听到好像是萨夫特拉语的广播。

“怎么了？”

“他说发生事故！这辆车要马上停车，让我们快点做到座位上，然后系好安全带！”拉托娜一边大喊，一边将我推向旁边的座椅，她自己也很快做好并系上了安全带。就在我手忙脚乱地系好安全带时，这辆输油管道中的专用车忽然发出了可怕的刹车声，看来是紧急停车装置开始启动了。如果慢一步的话，我肯定会被甩到墙壁上去，并很有可能会因此而丧命。

“这，这个……果然是输油管道被爆破了……”

“别说话！容易咬到舌头！”拉托娜及时制止了我下意识说出的那些话。

就在我刚刚把嘴巴闭紧的下一个瞬间，可能是因为过于激烈的刹车导致车体某个部分发生了变形，整节车厢开始疯狂地上下颠簸起来。就在这种颠簸尚未停止时，车厢又受到了其他力的作用，接着朝左右两边震动。

“啊啊啊啊……”

◎前线任务4　艾尔莎◎

我就像是大海中的浮萍般，只能呆呆地、默默地忍受着眼前如同暴风雨来临一样的状况。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从一条极长的楼梯上摔了下来，四周的环境乱成了一团，就在意识即将远离我时，车辆终于完成了最后一下颠簸，紧接着便停了下来。

“我从没想到……输、输油管道专用车辆的……紧急停止……竟然如此乱七八糟……”全身瘫软在座椅上的哈米斯用断断续续地声音呻吟道。

这时，希德也勉强大声地说道：“虽然有些残忍，不过现在可不是我们慢慢休息的时候。如果不快点撤退，萨夫特拉军队很快就会找到我们！”

“是，我明白……可是，好像我们无法重新启动车辆，并使其朝着反方向行驶了。我们只能放弃车辆，利用Wanzer逃跑。”

哈米斯一边呻吟着，一边解开安全带，然后摇摇晃晃地从座椅上站起身来。

“可恶！虽然我曾经打算好好地锻炼身体，可是，这种情况……”

“你没事吧？振作点！”

我来到哈米斯身边，扶住了他的身体。老实说我也感到头晕目眩，脚下像踩了一团棉花似的，要说一点事都没有那完全是撒谎，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一名军人，目前的情况还是要优先照顾平民出身的哈米斯。

于是，希德试图用高声的斥责来激励我们：“快点！不管你们现在的感觉有多么不好，总之快点搭乘Wanzer！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总算是逃到这里了！”我小声地说道。

此时我们正凭借着喷气在满是泥沼的潮湿地带上空如同滑行般地移动着。在装备上气垫腿之后，Wanzer的操控感和之前相比实在是太不一样了——怎么也体会不到速度感，不过我感觉自己好歹是习惯这种感觉了。

在紧急停车之后，我们顺势放弃了已经受到了损伤的车辆，并搭乘上各自的Wanzer机体强行从维修用的出口离开了输油管道。根据拉托娜的提议，全体人员的Wanzer，以及装载替换零件和补给物资的自动行走式集装箱都换上了之前准备好的气垫腿。我们很快就离开了地图上正式的道路，目前正在这种无路可走的地方朝萨夫特拉与乌克兰的国境线移动。

虽然有人提出在遇到检查站之前，我们完全可以给Wanzer装备上普通的腿部，并利用正常的道路移动，因为这样会比较快。但是这一意见很快就被拉托娜否定了。

“如今萨夫特拉军的主力部队应该已经在输油管道的爆破口附近埋伏好了，但由于他们的机动力相对不高，因此很有可能会同时使用飞机从空中进行搜索。一旦掌握了目标的确切位置，他们就会使用高速拖车，根据情况甚至可能会利用运输机装载大量Wanzer抵达现场，接下来就会快速组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这样一来，我们真的插翅难飞了。而且，如果出现这种状况，我们也就根本没有时间为Wanzer替换气垫腿。”

”的确，利用大量部队迅速组成包围圈正是萨夫特拉军所擅长的战术。虽然做出在这一区域组成包围圈的计划之前会耗费一些时间，但是只要他们决定了，具体实施起来是非常快的。如果想要成功逃亡，我们就只能

在对方做出反应之前隐藏好自己的行踪。”曾在哈弗曼岛与萨夫特拉军共同作战过的博斯说道。

拉托娜也用非常强硬的口吻做出了必要的补充：“正是如此。所以我认为，一旦被对方发现我们的行踪，并因此缩小搜索范围的话，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胜算。而我们准备有气垫腿这件事大概会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所以要尽快离开对方所关注的范围，这样我们的胜算也将随之增加。另外，考虑到被对方发现行踪的危险性，虽然从西边行至国境线是最短的距离，但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这么做。从南边走虽然直线距离会远一些，但这样做肯定会出乎他们的意料，而且沿途的地形也非常利于躲避空中的搜索。”

“好，选择移动路线这个任务就交给拉托娜了。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进行替换腿部零件的工作。”希德发出了命令。

我们随即行动起来开始给Wanzer替换腿部零件，虽然这原本是哈米斯的工作，不过之前在输油管道专用车辆紧急停止时受到了比较强烈的影响，他此时正在努力地进行着自己机体的相关维护工作。因此，对这些新安装上的气垫腿进行最终调整的任务，就只能交给每台机体的驾驶员了。说到我的那台机体，虽然能努力做到使其再次启动起来，但是应该不会达到像哈米斯调整过后的那种稳定感。

不过拉托娜说气垫腿这种零部件的主要功能就是使Wanzer沉重的机体从地面上漂浮起来然后高速移动，所以几乎没有能够进行细微调整的余地。无论你怎么精心调整，其效果与按照使用手册调整的结果根本没有什么不同。

“总之，只要能够让Wanzer动起来就够了。至于其他方面的运用，只能在实际使用中再慢慢适应。”

说到这里，拉托娜就不再多说，而是喷出刚刚替换上的气垫腿中的气体带领大家开始移动。为了维持连接攻击的有效性，我不能距离拉托娜的机体太远，所以我拼命地跟在她的身后。接着，哈米斯、自动行走式集装箱和希德并肩行进，博斯负责殿后。

那时，天色才刚刚临近拂晓。而现在，已经差不多快要到傍晚了，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遭遇到萨夫特拉军的飞机、车辆和Wanzer部队。虽然我们在这段时间里一直移动着，不过直到最后连民用车辆和住户的影子都没看见。

“虽说最恶劣的事态就是对方知晓我们的逃跑路线，并迅速形成包围圈，不过好像我们现在已经逃出来了。”从耳机中传出了拉托娜的声音，“萨夫特拉军的行动比我预想中的更迟钝。莫非他们真的受到了伪造信号的影响，认为一支大军正在利用输油管道靠近萨夫特拉，于是在管道沿线附近布下了大批军力。如果是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还真是意料之外的幸运。”

“但是，我认为关于我们具体人数的情报，应该已经从巴萨乌方面的Blauer Nebel部队传到萨夫特拉了。既便如此，他们还是会产生这种误会吗？”

听了博斯的疑问，拉托娜随即回答说：“嗯，我不知道。不过我认为即便能够从Blauer Nebel部队得到的情报，重要的是萨夫特拉方面认为这个情报的可信度究竟有多少。到底是因为德国首相与萨夫特拉方面合谋，Blauer Nebel部队才会偶尔与萨夫特拉方面联手展开行动的呢，还是说他们从最开始就有所联系？

这两种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是的，的确是这样。”博斯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老实说，就算是现在我也无法相信。Blauer Nebel的指挥官格莱瑟、队长瓦格纳可全都是德军至上主义者啊。如果说这些人是由于担心国家的未来而发动武装政变，虽然我无法赞同他们的想法，倒是可以理解。即便他们因为德国首相与对方在暗地里达成某种约定而负责一些工作的话，将萨夫特拉军队招致本国境内并摧毁本军基地这种行动，与他们的思想根本就是不相容的。而且，这些家伙也并非那种会向现实妥协，并舍弃旧思想的人。我甚至认为他们都是一群会强行改变现实，使其与自己的思想相符合的家伙。”

“虽然我此前并没有与瓦格纳、格莱瑟等人接触过，在这方面也说不出什么实际内容，但是在这起事件中，我感觉萨夫特拉派出的入侵德国·波兰的袭击部队是在相信Blauer Nebel会提供切实支援的基础上才展开行动的。”

听了拉托娜的话，博斯惊讶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一般来说，萨夫特拉人对外人有着很强的猜疑心。他们不会十分信任那些因为暂时性的利害关系而结成的合作伙伴。”拉托娜平淡地说道，“对于这样的合作伙伴，为了防止以后对方的背叛对自己造成严重影响，他们不会给对方重要的情报，也不会交给对方关乎生死的工作。你曾经与萨夫特拉军队一同作战，所以我想你对这一点应该会深有感触吧。”

“嗯，的确。”博斯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道，“这次，萨夫特拉军并没有将Blauer Nebel当成是外人，而是非常相信他们，并将支援工作交给了对方。也就是说，由于某种原因，萨夫特拉军队十分相信Blauer Nebel部队。”

“这就是我想说的。虽说弗莱德里克·兰卡斯特、瓦格纳、格莱瑟，甚至连德国首相，这些人都有可能是萨夫特拉方面的间谍，当然这只是一种比较极端的假设，但也正说明了现场指挥官瓦格纳是萨夫特拉间谍的可能性非常大。”

拉托娜刚说到这，希德插嘴说道：“的确，在波兰受到袭击之后，格莱瑟虽然一直都待在柏林，但是瓦格纳却出现在事发现场附近的古堡基地，为袭击部队的逃走提供了严密的支援，因此我也赞同拉托娜的观点。但是，如果瓦格纳是萨夫特拉的间谍，萨夫特拉方面应该会相信他从巴萨乌传来的情报，因此他们也就会准确地掌握我们的战斗力规模。”

“你是说，他们最终还是掌握所有的情况了。但是，由间谍传递来的情报并不会直接转达给战场上的部队。这名间谍的作用越是重要，其送来的情报就越要经过多重保密，必须要经过指挥部才能向下传达。而且在情报向下传达的过程中也会为了保密而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所以我想这条情报大概是耽误了。”拉托娜痛快地做出了判断。

刚才是谁说的，自己只会驾驶Wanzer进行战斗，这才一会儿的工夫就摇身一变，成了情报分析官和高级参谋。我在心里默默地想着。

“真是的，所谓毫无自觉的精英，大概就是这样吧……”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她真的只掌握了战斗技能，又怎么会从士官学校顺利毕业呢。想到这里，我轻轻地叹了

口气。

于是，拉托娜继续干脆地说道："从刚才的分析来看，收到巴萨乌方面联络的萨夫特拉军队现在很有可能就跟在我们的身后，并随时会突然发动袭击。这种可能性虽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也并非很严重的情况，眼下我们的问题是会定期进行巡逻的国境警备队。"

"那是你曾经服役过的部队吧。"希德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我对这支部队有着十分深刻的印象。你的老队友和老部下们有可能被分配到这一地区进行巡逻吗？"

"不，国境警卫队为了防止队员与走私者勾结，会频繁地更替编制内的服役人员。我服役时的那些熟人，现在应该已经被调到其他岗位去了吧。不过，即便是人员改变了，工作的内容应该没有任何变化。装备了气垫腿的小编制部队在国境线附近进行巡逻，对走私者与偷渡者进行管制，实际上这份工作与驾驶Wanzer进行游击战并没有太大的分别，因为那些企图以非法手段突破萨夫特拉国境线的家伙肯定都拥有几台武装Wanzer。"

"也就是说，隶属于萨夫特拉军的国境警备队实际上是游击战专家？"在这段时间里，多少恢复了一些的哈米斯也参与了讨论。

拉托娜爽快地回答道："的确如此。虽然他们并没有十分强力的武器装备，但是在利用气垫腿进行混战方面，大概连Blauer Nebel都不是他们的对手。在装备有高性能探测器的前提下，他们十分擅长发动干扰战与追击战。而且，他们进行巡逻的时间与区域每天都会发生变更，因此如果没有内部人士，根本无法事先回避。当然，由于他们的巡逻范围很大，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就不会与其遭遇，但是这完全要看运气了。顺带一提，我在服役期间曾在经过严密计算的基础上设定出了一条巡逻路线，如果有人想凭借气垫腿的普通巡航速度直接突破国境线——无论从什么地方、利用什么方式，那么他肯定会进入到巡逻小队的有效探测范围内至少一次。因为这是我独创出来的路线，所以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还在沿用，不过可能性非常大。"

"……看来你不仅仅是一名驾驶员，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官。"博斯赞叹道。

不过在拉托娜做出回应之前，希德率先说道："这么说我们最好事先做好与国境警备队遭遇并爆发战斗的觉悟。总之，我们发动入侵的情报现在大概已经被国境警备队所掌握，国境线附近很有可能已经进入最高戒严状态。"

"没错。一旦通常状态下进行待命的部队被整体动员起来，即便我们没有与对方交战，也很难突破国境。"说到这，拉托娜用严肃的口吻继续说道，"在装备气垫腿所进行的战斗中，必须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几乎不可能在敌人即将发动攻击的前一瞬间进行回避。根据气垫腿的构造，机体根本无法做出如此快速的反应，在驾驶普通Wanzer时越是擅长进行敏捷回避驾驶员，就越容易陷入这个圈套。老实说，在一开始时，我也非常不适应。所以，艾尔莎和博斯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明白，我会注意的。"博斯用平静的口吻回答道。

我也趁机说出了刚才产生的疑问："但是，既然无法迅速地进行回避，那么只有凭借速度来躲避敌人的

攻击了？”

“是的。比起回避，最好确保自己不被敌人瞄准，关键就在于要经常移动。”

听了拉托娜的发言，哈米斯有些不满地说道：“这样啊，既然装备了气垫腿之后无法进行回避，TATOU就变成了一台十分普通的薄装甲Wanzer了。我们要做的不是只给Wanzer替换腿部零件，而应该给全体人员每人准备一台类似Cicada II那种拥有厚重装甲的机体。当然，现在才说这样的话，已经来不及了。”

“是的，关于来不及的那个观点，我完全同意。”拉托娜不无讽刺地说道。

虽然我在这一瞬间打了个冷颤，不过希德很快就用严肃的口吻打断了他们。

“不管怎样，这里是敌人的阵地。一旦爆发战斗，即便我们消灭眼前的敌人，而对方的支援很快就会赶来，我们根本没有胜算。因此，比起消灭敌人，我们的重点是在尽量不受到损伤的前提下，迅速穿越国境线。这才是绝对优先的事项。”

“在尽量不受到损伤的前提下，迅速穿越国境线吗。虽然很难，但也只能试试看了。”拉托娜干脆地回答道，“无论是死在战场上，还是被生擒活捉，他们都会误解我的这一举动。所以，我绝对不允许发生这两种情况。”

“……我理解。”

我默默地在心里说道。

就这样，在那次对话之后的第二天，我们终于和萨夫特拉军的国境警备队遭遇了。

“探测器有反应！右前方，出现萨夫特拉军的Wanzer！他们正直线朝我方逼近！敌机数量，六台！”在Wanzer上装备有高性能探测器模块的哈米斯高声喊道。

拉托娜随即做出了回应：“如果我们逃跑，他们会在发动追击的同时呼叫援军。我们最好能与其交战。艾尔莎，我们上！”

“好！”

我拼命地追赶着快速前进的拉托娜机体，虽然希德的机体好像从后方发射出了导弹，可是我根本没有闲暇去注意那些事情。

萨夫特拉军的Wanzer部队也理所当然地装备有气垫腿，因此双方之间的距离在迅速缩短。最前面是两台装备有格斗武器和盾牌的机体，稍后是两台装备有机关炮和盾牌的机体，在最后好像还有两台，装备的应该是穿甲弹炮和爆裂弹炮之类的远射程武器。总之，他们好像还没有开火。

就在这一瞬间，一枚榴弹炮在空中炸开了，猛烈的火焰如同大雨般从天而降。看来事情变得有些棘手，在最后方的那两台机体中至少有一台装备有榴弹炮。

“从最后开始着手！”

拉托娜怒吼道，接着一个急转身躲过了已经迫至眼前的那台装备有格斗武器的敌机，继而朝着敌人的后方移动。虽然装备了机关炮的敌人开始猛烈地扫射，但是由于双方都在高速移动中，因此其精准度并不高。拉托娜的机体一边用盾牌进行防御，一边继续突击。我也只能尽最大努力跟在她的身后。

这时，与其他机体组成攻击阵型的最后两台机体突然改变了移动方向，乍看上去就像是准备逃走。一瞬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该追上去，不过拉托娜却丝毫没有犹豫，驱使Wanzer开始追赶。这

时，大概刚才被对方瞄准了，第二枚榴弹炮在空中炸开，仿佛能够吞噬一切的烈火再次朝我们的机体落下。

“可恶！”

拉托娜一边懊恼地怒骂着，一边继续突击。装备有榴弹炮的机体虽然凭借这次攻击与我们拉开了一些距离，但是拉托娜机体的速度明显更快一些。原本同样装备有气垫腿的机体在移动速度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大概就是技术上的差异吧。

在我方主动避开遭遇战的前提下，就像是电影中的汽车追逐场面一般，拉托娜很快就追上了那台装备有榴弹炮的敌机。敌机眼见无法继续使用榴弹炮，于是挥舞起了格斗武器，但是这种抵抗对拉托娜这种人来说根本就是徒劳的。在她举起长枪刺中敌人的同时，勉强跟在后面的我的机体也由于连接攻击发射出了散弹炮。装备榴弹炮的敌机在一击之下瞬间陷入了沉默，驾驶员很快被弹射出舱。

“终于……”

就在我下意识地喘息时，拉托娜已经间不容发地朝与装备榴弹炮敌机通行的机体发动了袭击。可能是作为榴弹炮机体的护卫，那台敌机的机体上装备了机关炮和盾牌，他的动作十分迟钝，而且攻击的方向也丝毫不对。虽然之前听说国境警备队中汇集了一批精英驾驶员，不过其中应该也有刚刚分配来的新兵吧。

不过，拉托娜却毫不留情地对其发动了攻击，虽然我稍微有些疑惑，不过在连接攻击系统的作用下还是自动进行了散弹炮支援。很快，那台敌机就陷入了无法作战的状态，驾驶员也随即被弹射出舱。可不知为什么，拉托娜竟然举着长枪朝刚刚被弹射出的驾驶舱刺去，同时还利用外部扬声器大声地说着萨夫特拉语。

“……这、这是？”

就在我感到疑惑的瞬间，敌机驾驶员慌慌张张地从驾驶舱里爬了出来。紧接着，拉托娜机体上的长枪将已经空无一人的驾驶舱彻底摧毁。她做完这些后马上扭转机体开始快速移动。

虽然我还是感到迷惑不解，不过也随即跟在她的身后移动，与此同时问道：“刚才的那台敌机，驾驶舱里有什么东西？”

“你没注意到吗？那台就是搭载了高性能探测器的机体。即便只有被弹射出的驾驶舱，也能够令远处的探测器运行，是个非常麻烦的对手。”

听了拉托娜的解释，我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原来比起那台装备有榴弹炮的机体，她更想快些摧毁这台装备了高性能探测器的敌机。

就在我们袭击敌人后方的同时，我们的后方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事态。敌机中装备了格斗武器的机体和装备机关炮的机体联合起来，打算击溃我方搭载了高性能探测器的机体以及拥有远距离攻击武器的机体。虽然我们已经击破了榴弹炮机体，但现在可不是休息的时候。

就在我们全力返回时，好像是刚才情况的一个翻版——在近距离无法使用导弹的希德机体正在利用格斗武器应战，哈米斯虽然也在拼命地射击，可是由于敌机在高速移动，因此他根本无法命中目标。博斯机体的情况最糟，好像机体的双臂都已被破坏，已经无法进行战斗，不过敌人的机体大概也受到了导弹的直接攻击。虽然格斗武器装备机与

机关炮装备机各损失一台，其战斗力被减半，不过情况还是万分危急。

“休想得逞！”

拉托娜的机体朝着正在与希德交战的那台装备了格斗武器的敌机扑去，敌人的格斗技术好像也十分了得，竟然用盾牌挡住了拉托娜手中的长枪，不过与此同时我的机体也自动发射出散弹炮。趁着这个机会，希德驾驶着机体迅速后撤，并瞄准装备机关炮的敌机发射出导弹。对方好像之前已经收到了极为严重的损伤，所以在这枚导弹的直接攻击下，驾驶员随即被弹射出舱。

这样一来，无论国境警备队的装备有格斗武器的机体有多么厉害，无奈地陷入了被动。而且我方必须要在对方援军赶来之前撤退，所以根本没有任何顾虑。他勉强挡住了拉托娜机体上的长枪，却无法躲避我同时发射的散弹炮与机关炮，希德的导弹攻击将其彻底摧毁。

“快点撤退！是否有无法移动的人！”

根本无暇顾及被弹射出舱的敌机驾驶员，拉托娜大声地确认道。

于是哈米斯气喘吁吁地回答说：“Wanzer还能动，不过自动行走式集装箱中弹了，气垫腿已经无法启动。”

“只能扔掉了。”拉托娜不假思索地说道，“Wanzer还能用已经很难得了。我们走！”

“好，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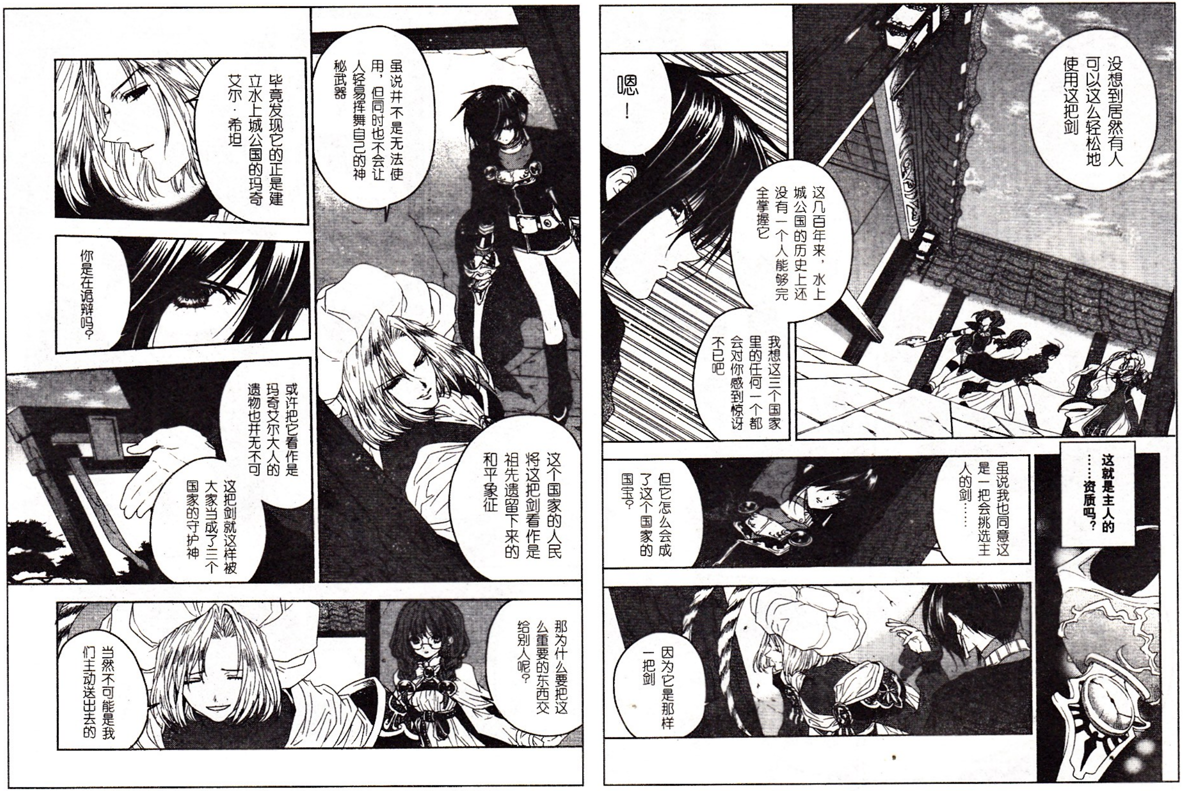
希德回应道，我们只好留下自动行走式集装箱，开始全速逃走。

未完待续


第十三回
躲开监视者的耳目
悄悄潜入多凯境内的
里昂一行人……
Tales of Destiny
转瞬即逝
春日部晶
译：清雨
多凯镇
真是出乎意料，没想到整个港口都被封锁了
封锁？
准确地说是前往港口的「小道」被截断了
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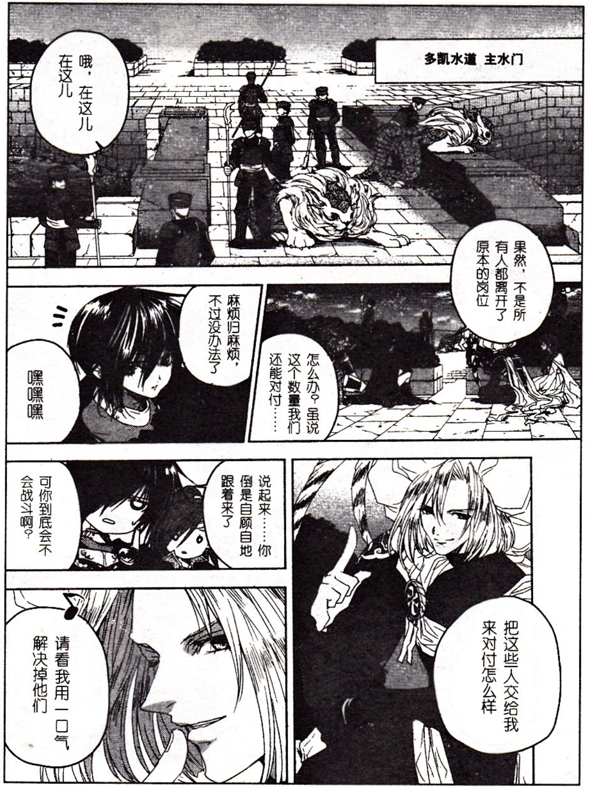

多凯与外围的海域之间有几个供水上交通工具出入的「开口」
港
城下町
那些也是这次潜入行动的理想突破口……
可能是为了防止你们的同伴逃走，现在它们都被封锁起来了
那两个家伙可真是的
怎么会跑到那么麻烦的地方去
但你还是会去救他们吧？
我不会食言的
他到底是个坦率的人，还是不坦率呢……
不过，这种状况也不见得是件坏事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士兵们全都集中在港口
由于封锁了出入口，整条水道里一个人也没有
而且你们看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把水门打开的话，一定会让敌人乱作一团，这可是个极好的机会！
那就这么定了，目标是上游的水门
好！
尽快夺取港口！
只要有那个水性很好的家伙在就没问题
露蒂小姐……
不过用水攻的风险也很高
我不敢保证你们的同伴不会受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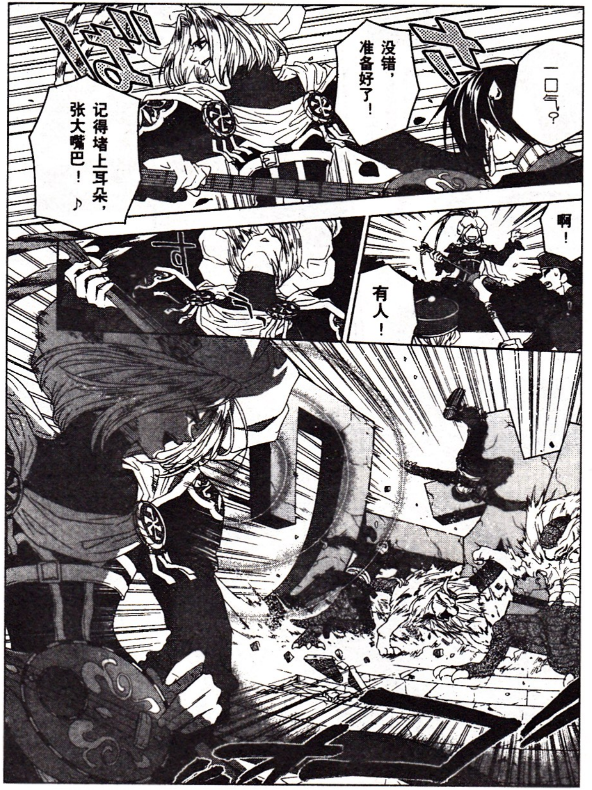

没想到居然有人可以这么轻松地使用这把剑
这几百年来，水上城公国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掌握它
嗯！
我想这三个国家里的任何一个都会对你感到惊讶不已吧
这就是主人的……资质吗？
虽说我也同意这是一把会挑选主人的剑……
但它怎么会成了这个国家的国宝？
因为它是那样一把剑
这个国家的人民将这把剑看作是祖先遗留下来的和平象征
那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别人呢？
虽说并不是无法使用，但同时也不会让人轻易挥舞自己的神秘武器
当然不可能是我们主动送出去的
或许把它看作是玛奇艾尔大人的遗物也并无不可
这把剑就这样被大家当成了三个国家的守护神
你是在诡辩吗？
毕竟发现它的正是建立水上城公国的玛奇艾尔·希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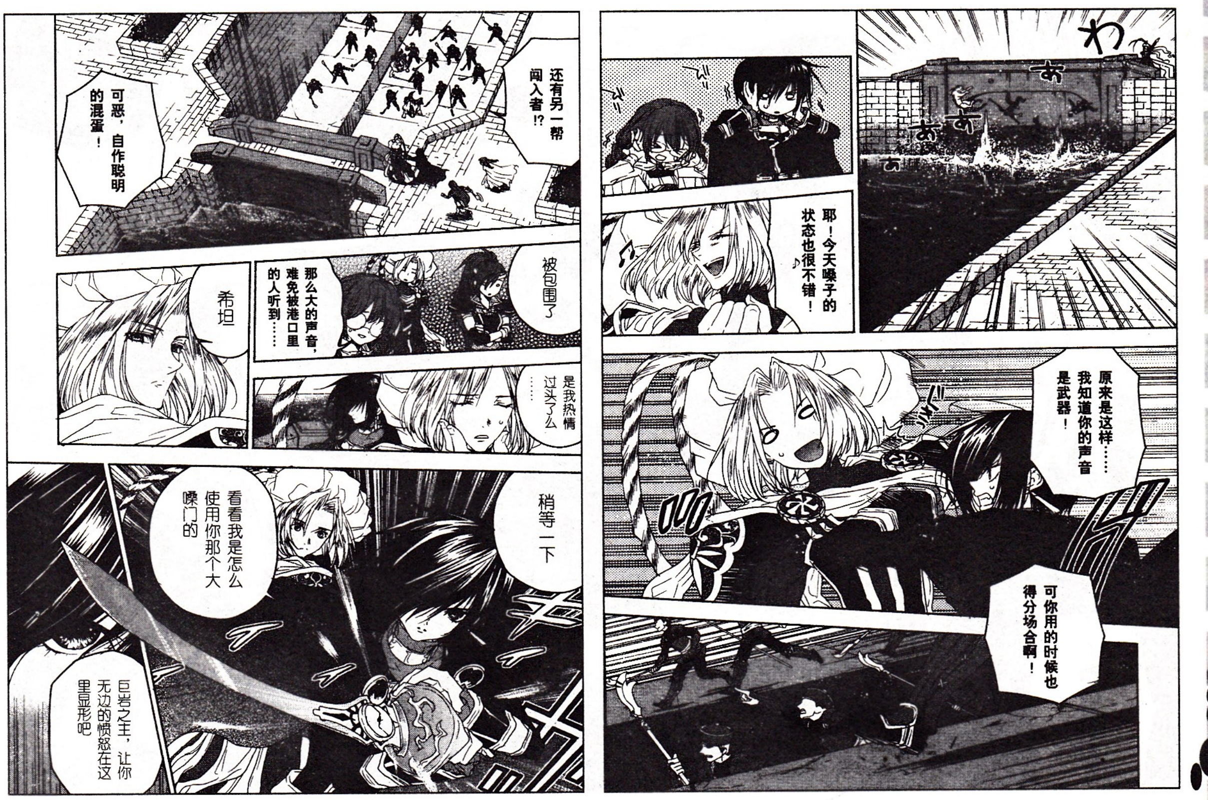

而是消失了，在某个时刻，突然就消失了
这把剑的消失，也许正是给予那个糊涂父亲的惩罚
这是世代管理宝剑的希坦家族成员不应有的行为
那是十几年前，我老爸继承王位时发生的事
老爸宣称为了维护希坦的秩序
竟然用宝剑来为罪人行刑
如果那个时候三个国家之间的平衡没有被打破的话
或许就能阻止多凯挑起这场纷争了
如果我没有离开的话……
乔尼殿下……
夏露
这件事发生之后，国民们整天唉声叹气，毛流和多凯更是怒不可赦
希坦的威信随之一落千丈，国力不振


不过！
くる
就算现在来讨论那些过去的事，也什么都改变不了
你不希望拿回这把剑吗？
听好了少年
人也好，物品也好，都有着应该成为的形态，有着应该发挥的作用
而「剑」，只有在合适的人手中才能绽放光彩
在海滩上遇见你时我就感觉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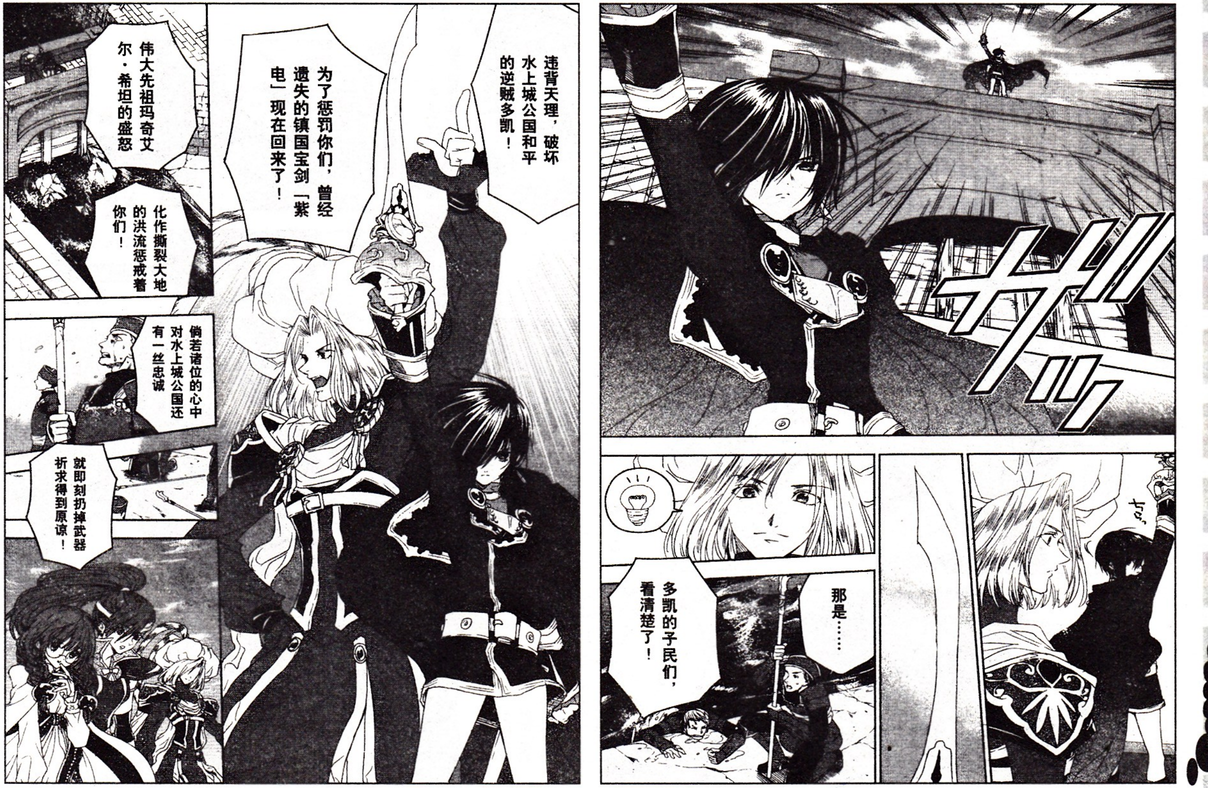

你正是它的最佳拥有者
用不着你提醒
当然，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像
我也想尽快把菲特那家伙救出来
好了，大家都别再说闲话了
出发


多凯水道 主水门
果然，不是所有人都离开了原本的岗位
哦，在这儿
在这儿
怎么办？虽说这个数量我们还能对付……
麻烦归麻烦，不过没办法了
嘿嘿嘿
把这些人交给我来对付怎么样
说起来……你倒是自顾自地跟着来了
可你到底会不会战斗啊？
请看我用一口气解决掉他们


一口气？
没错，准备好了！
记得堵上耳朵，张大嘴巴！♪
啊！
有人！


わ
あ
あ
あ
あ
耶!今天嗓子的状态也很不错!♪
原来是这样……我知道你的声音是武器!
可你用的时候也得分场合啊!
还有另一帮闯入者!?
可恶，自作聪明的混蛋!
被包围了
那么大的声音，难免被港口里的人听到……
希坦
是我热情过头了么……
稍等一下
看看我是怎么使用你那个大嗓门的
巨岩之主，让你无边的愤怒在这里显形吧


深渊的咆哮！
大地的暴怒冲击！
呜哇!!
好厉害……


那是……
多凯的子民们，看清楚了！
违背天理，破坏水上城公国和平的逆贼多凯！
为了惩罚你们，曾经遗失的镇国宝剑「紫电」现在回来了！
伟大先祖玛奇艾尔·希坦的盛怒
化作撕裂大地的洪流惩戒着你们！
倘若诸位的心中对水上城公国还有一丝忠诚
就即刻扔掉武器祈求得到原谅！



痛快
多凯这些家伙，比我想象的还要迷信
你演得也挺不错的嘛
这种事我一点儿兴趣也没有
但是……
「人也好，物品也好，都有着应该发挥的作用」
这把剑在这里应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仅此而已
呃！
少爷，
我想我是最幸福的守护者……
多凯港
狄穆罗斯，刚才的响动……
啊，是夏露的晶术
好，接下来轮到我发挥作为剑士的职责了
把你对这柄剑的不舍全都扔掉吧！


里昂他们已经到附近来了吗？
晶术的源头是水路上游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得救了
好了，快去把那两个笨蛋救出来！
是！
顶尖的主人
以及和那个时候一模一样的战友关系
这些理应在千年以前就已经消失了的东西
从第一次见到少爷的那个瞬间开始……
我又再次得到了
下一期精彩继续，不要错过！



文/玛娜　编/YULA

阿莱克斯・施弗德

Alex Shepherd



从小，阿莱克斯就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扮演着保护约书亚的哥哥的身分，然而他从未得到过幸福的家庭生活，在做了一段关于约书亚的噩梦后，他在军属医院停留片刻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却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样。

艾尔・霍洛维

Elle Holloway



艾尔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她无法接受牧羊人溪谷的现状，每天都在张贴板张贴寻人启事，寻找失踪的居民。她是阿莱克斯的青梅竹马，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但是阿莱克斯在未告知艾尔的情况下就离开小镇去参军的行为，对艾尔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约书亚・施弗德

Joshua Shepherd



阿莱克斯的弟弟，在成长过程中，他一直是两兄弟中最受父母疼爱的一个。和哥哥相处得不错，但他现在失踪了。

莉莲・ 施弗德

Lillian Shepherd



当阿莱克斯见到母亲的时候，她已经接近于一个紧张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了。从她口中所说的来看，她现在惟一的思念就是约书亚，是什么让她变成了现在这样呢？

亚当·施弗德

Adam Shepherd



作为施弗德的一家之长，退伍军人亚当一直以军营里的严格规矩打理着家里的事情。他几乎放弃了阿莱克斯，而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了小儿子约书亚身上。退伍后，他担任牧羊人溪谷的行政司法长官，不过目前他也失踪了。

巴特利特镇长

Mayor Bartlett



曾一度受到镇上居民的崇敬，但是现在的他却终日烂醉如泥，他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打发在公墓里挖墓，没有人知道那是因为什么。

霍洛维法官

Judge Holloway



艾尔的母亲是少数几个仍旧关心着小镇的市民之一，她冷静的处事方法是很多人仍然留在小镇的动力之一。

菲奇医生

Doc Fitch



他似乎在很多年前的一次突发事件中为小镇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被人们当作英雄对待，不过当阿莱克斯见到他的时候，却发现他与这个名号有着很大的出入。

柯蒂斯·艾克斯

Curtis Ackers



柯蒂斯经营着镇上的废品回收站，并为自己能修好任何小玩意而自豪。他的脾气非常不好，与周围的人相处得也不和睦。

副警长维勒

Deputy Wheeler



维勒曾是阿莱克斯父亲亚当的手下，他性格非常多疑，是一个彻底的阴谋论者，当亚当和镇上的人们消失后，他第一时间发现了问题，并躲藏在警察局中逃过了一劫。

第一章 噩梦的意味

1

空袭警报和爆炸声不断地在阿莱克斯的头顶响起，战场的沙土似乎正不断被炸弹炸起，一层层地洒落在他的脖子里。他试着睁开双眼，但眼皮却像是生锈的闸门一样难伺候，在试图抬起头的瞬间，混杂着铁锈味与灰尘的空气一股脑地钻进了鼻腔中。

虽然看不到周围，但是灼热的阳光似乎仍在持续地烤灼着阿莱克斯的后背，除了席卷全身的无力感外，这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每天的严酷训练已经让他渐渐适应了这些困难，但是，这并不能让他在想像敌人给自己的后脑勺来上一枪时变得更加乐观一点。

说得直白一些，战势对他们这边很不利。

阿莱克斯的小队这次的任务是将周边地区被民兵占领的一座小镇夺回来，把自由还给村民。但是，进入小镇后，他们才发现自己中了敌人的埋伏。

在呼叫空中支援也无法扭转败局的情况下，战友一个个倒下了，阿莱克斯则和剩下的战士一起撤到了一堵混凝土墙后，继续抵挡着敌人的攻击。他所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火箭弹飞来的声音和压在身上那些混凝土墙块的重量……

突然之间，阿莱克斯感到自己的身体似乎开始移动，不知道是什么人正以奇妙的方式将他向前推去。伴随着移动的感觉，灼热感、疼痛感与战场上的喧闹也渐渐地离他远去，似乎只是转过了一个弯，周围就已经陷入了一片让人不安的寂静中。与此同时，手脚所触及的地方也变得冰冷起来。

寂静中，只有一个男人的脚步声不紧不慢地一直持续着。

阿莱克斯开始感觉脑门上不停地向外涌出冷汗，比起之前在战场上的害怕来，现在的情形更让人感到不安。在恐慌的驱动下，他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

出现在阿莱克斯眼前的……居然是一间医院的天花板。

"我们的部队在哪……战友们在吗？他们的作战计划已经成功了吗？"

阿莱克斯茫然地注视着面前的一片黑暗，现在似乎是晚上，医院中非常冷清，只有天花板上每隔50米一盏的日光灯在散发着微弱的光芒。

借着那比蜡烛亮不了多少的灯光，阿莱克斯努力打量着四周。一名戴着口罩的医生正推着病床向前走，他似乎并不在意床上的病患是否已经醒了过来。

"嘿，回答我！"

当发现自己正被皮带紧紧地绑在床上时，阿莱克斯开始有些紧张起来，病床穿过一扇又一扇的门，在破旧的医院中穿梭着。

走进一条长长的走廊后，眼前出现了一片难以置信的可怕光景：一间病房里，一个孩子被牢牢地绑在病床上，一名医生手中举着刀，正向孩子切去；而另一间房里，医生用双手紧紧地勒住了病人的喉咙，周围传来尖利的惨叫声。

"他们在干什么？这里发生什么事了？你要带我去哪里？这是什么地方？"阿莱克斯紧张地大叫起来，不住地试图挣脱身上的皮带。

但是，医生没有停止脚步，他继续向前推动着病床，直到进入了一间单独的手术室后才停下来，转身推开房门走了出去，将阿莱克斯留在了里面。

"嘿！你要去哪儿？不要把我丢在这里！"

阿莱克斯用力地晃动着病床，想要从皮带的束缚下挣脱，而这时，医生突然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倒退了几步。

透过房门上的玻璃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无比清晰地映入了阿莱克斯的眼中——一根长长的锐器穿过医生的腹部，并将他高高举了起来，医生只来得及发出了几声断断续续的惨叫，就被狠狠地丢在了地上，发出像是什么东西被摔碎的声音。

阿莱克斯拼命地拽动着捆绑四肢的皮带，双眼警惕地盯着门外的动静。还好，门外的那个凶手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房间里还有第三个人的存在，伴随着一阵铁器摩擦地面的刺耳噪音，凶手渐渐远去。

这时，阿莱克斯也终于将双手从皮带中挣脱了出来。

轻轻抚摸着双手被皮带勒出的瘀痕，阿莱克斯将前胸口袋中装着的手电筒点亮，小心翼翼地向四周照过去。

他所在的房间是一个普通的手术室，

除了简单冰冷的机械之外并没有其他特别的东西。房间里没有别的出口，只有一扇门通往走廊，但是，打开门就是刚才那个医生被杀的地方。

这家医院实在太诡异了……医生杀死病患，现在又有人杀死医生……阿莱克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醒来，他应该正在战场上，或者是随便一间什么名字的战地医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醒来就发现有人在自己面前死去。

犹豫了片刻，阿莱克斯轻轻地推开了手术室的门。然而，他并没有如预想中一样看到医生的尸体，地面上只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血痕，血痕一直穿出大门，延伸到漆黑的走廊中。

血痕仍然有些湿润，一缕生命刚刚消失的新鲜气息从地面升起，扑入阿莱克斯的鼻腔内。在战场上，他曾多次目睹战友的鲜血洒在沙砾上，但不可思议的是，这股沉重的气味仍然让他感到那么陌生，以至于他的半个身体都不禁僵硬了起来。

阿莱克斯并没有检查自己的口袋，一切通讯设备都已经在踏入战场之前留在了营地，口袋中还有这支手电筒已经让人感到非常惊讶了。

也幸亏还有这支手电筒的存在，他才能在一片漆黑的医院中摸索着前进。

这是一家非常残旧的医院，整个医院里似乎没有什么人，瓷砖铺设的地面、白色的墙面、甚至连天花板上都布满了灰尘与污垢，令人想起在地下从事非法交易、倒卖器官的黑市医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之前在走廊中看到的可怕景象就可以解释了。

这时，阿莱克斯突然注意到了一个让他不安的人影。

那个人影被关在一间用铁门锁住的房间里……不，与其说是房间，倒不如说是走廊的尽头，那里被一道铁栅栏与外界隔开，一个穿着T恤的小男孩就趴在走廊的地面上，正专注于自己面前的事情。

那背影实在是太眼熟了……阿莱克斯向前走了几步，试探着叫了一声。

"约书亚？"

小男孩并没有回头，他正专心地用铅笔画着一张线条简单的涂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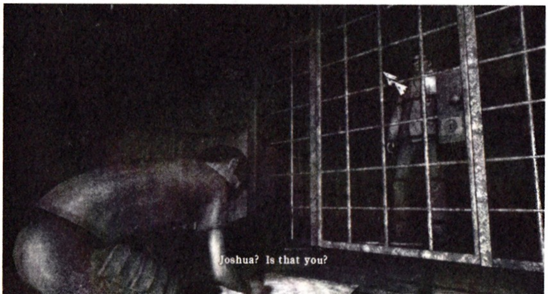
"约书亚？约书亚！是你吗？"

阿莱克斯忍不住伸出手去推开了铁门，就在他踏进门的瞬间，小男孩突然像只受惊的兔子一样跳起来，在向后张望了一眼后就从另一侧的门里跑了出去。

尽管只是短短一瞥，却足够让阿莱克斯看清小男孩的脸，那正是约书亚，阿莱克斯的弟弟。

约书亚为什么会在这里？他应该正在家里，和父母一起住在小镇上才对啊。

阿莱克斯一边疑惑于自己看到的事实，一边捡起被约书亚留在地上的那幅涂鸦。涂鸦上画着三只微笑着的粉红色小猪，



当然，从长长的耳朵来看也有可能是兔子，反正不是阿莱克斯可以明白的东西。

阿莱克斯顺手把画塞进口袋，追着约书亚冲进了另一侧的门里。

那扇门的后面是一间似乎已经很久没人使用的女用洗手间，两侧的木门损坏严重，洗手间里的灯光非常微弱，只有巨大的镜子稍微反射了一些手电筒的亮光。约书亚并不在房间里，应该是从洗手间的另一扇门跑掉了。

然而，镜子上插着的东西仍然吸引了阿莱克斯的注意，那是一把看起来相当锋利的匕首，不知道为什么被人深深地插进了镜子中央，周围还有一滩溅开的血迹。虽然并不想知道那血迹是什么人留下的，不过回忆起在手术室看到的一切，阿莱克斯还是拔出了匕首，将它紧紧地握进了手掌中。

没错，就是这样……之前在军队的时候，也经常会像这样随身携带一把小刀，它会让阿莱克斯感到非常安心。

注视着破碎镜中的自己，阿莱克斯轻轻地呼出一口气。此时，周围突然陷入一片黑暗当中。

日光灯不停地闪动起来，在猛地爆出一声短路导致的响声后，便彻底停止了工作。与此同时，阿莱克斯发现周围开始出现一些难以解释的变化。

黑暗就像是肿瘤一样迅速腐蚀着周围的一切，贴满了马赛克砖的墙面，厕所中陈旧的木制隔板……不，准确来说，应该是周围的一切都像是在迅速蜕皮变质，像是经历了数千年的时间洗礼，迅速风化、生锈、残旧，表皮被全部揭去，只剩下了丑陋的内部。

很快，阿莱克斯的面前就只剩下了一个充满锈迹、污垢……由钢筋和铁架搭建而成的世界。

正当阿莱克斯为面前的变化而瞠目结舌的时候，隔间中突然传来了有人在从里向外推门的声音——一名护士从隔间里走了出来。

阿莱克斯反射般地立刻向后退了一步。

洗手间里居然有人，这确实是让他没有想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万一护士大声叫起来示警，他可能会很难从这里安全地离开，更别提不知道怎么会跑到医院里来的约书亚了。

而且阿莱克斯身上的手电筒又是那么显眼，不被看到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在短短的几秒钟时间里，阿莱克斯的脑中已经闪现过无数个念头，趁着护士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的手已经轻轻移到了胸前，想要隐蔽到黑暗之中。

不管怎么说，在女厕所里被发现也太丢人了，更何况自己好歹也是个军人。

但是，阿莱克斯并没有立刻关掉手电筒，这不仅仅是因为护士没有大声尖叫起来，而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当护士转过身来，阿莱克斯才借着手电筒的光芒看清了她的脸。

她的脸上……什么也没有。

是的，就像是一团涂满了血浆与刀痕的面团，在那下面看不到任何五官的存在。而她的手上，正举着一把沾满了鲜血的小刀。

随着手电筒的晃动，那看起来像是护士的怪物像是找到了目标，以奇怪而僵硬的姿势一步步地朝着阿莱克斯走了过来。奇妙的是，虽然脸庞极度可怕，但护士的身材却非常完美，短短的护士裙下露出的长腿让人几乎无法将其与可怕的脸部联系在一起。

……

不。

阿莱克斯突然之间觉得自己似乎想到了什么，那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而这时，护士已经高高举起匕首刺了

过来，军人的敏锐反应使他立刻低下头避开了致命的一击，并顺势转过身去，将手中的匕首插入了护士的小腹中。

确保插进去之后，再用力一转……这样就可以给敌人造成成倍的伤害。

在军队中，阿莱克斯虽然学习了许多战斗的方法，不过实际用上这还是第一次。

当护士体内的血液喷射出来，溅了阿莱克斯一身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那个被遗忘的关键。

这一切在之前也曾经屡次发生过，从手术室中醒来，遇到约书亚，约书亚逃走，然后周围产生变化，护士出现……这些都是他在那场梦中见过的情景。

是的，那场袭击确实发生了，我们失败了，还好我和一部分战友被救回去送进了医院。那间医院很好，护士们漂亮性感，总是穿着短而整洁的白色制服。或许这是这场怪梦出现的原因也不一定。

总之，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我开始偶尔做这个噩梦，就在这里，在医院，但又不完全是这里。它们的格局相同，但梦中的医院完全扭曲了，回荡着令人生厌的噪音，很黑，黑到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每次都是一样的剧情，而且没有结束就会惊醒。

我曾和医生说过这件事，但他却以为我是因为治疗产生的幻觉，只是给我镇静剂和帮助睡眠的药，让我整个白天都昏昏沉沉。只有我知道，那场梦一定意味着什么，约书亚的出现一定是想要告诉我什么。

2

约书亚。

阿莱克斯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来形容约书亚，每次想到约书亚的时候，他都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

他清楚地记得约书亚出生那天父母高兴的样子，就像是长久以来的绝望与重担终于被阳光一扫而清一般。父母一直以来都想再要一个孩子，从约书亚出生那天开始，他们就非常宠爱他。开始，阿莱克斯并没有注意到，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约书亚渐渐长大，他才发现原来父母早就放弃了自己，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约书亚的身上，甚至于阿莱克斯离开小镇参军了这么久，他们也没有寄来过一封信。

尽管如此，阿莱克斯和约书亚相处得还是不错，约书亚的脸上总是挂着可爱的微笑，对所有人都很友善，每个人都很喜欢他，包括阿莱克斯在内。

因此，阿莱克斯实在无法忽略约书亚在噩梦中屡次出现的原因。

尽管知道自己只是在一场噩梦中，但周围的一切还是让他觉得那么真实，耳边不时传来的噪音、可怕的怪物、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阿莱克斯甚至觉得，自己如果在噩梦中被杀死的话，就真的再也无法醒来了。

或许是因为抱着强烈的想要见到约书亚的心情，很快，阿莱克斯就在又一扇铁门后见到了约书亚。

他还是趴在地上，聚精会神地画着另一幅画，但是，当听到阿莱克斯的声音时，他就像是完全不认识阿莱克斯一样，连头也懒得抬起来。

"我忙着呢，走开！"

"你在这里干吗？"阿莱克斯试着和约书亚搭话。

"有人带我来的，他告诉我这里有我的玩具。"

"要我帮你吗？"



“找到兔子，我想要我的玩具！”

在昏黄的灯光下，约书亚似乎正在画一幅关于兔子的图画。

“但在这里我没有看到什么玩具。”

阿莱克斯实在难以保证自己会在周围找到什么，或许是半截怪物的尸体，一盆已经发臭的内脏，甚至是一袋蟑螂，总之不可能是什么可爱的兔子玩具。

但约书亚只是再度坚持自己的观点。

“是我的朋友就一定会帮我找到。”

阿莱克斯无奈地耸了耸肩膀，反正是一场噩梦，那么也不在乎这些莫名其妙的小事了。

他环顾四周，推开了身边的一扇门，开始挨个搜索沿路的病房。遇到穿着护士装的怪物时，他就关上手电筒，屏息静气地偷偷从怪物身边穿过去。那种怪物似乎只能凭借亮光和声音判断人的位置，只要小心一点其实很容易躲过。

就在阿莱克斯想着兔子玩具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时候，一只紫红色的兔子突然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之所以说紫红色，是因为兔子的身上沾满了粘稠的污血。更令人讶异的是，兔子的另一半被塞进了墙壁上的一个洞穴里面，当阿莱克斯靠近的时候，玩具一点点地从洞穴中滑了进去，就像是另一侧有一个人正拽着它。

虽然不想碰到那些恶心的血，但眼看兔子就要完全被拽到另外一边去了，阿莱克斯只好伸出手紧紧地拽住玩具那因为血液而变得粘稠滑腻的耳朵，将它朝自己的方向拉回来。

但是，出乎阿莱克斯的意料，另一侧的力道大得惊人，阿莱克斯几乎整个手臂都被拖进了洞穴中。当耳朵贴在墙面上后，阿莱克斯听到对面传来不像是人类发出的、令人浑身发冷的声音，在恐惧的趋势下，他使出全力，居然将玩具全部拽了过来。

阿莱克斯不敢再停留下去，也不想知道这个噩梦中将要出现什么，他沿着原路回到了约书亚面前，攥着那只兔子从铁门的缝隙间塞了进去。

约书亚终于停住了笔，好奇地站起来，用大大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兔子和阿莱克斯的脸。可能是兔子身上的血污，也可能是阿莱克斯的脸让他感到害怕，约书亚突然不安地向后退了几步，扭过头朝与阿莱克斯相反的方向逃走了。

他的身影快速地消失在了走廊的另一端，阿莱克斯失落地注视着手中的兔子玩具，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约书亚逃往的方向是一条死路，尽头只有一架仍然正常运行的电梯。阿莱克斯走进电梯，按下了惟一还能点亮的按钮，铁门轰地关上，电梯随即开始移动。

吱啦……

在电梯下降嘈杂的声音中，突然有一道尖锐的声音穿透噪音，传进了阿莱克斯耳中。

没有错，那确实是从电梯外传来的，是铁器在地面上拖动所造成的摩擦声，在手术室中目睹着医生被刺穿的时候，阿莱克斯也听到了这个声音，想到医生可怕的死状，阿莱克斯立刻快速按动电梯中的开门按钮，但却丝毫不起作用。

金属声越来越大，脚步也越来越接近电梯，终于，电梯停止了下降，但门却并未打开。极端的恐惧让阿莱克斯几乎无法移动，他深深吸了一口气，靠近电梯门，伸手又按了一次开门键。就在这时，一把巨大的刀从门缝中穿了过来，像在手术室中看到的情景一样，贯穿了阿莱克斯的胸口……

第二章 失踪人口

1

阿莱克斯倒抽一口凉气，醒了过来。

黄昏的阳光正穿过车玻璃照射在他的身上，虽然现在只是初秋，阳光却已早已失去了夏日的灼热。卡车正在一条宽阔而寂静的马路上行驶，车外公路两侧的树木以飞快的速度向后闪过去，座位上不时传来一阵阵轻微的震动。

这是一个即将迎来傍晚的时刻，阿莱克斯正坐在开往老家方向的车上。

“做噩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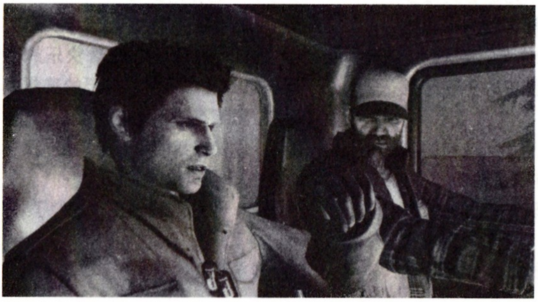
身边戴着帽子的卡车司机看了他一眼，阿莱克斯惊魂未定地点了点头。

司机将视线转回到路上，按下了收音机的开关，一首女声吟唱的曲子传了出来，带着一些悲伤的腔调，仿佛融进了渐渐在四周弥漫起来的雾气中。

卡车已经驶入了阿莱克斯所认识的区域，注视着熟悉而又有些陌生的风景，他渐渐平静了下来。

牧羊人溪谷小镇，那就是他要回去的地方。

小镇虽然不大，不过当卡车在主干道停下的时候也已经是晚上了，阿莱克斯从驾驶席里跳了下来，向好心在路上捎上自己的司机道了谢，便朝向自己家的方向走去。



阿莱克斯离开这里已经好几年了，他仍清楚地记得自己是如何为了证明自己而负气进入了军队，除了父母之外，几乎谁也没有告诉，甚至是最好的朋友艾尔。

这个小镇总是让他感到压抑，它涌动着古老而沉重的气息，就像

父母一样。

阿莱克斯本不想回来，但是，自从那个漫长的噩梦开始频繁地骚扰他，他渐渐担心起在约书亚的周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伤势稍微好一点后，他就偷偷地溜出了医院，在医院后的高速公路上拦了一辆车。

没错，准确来说，阿莱克斯现在的身分是一名逃兵，不过他只是来确定一下约书亚没有事，之后就打算立刻离开。

白色的雾气已经布满了整个小镇，将这个昔日曾经热闹非凡的地方映衬得分外寂寥。阿莱克斯走在昔日经常行走的街道上，很快就发现了小镇的怪异之处。

落满灰尘的各种车辆随意地停在路边，街道上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两侧本该还在营业的小店早已紧紧地锁上了大门，更有甚者还用木条和杂物将门封了起来，整个镇上都充满了荒凉的感觉。

太安静了，周围的一切都太安静了，镇上的人都去了哪里？

阿莱克斯不禁捏住了一直带在身上的匕首，保持警惕地行走在看起来已经有段时间没有清扫的马路上，几张宣传小镇创立150周年的报纸和传单不时被风吹过来，贴在他的脚面上，而他只是厌恶地将它们踢到一边去，不停歇地向着家里的方向走去。

在阿莱克斯的记忆中，从未在镇上见过这样浓厚的雾气，他几乎无法看到五步之外的任何东西，只能尽量靠近马路的边缘，依照自己的记忆朝正确的方向走去。

这个时候，如果带着梦中的手电筒就好了。

阿莱克斯的脑中突然冒出了这样的念头，他愣了一下，随即自嘲地笑了起来。

穿过经常和艾尔一起骑车经过的主街道，向南不远就是市政厅，艾尔的母亲就在那里上班，然后再过五分钟左右就是阿莱克斯的家了……

小时候的回忆突然涌入了阿莱克斯的心中，顺着熟悉的回家之路，已经可以看到市政厅前那醒目的石碑了。石碑上雕刻的是一面盾与两把圣剑的图案，在牧羊人溪谷并不那么漫长的历史中，它象征着镇上的四大家族用尽全力保护镇上的人民，保护自己家庭的信念。

一切都要以家庭为重，这就是小镇上的传统。

"阿莱克斯？"

一只冰冷的手突然从背后搭到了阿莱克斯的肩膀上，他猛地回头，反倒将身后的人吓了一跳。

"霍洛维法官？嗨。"

认出了对方，阿莱克斯不禁为自己刚才的失态而稍稍感到有些尴尬，还好对方似乎并没有在意。

"我不知道你回家了，你妈妈知道吗？没有听她提起过。"

霍洛维法官是艾尔的母亲，一位非常知性的女士。小时候阿莱克斯经常去艾尔的家里玩，霍洛维法官总是很亲切地招待他。

"不，我没告诉她，实际上我没告诉任何人，我这次回来没打算待太久。"

"喔，好吧，我希望你能和艾尔联系一下，她会很高兴见到你的。"

"艾尔……还在这里吗？"

阿莱克斯确实应该去找艾尔，和艾尔在小镇上度过的日子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但一想到艾尔可能对自己的突然离去表现愤怒，阿莱克斯不免有些担心。

"当然，你知道我们镇子的风俗，没有人会背井离乡。"霍洛维微笑道。

"是啊……不过这里现在太安静了，它和以前不一样了。"

"嗯，景况不是太好……"霍洛维的目

光投向了远方，显然她并不想就这个话题深入下去，或许在她的心中，阿莱克斯仍然是那个刚从中学毕业的孩子吧。

“你应该回趟家，看看你母亲，或许我们一会再见。”霍洛维阿莱克斯道了别，朝市政厅里走去，没走几步，她又回过头来，微笑道：“顺便说一句，你看起来还不错。”

2

再次回到家里让阿莱克斯感觉有些陌生，虽然从外表看来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屋外的墙壁上只是留下了更多时间的痕迹，但是阿莱克斯敏锐地感觉到，在这个家中确实有什么东西改变了。

“有人吗？”

阿莱克斯轻轻推开门，门并没有锁上，房里也没有人答话。他顺着客厅里的楼梯信步走上二楼，楼上是他和约书亚以前的房间。

让人怀念的房间也仍然保持着原样，一个上下铺的架子床竖立在房间的一角，属于约书亚的另一角挂满了他喜欢的飞机模型和国旗，墙上那些让人不舒服的蜘蛛标本也还挂在那里——这些都是约书亚的兴趣。

当目光顺着标本移到写字台的照片上时，阿莱克斯才惊讶地注意到，那张照片上只有父母和约书亚三个人。

不，不应该是这样。

阿莱克斯清楚地记得，那张照片上明明有自己的存在，他当时就站在约书亚的旁边，穿着一件灰蒙蒙的衬衣。而现在，那里却什么都没有。

不仅仅是这样，除了这张照片之外，其他挂在走廊上的照片也是同样，只有约书亚和父母三个人的合影或独照，就像是住在这间房子里的人努力想要将阿莱克斯生活的痕迹都从家里清除一样……

房间里还放着一件出乎阿莱克斯意料的东西。

那是一支和噩梦中一样的手电筒，以前，阿莱克斯曾将它送给怕黑的约书亚，让他在晚上点亮壮胆——正是因为它，阿莱克斯才会在梦中幻想出那支手电筒吧。就这样，一股怀念的感觉让阿莱克斯不禁将它放进了胸前的口袋里。

等重新回到一楼的大厅，阿莱克斯突然注意到地板上多出了一条水痕。水痕从地下室里一直延伸到一楼的活动室，他疑惑地走了过去，却发现母亲艾莲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坐到了活动室的摇椅上。

那张摇椅正对着活动室的窗户，每到午后，母亲总是喜欢坐在摇椅上晒太阳，就算天气已经不那么暖和，她也还仍然坚持着这个习惯。

“妈妈。”

阿莱克斯在门外叫了一声，但她没有听到，于是他走到母亲的背后，又叫了



一次。

正在摇椅上想着心事的艾莲这才如梦初醒般地回过神来，将视线移到自己的儿子身上。

“阿莱克斯？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退伍了，在医院里治疗了一段时间，不过现在已经好了。”

艾莲并没有流露出通常情况下母亲会有的开心，反倒将目光从阿莱克斯的脸上移开，轻声念叨道。

“你已经离开这里太久了。”

“是啊……大家都到哪儿去了？约书亚呢？”

“我不知道，你父亲去找他了……但现在他也不见了，大家都不见了。”

艾莲凝望着窗户外的白雾，茫然地说道。几年之间她已经苍老了许多，皱纹早在不知不觉之间爬上她的脸颊，她总是不自禁地走神，就像是对身边的一切并不关心。

阿莱克斯可以看出这段时间她过得并不轻松，不然她就不会在膝盖上放着父亲留下的枪了，仿佛她需要那把枪给自己带来安心。

“妈妈，这里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吗？”

阿莱克斯轻轻地靠近艾莲，小心地伸手将枪从她的腿上拿了起来收进自己的口袋里。过了片刻，艾莲才回过神来，她抬起头，带着哭腔对阿莱克斯说道。

“我想念你的弟弟，阿莱克斯。”

“我会找到他的。”阿莱克斯轻轻地蹲下，抚摸着艾莲的肩头，“……我做过一个梦，感觉到他可能有麻烦了，不过别担心，我会找到约书亚的。”

听到阿莱克斯这样保证，艾莲的脸色才终于变得好了一点。

这时，一阵奇怪的声音突然从阿莱克斯的背后传来，听起来就像是水中有什么东西正在翻腾。

阿莱克斯立刻想起了从地下室中延伸到这里的水痕，他拍了拍母亲的手，站起来走进了地下室。

地下室的情形远远比阿莱克斯想像得还要糟糕，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水几乎淹到了半个人的高度，各种林艺工具和杂物尽数被浸泡在水中。受到这些水的影响，地下室的电源也似乎短路了，阿莱克斯惟有掏出手电筒，借着微弱的亮光搜索传来声响的根源。

然而，手电筒只能照亮靠近楼梯的一小片地方，阿莱克斯只好皱着眉头踩进了水中。

还好，这些水似乎只是自来水，比起阿莱克斯在服役时曾经爬过的臭水沟来说并不算什么让人头疼的事情。他一边维持着身体的平衡，一边高高举起手电筒，在四周的水中仔细搜索着。

被白光照得有些耀眼的水面上突然浮出了一个水泡。

阿莱克斯还没有来得及将脑中响起的疑问传输到四肢上，一个黑色的身影就突然从水底冒了出来，离他只有半米的距离。

阿莱克斯慌忙将手电筒对准那个从水中出现的身影，让他惊讶的事情再度发生了。

在手电筒的光芒下，他只看到了一张巨大的嘴巴。在那个“人”的脸上，只有一条像是嘴巴一样的裂缝竖着占据了整张脸庞，裂缝的周围则是白森森的利齿，随着它的喘息不停颤动。

难道是梦中的怪物冲破了现实与梦境的夹缝，冲到正常的世界中来了？

阿莱克斯的额上不禁冒出了阵阵冷汗，当怪物弓起身来，将如同刀刃一样锋利

的爪子高高扬起的时候，那股恐惧更是深深地冲破了他的心理防线。

难道说自己其实还在做梦？

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在卡车上吗？在和霍洛维法官谈话之后？还是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因为太累的缘故，所以不知不觉地就睡了过去，而现在发生的事情也只是噩梦的延续罢了。

一定是这样……不然家里的照片怎么会没有自己的存在呢？镇子里又怎么会什么人都没有。

阿莱克斯竭力说服自己这只不过是一场噩梦，但是，当怪物的爪子划过胳膊时，传来的剧疼让他清楚地明白了事实。

这一切并不是梦，不管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它是真的发生了。

怪物发出一声怪啸，一头钻入了水中，阿莱克斯紧紧盯视着水面上的动静，悄无声息地从腰间抽出了匕首。

水中什么声音都没有，就像是时间静止了一样，这时，一个水泡从水底冒了出来，阿莱克斯立刻扑了过去，将匕首狠狠地插入水下。

怪物翻滚了几下便不再动弹，一股红色的液体随即从水面下升起，怪物苍白的身体也翻了上来，就像是一滩已失去生命许久的腐肉。

阿莱克斯将匕首拔出来，重新插回到腰间，他重新平息了一下自己的呼吸，思考着自己现在的处境。

不管怎么样，这些怪物的事情暂时不能让母亲知道……而且，阿莱克斯觉得自己也必须找到一个了解小镇的人，弄清楚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是在这之前，他决定还是先把地下室里的水泵修好，将这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水都抽出去，然后再好好地锁上地下室的门，这样也许会让艾莲安全一点。

3

借着路灯的亮光，艾尔爬上椅子，用钉书机把传单固定在张贴板上。

钉好一张后，她后退了半步仔细端详，然后掏出一张新的传单，继续重复如上的过程。

阿莱克斯正巧从街的另一头走过来，他看了一会，才确定站在椅子上的那个人就是艾尔。几年了，艾尔已经从一个小女孩变成了成熟的少女。

这时，艾尔突然踩空了一脚，从椅子上摔了下来。

“该死！”

听到艾尔熟悉的咒骂声，阿莱克斯不禁笑了起来，立刻快步走上前去。

“你还是这么笨手笨脚的，过得好吗？”

“阿莱克斯？哦，天哪……阿莱克斯！”

正在揉着膝盖的艾尔似乎立刻忘记了疼痛，在阿莱克斯的搀扶下站起来后，紧紧地给阿莱克斯来了一个熊抱。

“见到你太好了！我们好像有一辈子没见面了一样。”

“是啊……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嘛？”阿莱克斯注意到艾尔手上的钉书机。

艾尔没有回答，而是像想起什么一样后退了一步。

“你知道吗？我还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你了呢……你就那么突然离开了，连句再见都没说。”

“嗯……我是来找弟弟的，约书亚，你看到他了吗？”

“不，没有……”

艾尔的表情突然冷淡下来，她回到了张贴板前，继续在没固定好的传单上加上

钉子。阿莱克斯望向张贴板，上面居然贴满了寻人启事。

“我的天……这里到底是怎么了？”

“……我不知道。”艾尔低下头，泄气地摇了摇头。“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寻人启事……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失踪。”

“我真的不明白……”阿莱克斯注视着张贴板，他在里面看到了许多自己的熟人。

“就算你明白又怎么样？你能帮上忙吗？”艾尔盯着阿莱克斯。

“当然，我就是为了约书亚回来的，我要把他从这个地方带出去，真不知道他遇上了什么麻烦。”

“麻烦？看看周围吧，整个镇子都遇到麻烦了。”艾尔大声道。

大约从一个月前开始，这个小镇渐渐开始发生了变化，艾尔亲眼目睹着人们从自己的眼前一个个消失，雾气遮盖了整个小镇，道路纷纷断裂，在被浓雾所覆盖的地方出现了一些可怕的东西——没有人想去知道那是什么。

她试图向外界求救，但是并没有用处，与外界的通讯似乎全部被切断了，而小镇上越来越少的居民也变得如同惊弓之鸟，将自己紧紧地锁在家里，谁也不肯相信。

更夸张的是，就连警察局的警长也消失了。

艾尔竭力联系上了副警长维勒，当然了，他也对目前的情况束手无策，整个警局只剩下了他一个人，甚至连去附近搜索都是件冒险的事情。

但是，以艾尔的性格来说，她无法躲在家里什么也不做，就这样等待小镇变得越来越坏，于是她仍坚持着在张贴板上贴各种寻人启事，希望能够尽上一份力，就在这时，离开了很久的阿莱克斯回来了。

“我知道……”阿莱克斯点了点头，“但是我得去找到弟弟，那是我的责任，之后我就会离开这里，我建议你也离开这里。”

“阿莱克斯！等一下！”

艾尔追上来，把一个对讲机塞到阿莱克斯的手里。

“我从维勒副警长那里拿到的，你应该带着它。如果听到什么消息，我会通知你的……”

“谢谢你……”阿莱克斯将对讲机装进了口袋，和艾尔挥手道别。

他并不是没有感觉到在艾尔坚强表面下掩藏的担忧，但阿莱克斯现在还有更多需要担心的事情。他必须从这些失踪的人中将弟弟找回来，而且那些仿佛来自噩梦的怪物也并没有消失。

他能感觉到，在周围的十几米之内，甚至是不远的身边就有混杂着腥臭味的喘息，像是在路边徘徊的野狗，却比野狗要危险得多。为了对付那些怪物，阿莱克斯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必须修好父亲的那把破枪。

镇上的废品站里住着一个叫做柯蒂斯的修理工，在阿莱克斯的记忆中，从日常用品到汽车，没有他修不好的东西。

阿莱克斯穿过废品站杂乱无章的垃圾和丢弃物，推开了柯蒂斯的房门。幸运的是，柯蒂斯并没有失踪，他正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用沾满油污的手分解着一个闹钟。阿莱克斯走进门后，柯蒂斯抬起像猴子一样的脸来，用鼻孔中喷出的烟询问不速之客的来意。

“你好？能跟你打听点事吗？”

“我正忙着呢。”柯蒂斯仔细谛听着耳边闹钟的声音，示意阿莱克斯不要出声。

“你是柯蒂斯，对吧？”阿莱克斯试探

着问道。

柯蒂斯没有搭话，他仍在摆弄着手中的闹钟，闹钟的时间停在2点06分上，就和他身后一面墙上所有停着的闹钟所指的时间一样。

这是柯蒂斯的兴趣？

“嘿……伙计，你知道这个镇子出了什么事吗？”

柯蒂斯仍是一副对阿莱克斯兴趣缺缺的模样。

“或许你会对这个有兴趣。”阿莱克斯掏出手枪，丢到桌上。

柯蒂斯扫了一眼手枪。

“我认识你，施弗德的儿子。”

“阿莱克斯。”

“是啊……看起来你现在是军人了。”柯蒂斯掂了掂枪，“我猜你一定是从你老爸那儿偷了这把枪。”

“你只要告诉我，能修好吗？”阿莱克斯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了柯蒂斯，他已经厌烦了被别人当成长不大的小鬼对待。

“别想命令我，当兵的。我自己会决定我想做什么，懂了吗？”柯蒂斯轻柔地抚摸着枪，“真可惜啊……人们总是不懂得珍惜好东西。”

“听着……我真的想打听点消息，你见到过我的弟弟约书亚吗？”阿莱克斯决定再碰碰运气，这些还留在镇上的人总该知道些什么。

“这你得去问问镇长，他知道所有人的事。”

“巴特利特镇长？我在哪儿能找到他？”

“他每天都在同一个地方……不停地挖墓，那家伙真的有毛病，尤其是脑子。”柯蒂斯狠狠地摩挲着那把枪，看起来似乎健谈了一些。“这里的所有街道都损毁了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里没人再在乎这些了。”

阿莱克斯一字不漏地听着柯蒂斯的话，这里的情况比他想像中要严重得多。

“嗯……我可以修好它。”柯蒂斯终于把枪放回了桌上，“不过得花点时间。”

“收下它吧，这把枪是你的了。”阿莱克斯并没有伸手去拿。

“条件是什么？”柯蒂斯取下嘴里的卷烟，注视着阿莱克斯的眼神像是在重新对他进行评估。

“就当它是你帮我的酬劳吧。”

柯蒂斯露出了意外的表情，想了一会之后，他从抽屉里抽出了一把看起来稍微新一点的枪。

“当兵的应该有把枪在身边才像话。”

不是什么好枪，但是比较新，而且还有一梭子弹。



“谢谢。”阿莱克斯在手上掂了掂，爽快地将枪装进了口袋。

“我喜欢公平交易。”柯蒂斯坐回到椅子上，目送着阿莱克斯的离去。

有了枪在手里，阿莱克斯的心里踏实了不

少，他一边确认着周围的状况，一边朝镇上的公墓走去。

这时，对讲机中突然传来了一阵沙沙声，接下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传了出来。

“艾尔，艾尔，你在吗？”

那应该就是艾尔提到的维勒副警长吧，阿莱克斯立刻将对讲机举到嘴前回应对方。但在听到阿莱克斯的声音后，对方突然一愣：“是谁在那里？”

“阿莱克斯·施弗德。”

“阿莱克斯·施弗德？我还以为你已经……”

对方的声音突然湮没在一片噪音中，没等说完就失去了信号，阿莱克斯连忙大声呼叫，却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黑烟呛到，忍不住咳嗽起来。他厌恶地抬起手臂，向周围挥赶着黑烟，但是烟雾不但没有减弱，反倒愈发浓厚起来，呛得阿莱克斯几乎无法呼吸。

伴随着那浓烟而来的还有阵阵如同被灼烧般的噼啪声，很快，噼啪声就来到了阿莱克斯的背后，察觉到这一点的阿莱克斯立刻转过身去，眼前出现的东西令他几乎忘记了呼吸。

那是一只人形的怪物，虽然拥有人的形状，但是却让人第一眼看到就会为那诡异的外形而战栗。

它的胸腔向外大开着，变异的肺部如同红色的气球般高高鼓起，当他焦黑的肋骨像飞蛾的翅膀一样扇开时，黑色的浓烟和噪音便由肺部通过嘴巴向外排到了空气中。怪物并没有双手，它扭动着双腿，非常辛苦地逼近着阿莱克斯，但是，即便是笨拙的姿态，在阿莱克斯的眼中看来也充满了威胁。

阿莱克斯想起了刚刚拿到的那把枪，飞快地掏出来对准怪物的脑袋开了几枪，由于受到过训练，子弹精准地射入了他预计的靶子上。但是怪物并没有倒下，反倒发怒般地张开了两侧的肋骨，红色的胸腔像泡沫一样飞涨起来，一股浓烟呛得阿莱克斯几乎要无法呼吸，他痛苦地发出了一阵咳声，向后退了几步，再度举起枪来瞄准怪物。

即便是射中脑袋也对它没有太大的伤害，这只怪物和大多数生物都不一样，它的全身像是被焦黑而坚硬的碳化层所包裹一样，子弹无法对它造成致命的打击——或许多开几枪还是有用的，但是阿莱克斯不能拿枪中仅有的几颗子弹当作赌注。他紧紧地端住枪，观察着怪物的一举一动，而怪物则示威般地又一次打开肋骨，吐出的烟雾几乎遮盖了附近的天空。

看到那不停跳动的红色肺部，阿莱克斯的眼前突然一亮，他立刻举起了枪。

伴随着两声刺耳的轰鸣，一股黑色的液体从怪物的胸腔中喷射出来。只听它发出一阵像是喉咙被掐住般嘶哑的喊声，痛苦地扭动了几下，终于脑袋冲下栽倒在了水泥路面上。

当怪物停止挣扎后，阿莱克斯才心有余悸地绕过那片黑色的空气，离开了怪物的身边。

这个镇上的怪物活动似乎越来越猖獗了，阿莱克斯将枪膛退出，慎重地数着剩下的子弹。

看来他确实需要快一点找到巴特利特镇长。

第三章 掩藏在坟墓中的秘密

1

巴特利特镇长。

阿莱克斯仍然记得一些关于他的事情，在他上中学的时候，巴特利特镇长是小镇中相当受到尊敬的人，当然，这和巴特利特家族是镇上历史悠久的四大家族有着非常大的关系，不过巴特利特镇长，不得不说他也确实是个好人。

约书亚曾经和他的儿子乔伊一起玩过一段时间，这使得阿莱克斯和巴特利特镇长也曾有过不少接触，他实在无法想像为什么那个巴特利特镇长会成为每天在墓地里不停挖洞的怪人。

按照柯蒂斯的指示，阿莱克斯找到了巴特利特在墓地中挖出的那个大洞，洞就在巴特利特家族陵墓的旁边，看起来刚刚被挖出来没有多久，泥土还散发着湿润的气味，但是巴特利特却并不在周围。

阿莱克斯在洞边等待了一会，他不知道巴特利特是不是过一会就会回来，也拿不准是不是应该留在附近，不过巴特利特家族的陵墓倒吸引了他的注意。

那是一个从外面看起来像巨大的四方形石柱的房间，石门上雕刻着形状繁复的花纹，透过陵墓中传来的微弱烛光，可以看到一架小小的石棺。

不知道为什么，那具石棺像磁铁一样吸引着阿莱克斯。

阿莱克斯轻轻地走进了陵墓中，用手抚摸着石棺上的锁。那是一个拼图机关，石棺被一根长长的铁条固定着，只有挪动拼图，将铁条全部从石棺中抽出来才能打开石棺，拼图并不难，与其说是机关倒更像是小孩子的游戏，就像是在邀请人们将它打开。

阿莱克斯就这样做了。

他小心地推开石棺，出乎他的意料，石棺里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空荡荡的黑暗中，只有一只看起来非常昂贵的手表散发着耀眼的光芒。阿莱克斯擦拭掉表背的一片黑色的污垢，发现在污垢的下面还刻着一行小字。

原谅我……

原谅什么？为什么要写在表的背面？

阿莱克斯重新检查了一遍手表，并没有找到更多的信息，于是他将表举到耳边，想听听看表是不是还在继续走动。

但是，表中并没有传来秒钟走动时那让人愉悦的嚓嚓声，而是发出了一阵古怪的



噪音。虽然阿莱克斯并不清楚，不过那噪音就像洗脑电波一样，让他几乎无法去思考任何事情。他试图将表从耳边拿开，噪音却变得更加巨大，仿佛要令他的脑袋爆裂开来。

周围的一切都看不清了，像是一台信号不好的电视，然后一切变得黑白。最后，阿莱克斯重重地倒在了陵墓里的石板地面上。

2

一阵寒意将阿莱克斯从昏迷中唤醒，他从地上爬起来，茫然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在他面前的已不是巴特利特家的陵墓，而是一条被浓雾所包裹的街道。

四周仍是空无一人，落满灰尘的车辆杂乱无序地停放在道路周围，天空不停地向下掉落一片片雪一般的白色碎片，碎片落到衣服上，却留下了一道灰色的污痕，那似乎是附近焚烧什么东西后留下的灰烬。

街道并不宽，两侧都是紧紧关闭的小店，虽然这里应该离墓地不远，但阿莱克斯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小店的名字。

“这是什么地方……”

阿莱克斯疑惑地打量着周围，一行写在招牌上的烫金大字突然穿透浓雾跳进了他的眼中。

欢迎来到寂静岭。

寂静岭……

难道说这里不是牧羊人溪谷？

阿莱克斯试图打消这个疯狂的猜测，但他不得不承认这里并不是自己所熟悉的小镇，虽然弥漫在周围的浓雾是那么相似，不过街道周围的路标却说明了一切现实。

西蒙斯大道，在牧羊人溪谷里可没有这么一条街道。

表仍然在阿莱克斯的手中，他仔细地翻看了表一会，将它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或许一切都是这只表带来的……当他将表放到耳边的时候，一切就这么发生了。

一条黑影突然从一辆车的背后跳了出来，当黑影穿过马路的时候，阿莱克斯胸前的手电筒照到了他的脸，那正是约书亚。

“约书亚！”

阿莱克斯立刻朝约书亚跑了过去，然而约书亚却连头也没有回，一口气钻进了街边的一家豪华旅馆里。

说是豪华旅馆确实不假，你可以从旅馆中残旧的装饰物和奢华的格局中看出这一切，只不过一切都已经成了历史，现在的旅馆中只有干枯的植物、被蛀虫蛀空的墙壁、坍塌的木质地板以及满地的灰尘。而刚刚跑进旅馆里的约书亚就像是蒸发了一样，消失在这个巨大的垃圾堆中。

为什么约书亚要躲着自己？阿莱克斯即便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原因，难道约书亚正被什么人所控制？或者他正试图通过这些行为给自己一些暗示？当然了，连阿莱克斯自己都承认，这些理由实在是太荒谬了。

追着约书亚上到四楼的时候，地板突然传来了一阵剧烈的振动，就像是整个四层都要坍塌下去一样，但是那并不是地震之类的东西，在地板吱吱作响的同时，钝器摩擦地面所发出的尖利的噪音也一并传入了阿莱克斯的耳中。

那尖利的声音对阿莱克斯而言并不陌生，在医院的电梯中，他听到的就是这样的声音。

阿莱克斯不禁屏住了呼吸，躲到了附近一堆废弃家具堆成的垃圾后面。几乎就在同时，一道巨大的黑影出现在了墙壁上，而黑影的所有者也从走廊的一端探出了头。

一个戴着三角形铁面具的男人。

那个铁三角头的男人赤裸着上身，以缓慢而沉重的脚步拖着手中的大剑向走廊的另一端走去，由于剑身的沉重，他每踏出一步，地板就会强烈地颤动一下，无数巨大的昆虫蜂拥而出，跟随在他的身边。

不，与其说是大剑，倒不如说是一块插着木柄的巨大铁片，铁片几乎和阿莱克斯的腰一样宽，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刀刃也不锋利，甚至没有好好地擦拭，仍然残留着一些血迹和污渍，但是，看到那把刀的瞬间，阿莱克斯的脑海变成了一片空白。

在梦中，正是那把刀穿透了自己的胸腔……阿莱克斯甚至还能记起那一瞬间的恐惧感。现在，梦中的一切已经变成了现实，那把大剑的出现，难道是暗示着他的结局会和梦中一样吗？

走近阿莱克斯的时候，铁三角头突然停住了脚步，朝阿莱克斯的藏身之处望去。阿莱克斯立刻将头缩回了家具堆的背后，将自己藏在阴影之中，一点声音也不敢发出。一股凛冽的杀气充溢在周围的空气中，虽然没有任何声音响起，冷汗却已经浸湿了阿莱克斯的衣服。那个三角头是绝对不能直接面对的人，不……甚至是不是人都很难说，阿莱克斯的直觉这样告诉自己。

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地板的振动才再度传来，铁三角踏着沉重的步伐，走进了走廊另一端的门中。

阿莱克斯立刻爬起来，向着和铁三角头相反的方向逃去。

即便是逃走，阿莱克斯的心脏也仍跳动得飞快，他清楚地知道，铁三角头是因为知道自己的存在才转过头来，但是最后却没有杀死他……

等到已经和三角头离得很远了，阿莱克斯才拔足狂奔起来。他跌跌撞撞地推开每一扇房间的门，终于，当其中的一扇被推开后，阿莱克斯看到了约书亚。

约书亚正站在一个地板坍塌而形成的大洞后面，可能是他走过去之后地板就彻底坏了，将他困在里面无法逃脱。阿莱克斯顾不上多说，立刻快跑几步冲了过去，然而，在黑暗中的地板破损之处比他想像中还要大得多，阿莱克斯的双脚踩空，幸亏紧紧抓住地面边缘才没有掉到洞中。

洞里漆黑一片，看起来就像是没有尽头的深渊，阿莱克斯费力地将一只手伸向洞边的约书亚，想要寻求弟弟的帮助，然而约书亚却露出了害怕的神色，拼命向后退去。

"快点帮我一下……"

阿莱克斯拼命地撑在洞口上，但是他的身体仍在不断地向下滑动。

"约书亚！"

阿莱克斯再度朝约书亚伸出了右手，约书亚紧紧贴着墙壁，双眼眨也不眨地盯着阿莱克斯，丝毫没有要出手的意思。

终于，阿莱克斯掉进了洞里。

洞比阿莱克斯想像得还要深。

也许只是几秒钟的事，但在阿莱克斯的感觉中却似乎经过了很久，他从一层层地板旁掉落下去，直到背部沉重地砸到了地板上。

阿莱克斯感觉自己如同一条被甩到石头上的鱼，所有肋骨都插进了内脏中，两眼一片漆黑，除了大口喘气之外几乎无法行动，稍微休息了一会，他才强撑着爬了起来。

阿莱克斯摔落的地方是旅馆的餐厅中央，通向外面的门已经被牢牢地锁了起来，而另一侧没有锁上的门则通往温室前的走廊。走廊都由强化玻璃围成，茂密的藤蔓爬满了天花板，如果在没有枯萎之前来到这里一定会看到非常漂亮的风景，可惜现

在早已都变成了枯黄败落的废墟。

走廊尽头的温室大门似乎也从里面锁上了，阿莱克斯失望地想要回到餐厅，这时，一条枝蔓突然掉到了他的头上。

不光是一条枝蔓。

温室顶端的藤蔓植物全都掉了下来，周围的一切突然变成了铁锈一样的红色，地面和周围扬起无数碎屑，而碎屑飘落之后，玻璃制的走廊仿佛染上了血洗般的红色。

温室的铁门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声音，门被打开了，巴特利特镇长就站在温室里。

想要明白一切的强烈心情战胜了恐惧与不安，阿莱克斯走进红色的圆形温室，站到了巴特利特镇长的面前。

"你是巴特利特镇长吧，我想和你谈谈。"

"行啊，你可以在我的办公室约个时间。"

镇长摇摇晃晃地转过身来，他的身边是一株枯萎的巨大植物，植物由地底长出来，几乎有三个人那么粗，一直伸到了温室的顶端，由于枝干上长满了树瘤一样的东西，看上去让人感到非常不舒服。

"到底牧羊人溪谷里发生了什么？你是镇长，你应该对镇上的人负起责任。"

"给我听好了，你这个小混蛋。"镇长的脸色突然变得非常难看，他举起手指，毫不客气地指着阿莱克斯，一股浓重的酒味从他的浑身发散出来，"我已经尽我所能去保护我的人，但有些事情，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了，你还想让我怎么做？"

"我正在找我的弟弟约书亚，我知道他和你的儿子乔伊是朋友，你见到他们了吗？"

"乔伊？我不会带你去找他的，识相的就快点离开这里！我只想一个人待在这里……"

"你连你自己的儿子都没有保护好不是吗？我打赌你连他在哪里都不知道。"

"你在指责我不是个好父亲？你以为你是什么！能这样对我指手画脚？"巴特利特像是被踩中尾巴一样，发出了一阵难听的咒骂声，"我为他做了所有的事情，我教了他所有他想知道的，我给他买了所有他想要的，不管花多少钱。你根本不了解我儿子。"

停了片刻，他举起手中的酒瓶喝了一大口，又像是想起什么一样补充道："乔伊可喜欢这个小花园了……"

阿莱克斯掏出手表，放到巴特利特的手中，对方惊讶地看了一眼，反问阿莱克斯这是什么玩意。

"这是乔伊的，他到底在哪里？"

"乔伊？"巴特利特的瞳孔中浮现出了一丝犹豫，他的醉意似乎消退了一些："你不该回来的，阿莱克斯……现在不一样了，人们不再信任我了，我再也没办法保护他们了。"

巴特利特狠狠地摇了摇头，将手表丢到了植物旁的泥土上。

"到底是什么在伤害人们？你究竟做了什么？"

"有东西已经来了……把大家都带走了。你阻止不了他们，他们最后也会抓住你的。"

"到底是谁干的？你到底在说什么？我的弟弟在哪里？"阿莱克斯无法理解巴特利特的话，但是在他的追问下，巴特利特只是不停地摇头，就像是一个被抽去了灵魂的空壳。

意识到这一点后，阿莱克斯无奈地松开了抓住巴特利特领口的双手。

"你这个白痴，你救不了他们。"

巴特利特瞥了阿莱克斯一眼，步履蹒跚地转过身去。然后，地面上传来的一阵剧

烈晃动几乎将他掀翻在地。

“怎么了？”

巴特利特惊慌失措地大声问道，他的目光投向了温室中央的巨大植物。那株植物正以惊人的速度从泥土中向上伸展，褐色的枝干上浮现出鲜红的光泽，就像是血液正在里面流动。

在植物飞快生长的同时，几个巨大的肉瘤也从温室的上方掉落下来，围成了一个圆形，将阿莱克斯和巴特利特困在正中。

“这是什么东西？我的上帝！”巴特利特手上的酒瓶早已滚到了地上，他抬起头注视着四周，强烈的恐惧从他的眼中流露出来。

植物的根部突然伸出了四肢，接下来，一个头颅露出来，植物脱离了土壤，在一瞬间活了过来，它刚从泥土中钻出的双眼紧紧地盯着巴特利特，向巴特利特爬了过来。

“不……不，饶了我吧！我可是为你服务的。”

巴特利特像是被毒蛇盯上的猎物一样，几乎半步也无法移动，怪物高高地扬起了巨大的肢干。

“求求你……求求你宽恕我吧……”

巴特利特声嘶力竭地喊道，下一瞬间，猛拍到地面上的手就将他压成了一摊肉泥，血液和肉块高高溅起，几乎沾到阿莱克斯的身上。

“该死！”

阿莱克斯咒骂了一声，立刻一个翻滚，躲过怪物第二次拍下来的手，藏进了附近的一个柜子背后。怪物生气地转着圈寻找猎物的身影，却被挡住了视线而无法发现他。

阿莱克斯靠坐在肉瘤的背后，紧紧地握着匕首，身体却因惊恐而不禁变得有些僵硬。

密布在小镇中的怪物就已经够超现实了，而现在居然还出现了这样巨大的东西……镇子里究竟还要出现多少怪物才会停歇呢？难道说这场噩梦就要一直持续下去吗？一直持续到镇子变成了怪物的巢穴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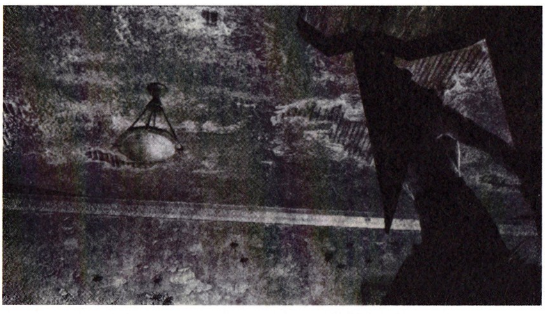
不过，巴特利特刚才说了“他们”，这就证明仍然有人知道这场噩梦发生的根源，或许他们也知道该怎样终结已经发生的一切。

想到这里，阿莱克斯稍微放松了一些，只要有人还知道关于这个小镇发生的事情，那么一切就可能仍有挽回的余地，为了约书亚……还有艾尔，他不能放弃，决不能被恐惧所击倒。

阿莱克斯扶着柜子站起来，仔细地观察着怪物的全身。

离开了一定距离之后，才能发现怪物是倒吊着从土里爬出来的，它的脑袋在最下方，两条手臂不断在空中挥舞，而腿部、躯体则如树干般被铁链高高固定在空中，与地面的肉瘤连在一起，就像个大沙包一样无法动弹。

也就是说，它是依靠肉瘤的重量才能悬浮在空中，如果将这种平衡打破，它便会掉到地上。



阿莱克斯立刻抽出在路上捡到的斧子砍向身边的肉瘤，受到了突如其来的攻击，怪物发出了一阵痛苦的嚎叫声，两只手胡乱向四处挥舞，想要抓到藏起来的阿莱克斯。

一条铁链从被砍碎的肉瘤上脱落了，怪物沉重的身体向下一沉，阿莱克斯迅速地冲到了另一个肉瘤的背后。

又一条铁链滑落，怪物感到事态不妙而慌张地扫视着四周。但它的攻击都落了空，阿莱克斯开始砍向另一侧的肉瘤。

终于，怪物狠狠掉落到了地面上，将泥土砸出了一个深深的坑。它试图用双手支撑起整个身体，阿莱克斯趁着这个时机，冲上去狠狠地将斧头插进了怪物的脑袋里。

怪物疯狂地翻滚起来，双手不停地在地面上砸出坑来，阿莱克斯立刻躲到了怪物够不到的地方，注视着它的垂死挣扎。

一个巨大的手掌拍过来，落到了离阿莱克斯几步之外的地方，怪物终于不再活动，它的躯体一点点地滑进了温室中央的泥土中，转眼间就消失不见，就像是被泥土吞噬了一样。而吞噬了怪物之后，泥土也坠入了更深的地方，一个巨大的红色洞穴出现在温室中央。

那是一个巨大的、无法看到尽头的洞穴，深处被一片黑色所包围，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地狱的话，阿莱克斯相信，那一定就是地狱的入口了。

他站到了洞穴的旁边，伸出头小心地向里看了一眼，就在这一瞬间，一股强烈的眩晕感袭击了他。阿莱克斯感到双腿发软，眼前一片黑暗，他失去了平衡，坠入了巨大的洞穴之中。

第四章 支离破碎

1

当感觉到后脑勺传来的一阵阵疼痛时，阿莱克斯发现自己正身处一个不平常的地方。

那是一间空无一人的拘留所，水泥地板布满了污渍，地面上零落地堆积着一些装修用的材料，空气冰冷，似乎已经有段时间没有人使用过了。

花了一点时间去阅读墙上乱七八糟的涂鸦后，拘留所的大门被一个黑人警察推开了，对方端着一把来福枪，很谨慎地走到阿莱克斯的个人牢房前，这时，阿莱克斯认出了那个人就是警局里的维勒副警长。

“很好，你终于醒了。”维勒警惕地将枪对准阿莱克斯，他的声音正是之前在对讲机里听到的那个。

“我怎么会在这里？”

“是我把你拖到这里的，顺便一提，我对你没什么印象。”

“别这样，你认识我的，放我出去吧。”

“不给我满意的答案，你哪也别想去。”维勒用怀疑的目光盯着阿莱克斯，“现在说吧。”

“我不知道……我只记得最近的事是在温室里遇到巴特利特镇长。”

“山姆·巴特利特？那个神经病？他现

在在哪儿？我倒真想问问他最近这里怎么了。”

“你不可能再问他了，他已经死了。”

尽管有可能会遭到维勒的置疑，阿莱克斯仍然选择了将真相说出来。

“死了？见鬼！你最好给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只是在找我的弟弟，我还以为巴特利特会知道什么，他的儿子也失踪了。”

“太多人失踪了！”维勒气愤地用枪口点着阿莱克斯，让人担心他会不会失控地扣下扳机，“但不代表你就可以随便杀人！”

“我没有杀任何人……是某种生物，很恶心，它从一棵该死的树突然变成活的，是它杀了巴特利特。”注视着维勒的表情，阿莱克斯小心翼翼地补充道，“这都是真的，我发誓。”

“这么说你也看到那些怪物了……”出乎阿莱克斯的意料之外，维勒放下了枪，立刻打开牢门，让阿莱克斯紧跟在自己的后面，“这里现在也不安全了，我们要快点离开。”

整个警察局就和拘留所一样空荡荡的，维勒可能是最后一个仍然留在警察局的人。比起其他住宅来说，这里确实比较安全，而且还有武器可以使用，不过正如维勒所说，如果屏住呼吸，就能听到周围传来的各种杂音，那些来自于雾中的东西正潜伏在警察局的周围，等待着猎食的开始。

“听我说，我刚才想到了一个办法，镇上的医生和镇长关系非同一般。”

维勒一边紧张地注意着周围，一边对阿莱克斯说道。

“你说菲奇医生？”

“对，他们几个知道很多秘密。”

“几个？还有其他人？”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相信我，我们得在医生也出事前找到他。”

维勒突然在一个转弯处停下了脚步，并举起手示意阿莱克斯也不要移动。

“停下，有什么东西……”

维勒所指的方向是亮着绿灯的安全出口附近，两团黑影正以极快的速度从灯光的阴影处移动过来，随着距离的接近，黑影的样子也渐渐清晰起来。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看清了黑影后，维勒忍不住大叫出来，连射了几枪。

那是两只有着人类躯体的怪物，惟一与人类不同的是它们的脑袋，那完全就是一个巨大的斧头。一条裂痕顺着脊椎一直向上绽开，将斧头般的头部竖切成两半，从裂痕中可以看到白森森的牙齿，看起来就像是一张嘴巴。

斧头状的脑袋低低地垂在怪物的胸前，锋利的前端不时向前滴出几滴鲜血，散发出一股危险的气息。

“阿莱克斯！往这边走，去办公室拿你的武器！”维勒又射出几枪，阻止了怪物的步伐。然而在听到枪声后，几只同样的怪物突然从四周的房间里和天花板上冲出来，阿莱克斯和维勒急忙撤退到了办公室里。将门锁好的同时，艾尔慌慌张张的声音突然从对讲机里传了出来。

“阿莱克斯，维勒，听到了吗？我正赶往警察局，有东西在追我。”

“去警察局后面的停车场等我们。”

将之前被维勒收缴的枪抓到手中，阿莱克斯立刻和维勒冲出了办公室，然而，当他们正打算从另一侧的安全出口逃出去的时候，一大块天花板突然由天而降，将两人分隔在了道路的两侧。

在扬起阵阵灰尘的走道中，将天花板压塌的正是一只之前阿莱克斯不曾见过的巨大怪物，怪物似乎没有看到阿莱克斯，挥

动着沉重的双臂追向了维勒所在的方向，阿莱克斯高声呼叫维勒的名字，却没有听到任何回应。

周围又陆续钻出许多只斧头脑袋的怪物，想到正在停车场的艾尔，阿莱克斯只好匆匆向外奔去，为了尽量不引起怪物的注意，他将手电筒完全关掉，摸黑找到了停车场。

艾尔也刚刚钻进一辆警车并关上车门，阿莱克斯正打算跑过去，一个巨大的黑影突然跳到了警车上，几乎将车掀翻。

在室外的日光下，阿莱克斯认出那个怪物正是之前追赶维勒的那只。它的手腕异常粗大，就像沙袋一样，看起来非常沉重，被打到的话无疑会受到不轻的伤。

怪物停顿了片刻，突然从车上跳下，高高举起双臂击向警车。在巨大的冲击力下整个警车都被掀翻了过去，随即，怪物跳到阿莱克斯的面前，又一次摆出了攻击的姿势。

砰砰！

两发子弹准确地射入了怪物的体内，使它栽倒在地，趁着这个时机，阿莱克斯飞快地冲到了警车边。艾尔正从车窗里向外爬出，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大碍，只是之前吓得煞白的脸色仍没有恢复过来。

“阿莱克斯，维勒在哪？”

只见到孤身一人的阿莱克斯，艾尔担心地追问。

警察局里的怪物渐渐聚集过来，虽然停车场和周围有一层铁丝网作为阻隔，不过已经有一些怪物跃过了铁丝网，正在向两人逼近。

注视着周围疯狂的情景，阿莱克斯苦笑道。“我想他可能来不了了……”

“……走地下吧，安全一点。”

艾尔不由分说地搬开警车旁的一个下水道井盖，率先朝那黑乎乎的洞口跳了下去。而当阿莱克斯钻进下水道将井盖盖回原处的时候，几只怪物已经来到了洞口。

2

跳进下水道里后，怪物都被隔在了另一侧，艾尔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靠着铁栅栏坐到了地上。

“你还好吧？”阿莱克斯关切地问道。

“越来越糟，阿莱克斯。整个镇子都完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永远也找不回他们了。”

艾尔精疲力尽地将口袋里的一叠寻人启事狠狠地丢到远处。一张传单的正面朝上，上面印的正在灿然微笑的小女孩居然是阿莱克斯认识的。

“你妹妹也……我一直不知道。”

“她从所有事情开始发生的时候就失踪了。”艾尔盯着妹妹的照片，无精打采地说道。

“你母亲跟我说镇子不一样了，我当时还没意识到……我们一起去找到她好吗？这些事之间一定有联系，我们只要找到约书亚，就一定也能找到她。”

“真的？”一丝希望从艾尔的眼底升起。

“真的。”阿莱克斯的手紧紧地抓住了艾尔的肩膀，想要将自己的决心传达给她。受到阿莱克斯的鼓励，艾尔轻轻地点了点头。

决定了接下来的目的地后，对小镇非常熟悉的艾尔开始充当起了导游的工作，而阿莱克斯则举着手电筒在漆黑的下水道中照亮。或许是受到了灯光的刺激，不时会有一些怪物从污水池和黑暗中冒出来，阿莱克斯毫不犹豫地解决了它们，而艾尔则始终保持着警惕，小心翼翼地观察周围的

动静。

下水道并不算太肮脏，水中只是漂浮着一些罐子和纸张，但是由于年久失修的缘故许多铁门都已经无法通过闸门打开，好不容易找到一扇仍能活动的铁门，阿莱克斯转动闸门打开了铁门让艾尔钻过去。然而，当他自己想要通过的时候，阿莱克斯只是松掉了握住闸门的手，闸门就疯狂地转动起来，铁门也随即放下，将两个人隔在了门的两侧。

“阿莱克斯！我在这边看看有没有办法可以开门！”

艾尔丢下一句话就再也听不到声音了，过了好一会，铁门才终于缓缓打开，与此同时，艾尔的尖叫声也突然从远处传了过来。阿莱克斯立刻赶到声音传来的方向，但是似乎已经迟了。

一滩新的血迹留在地面上，对讲机躺在血泊的旁边，而艾尔早已不在那里了。

是什么人攻击了艾尔？艾尔被人掳走了吗？还是说已经遭遇毒手……

阿莱克斯一边向前走去，一边不停地思考着。因为剩下来的路已经没有什么岔道了，所以他并没有在找路上花费什么精力。

不，不是这样的，如果已经被杀的话，对方决不可能还会把尸体带走，艾尔一定是被人带到了什么地方，或许这就是发生在小镇上的“失踪”也不一定。对，一定是这样的，人们就是这样被一个个地带到了别的地方去。但是……那个“别的地方”究竟是在哪里呢？

阿莱克斯顺着下水道尽头的铁梯向上爬去，推开下水道的井盖，爬到了另一条被雾气覆盖着的街道上。他仔细观察着周围的马路，但是没有发现任何一丝血迹留下，就像是艾尔和袭击她的人并没有来到这里，而是在下水道中突然人间蒸发了。

或许就像他曾经看到的那样，他们进入了另一个被隐藏在里面的世界中……

“说话！你听到了吗？”

阿莱克斯从沉思中回过神，才发现对讲机中传来的维勒的声音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维勒？你还活着？”

“现在好多了，你见到艾尔了吗？”

“是啊，但是现在又走散了，我正在找她，你在哪儿？”

“我正往菲奇的诊所去。”维勒的声音听起来还很有精神，“听着，我们最好一起行动，我们可以在他的办公室见……也许他知道艾尔的去向。”

“好，就在那里。”

阿莱克斯将对讲机装回口袋里，凭着记忆朝菲奇诊所的方向走去。小时候他并不是一个经常生病的孩子，至少不像约书亚那样有足够的机会见到菲奇医生。

快走到诊所门口的时候，阿莱克斯突然在前面的地面上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颜色，他快走几步，蹲下身去，发现地面上残留着几滴还没有完全干透的血液。血液一直向前延伸出去，连接着不远处一个踉踉跄跄的人影。

“嘿！等一下！”阿莱克斯高声叫道，但声音似乎没有传到人影的耳中。他加快脚步赶上人影，在就要能碰到那个人的时候，那个人突然以极快的速度转过身，手中紧紧地攥着一把手术刀，警惕地将它举在自己面前。

阿莱克斯惊讶地停住了脚步，并不是因为那个男人手中的武器，而是因为对方就是自己要找的菲奇医生。

“你想干吗？”菲奇敌视地向后退了一步，手中的手术刀摇摇晃晃，像是随时都会失控地飞到阿莱克斯身上。透过卷起的袖

子，可以看到菲奇举起的那只手腕上布满了各种细长的刀痕。

“你还好吗？这是谁的血？你做了什么？”

阿莱克斯试图靠近菲奇，医生现在的样子实在是太奇怪了。

“离我远点！”菲奇用力挥了一下手，转过身飞快地跑进了不远的诊所里。

阿莱克斯犹豫了一下，快步跟了过去，诊所的大门敞开着，室内没有一点亮光，他试着打开门口的开关，日光灯却只是发出了几声嗞嗞的响声。

手电筒微弱的光芒照在诊所的接待台前，依稀照出了周围几间房间的轮廓，大厅、接待室、办公室……然而，除了几个穿着护士服的怪物外，诊所里似乎并没有其他人的存在。维勒，甚至是刚走进去的菲奇医生也不见踪影。

大厅角落的一间房里传出了一点白色的光芒，阿莱克斯好奇地走了过去。那是一间看起来和整个诊所风格非常不搭的房间，一架装着蕾丝吊顶的公主床占据了房间的一边，另一侧则放着张与床同样华丽的梳妆台，那光芒正是从梳妆台上的台灯里传来的。

从桌子上放着的一张女孩照片来看，这里应该是菲奇女儿的房间，阿莱克斯环顾了房间一周，将注意力集中在梳妆台上一个看起来制作很精巧的长方形盒子上。和房间里其他洛可可风格的家具比起来，这个酷似保险箱的盒子实在太显眼了。

阿莱克斯小心地拉开盒子的门，里面孤零零地放着一个长发红裙的洋娃娃。

虽说是洋娃娃，但是盒子里的这个却和通常概念中讨人喜欢的那种并不一样，它的一只眼球已经掉了，脸上只剩下一个黑洞洞的深坑，全身布满了像是顽皮的孩子用针划出来的伤痕。

当阿莱克斯将它抓到手上的时候，台灯的光芒照在她的脸上，他甚至觉得洋娃娃正以憎恨的目光盯视着自己。

“真恶心……”阿莱克斯忍不住轻声说道。就在那一瞬间，他看到了不该发生的事情。

洋娃娃的头发突然如黑色的蛇一样活动起来，交织扭曲，迅速地向脑袋里游去。长发越变越短，最后全部钻进了洋娃娃的脑袋里，转眼之间，洋娃娃的头上就只剩下了头发消失后留下的针孔。

与此同时，阿莱克斯的脑中传来了在墓地里听到的那种噪音。他慌忙捂住耳朵，但噪音丝毫没有因此而减弱。

意识越来越薄弱……脑中陷入了无边无际的空白。

阿莱克斯终于失去意识，栽倒在了房间中央的地毯上。

3

阿莱克斯感到自己在一片白色的海洋中随波漂流，周围传来了暖融融的阳光，他闭上眼睛，懒懒地不再去想其他的事情。

但是，很快，暖融融的阳光变得灼热起来，阿莱克斯睁开眼睛，却发现海水早已变成了红色。

在红色海洋的尽头，一个白色的身影与他越来越接近，他拼命地游过去，才发现那白色的身影居然是约书亚。

约书亚……

对，我是来寻找约书亚的！

突然的惊醒让阿莱克斯飞快地从地上爬了起来，茫然地打量着周围。

和上次一样，面前又变成了完全陌生的地方。周围看起来像是一个地下工厂，一条长长的铁梯盘旋而下，看不清底部有什

么东西，却散发着红黑色的光芒与阵阵热气。长满铁锈的钢筋与铁丝赤裸裸地伸出来，与楼梯交织在一起，导致一些道路非常难走。

在阿莱克斯面前的铁梯上，约书亚就如梦中一样站在他的面前，但是，当阿莱克斯招呼他的时候，约书亚又一次转过身，顺着铁梯跑了下去。

阿莱克斯没有时间思考约书亚为什么总是会出现在自己周围，他立刻尾随约书亚冲了下去。悬在空中的铁梯仅有几根支架固定，从台阶与台阶的间隙中望过去，脚下仿佛是一个无底深渊，随着阿莱克斯的移动，铁梯也时不时发出一两声腐朽的咯吱声，仿佛随时都会坍塌。

铁梯似乎永远没有尽头，阿莱克斯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才来到地面上，而约书亚的身影也早就在他的视线中消失了，尽头只有一扇看起来很怪的门挡在眼前。

那扇门的中央有一个圆形的铁锁，十多根铁条穿过圆锁，另一端连接着地面与门框，但实际拧动那把圆锁却没有阿莱克斯想像的那么沉重，铁条轻松地顺着圆锁的卷动而被拉过来，门也应声而开。

阿莱克斯谨慎地将枪握在手中，这才轻轻推开了铁门。

房间里是一片广阔且没有任何杂物的空间，房间的顶部是由铁丝构成的，灯光从顶部投影下来，将铁丝的形状与一个巨大的风扇阴影清晰地映在了红色的地面。而在那不停缓缓转动的风扇投影中央，是跪在地上、上半身赤裸的菲奇医生。

阿莱克斯犹豫着走过去，菲奇现在似乎恢复了一点神智，不再像刚才那样慌乱不安，但是仍然对阿莱克斯保持着警惕。

“医生……需要我帮助吗？你正在流血。”

阿莱克斯说的是菲奇医生身上的伤痕，当他脱掉上衣后，和手腕上一样的伤痕全都露了出来，伤痕不停向外渗透出鲜血，一滴滴地落在地面上。

“别碰我，我的罪正随着我的血一起流出。”菲奇躲开了阿莱克斯伸过去的手，“但是罪会再生，所以我必须每天让血流出来。”

“我可以帮你止血。”

“我不要你的帮忙，不需要治疗那些伤口。”菲奇露出责怪的神色，就像是阿莱克斯诬蔑了他的信仰。

“好吧……你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

“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提醒自己，而这儿也是惟一可以让她听到我的地方。”

“谁在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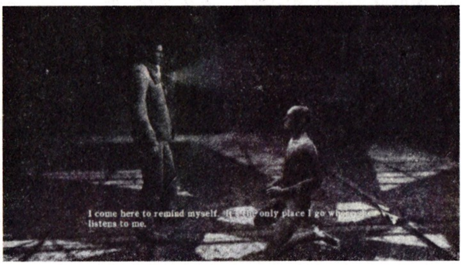
阿莱克斯突然想到了一个名字。

斯嘉丽。

她是菲奇医生的女儿，现在大概和约书亚差不多大，那个洋娃娃无疑是她的玩具。

“她在这里吗？”阿莱克斯环顾四周，却没有看到那个小女孩的身影。

“她就在这里，我的宝贝，我美丽的小宝贝……爸爸今天忘了给你带礼物了。”菲奇似乎不是在和阿莱克斯说话，而是在和周围的“什么东西”对话，说着，他补充道，



“她喜欢玩具娃娃。”

阿莱克斯想起了之前看到的那个洋娃娃，把光着脑袋的娃娃放进了菲奇的手中。

“斯嘉丽的娃娃……你从哪里……”菲奇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娃娃，将它接到了手中，他不断地摩挲着那破旧不堪的娃娃，像是见到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东西。

“爸爸？”娃娃突然扭动着脑袋，用甜美的小女孩声音叫道。

菲奇惊讶地张大了嘴巴，没有错，在龟裂的皮肤上，洋娃娃仅剩下的一只右眼正死死地盯着他，被它的眼睛注视之后，菲奇感到自己全身上下被手术刀割开的伤口都开始一抽一抽地疼痛了起来。

不……不仅仅是疼痛而已，从菲奇已经渐渐愈合的伤口中涌出了大量血液，血液像溪流一样流淌出来，顺着菲奇的身体一路向下流动，转眼之间就在地上聚集了鲜红的一滩。

“这是怎么回事？菲奇医生！”阿莱克斯束手无策地看着这一幕。

血液以更加迅速的速度向菲奇体外奔流着，甚至连他的鼻孔和眼睛中也冒出了血，汇集在地面的血流量几乎已经到达了人体的极限。

菲奇不断地颤抖着，娃娃失手脱落，掉进了血泊之中，他也无力地瘫软在地上。

掉进血泊的洋娃娃渐渐没入血泊之中，像融化了一样消失殆尽。不久之后，血泊中冒出了一个巨大的玩偶脑袋。

脖子，肩膀，身体……巨大的玩偶一点点从血泊中站了起来，小心翼翼地将菲奇抱入了怀中，注视着他染满了血迹的脸。

“……宽恕我。”

菲奇勉强睁开眼睛，以微不可闻的声音说道。

和巴利巴特镇长一样，菲奇说了和镇长一样的话。

宽恕我。

他在向谁请求宽恕？为什么而宽恕？

不知道，阿莱克斯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像是正置身于小镇的白雾中一样，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么模糊难辨。

听到菲奇的话后，玩偶歪着脑袋，像是露出了一抹笑容般认真地注视着菲奇。突然之间，它张开嘴巴，吞掉了菲奇的脑袋。

一阵骨肉分离的声音从菲奇的身上传来，阿莱克斯不禁向后退了一大步。然后，只见玩偶将菲奇的尸体远远抛开，转身朝着阿莱克斯的方向伸过手来。

不好……它的下个目标就是自己。

阿莱克斯慌忙翻身躲过，玩偶瓷制的坚硬外壳擦到手臂的感觉让他疼痛不已。就像之前在温室中看到的那样，这只玩偶一样的怪物几乎是无条件地对任何人作出攻击。但和那只怪物不一样的是它非常灵活，巨大的身体并未让它的行动变得迟缓，而且这个宽广的房间里也没有什么可以让阿莱克斯躲起来的地方。

阿莱克斯绝望地举起手枪，朝着玩偶射去——果然，没有什么用处。玩偶飞快地冲过来，几乎只差几厘米就把阿莱克斯握在了手中，如果不是因为它被击中的地方突然颤动了一下，阿莱克斯几乎已经被它捏成了肉末。

不对……颤动了一下？

阿莱克斯将视线投向玩偶受到枪伤的地方，虽然在表面上看不出，不过瓷制的外壳果然出现了一些裂痕，透过裂开的地方隐约能看到红色的皮肤。

阿莱克斯收起了枪——他需要多保留一些子弹下来已备不时之需——拿出之前在外面的地上捡到的一段小小的撬棍。这种撬棍的原料是铁棒，只是在前端稍微弯

曲了一下，做成了可以勾住、撬开东西的设计，之前看到的时候，阿莱克斯就想着可能比匕首更好用而带在了身上，没想到现在真的派上了用场。

在撬棍的敲击下，玩偶的外壳一点点脱落下来，露出里面的红色肌肉，当撬棍狠狠地击中了没有外壳保护的肌肉上时，玩偶发出了一阵尖利的叫声，四肢俯地，痛苦地趴在了地上。

阿莱克斯看准时机，跳到玩偶的背上，用尽全力将撬棍插进了背上一块赤裸的肌肉中。

似乎那里正是要害所在，玩偶突然高高仰起上半身，发出了一阵剧烈的抽搐，双手不停舞动着，想要将阿莱克斯从背上揪下来，但是，不一会就停止了动作。

周围的一切瞬间陷入了寂静，只有阿莱克斯沉重的喘息声仍在室内不停响起，他平复着自己的呼吸，将撬棍费力地从玩偶的身上拔出来。

就在拔出撬棍的同时，一把金色的小钥匙顺着撬棍一起飞了出来，掉到了地上。

难道是从那个怪物身体里带出来的？

阿莱克斯疑惑地望着玩偶的尸体和钥匙，突然间，他觉得自己的视线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似乎地面上的所有东西与自己之间的距离都变近了。

血泊正将他一点点地吸进去，脚下变成了软绵绵的一片，几乎无法保持平衡，血面浸过了腰部、胸部，一点点接近他的下巴……最终，阿莱克斯整个人都沉入了血泊中。

第五章 寂静岭

1

阿莱克斯从口中吐出了一大滩鲜血。

血可能是刚才沉入血泊时无意识吞进嘴里的，给他的喉咙留下了甜腻的恶心感。阿莱克斯有些抱歉地看着被血液染成红色的漂亮地毯——他又一次回到了菲奇医生的诊所。

虽然对之前发生的事情有些难以确信，不过地毯上的一把金色钥匙立刻提醒了阿莱克斯。他把钥匙拿在手中，仔细地端详上面是否留有什么信息，钥匙上刻着一个很有特点的符号，和市政厅前石碑上的雕刻一模一样。

阿莱克斯来到了市政厅，不过霍洛德法官似乎并不在里面，自从回到镇上之后就能难弄清准确的时间，浓雾让清晨和傍晚变得几乎没有什么分别。

市政厅的大部分门都没有锁上，空空如也的房间里一个人也找不到，阿莱克斯尝试着将钥匙插进每一扇锁着的门里，最终，一扇看起来很隐蔽的小门的锁孔与钥匙吻合了。那扇小门通往市政厅地下一间看起来像是举行祭祀的房间里，插在醒目处的一把小刀吸引了阿莱克斯的注意。

准确来说，吸引住阿莱克斯的不是小刀，而是刀柄上的花纹，那花纹他以前曾经见过……

2

阿莱克斯因为紧张而微微喘着粗气，他站在父亲的工作室前，伸出手轻轻地触摸早已经没有把手的门框。被取下把手的锁上只剩下一条窄窄的缝，不管怎么推拉也无法将门打开。

小时候，父亲总是关着门，在工作室里叮叮当当地敲打着，让阿莱克斯非常好奇。但是，父亲从来不肯让他踏进工作室一步，每当在工作室的门口看到阿莱克斯，他都大发雷霆地高声叫骂着。

父亲当过兵，参加过战争，为镇上的人工作，许多人都尊敬他，但他是个脾气很差的人，阿莱克斯几乎没有见过他的笑容。

或许也只有阿莱克斯没有见过。

阿莱克斯将从市政厅地下室里拿来的小刀插进坏掉的门锁剩下的窄缝中，非常适合。于是他小心地转动刀柄，门应声而开。

一股陈旧的空气从工作室涌入阿莱克斯的鼻腔里，工作室里的摆设一切如昔，将他带到很多年前的回忆中……

那天，工作室的门虚掩着，父亲的声音不时从里面传出，阿莱克斯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而轻轻推开了一条门缝，偷偷从屋外窥视工作室里。

在被白色阳光照得非常明亮的工作室中，父亲面对着约书亚蹲了下来，他的手里举着一条挂着戒指的银链。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父亲凝视着约书亚，约书亚摇了摇头。

“它也曾经属于你的祖父和曾祖父，现在我们想把它传给你。我知道它看起来并不特别，但这个戒指是我可以给你的最重要的一件东西。”

“它值一百万吗？”

约书亚细声细气地问道，父亲露出了一丝笑容，继而用慎重的表情回答道。

“比那多得多，这象征着我们家族的过去以及未来。”

说着，父亲站起来，将链子挂到了约书亚的脖子上。那是阿莱克斯从未看过温柔的表情与动作。

“但是，约书亚，你绝对不能给任何人看这个戒指，包括阿莱克斯。”

最后，父亲很认真地补充道。

“Yes，Sir！”约书亚做出敬礼的动作，父亲则爱抚地摸着他的脑袋。

……

阿莱克斯不想再回忆下去了，他用力地推开门，走进了一直以来对自己而言都是禁区的工作室中。房间里虽然到处都是灰尘，不过东西却都摆放得井井有条，这也是父亲在军队期间养成的习惯。

房间的一角放着一把来福枪，阿莱克斯毫不犹豫地将它抓在了手中，枪里还留着几发子弹，应该能派上不少用场。随便在工作室里翻找着东西，阿莱克斯拉开了工作台的抽屉，一封信出现在他的眼前，那封信是父亲的笔迹，里面写着阿莱克斯难以置信的事情。

我已经失败了，他们也都知道了。

他们责怪我也是应该的，我曾经发誓要保护这个镇子，但是我没有做到。

镇子就在我眼前变得衰败，我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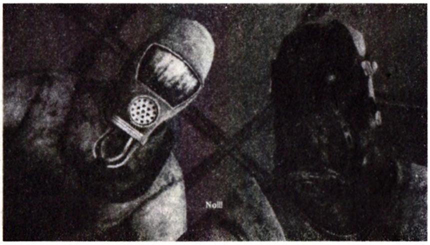


直恐惧的诅咒终于应验。更糟的是"圣令教"又卷土重来了，他们通过绑架、杀戮来壮大自己的势力。

不知道他们是否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离开寂静岭而惩罚我们，还是仅仅想吸收新的血液。

我不能确认，但他们已经带走了我们的人，惟一的办法就是去面对这个邪恶之源，去和它战斗，并祈祷可以挽回这一切。

惟一值得欣慰的是，我终于可以直面寂静岭的恶魔了。



阿莱克斯将信卷作一团，塞进了口袋，信下放着一张地图。

寂静岭的地图。

那正是阿莱克斯在昏迷后曾经去过的地方。和牧羊人溪谷一样，终日被浓雾所包围，几乎看不清几步之外物体的小镇。

从信上看，父亲一定已经去了寂静岭，但是，寂静岭和牧羊人溪谷究竟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在牧羊人溪谷中？所谓的"圣令教"又是什么？

无数疑团充溢在阿莱克斯的脑中，他走出工作室，找到仍坐在摇椅上的母亲。母亲正摇着脑袋，注视窗外，不停地动着嘴巴，像是在自言自语什么，阿莱克斯大步走过去，把信举到她的眼前。

"告诉我，你对这个知道多少。"

母亲只看了一眼信，就立刻扭过头回答道。"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

"别再撒谎了！我已经厌倦谎言了，我知道一切都和寂静岭有关。"

母亲惊讶地注视着阿莱克斯："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我知道父亲去了那里，他去和某种东西战斗。他是不是去找约书亚？约书亚在那吗？"阿莱克斯不停地追问，母亲则不断地摇着头，终于，阿莱克斯忍不住大吼道，"见鬼！告诉我吧！"

"哦……阿莱克斯，对不起。"母亲伸出手来，想要轻轻抚摸阿莱克斯的脸颊，却被他一把推开。

"不要再假装关心我，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约书亚才是你们惟一关心的，如果你说出真相，我可以救他。"

母亲一边躲避着阿莱克斯咄咄逼人的视线，一边不安地将目光投向远处，就在此时，一条有力的手臂突然缠上了她的脖子，将她向后拖去。阿莱克斯闻声刚要转过脑袋，也被从背后勒住了脖子拖倒在地，两名穿着隔离服的士兵模样的人狠狠地扬起拳头打在他的脑袋上，伴随着母亲的尖叫声，阿莱克斯的意识渐渐模糊起来，最后映入他眼帘的，是母亲被士兵们强行抬起来带走的景象。

3

清醒过来的时候，母亲早已不见了，身穿隔离服的士兵们也离开了，除了被踢倒的摇椅外，家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阿莱克斯茫然地打开大门，注视着屋外的一片浓雾，却看到一个黑影正向这边跑来。他警觉地注视着黑影，黑影越来越大，居然是艾尔。

"艾尔！我还以为你……"

阿莱克斯欣喜地迎上去，确认艾尔身上没有任何不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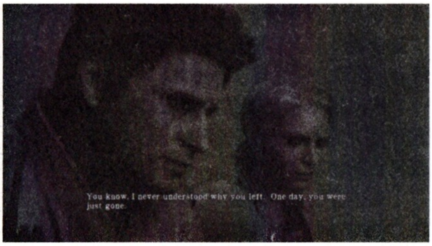
“阿莱克斯，她不见了。”艾尔的脸上写满了焦虑。

“谁？”

“我妈妈，到处都找不到人，整个镇子的人都不在了！”

阿莱克斯沉思了片刻，掏出了寂静岭的地图。

“我想我知道他们在哪。”



小小的渔船在水面上激起了一股浪花，船正朝着寂静岭的方向前进。维勒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前方，艾尔则从船舱内走到甲板上，在阿莱克斯的身边坐下。

在维勒提供船只的大力帮助下，他们正要前往导致这一切发生的地方，阿莱克斯坚信，不光是艾尔的母亲，整个小镇上的人，约书亚、母亲、父亲一定也都在那里。

“我很抱歉。”

艾尔侧过头来望着阿莱克斯，轻声说道。

“为什么道歉，这不是你的错。”

“不，我在早些贴传单的时候对你态度不好。”艾尔耸了耸肩膀，看上去有些羞涩。

“别管它了，我才应该道歉……只是这地方唤醒了我的一些糟糕的回忆。”

“你知道吗，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你会离开。”

艾尔仍然记得阿莱克斯突然离开的那天。因为一个星期没有接到阿莱克斯的电话，于是艾尔去阿莱克斯的家里找他，但是，迎接她的却只有阿莱克斯哭泣的母亲和看起来非常生气的父亲。他们说阿莱克斯已经离开了，让艾尔以后不要再来找他。

“突然有一天，你就那么消失了……”艾尔抬起头，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听着，有些话我以前没说过……我很高兴你能回来，和你在一起我觉得很有安全感。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崩塌，但你还能坚持一直向前。”

“我别无选择。”

“你有，你还可以再次离开。”艾尔眺望着远处的海面，认真地说道。

阿莱克斯刚想说话，维勒突然开口。

“阿莱克斯，说说看你对寂静岭了解多少。”

“我只知道我和约书亚都被告诫过几千万次千万不要去那里。”

“是啊，我妈妈这方面管的也很严。”艾尔赞同道。

“没错，你们父母都是对的。所有都一模一样，我们在镇子里看到的那些怪事，那些噩梦，一切都和寂静岭一样。”维勒一边操纵着渔船一边说道，“那地方有着黑暗的历史，一直都是。简单地说，那里的人对于不服从他们的信仰的人非常不友好。”

维勒的一个同事曾独自一人前往那里，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出现，只有她的自行车在寂静岭外被人发现。

“圣令教……”阿莱克斯想起了信上的内容。

“是的，当我和你父亲共事的时候，他告诉我决不会派我去寂静岭，现在这状况可真是讽刺啊。”

“你真的认为我们在那能找到什么人吗？”艾尔静静地听着关于寂静岭的传闻，

突然问道。

阿莱克斯没有回答，艾尔将挂在脖子上的挂坠摘了下来，里面的相框上放着诺拉和艾尔的照片。

“在诺拉失踪的那天早上，我从我妈妈的房间拿了这个，从那以后一直都带在身边。”

“哇……看那发型。”阿莱克斯指着艾尔的照片笑道。

“闭嘴，讨厌鬼。”艾尔嗔怒地推了他一下。

“我只是很高兴看到我走了以后有些事变得更好了。”

阿莱克斯收起了玩笑的态度，认真地凝视着艾尔。

“阿莱克斯，前面有灯光，可能是码头。”

维勒又一次打断了两人的谈话，阿莱克斯闻言站起来，走进了船舱里。

“我们怎么过去？”

“关掉灯，我可不想让什么人知道我们来了。”

维勒的话音未落，艾尔的尖叫声突然从甲板上响起，几名穿着隔离服的士兵不知道什么时候爬上了船，正抬着艾尔要将她带走。

阿莱克斯和维勒冲上甲板，但是艾尔早已被架上了另一艘小船，从水中又有两个人跳上船，由背后挟持住了维勒。

“放开她！”阿莱克斯立刻掏出枪瞄准抓住艾尔的士兵，却不料一艘船撞上了他们的渔船，正站在甲板上的阿莱克斯毫无防范地因强烈的振动落入了水中。

离开牧羊人溪谷前的最后一个暑假是阿莱克斯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那年夏天，镇上举行了少有的声势盛大的年度派对，几乎每个人都聚在那里。艾尔和霍洛维法官忙着弄水中靶椅，阿莱克斯也参加了派对的准备活动，负责担任宠物乐园的保安，确保小动物不伤到那些爱哭爱闹的小孩。

夏天炎热的阳光烤灼在路面上，让每个人的脸上都透出了红潮，就连牧羊人溪谷也被气氛感染，变得开始不那么循规蹈矩了。

不过，也正是那个夏天，阿莱克斯没有和艾尔告别就离开了镇上，还好她并没有非常生气。

艾尔……

阿莱克斯猛地睁开眼睛。

他想起来了，艾尔和维勒已经被带走了，而自己掉进了水里，随波逐流到了一片陆地上。

周围是一片清冷的白色雾气，突然坐起来后冰冷的空气侵入了肺部，阿莱克斯忍不住咳嗽了起来。和镇上的白雾完全一样，这里确实是寂静岭。

一阵海浪的声音从远方传来，浪花拍打在岸边的岩石上，然后又溅到海边的栈桥上。这里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小小的码头，虽然现在并没有什么船只停泊。

一个硬硬的东西在阿莱克斯的手心里，他摊开手掌，看到了艾尔的挂坠。

“在诺拉失踪的那天早上，我从我妈妈的房间拿了这个，从那以后一直都带在身边。”

艾尔说这句话时的表情仿佛还能在阿莱克斯的脑中不断重现，他将挂坠合起来，收到贴身的口袋里，站起来向寂静岭的中心走去。

第六章 罪与罚

1

和牧羊人溪谷相似，寂静岭也是一个模样，相差不多的街道、房屋、招牌、标语，甚至是整个镇子的道路规划。但是，正是从这里而来的一些东西，正打算将阿莱克斯的小镇毁掉……

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是穿着隔离服的士兵们吗？还是更可怕，更难以想像的恶魔呢？阿莱克斯很惊讶于自己刚想到恶魔这个词语，没错，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一切，除了恶魔之外，还有谁能做的出来呢？

阿莱克斯很警惕地紧紧握着枪一步一步地走在从码头出来的路上，不过寂静岭并没有如他所想到处都是教徒或者狂信者。从表面上看，街上一个人都没有，除了一些之前在牧羊人溪谷见过的怪物之外，阿莱克斯没有看到任何生命的迹象。街道上乱七八糟地停满了各种车辆，两边的店铺大门紧紧闭合……一切都是那么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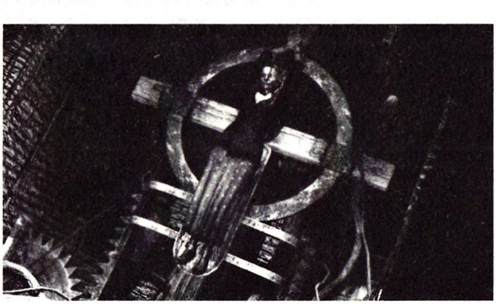
不久之后，维勒就通过对讲机联系了阿莱克斯，他和艾尔被关在了一座监狱里，但是监狱大门上通了高压电，平常人根本无法进入。无奈之下，阿莱克斯只好找到寂静岭的水电控制室切断了寂静岭的电力供给，整个世界陷入了一片黑暗中，怪物的活动也愈发猖獗，阿莱克斯则趁机迅速冲进了监狱里。

维勒被一个人丢在监狱的普通牢房里，那些士兵们似乎太过于自大，他们不仅没有搜走维勒的对讲机，甚至连枪也没有拿走。但是艾尔不在那里，据维勒说，她可能被带进了隔离监狱里。

穿过漫长的通道和一间间普通监狱，位于最南方的就是隔离监狱，推开隔离监狱的门，阿莱克斯轻手轻脚地踏了进去。监狱里并没有士兵把守，地面上积着一些积水，一个细细长长的小房间，惟独尽头有一台拷问用的机械，一个人被吊在机械上面。

不过，那个人不是艾尔，而是阿莱克斯的母亲。

她被吊在机械上方的一个十字架圆环上，手和脚都被紧紧地用铁拷固定着。看到阿莱克斯，她的眼里顿时现出了一丝光亮。



阿莱克斯立刻冲上前去想要将她放下来，但是将她束缚住的铁铐实在是太坚固了。而且，十字架下的机关也突然开始转动起来，将她的双手和双脚分别向不同的方向拉去。

母亲痛苦地尖叫起来，而阿莱克斯只能手足无措地看着机关一点点地折磨着她。

“对不起，阿莱克斯。”她吸了一口气说道，“我和你父亲非常爱你，但是他们说只能选择留下一个。”

“母亲，别说了，保持呼吸。”

“让我去吧，阿莱克斯。”母亲放弃了挣扎，用乞求的眼神注视着阿莱克斯，让他快点结束自己的痛苦。

“不……我不能。”

机关仍在不停地转动，母亲再也无法忍耐，又一次痛苦地惨叫起来，眼看着她的身体已经被拉成了一个可怕的弧度，阿莱克斯惟有举起枪，按下了扳机。

母亲合上了眼睛，不过机关仍在快速转动，她的尸体被巨大的力量从中间扯开，断成了两截，血喷溅出来，流满了地板。

就像是被血液所侵蚀一样，周围的一切也随即变成暗红，阿莱克斯再次进入了如同噩梦般的里世界。

2

“上帝，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维勒皱着眉头，忍不住大声对阿莱克斯抱怨道。

遇到维勒是不久之前的事，这一次，维勒也被拖进了阿莱克斯所看到的那个可怕世界，面对突然间改变的景物，他显得有些混乱。

“我也不知道，但我们得继续前进。”阿莱克斯转过一个岔路，突然看到了一扇被铁条拴起来的门，他不顾维勒询问的目光，立刻冲了过去。

没有错，那扇铁门和他之前在那个地下工厂中见到的铁门一样。阿莱克斯用力转动铁门中间的圆盘，门应声而开，空荡荡的大房间内，霍洛维法官被绑在一把椅子上，房间的另一侧装着一块透明强化玻璃，可以让人从外面观察屋里的情况。

那是一间毒气室，看上去那些人想要在这里处决霍洛维法官。

“快趁着他们还没有释放毒气的时候解开绳子，我去关闸门！”维勒立刻冲了出去，跑到房间另一侧的闸门前。

“谢天谢地，阿莱克斯，你是怎么找到我的。”霍洛维法官惊讶地看着阿莱克斯，好像还没有回过神来。

“没时间说这个了。”阿莱克斯飞快地解开霍洛维法官手上的绳子，“我们快离开这里。”

扶霍洛维站起来的时候，艾尔的挂坠从阿莱克斯的口袋里落了出来，被霍洛维看在了眼里。

“那是什么……你怎么拿到那个的？”

“是艾尔的。”

“艾尔？她在哪？现在好吗？”

“不知道，不过我会找到她的，我保证。”阿莱克斯捡起挂坠放进霍洛维的手里，“她说她从你那拿到了这个，我想现在该物归原主了。”

“他们打开毒气了！”

维勒的惊呼声突然传来，他转过身背对着毒气的出口大声提醒阿莱克斯，就在这时，一个黑色的影子突然从毒气口旁的肉壁中钻出来，从后面裹住了维勒。

一切都发生得太迅速了，阿莱克斯还没有看清那东西究竟是什么，便立刻反射般地飞扑过去拽住维勒，但是黑色的影子力量太大，转眼之间就将维勒拽进了肉壁内。维勒似乎被拽进了墙的夹缝里，惨叫声不停地从四面八方传来。看着这一幕，霍洛维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快走！我会救维勒！”阿莱克斯立刻将霍洛维推出了房间，霍洛维刚一离开，铁门就自己紧闭了起来，将阿莱克斯关在

了里面。

“你在做什么！快放开我！”

维勒的声音仍不断地在周围的墙壁响起，最后终于停止了，在维勒声音停止方向的另一个肉壁突然蠕动起来，一坨黑色的影子探出了半个身体。

“上帝……这是什么鬼东西。”

阿莱克斯忍不住轻声惊呼道。

怪物继续从肉壁中向外爬出来，它的下半身是一条长长的肉质尾巴，尾巴上又长出了几条腿，由于那些腿的阻挠，怪物花了很久才完全脱离肉壁站到地面上，阿莱克斯也终于看到了它的真身。

那怪物有阿莱克斯的两倍高，这是因为它就像是许多人叠罗汉拼起来一样。本该长着脑袋的地方却是人类的上半身，而它的尾巴，更是由数不尽的胳臂和腿交缠在一起而成的，就像是一个江湖医生胡乱将人类的各种部位拼凑在一起形成的集合物。

如果自己被它吞掉，会不会变成它身体的一部分呢？阿莱克斯忍不住这样想着。

不过，尽管如此，阿莱克斯却并没有感觉到强烈的恐惧感，或许是因为这些天来他已经看到太多不该看到的东西了，也或许是因为这个怪物巨大的尾巴反倒阻挠了自己的行动，它那迟缓的动作完全不会对阿莱克斯形成威胁。

已经够了……

阿莱克斯默默地对自己说道，似乎也在对这个扭曲的世界说。

他绕到怪物的背后，用匕首插在怪物身上，作为踏脚的地方攀爬上去，接着便看到一双不知为何会长在怪物脖子上的手。阿莱克斯拽住那双手，用力勒住怪物的脖子向相反的方向拉去。

怪物拼命挣扎着，但是它的手却够不到阿莱克斯所站的位置，从怪物的嘴中发出了一阵尖利的叫声，它的尾巴横扫过去，打到了房间里的强化玻璃上，玻璃应声而碎。

就在这一瞬间，怪物瘫软在了地上。

阿莱克斯从怪物身上跳下来，打量四周想要找到维勒被留在了哪里。这时，从玻璃的外面突然冲出了一个人影。

约书亚！

3

阿莱克斯追赶着约书亚。

约书亚仍然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奔跑着，就像是有一只巨大的怪物正在追赶他，跟随着约书亚的身影，阿莱克斯跑过了一条条长廊，从一扇门冲出了监狱，又跑进了一间尖顶的教堂中。

教堂和外面的世界不同，它并没有被赤红的钢铁和像是要通往地狱的长廊所填满，木制的地面与华美的装饰似乎在证明它的独特。

圣令教。

阿莱克斯又想起了这个名字，难道这间教堂和他们有什么特别的联系？

教堂里并没有什么人，阿莱克斯一边寻找约书亚的踪影，一边在教堂里行走着，路过忏悔室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忏悔声。

阿莱克斯无法看到那个男人的脸，但是他的声音和父亲非常相像，抱着很想听听看他究竟要为何而忏悔的想法，阿莱克斯走进了忏悔室里。

“原谅我，神父，请宽恕我的罪恶，我上次忏悔已经是四年前了。我迷失了自己的信仰，掉进了罪恶的深渊。”

男人并没有怀疑走进忏悔室的人的身

分，虔诚地说道。

阿莱克斯思考了一下问道："你在为什么而困扰？"

"作为一个父亲，我处理着各种日常琐事，喂儿子吃饭，给他洗澡、哄他睡觉，连一条狗我都很爱护。"那声音开始慢慢地回忆着，"当我有了第二个儿子时，大儿子就变得孤僻起来……我爱我的儿子，两个都爱，但我不得不做出选择。"

阿莱克斯静静地听着男人的声音，他察觉到对方正试图告诉他什么。

"惟一的办法只有确保我的大儿子不爱我，确保他得不到快乐和生活的价值，我想这样可能会让我们对即将发生的事更容易接受一点，特别是我……为了我的自私，我请求你的宽恕。"

对方的话音停止了，他正在虔诚地等待着"神父"的回答。

"如果你真的这么想，你已经得到宽恕了。"阿莱克斯回答道。

"谢谢，神父。"

声音突然消失了，阿莱克斯走出房间，发现那扇门已经被打开，里面的人离开了。

那个人究竟是不是父亲？阿莱克斯并不清楚，如果真的是父亲，他也不清楚自己是否会原谅他，他只是想起了母亲临死前说过的话。

"我们很爱你，但是他们告诉我们只能留下一个。"

选择，只能留下一个……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选择？

阿莱克斯试图理开乱麻般的线索，但是却一无所获。

将教堂四周的房间都走遍后，阿莱克斯回到了大厅中，教坛上一个高高向外凸起的纹章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伸手触摸纹章，却发现纹章居然可以压下去。

就是这个了。

阿莱克斯咬紧牙关将纹章一口气推下去，伴随着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响起，教坛后面的墙壁向门一样滑到了两侧，露出一个巨大的空间。

他向门里看了一眼，立刻感觉自己的血液凝固住了。

父亲的两手被高高绑起，吊在两个木架之中，两腿垂在空中，形成了一个十字。不过，虽然从姿势上看非常辛苦，却并没有受伤。

"阿莱克斯，你到这里来干嘛？"看到站在门前的阿莱克斯，父亲显得非常惊讶。

"我来救约书亚。"

"约书亚？你救不了他，赶快离开这里。"

"别命令我，爸爸。"一股怒气突然冲到了阿莱克斯的脑中。

那命令的口气与态度让他想起了小时候。即便是这么久没有见面，父亲对他的态度还是没有任何改变，冷淡、漠视、轻蔑……永远只会看重约书亚。



"我已经不再是小孩了。"阿莱克斯紧紧握着手中的枪，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恨我，没有关系，我

不怪你。”父亲叹了口气说道。

“我不恨你，我已经忘记你很久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儿子。但是我不得不做出一个选择，现在我正为它们付出代价，我们都是。”他的目光落到我胸前，“我做了这些事后，你仍然戴着我的狗牌，说明你还记着我。”

“你在说什么？这是我的狗牌，我是一个士兵……就像你希望的那样。”阿莱克斯抬起头，不解地望着父亲。

父亲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阿莱克斯，你一直在医院里……”

“我知道，我在战斗中负伤了。”阿莱克斯不安地望着父亲，有种不对劲的感觉正从心底升起。

“不……你去的是精神病院，从那次事故之后就一直在那里。”

“这不是真的……我是个战士，一直在为保护人们而战斗。”

阿莱克斯惊讶地望着父亲，看到的却只是一脸无奈。

“我们不得不送你到那里去……从那个晚上之后，从我给你弟弟这个挂坠之后。”

说着，父亲把紧紧攥在手中的挂坠放了下来，那上面挂着象征了施弗德家族的戒指，曾经被送给了约书亚的戒指。

阿莱克斯接过挂坠，但是他并不明白父亲在暗示什么。

“约书亚呢？你把他怎么样了？你在说什么？”

“阿莱克斯，宽恕我。”

面对着阿莱克斯的质问，父亲只是摇了摇头，和母亲一样请求他的宽恕。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一柄巨大的刀从背后穿透了他的身体，将他从中间切成了两半，抓着那把刀的正是戴着三角头的男人。

巨大的刀锋就像是在电梯中一样，穿过父亲的身体，几乎刺到阿莱克斯。

三角头像机械一样高高举起大刀，一阵血雾扬了起来，洒到了阿莱克斯的身上。接下来，三角头转过身，看也不看阿莱克斯一眼，就顺着来时的道路从容不迫地离开了。

当三角头的身影在门中消失，阿莱克斯才从巨大的压迫感中醒过神来。

父亲的身体被分成两半，像肉块一样斜挂在两侧的木架上，丝毫看不出曾经有过生命的迹象……不知道为什么，阿莱克斯并没有想痛哭的冲动，发生的一切就像是一场梦境一样，他紧紧抓住父亲留下的戒指，快步冲进了三角头离开的那扇门里。

第七章 牧羊人溪谷

1

阿莱克斯从门里钻出来，外面的情景就像地狱一样，高温的白色蒸汽弥漫着整个地底，而三角头也早已不见踪影，一套秩序士兵的隔热服被丢弃在一边的桌子上，将他套在身上后，阿莱克斯穿过蒸汽，按下了地底一架破旧的运货电梯。

电梯打开，柯蒂斯却站在里面。

“要下去吗？”柯蒂斯从嘴里取出香

烟，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阿莱克斯，阿莱克斯沉默地走进了电梯。

电梯中传来机械运作的声音，开始向下落去，柯蒂斯突然问道。

“喜欢你的工作吗，士兵？”

柯蒂斯深深地吸入一口烟，将手放在眼前，像不认识般的观察着。

“我喜欢我的工作，修理东西……这是我的天赋。但是现在，我有了更明确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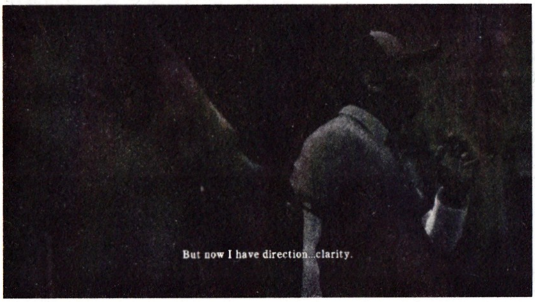
阿莱克斯不明白他的意思，只是保持沉默，听着电梯的吱吱声在周围响起。

“知道自己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柯蒂斯又抽了一口烟，电梯停了下来，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让阿莱克斯先走。

然而就在阿莱克斯踏出电梯的时候，脑后突然受到了一记重击，他的眼睛失去了焦距，仰面倒在了地上。

“你同意吗？士兵……”柯蒂斯弯下腰注视着阿莱克斯，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再次睁开眼睛，阿莱克斯发现自己的防护服已被脱下，面前是一间铺满白色瓷砖的房间，地面上渗出了片片血污，看起来让人非常不安。一个女人坐在他的面前，是霍洛维法官。



“霍洛维法官？”阿莱克斯眯着眼睛再度确认，他并没有看错。

“你现在已经长大了，该叫我玛格丽特。”霍洛维法官似乎没有站起来的意思，她双手抱在胸前，远远地看着阿莱克斯。

“我找了艾尔，但是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对不起。”

“我也很遗憾，想想看，你养育一个孩子，努力把自己的价值观灌输给她，你希望她有独立的人格，但你也希望她永远铭记着什么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家庭。”

霍洛维法官坐在阴影中，阿莱克斯无法看清她的表情，他试着动了动自己的手脚，却发现自己被绑在了椅子上，不远处桌面上的一架电锯掠过他的眼角。

“到底这是怎么了？”阿莱克斯开始不安起来，霍洛维法官无动于衷地看着他，继续说道。

“家庭是最重要的东西，阿莱克斯，为了保护它，我可以做出任何事，这就是我牺牲了女儿的原因。”

“什么？”

阿莱克斯难以置信地注视着她，霍洛维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眼神中露出了一丝虔诚与狂热。

“我们镇的奠基人当时都有着良好的愿望，他们离开了圣令教，在牧羊人溪谷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但是他们也畏惧圣令教之神的惩罚，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共同的约定来保障大家的安全……只要做出小小的牺牲，用我们的孩子。”

随着霍洛维法官的

解释，阿莱克斯渐渐明白了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牧羊人溪谷小镇由四个家族创立，他们是施弗德、霍洛维、巴特利特以及菲奇，他们决定每隔五十年就要将自己家族的孩子献给神作为祭品，亲手将自己的孩子杀死，以此来守护小镇的平安，这个传统已经延续了很久，直到父亲亚当和母亲莉莲这一代……

亚当和莉莲最初生下了阿莱克斯，他们明白那个孩子的命运就是成为祭品。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又有了约书亚，有了第二个孩子之后，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抉择，留下谁？牺牲谁？

最后，他们选择了将家族戒指交给约书亚，让约书亚留在自己身边。

为了让阿莱克斯和自己都不会过于眷念在一起的快乐，为了让死亡更加简单一点，亚当和艾莲决定不表现出对阿莱克斯的爱，让他无法体会到生活的快乐，他们刻意忽视阿莱克斯的存在，不让约书亚和阿莱克斯在一起玩，但是，他们只是默默压抑着自己对阿莱克斯的爱意。

五十年的期限到了，霍洛维法官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女儿诺拉，菲奇博士把女儿肢解，巴特利特镇长也忍痛活埋了自己的儿子乔伊，他们都如约将祭品交给了神，但是整个仪式仍然失败了。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亚当没有将阿莱克斯杀死，仪式的失败给整个镇子带来了诅咒，最终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镇上出现了浓浓的白雾，怪物也在阴影中匍匐，时间永远停留在仪式失败的两点零六分。

圣令教之神所派出的教徒离开寂静岭，来到了牧羊人溪谷，他们带走了所有生命，想要将小镇变成死亡之地。

原来是这样……

阿莱克斯终于明白了发生在自己面前的一切，明白了巴特利特镇长和菲奇医生为什么会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为什么他们会对着怪物请求宽恕，为什么镇子会变成现在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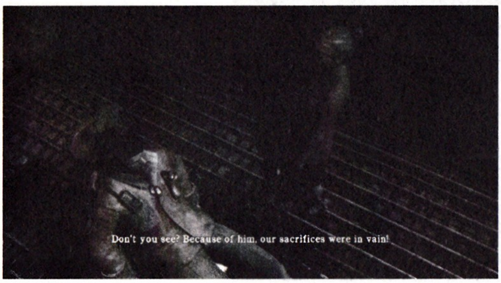
他也明白了父母一直以来对自己和约书亚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究竟是因为什么。

"当我夺走诺拉生命的时候，我亲眼看着生命的光彩从她的眼中褪去，因为我知道她的死可以保佑我的家族，保护牧羊人溪谷。但是，因为你的父亲，我们所做的牺牲都失去了意义！和神的契约已经被破坏了，因为你父亲的软弱，让我们大家都遭受了诅咒。"霍洛维开始狂躁起来，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我们惟一的希望就是重新皈依奠基人所背弃的圣令教，这才是真正的信仰……"

"通过绑架和谋杀？"阿莱克斯打断了霍洛维法官的话。

"谋杀？我们让他们得到了新生！"霍洛维笑出了声，就像是听到了什么可笑的无稽之谈。



"那艾尔呢？你也想杀了她吗？"

"我试着让艾尔理解我，但她太像你了，阿莱克斯。她一直和你一样觉得这个世界还有纯粹的正义和邪恶，其实根本没有，这世界只有混沌和秩序……"

柯蒂斯从门外走了进来，霍洛维法官和柯蒂斯交换了一下眼神。

"我要让我的女儿看看不服从圣令教的代价是什么。"

柯蒂斯意会地从桌上拿起了一把电锯走出了房外，霍洛维法官则选了一把电钻，她居高临下，用冷酷的眼神俯视着阿莱克斯。紧接着，电钻运作起来。

"住手，我可以帮助你们，一定有其他办法的。"

"不，阿莱克斯，是时候让我完成你父亲没完成的事了。"

阿莱克斯试图向后退，但是却丝毫无法移动，霍洛维举着电钻一步步走过来，毫不迟疑地将电钻插入了阿莱克斯的腹中。

阿莱克斯被剧烈的疼痛感所侵袭，几乎要失去神智，在死亡的威胁下，他拼命挣脱了绑住自己的绳子，抓住了霍洛维法官的手腕，将电钻从腹中拔出来推到一边。

霍洛维法官调整了呼吸，瞄准了阿莱克斯的脑袋冲过来，阿莱克斯用尽全力扭动她的手腕，电钻的钻头反转过去，穿过下颚，插入了她的脑中。

霍洛维在一瞬间就断了气，她仰面倒在地上，鲜血从下巴流出来，将周围染成了一片红色，她的眼睛仍充满了怨毒，死死瞪着天空。

阿莱克斯简单地处理了一下腹部的伤口，就打开柯蒂斯走出去的门向前狂奔而去。

"我要让我的女儿看看不服从圣令教的代价是什么。"

霍洛维的话不断地在阿莱克斯的脑中徘徊，一股不祥的预感变得越来越大。

阿莱克斯不停地在周围的房间里寻找着，终于，他听到了艾尔的尖叫声。

在一间被铁丝网隔开的房间里，柯蒂斯正举着电锯打算杀死艾尔，阿莱克斯慌忙爬上铁丝网跳了过去，用力拍打着玻璃引起柯蒂斯的注意。

柯蒂斯果然举着电锯冲了出来，阿莱克斯立刻将藏在背后的枪举起，赏了他几颗子弹，然后从他的身上搜出钥匙，将绑着艾尔的铁铐打开。

"阿莱克斯，我的妈妈……"

"很抱歉……艾尔。"阿莱克斯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他只是一个个地将铁铐解开。

"上帝啊，我真不敢相信。"艾尔扶着阿莱克斯的肩膀，母亲和妹妹的事给了她太大的打击。

"我们先离开这里吧……"阿莱克斯抱住艾尔，带着她向外冲去。

2

在霍洛维解释了这一切究竟是因何而发生的之后，阿莱克斯明白了自己应该到哪里去结束这一切。

他让艾尔带着在路上找到身受重伤的维勒先离开这里回到地面，独自一人走进了莫基人家族的墓地。

墓地的大厅中放着四具棺材，棺材上分别刻着四大家族后人的名字，阿莱克斯·施弗德的名字也被刻在上面。

阿莱克斯站起来，突然感到一阵眩

晕，他的面前出现了一间熟悉的房间，房间里挂着国旗和玩具飞机，那正是约书亚和他自己的房间。

约书亚正在床上安静地睡觉，一个青年走近床边，将沉睡的约书亚推醒。

“怎么了？”约书亚疑惑地看着那个青年。

“穿上衣服。”那个青年回答道，他正是几年前的阿莱克斯。

阿莱克斯静静地看着这一切，终于想起了那被自己遗忘了的过去。

那一天，看到父亲把戒指交给约书亚的那天晚上，他叫醒了约书亚，带着他到晚上的湖里去划船。约书亚虽然上了船，但却很紧张地坐在船的中央，非常害怕的样子，父亲曾经警告过他不要在晚上去湖边，他很担心被发现。

“把手电筒给我，有人会看到我们的。”

阿莱克斯想从他的手中取走手电筒，让他平静一点。

“不！”约书亚不乐意地扭动着身体。

“没事的，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保护你的。”

阿莱克斯安慰着弟弟，约书亚这才将电筒交给了他。

“我们到这里来干嘛？我们在干什么？”

“怎么了？你害怕了？”

“不，我没事！”约书亚慌忙摇头，他总是喜欢逞强，“只是爸爸总是不让我们到这湖上来。”

“当然不准你来，在爸爸眼里，你还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阿莱克斯忍不住想要逗他，但是约书亚却立刻认真起来。

“是吗？那他为什么给我这个！”他不服气地反驳道，从胸前掏出了那枚吊在链子上的戒指，“爸爸给我的，他不让我告诉你，不过我觉得这一定证明了我很厉害。”

看到约书亚得意的表情，阿莱克斯不禁有些生气，他一把从约书亚的手中抢过了戒指，故作不屑地说道，“垃圾，根本不是什么值钱的宝贝。”

“不对，这比一百万美元还值钱，所以爸爸才会把它给我！”约书亚生气地扑过来想要拿回戒指，阿莱克斯却赌气地攥在手中不肯还给他。

“还给我！还给我！那是我的！”约书亚一边大喊，一边哭丧着脸拼命地向后拽住链子，看到他的模样，阿莱克斯觉得无比烦躁，坏心眼地突然松了手。

他本想让约书亚在船上摔一跤，但是刚一放手就立刻后悔了，由于用力过猛，约书亚没有反应过来就向后仰去，脑袋狠狠地撞在了船边，扑通一声掉进了湖里。



阿莱克斯打着手电筒拼命在四周的水面上寻找约书亚的身



此让自己感到平静，但是在他心底的罪恶感并没有因此而停息，所以约书亚才总是像见到怪物一样逃避着他。

所以父亲才会告诉他，约书亚是不可能被救回来的……

一切都可以解释了……

影，但是在一片黑暗中，他根本什么也看不到……

很久后，父亲才终于驾船在水底找到了约书亚，他已经死了。

父亲紧紧地抱住了约书亚，质问阿莱克斯为什么做出这么残忍的事，他结结巴巴地解释着，那只是一场意外，是一次失手……

我可以救他的，他还活着，我可以救他……

但是，这都已经无济于事了。

在失去约书亚之后，父母只剩下了阿莱克斯一个孩子，虽然他们早已决定将阿莱克斯送去作为祭品，但是，他们实在无法承受失去两个孩子的痛苦。

最后，父亲决定将因这件事而产生了幻觉和各种臆想的阿莱克斯送进精神病医院，他们没能完成仪式，可怕的事情也终于降临到了镇上……

想起了所有的一切，自责和痛苦猛地冲进了阿莱克斯的心中。

约书亚早已死去，但他却希望约书亚还活着……一直追赶着他的幻影。

他希望能够救回约书亚，希望可以赎清自己的罪孽，希望一切都没有发生……

他甚至创造出了约书亚的幻影，希望以

阿莱克斯痛苦地站着，被迫接受因自己犯下的罪孽带来的一切。

地面与墙壁上的表皮如受到灼烧一样迅速发生着变化，世界进入了它的另外一面，充满了杀戮、仇恨、鲜血的肮脏的一面。

一只巨大的金属蜘蛛从天而降，跳到了阿莱克斯的面前，而它八条腿中的身体上……居然露出了约书亚的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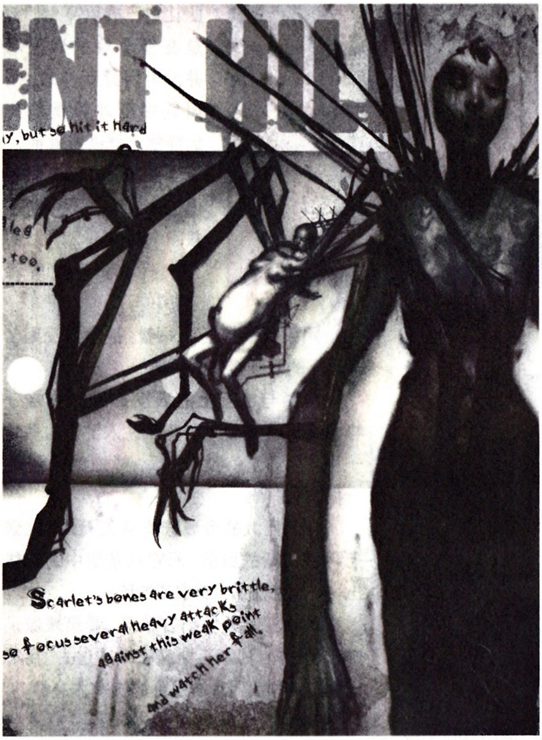
约书亚紧紧地闭着眼睛，看起来像是睡着了一样，阿莱克斯疯狂地冲过去，用尽一切办法和武器攻击那金属蜘蛛的身体。

尖利的金属触角划过阿莱克斯的脸颊，穿过他的肩头，让浑身都是伤痕，但是阿莱克斯却连躲也不躲，他只是飞快地瞄准约书亚所在的方向冲过去，不断用匕首试图划开包裹着约书亚的黏膜。

黏膜与机械支柱衔接起来的地方终于变得摇摇欲坠，阿莱克斯举起匕首，又一次冲了过去。

匕首穿过了黏膜，黏膜终于无法再承受约书亚的重量了，他的身体顺着一滩血液，从蜘蛛的腹部流了出来，跌落到了地上，与此同时，蜘蛛也突然瘫软下去，停止了动作。

阿莱克斯走过去，紧紧地将冰冷的约



书亚抱了起来，不断地向他道歉。

阿莱克斯从不曾恨过约书亚，也不想让事情变成这样。

尽管一直以来父母都只关心约书亚，但是他那可爱的模样却让阿莱克斯无法嫉妒。他是阿莱克斯的弟弟，当他出生的时候，阿莱克斯曾经握过他的小手，亲眼看着他一点点长大。

阿莱克斯曾那么想要救回约书亚，但是……却是他自己亲手夺走了约书亚的生命……

他轻轻地把戒指放到约书亚冰冷的身上，又把手电筒摆在他的脸前，打开了开关，希望这样可以让他不再因为黑暗而害怕。

放下约书亚的身体，阿莱克斯离开了墓地，周围的一切都开始坍塌……一切罪恶、痛苦都被深深地埋藏在了地底。

一切都结束了……

阿莱克斯默默地对自己说。

顺着下水道爬上小镇的路面后，阿莱克斯立刻看到了远处的艾尔，她欣喜地冲过来抱住阿莱克斯，相互搀扶着向家的方向走去。

弥漫在小镇上的浓雾似乎已经渐渐散去，怪物的踪影早已消失，圣令教和肮脏的神明被深深地埋葬在了地底，已经失踪的人们还会回来吗？阿莱克斯不知道，但是他相信，在很久很久以后，平静与祥和终将重回牧羊人溪谷。

全文完



新生之剑

文/花轮　编/夜蓝

——我只是一堆尘埃，但我还活着。

——我有必须活着的理由。

引子

熊熊的烈火在燃烧，将黑夜都染成了血色。成片成片的房屋燃烧殆尽，浓烟下的残骸，是这小小村庄最后的骨灰。

比那“呼呼”的风声更大声的，大概就是人类的惨叫了吧。

“妈妈，我好怕！”

“救命啊……谁来救救我的孩子……不！”

他藏在一个背着火光的角落中，瑟瑟发抖。半分钟前，一个女人从他藏身的角落中冲了出去，将那些黑影的注意力引到了别处。

那个女人，是他的妈妈。

狰狞的骷髅面孔一闪而过，大蓬大蓬的鲜血从面前的某处喷出，连同不远处的火焰，一起将他的恐惧引爆。

“轰！”

这是他永远也无法摆脱的梦魇。

第一章　基德

“叩叩”。

“谁？”刚刚从噩梦中醒来，他的声音有点嘶哑。

“是我，我能进去吗？”门被轻轻推开了一点，从门后墙壁上的影子上看来，是那个叫姬莉叶的小女孩。

“进来吧。”

“吱呀”一声，门打开了，姬莉叶顽皮的笑脸从门旁出现。

“基德，快点起来吃饭了。马戏团的表演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始了，不早点动身不行呢！”

“唔，我马上就出去，在外面等我吧。”

基德知道自己的表情不算很友善，因

为他对那什么马戏团并不感兴趣。要不是因为姬莉叶实在想看，而她的哥哥克雷多又挤不出时间陪她的话，他才懒得去。

“基德”并不是他的名字，他没有名字。

四个月前，克雷多所在的士兵队经过城外的村庄，发现前一天还很平静安详的村子，已经被夷为了平地。

从那些死尸残缺的肢体和村庄的烧毁程度来看，一定是恶魔干的。通常来说，这种情况之下，很难有幸存者。

然而当他们抱着一线希望慌张地搜寻生还者的时候，克雷多意外地发现了藏在一个隐蔽角落里的他。

被鲜血染红的金发，瑟瑟发抖的身躯，苍白的面孔上的那片血渍，以及那双充满了恐惧和麻木的眼睛，震撼了在场所有人。

就是那双干涸的眼睛，让克雷多决定收养他。

克雷多也是孤儿，他的父母也都死在恶魔的手上，这是他苦练剑术，长大之后加入圣剑教团的最大原因。所以，当他见到跟他当年几乎完全一样的基德时，他无法让自己眼睁睁地看着这孩子被送进孤儿院。

那孩子受到的刺激很大，在他住进克雷多家的前一个半月，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克雷多无法问出他的名字，就叫他“Kid”（小鬼），时间长了，“基德”就成了他的名字。

“基德，饭要吃干净。”克雷多已经吃完了早点，正在组装自己的佩剑，“你要的东西，我给你拿来了，记得不要乱用。”

“知道了。”从基德的表情中，你永远也无法感觉到他内心此刻的兴奋，就这一点来说，他跟克雷多的个性还真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教团里弄了一柄士兵们练习用的重木剑，这在纪律森严的圣剑教团中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他却对此表现得轻描淡写。

“姬莉叶，一会出去玩的时候注意点，别一个人乱跑。”

“知道啦，哥哥，有基德和艾莉卡婶婶陪着我呢！”姬莉叶顽皮地笑着，冲克雷多做了个鬼脸。

克雷多的嘴角微微上扬，收剑入鞘：“那么，我出门了。”

第二章 重剑

基德吃完饭，将洗碗的工作交给了姬莉叶，自己立刻就跑到门边，打开克雷多的柜子，找到了克雷多特意给他弄回来的木剑。这种木剑是教团的士兵练习时使用的，重量与真正的铁剑相差无几。基德开口之后，与克雷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请对方教他剑术。

基德拿着木剑，走到了楼下的空地上。这里是附近的孩子们玩耍的地方，平常的这个时候，其他小孩早已跑来这里做游戏了。只不过今天，由于那个著名的木偶马戏团要来，大部分孩子此时都还在家里央求大人带自己去看表演，于是这片空地就暂时成了基德一个人的天下。

基德回忆起克雷多教给自己的东西，双手紧紧地握住了剑柄，左一剑，右一剑地挥舞了起来。倘若克雷多见到基德现在的样子，一定也会惊讶地说不出话来——那柄沉重的木剑在基德手上，看起来似乎不会比一片羽毛更重。行云流水般的动作，一招一式都谨遵着克雷多所教授过的要诀——基德简直就是个天才！

舞了一阵，基德忽然停下来，摇了

摇头：这柄木剑对他而言，还是不够重。

似乎是从那个不幸的日子开始，基德感到自己的身体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至少身上的力气莫名奇妙地比以前大了很多。

他想了想，右手放开了剑柄，左一剑，右一剑，开始重复起了刚才的招式。这次，他的动作显然不如刚才流畅，但是这样的练法，却让他更加兴致盎然——他深知，只有克服重量上的障碍，他才能变得更强。

“力量……”他奋力地挥舞着手中的木剑，“我要更多的力量！”

——力量……我要更多的力量！

离基德的所在一公里远的某处，猛然间，一个强大的意识苏醒了过来，发出了与基德相同的呼唤。

“这是……”黑暗中，一个穿着黑色斗篷的身影忽然浑身一震，冲到了一个房间里，慌忙打开一个木柜，从里面取出一个长长的木匣。在这黑暗的房间之中，那木匣的缝隙里隐隐有一丝蓝色的幽光透了出来，“嗡嗡嗡嗡”地响着。那个身影颤抖着，从身上掏出一把钥匙，打开了那长匣——

“嗡嗡”的声音，戛然而止。

“该死！”黑衣人咒骂着，又把木匣放了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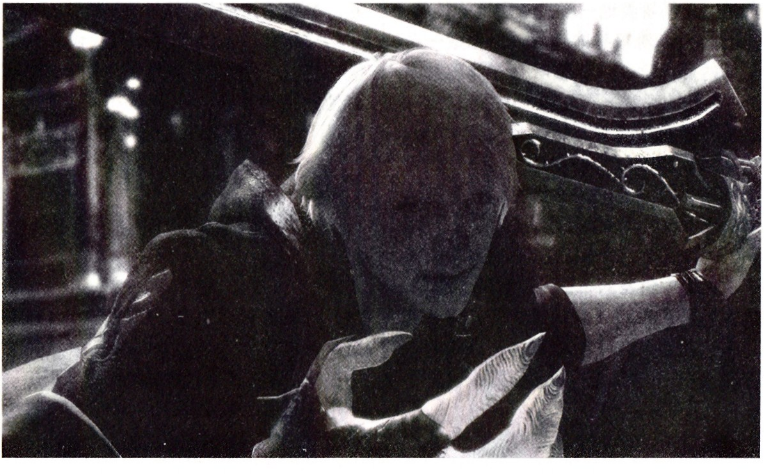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基德已经停止了练剑——姬莉叶来叫他了。

“基德，艾莉卡婶婶已经来了，快回家把这个放下，我们走吧！”

基德略有点不悦，但他什么也没有多说，只是点点头：“嗯，走吧。”

第三章 马戏团

艾莉卡虽然被称为婶婶，但她却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其实她本来应该再过两年才结婚的，如果不是半年前，她的未婚夫——克雷多的战友——在一次与恶魔的战斗中牺牲了的话，她也不会早早地盘起发髻，以寡妇的身分一个人生活。



虽然很多人都劝过艾莉卡不要白白浪费自己的青春，但是艾莉卡却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就这样另嫁他人——她说她至少要为她的未婚夫守三年丧。

然而即使是来到这里才几个月的基德也看得出来，艾莉卡和克雷多的关系并不一般。或许克雷多才是她不肯马上另嫁他人的原因吧。

基德与姬莉叶随着艾莉卡，来到了那个巨大的戏场中。刚刚坐到座位上，姬莉叶就兴奋得坐立不安。这个马戏团叫做“布偶马戏团”，听说这里所有的表演都是由人操控布偶来完成的，在附近的城镇中很有名气。

“砰”地一声，伴随着一捧烟花的绽放，几个小丑歪歪扭扭地跳进了场中，手中拿着各式各样的道具，玩着杂耍。“呼”地一声，其中一个就跳了起来，在半空中翻了好几个筋斗——就他在空中停留的时间来看，这家伙足以在任何运动会的跳高项目上拿冠军。

而场地的另一边，又一个小丑忽然用火将自己的四肢点燃，然后不停地跳着芭蕾舞。人们看着他一圈又一圈地旋转着，身上的火焰随着身体转动，幻化成一朵漂亮的烈火之花。姬莉叶兴奋地随着身边的孩子欢呼着：“啊，它们都是布偶！”孩子们纷纷抬头仰望着戏场顶部，却没有看到除屋顶之外的任何东西——没人能找到操纵布偶的人在哪里，这正是这个马戏团声名大噪的原因。

然而此刻，基德却是另一番感觉：那个在火焰中跳舞的布偶，在基德的眼中，就像是一个在烈火中挣扎的人，挥舞着双臂，就像是在呼唤看着这些火焰的人去救援——一切的一切，都那么像那个血色的夜晚。

忽然间，那个布偶纵身一跃，跳到了空中，“轰”地一声，在场中像烟花一样炸了开来。在孩子们的欢呼声中，火花四射——

“妈妈！”炸裂的火花，在基德的眼中，变成了那一晚母亲身上飞溅而出的血花，他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妈妈！”

——妈妈……妈妈！

“噗通，噗通，噗通……”

“又来了吗！？”不远处，那个黑影忽然间从黑暗中出现，急急忙忙地跑到那房间中，又拿出了那个木匣。这一次，他听的清清楚楚，里面的东西发出来的声音，比上次更加强烈，简直就像是心跳声一样，这可是从来也没有发生过的异动！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次一定……”那人结巴着，迅速拿出了木匣，发现那幽幽的蓝光已经隐隐地从木匣中散发了出来。他哆哆嗦嗦地掏出身上的钥匙，因为太过激动，不小心掉在了地上。他赶紧俯身拾起，颤抖着打开了上面的铁锁——

光芒，又消失了。

“他妈的！”黑袍人恼怒地放回了木匣。然而过了一阵，他忽然又笑了：

“异动越来越强烈了，几乎像是觉醒了一样……看来这个城市里，有什么能唤醒他的东西存在……呵呵……只要这种联系不消失，我就一定有办法唤醒你！”

第四章 后台

戏场内有点混乱，就在刚才基德情绪失控的时候，场内的布偶们忽然失去了控制，冲进了观众中乱蹦乱跳，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而姬莉叶，却发现了基德的情绪变化，担心地揪住基德的袖子，问：

“基德，你怎么了？”

基德摇摇头，就在刚才那个瞬间，当他想起了自己母亲遇难时的情形之时，他忽然感觉到，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个什么东西，与他内心的呐喊产生了共鸣。

“妈妈……妈妈……”

然而那种奇妙的感觉，就在姬莉叶呼唤他的那个瞬间，消失了。

混乱只有那短短的几分钟，现在，场中已经恢复了秩序。一个主持人走到了场地中央，向观众们大声道歉，并且宣布今天因为出了点意外，表演就先到此为止了，请观众们先离开，明天下午会免费重演一场。

人们听说表演到此为止，都显得异常恼怒，纷纷要求退票，戏场里重新混乱了起来。艾莉卡见人们都很冲动，生怕会出什么乱子，便带着姬莉叶和基德离开了戏场。

“基德，你怎么了？”姬莉叶手上抱着爆米花，递给基德，却发现基德仍然情绪不振。

“没什么。”基德心不在焉地说，回头望了望戏场。

姬莉叶顺着基德的目光，一面将爆米花送到嘴里，一面回头望着。她想了想，忽然说：“你想不想知道那些布偶是怎么动的？”

基德愣了一下：“你知道？”

姬莉叶摇摇头：“我当然不知道，不过……”她把嘴凑到基德耳边，神秘兮兮地说：“不过我想回去看看，你说呢？”

基德心动了，刚才的那种感觉依然在他心中缭绕，他也的确很想回去看看，只是……

“哎呀，不用担心艾莉卡婶婶，她现在去给我们买糖果了。我们去去就回，不会有事的。再说，就算被人抓住了，顶多也就是挨一顿骂嘛！”

“这……”

“好了好了，趁现在吧，待会艾莉卡婶婶回来就走不掉了。快点！”姬莉叶不由分说，拉着基德就走。

“嗯……哪个房间才是后台呢？”姬莉叶摇着小脑袋左顾右盼。不知所措间，基德忽然指着前面一间不起眼的房间说：“那里吧。”

姬莉叶望过去，发现那是一间很大的房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点也不起眼。如果不是基德指着那里的话，她还真不会注意到。

“嗯，这个地方看着这么神秘，肯定错不了了，咱们就去那里看看。基德真厉害呢，这样也看得到！”姬莉叶兴奋地望着基德。

基德不置可否，如果是平时，他自己也不会注意到那个房间。只是从刚才开始，他的心中隐隐有那样的感觉，那个房间里有什么东西在召唤着他。

“你站在我后面，小心点。”基德拉着姬莉叶，来到了那屋子跟前，出乎意料地，那个门轻轻一推就开了，似乎是忘了上锁。二人蹑手蹑脚地钻进屋子里，没走几步，就见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东西——

“这，这是——”

第五章 活偶

刚刚走进这里，基德和艾莉卡就被里面的东西吓住了：广阔的空间里，到处是陈列的瓶瓶罐罐。前面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个瓦盆，盆里绿色的液体正在“嘟

嘟”地冒泡，蒸腾出阵阵透明的气体。旁边的墙上挂着许多干瘪的破布，依稀看得出来，那些破布如果充了气的话，就跟之前在外面表演的布偶没有两样了。然而即使是这种种怪异的情景，也没能将姬莉叶和基德的注意力吸引太久——在这屋子的中央，有一个大家伙，完完全全地吸引了二人的眼球：

与其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巨大的透明水槽，倒不如说是一口注满了莫名液体的棺材，被直立在这房间的正中。水槽的外部有一根管子连接在一个奇形怪状的仪器之上，从尺寸上来看，那个仪器里也容得下一个成年人站立其中。

然而真正恐怖的是，在那口水槽的正中间，有一个赤身裸体的人，正瞪大了眼睛瞧着他们。

“啊！”姬莉叶吓得大叫一声，捂住了眼睛。

基德见到那东西的时候表现得十分冷静，倒是被姬莉叶的惊叫声吓了一跳，他皱皱眉头，说：“别怕，那个人已经死了，他不是在看你。”

姬莉叶摇摇头，还是不敢抬头看。基德摸摸她的头，又大着胆子上前，仔细观察着那水槽。他走近那水槽，望着上面一个奇怪的按钮，缓缓地伸出了右手……

“啊——”姬莉叶忽然又大叫了起来，基德慌忙转身：“怎么了？”

姬莉叶一只手捂着嘴巴，一只手颤抖着指着那水槽后面：“那……那个……”

基德刚要回头，猛然间，一种危险的感觉从心底涌现。也不知是从哪里来力气，基德立刻就抱住姬莉叶向门口的方向扑倒。还没落地，身后就“噼里啪啦”一阵乱响，似乎是什么东西碎了。基德拉着姬莉叶，两个人迅速站起来，基德这才安心扭过了头，看到了刚才偷袭他的家伙。

那人手上有一把巨大的斧头，基德仔细看才看清，那斧头原来是长在它手上的。很显然那家伙身旁那张被一劈两半的桌子就是它的杰作，桌上的玻璃仪器碎了一地，但它却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它嘴里“唧唧”乱叫，歪歪扭扭地向前走着，时不时还会跳一下或转个圈。在它身后，有个跟它长得差不多的家伙，只不过这家伙的斧头是长在右脚上。那家伙一个纵身，跳到了前面，踩在了第一个家伙刚刚打碎的玻璃碎片上，摇头晃脑地向二人靠近，脚下的斧头霍霍闪光——

是布偶，活布偶。

第六章 黑袍怪人

“救命啊！”姬莉叶不断地大声呼救，而基德则只能拉着她到处躲来躲去，时不时地拿起什么东西抵挡一下——就在刚才他们想逃出去的时候，“咚”地一声，门被重重地关了起来，门口那里又出现了一只活布偶，挡住了他们逃生的路。坦白说，如果不是基德足够镇定自如，能带着姬莉叶左躲右闪的话，两个小孩子早就死了很多次了。

“咚咚咚！咚咚咚！”敲门声忽然响起，一个急切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进来：“姬莉叶！是你吗！？是你吗！？”

“艾莉卡婶婶！”姬莉叶惊呼一声，“救命！救救我们！”

没等艾莉卡回答，基德就大声喊道：“艾莉卡，有人要杀我们！快去找人来！你一个人不行的！”

然而情急之下，艾莉卡顾不得那么多，她焦急地转过身来，想找什么东西来

砸门，却什么也找不到。听着里面乱七八糟的响声，她实在无法就这样放着两个孩子，自己去找人。她只好一边握紧拳头，努力砸门，一边大声呼救。

“咚咚咚！咚咚咚！救命！来人啊！”听着艾莉卡在外面的声音，基德也毫无办法，眼前的布偶动作越来越快了，他实在不知道自己能撑多久。“呲”的一声，基德的脚底踩在了一个长长的玻璃碎片之上，碎片立刻就刺穿了他的鞋子，扎进了他的脚底。

“啊——”基德的呼痛声戛然而止，他担心姬莉叶听到了会分神，尽管她现在已经吓得六神无主了。无论如何，脚上的伤引起了极大的不便，基德每走一步，脚底就是一阵钻心的疼痛——他甚至没有空暇来拔出脚底的玻璃碎片！

“啊！”猛然间，姬莉叶也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趔趄，向下摔倒。如果是平时，基德一定能及时扶住她，然而此刻，脚上的伤却令他自己也控制不住平衡，和姬莉叶一起摔倒在地。既便如此，基德也及时将姬莉叶抱在了胸前，让自己的后背着地，碾在了满地的玻璃渣上。

又是一阵钻心的疼痛。

面前的布偶丝毫没有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就在二人倒地的时候，一个布偶已经来到了他们身边，举起了手中的斧头……

“咚！”

房间的门被打开了，布偶停止了手中的动作退到了后面。门口处，一个身着黑袍，头戴兜帽的人，挟持着艾莉卡走了进来。那人的身材很魁梧，面孔隐藏在黑暗中，看不清楚面貌，可是基德和姬莉叶却都能感觉到他那令人不安的目光。

“啊啊，被人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现了啊……”那人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将艾莉卡直接扔到了基德旁边，艾莉卡只闷哼了一声，就昏了过去。

“让让让让让让让我看看，一个女人，两个小孩……哼哼呵呵……”那人将面孔贴近了艾莉卡，“不错错错错错错的



实验材料呢……”

第七章 逃脱

基德没过多久就醒了过来，他睁开眼睛，发现眼前只有一片黑暗。他试着努力动弹，又发现自己的双手被绑了起来。他晃晃脑袋，用力地想把手中的绳子撑开。忽然间，他感到自己的手碰到了一团温软的东西……

“姬莉叶，是你吗？”基德努力想说话，却发现自己的嘴上也被贴了胶带。

“呜……呜……”身边的东西开始蠕动，看样子没错，姬莉叶也被堵上了嘴。在这一片黑暗之中，姬莉叶害怕到了极点，恐惧的眼泪涌了出来，正好流到了基德的手上。基德感觉到手上的湿润，知道姬莉叶在哭。他咬咬牙，又开始用力地撑着手中的绳子……

“砰”的一声，基德手中的绳子竟然被绷断了——基德很庆幸自己有这么大的力气，尽管它来得莫名奇妙。

然而既便如此，基德的手腕上也已经弄的全都是血了。他赶紧扒掉了嘴上的胶带，解开自己脚上的绳子，然后帮姬莉叶弄掉了身上的束缚。

“艾莉卡，你在哪里？”基德喊了一声，仔细听着。姬莉叶也屏住了呼吸，生怕自己的喘气声盖住了艾莉卡的声音。

一片寂静，艾莉卡不在这儿。

基德心里一片冰凉，他依稀记得，自己在昏迷前，那个怪人曾经说什么实验材料。而自己和姬莉叶现在既然被关到了这个不知名的房间里，那么艾莉卡……

基德摸索着，很快就找到了门，然而那门却上了锁。他咬咬牙，再次鼓足全身的力气，用肩膀使劲地向门撞去。直到第二十一下，他的肩膀已经撞出了血的时候，“轰”地一声，那个门终于被撞开了。

基德急忙带着姬莉叶走到门外，发现外面已经是黑夜了。幸好这里的路他们还算熟悉，要逃出去不成问题。

“姬莉叶。”基德转身，双手扶在姬莉叶的肩膀上，“听我说，现在艾莉卡婶婶还不知道在哪里，你先偷偷地跑回去，找人来这里帮忙，我去找艾莉卡。”

姬莉叶摇摇头：“不行，你一个人……”

基德皱着眉头：“你给我乖乖听话！艾莉卡是为了找我们才会被人抓起来的，我有责任找到她！那个时候，我听到那人说要做什么实验，我担心他会伤害艾莉卡。如果等我们找人来了，或许就来不及了！我现在先去找到她，至少也可以拖延时间。那个人如果要杀我们的话，早就动手了，所以我短时间内不会有事的。你快找人来，我和艾莉卡的性命，就都看你的了！”

姬莉叶流着眼泪，终于点了点头。

基德勉强笑了一下，说：“快去吧，小心被人发现。”

姬莉叶捧着基德的脸：“你也一定要小心！”

基德点点头。

姬莉叶不再多说，转过身去，贴着墙快速地向外跑去。

基德转过身去，咬咬牙，朝一开始的那个房间的方向走去。

第八章 共振

这次，那个房间的门并不像上次一样容易开，基德费了很大的劲，才弄掉了外面挂着的大锁。但是这对基德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这至少说明那黑衣人此刻不在屋内。

当基德好不容易破门而入之后，面前的景象已经证实了他的猜测——此刻，那个透明的水槽内漂着的人，赫然正是艾莉卡！

与那阵不同的是，此刻，水槽内的液体正在不停地翻滚，水槽旁的管子中，不断有一种白气喷出。基德望着那个管子连着的仪器，看到那里面还放着一个布偶，像是一个正在充气的气球一般渐渐胀大。

基德咬咬牙，拿出了刚刚从别的房间找到的一根铁棍——他这次是有备而来。基德拿起铁棍，冲着那水槽用力地砸了下去。

铁棍砸到水槽上，发出了沉闷的响声，看来这水槽并非是用一般的玻璃制造的。基德一边砸着，一边注意着身边的动静，他可不敢保证那时忽然出现的布偶现在会乖乖地待着不动。

果然，砸了三四下之后，身边异响又起，那三个布偶忽然从黑暗中出现，朝基德冲了过来。基德一边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布偶的攻击，一边抽空砸着水槽，但是无论他怎么移动，都绝对不会离开水槽超过一米。过了一阵，三个布偶冲着基德发出的攻击，很多就都打在了水槽上——这是基德的计划，他知道自己始终力量不够，但是这几个布偶的力气却不可小觑，如果能小心利用好布偶的攻击，应该就能早点救出艾莉卡。

然而这水槽的坚固实在是超越了基德的想像，虽然布偶毫不间断的攻击已经在那上面留下了不浅的划痕，而且基德也总是在有划痕的地方用棍子砸，但是要砸碎它这件事，却仍然显得那么遥不可及。



更麻烦的是，基德觉得越来越累了。

之前解开绳子的时候，基德的手腕就已经受了伤，但他却甚至抽不出一点时间来止血。现在，血越流越多，基德的大脑渐渐变得空白了。眼前的一切，在他眼中都开始变得虚无缥缈，他几乎连站都不容易站住了。现在，他所有的动作几乎都是下意识的，他的脑中只有几个简单的念头："躲避"，"救人"，"逃走"。

但他仍在坚持。

在他来到这里的几个月中，艾莉卡每天都会看他，给他带来种种发自内心的关怀。

其实，在不知不觉间，艾莉卡已经渐渐地让他感受到了母亲般的温暖。

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他早已将艾莉卡当成了自己的母亲。

意识，已经越来越模糊了。现在，基德已经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了。他只知道，他身边有个女人，那个女人就快死了，他一定要救出那个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拯救艾莉卡的念头，已经渐渐地变得抽象，他要拯救的人，似乎不再是艾莉卡，而是……他的妈妈。

"再一点……再一点就好了……再多一点力量……"基德又砸了一下。

"妈……妈妈……我要救你……妈妈……"

——妈妈？

——力量？

"噗通……噗通……"

——力量……给我更多的力量！

第九章 尼罗·安格洛

——这里……是哪里？

你是谁？

——我是谁？我……我是谁……

我怎么会在这里？我要去救我的妈妈！

——妈妈……妈妈……妈妈！对了，是妈妈！

你在说什么？你到底是谁？

——我……我是……我是尼罗……尼罗·安格洛……

什么？

——不……不对……我不是尼罗……我……我是……

你是谁？

——我……我是维吉尔……我是维吉尔！我是斯巴达的儿子，维吉尔！

维吉尔？

——我想起来了……但丁……是但丁……他又一次打败了我……我的弟弟……但丁……啊……我……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是曼杜斯的黑骑士……不……我不是他的走狗……我是伟大的斯巴达的儿子……我……我要守护父亲的信仰……我是斯巴达之子……我是维吉尔！力量！我要更多的力量！我想起来了……我什么都想起来了……妈妈！

力量吗……我也要……我也要去救我的妈妈！

——你……是谁？为什么你可以唤醒我？

唤醒？你在说什么？

——没错，是你将我唤醒的……为

什么，你为什么能感应到我的魔力？为什么，我能与你产生共鸣？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让我瞧瞧……让我看看你的记忆……

他哆哆嗦嗦地藏在那个塌陷的角落中，五秒钟之前，他的妈妈从这里冲了出去，为了将恶魔的注意力从这里引开，那个女人主动冲向了恶魔……

“吼——”那个长着羊角的家伙怒吼着，望着眼前这个死咬着自己的手臂不松口的人类，一下子就把她扔到了她冲出来的地方——

她又扑倒在了那个角落前，口中鲜血狂喷而出，溅到了他的脸上。他流着眼泪，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嘴唇哆哆嗦嗦的，连鲜血已经流了进去都不知道……

她望了一眼暗处的孩子，又挣扎着爬起来，歪歪扭扭地向前冲去。她必须站起来，不能让恶魔发现这个角落，她必须向前，必须……

——地狱角犬……曼杜斯那个混蛋……用我的血液制造出来的怪物……原来是这样……那个女人竟然能咬破地狱角犬的皮，吸到了那家伙身上的血……

你说什么？

——然后……又溅到了你的嘴里……你喝了那血……斯巴达之血……拥有我的魔力的血……

你到底在说什么！

——魔力之血……渴求力量……保护母亲……相同的执念……你就是凭着这些唤醒了我……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那个女人……是你的妈妈？

没错……是我的妈妈！

——但她已经死了……现在，面临危险的是另一个女人。

……是……是艾莉卡……是像妈妈一样的人……我……我要救她！

——那么……我的力量……就借给你吧！

你说什么？

——今天开始，我要依附在你的身上，借用你的身体，来恢复自己的力量。直到我觉醒的那一天之前，你都能使用我的力量。但是等到我完全觉醒的时候，我就会将它取回。不过，也许那个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变成我的了。这样的条件，你答应吗？

你要我的身体？

——我不能肯定，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不想要人类卑微的身体……如果……如果能找到但丁的话……也许我有办法再次以斯巴达之子的身躯重生！

你是说，这是交换条件吗？借给我你的力量，我去帮你寻找那个叫但丁的人，但是，假如失败了的话……你就要我的身体？

——没错。

……理由呢，为什么你要选中我？

——因为，我跟你一样，我的妈妈也死在恶魔手上。

……

我答应你。

——我还有一个条件。

说吧。

——尼罗·安格洛，这个名字，代表着我的耻辱，我要丢掉它。

你的意思是，要把它给我吗？

——没错，继承这个名字，继承黑骑士的力量！

好吧，就这么说定了。

——那么，现在，我将自己的力量赐予你身，去保护你应该保护的人吧！

……

“轰——”

第十章 阎魔刀

黑袍人匆匆忙忙地朝自己的实验室走去，半分钟之前，从那里传来了惊人的能量波动，这种横扫一切的感觉，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感觉过——

那是那把他偶然得到的魔界之刃的力量——阎魔刀的力量！

“阎魔刀……觉醒了吗！”

他兴奋地向实验室冲去——这一刻，他等了多久了？为了唤醒阎魔刀，为了完成他的研究，他不惜抛弃一切，将自己的灵魂卖给恶魔，用自己的头脑，硬是制造出了能抽取人类灵魂的仪器，试图以此来唤醒阎魔刀，但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为了筹到制造研究仪器的费用，他甚至开发出了能够将人类的灵魂注入死物，并任由他操控的方法——布偶马戏团，用这样的方式来赚钱，比恶魔还要残酷的方法……

三个月前，阎魔刀终于有了动静。随着阎魔刀的感应，他来到了这城市，他知道这里有能唤醒阎魔刀力量的东西。而现在，他的努力似乎终于要取得成果了。

“阎魔刀，阎魔刀！”

实验室里，灵魂之槽已经被打破，营养液流了一地，不久前才放进去的那女人，现在已经躺在了地上。黑袍人左右四顾，发现自己安排在这里守护的几个布偶已经被斩成了碎片。而那个保存着阎魔刀的木匣，也已经变成了一堆木片。而水槽旁边，一个少年，正昏倒在那里，手上紧紧地握着一把武士刀。而那把刀，此刻正发出前所未有的强烈光芒。

“阎魔刀！我我我我我我我我的阎魔刀刀刀刀刀刀刀刀！”黑袍人兴奋地大吼着，冲过去，俯身拾起阎魔刀，感受着那汹涌澎湃的力量。

“啊哈哈哈哈哈哈……终终终终终终终于觉醒了！”黑袍人兴奋地挥着刀，忽然间，身后一股风声袭来，黑袍人迅速俯身躲过，回过头来，却看到一个身着军装的青年，正拿着一柄重剑，对自己虎视眈眈。

“嘿嘿……竟然在这个时候跑来，真是块绝佳的试剑石啊……”黑袍人说话忽然变得利索了许多，“既然你这么想送死，那就来吧！”说着，黑袍人急速上前，一刀向那青年斩去！而那青年，也顽强地举起了手中的重剑，向着黑袍人的刀锋迎去——

“叮！”

“不不不不不不不！”黑袍人惊讶地大吼着，望着自己手中已经变得黯淡无光的半截断刀，“这不不不不不不可能！阎魔刀刀刀刀刀怎么会……”

——等我寄托在你身上的力量完全觉醒的时候，就是阎魔刀觉醒的时候。

——在此之前，努力地适应我的力量吧。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来，几个士兵冲了进来，围住了正对着那断刀发呆的黑袍人。而最先进来的那个青年，则冲向了屋中昏迷的两人。

“艾莉卡？”那青年脱下自己的外套，盖在了艾莉卡的身上，轻轻地探了探艾莉卡的鼻息，发现她的呼吸很均匀。

“克……克雷多……？”艾莉卡悠悠醒来，“你……你来了？”

克雷多点点头，他此生从未像现在一样开心，简直就要激动得流出泪水来了。

“基德！”姬莉叶忽然从门外冲了进

来，跑到了还昏迷着的少年旁边。

一见到基德，姬莉叶就吓呆了，因为，原本是金发的基德，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头纯净的白发。

——你将继承我的力量，你将继承斯巴达的烙印。

基德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望着姬莉叶带泪的双眼。

“基德？”

基德摇了摇头，脑中的某个声音，让他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莫名奇妙的话：“不要叫我基德，从今天开始，我有了自己的名字。”

姬莉叶愣住了，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你说什么？”

基德晃着脑袋，脑海中一片混乱，刚才的一切就像一片模糊不清的浊流，他用尽全力，也只能捧起那一小片记忆。

——你将继承那个耻辱的名字，属于恶魔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作尼禄（Nero）。”

尾声

昏暗的牢房中，黑袍人抱着头，不断地喃喃自语：“为……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

“阿格纳斯，有人来看你了！”士兵的通传声传来，黑袍人却像没有听到一样，继续喃喃自语。

“踏踏”的脚步声传来，在阿格纳斯的牢门前戛然而止。

“我听说，你有办法从人类的身上抽出灵魂？”一个苍老的声音从门外传来，阿格纳斯的注意力终于转移到了这里。

“那又又又又又怎么样？”阿格纳斯回答着，他的声音诡异而低微，因为他已经从来者的口音中感到一丝兴趣。

“向我证明吧，如果你真的有那样的能力，那你的聪明才智就将在我这里得到最大的发挥。”那个声音说。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是谁？”

牢门打开了，一个并不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那个人戴着高高的帽子，下巴上的白胡子和他的眉毛一样洁白。一脸原本应该是很慈祥的表情，却在这牢房昏暗的光线中显得分外诡异：

“我是……教皇。”

全文完



最终幻想VII

最终幻想VII	机种：PS	发售时间：1997年1月31日
	制作公司：SQUARE	类型：R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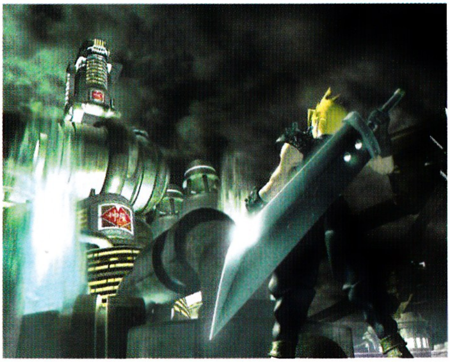
文/清雨

克劳德：“艾莉丝已经不在了，艾莉丝她……再也不会说话了。不会再笑、不会再哭……也不会再生气了……我……应该怎么做？这种痛苦应该怎么办？我感到手指在阵阵刺痛，嘴里干干的，眼睛里面好热！”

关于这款游戏的讨论，从它发售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延续到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在这十二年里，野村哲也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设计师成长为了SQUARE-ENIX的王牌制作人。当年那些在今天看来外形无比简陋的人物也都纷纷改头换面，在最新CG技术的包装下成了让人眼前一亮的俊男靓女，继续在一款款新的游戏、新的电影中讲述着与《最终幻想VII》有关的故事。而无论从游戏角度、人文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来看，都有数不尽的话题伴随着这款游戏的诞生而来到这个世界上，让人们乐此不疲地围绕着它观察、思考、感悟，一次又一次在记忆的引领下回溯自己最初和它照面时的情景。

对于没有在第一时间体验这部作品，而是后来听闻了它的大名才转过头去准备一览大作风采的玩家来说，我敢保证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七十的人会不禁发出“这是什么破画面”之类的惊呼。这怨不得他们，因为伴随着电脑硬件的飞速发展，作为硬件附属物的3DCG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有了极大的进步，哪怕是仅仅时隔两年之后的《最终幻想VIII》，其在画面表现力上也比它的前辈有了不止一个档次的提升。和许多后来的游戏比起来，《最终幻想VII》的画面自然不值一提。但如果就一款RPG的核心——剧情和人物而言，这部作品无疑站在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上。

部分主角、配角，甚至可以说游戏中的每一名角色都显得那么深藏不露，刚以为自己已经看清了有关他（她）的一切，接着便会有一段往事来颠覆你的看法。一个个虚拟的角色就在这不断的反复中不知不觉变得鲜活以及真实起来。脸谱式的人物不属于这里，没有一个人会莫名其妙地做出某种举



动，制作人在他们的任何行为背后都准备好了完整的铺垫和陈述，只等你在游戏中将它们揭开。整个游戏中似乎只有萨菲罗斯的疯狂显得有些单薄，就像一个故意患上精神疾病的病人，将自己一切全都交给了扭曲的念头和复仇的怒火。当然，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名人气极高的角色。萨菲罗斯的微笑正如长刀正宗那闪亮刀锋上的冰冷与戾气一般，既有摄人魂魄的美丽，又带着极致的危险，再加上那一头银白色的长发和跳耀的火焰，共同构成了系列历史上最经典的场景之一。因此，这名角色在之后多部附加作品中的频频亮相，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只看《最终幻想VII》的故事梗概，可能会有人抱怨情节老套，没什么亮点——一家名为神罗的公司通过开采和利用“魔晃能量”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甚至利用在地底发掘到的“杰诺瓦细胞”制造专属的军队，渐渐成为了星球上最具实力的集团。然而，所谓的魔晃能量其实是奔流在星球内部的精神能量之源，也就是“生命之流”，整个星球正是依靠这种能量的循环才得以生存、发展，滥用这种能量势必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们聚集到一起，组成了反神罗组织“雪崩”，希望用强硬的方法阻止神罗公司，克劳德、蒂珐、艾莉丝等人也是这个组织的一员。在与神罗公司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沉默寡言的克劳德渐渐发现和认识了自我。美丽的卖花女艾莉丝的死并没有将克劳德击垮，他最终在青梅竹马的好友蒂珐的帮助下找回了真正的自己，和其他同伴一起站在妄图毁灭整个星球的萨菲罗斯面前。当众人面对即将撞毁星球的巨大陨石束手无策时，已经与生命之流融为一体的艾莉丝发动了惟一可以阻止惨剧的魔法“神圣”，用星球自身的力量阻挡了外部的侵袭，拯救了星球上的一切生命。

如果从细节出发，抛开制作人员在当时对3D画面控制上的不纯熟，深入游戏的核心进行观察，就会发现《最终幻想VII》真正的魅力。丰富多彩的小游戏自不待言，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小游戏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其中大多数都与剧情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大量的隐藏要素也给了玩家们在游戏中不断摸索的动力，魔石组合、陆行鸟、约会事件、骨头村……可谓是数不胜数。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这款现如今已经被无数玩家神格化的游戏所依靠的不仅仅是单独的画面、剧情、战斗系统，而是将这一切紧密联系起来的那种细致入微的制作态度。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态度，才能够让“《最终幻想》系列”成为玩家心目中不可战胜的神话。





零 刺青之声

机种：PS2	发售时间：2005年7月28日
制作公司：TECMO	类型：AVG

文／清雨

优雨：“所以你要活着，只要你活着，我就在你心中……哪怕是为了这个，我也希望你好好活下去……”

将《零 刺青之声》的光盘插入机器中，应该完全是出于一种惯性思维。只因前作《零 红蝶》实在是太过优秀，哪怕是一向对这类恐怖游戏敬而远之的清雨玩起来也是欲罢不能。因此，当看到此系列有新作发售时，心中虽有些胆怯，但最终还是把它请回了家。实话实说，笔者事先对这款游戏并不怎么了解，只是凭常识感觉它理应延续了从《零 红蝶》中得到的成功经验，在系统、操作上更加人性化，此外在恐怖氛围营造方面也必定更加纯熟，所以这款游戏在以上几个方面的些许进步并没有给笔者带来太大的惊喜。

本作以女主角黑泽怜对去世的未婚夫麻生优雨的思念为剧情主轴，将看似老套的爱情故事描写得凄美而哀婉，催人泪下，通过种种意象和独特的表现方式将女主角的自责与绝望真实地呈现在玩家面前。游戏结尾部分对两人最终离别时刻的描写尤为出众，无论是台词、镜头、音乐还是人物的表情都堪称无懈可击，在表达游戏制作人对“死者”这个特殊群体的思索同时，也将整个剧情推上了让人难以忘怀的高潮。包括笔者在内，我想有很多玩家都在接触了这个游戏之后，在它的启发下猛然发觉了一个道理——已逝之人并没有从我们的生命中完全消失，他们



的音容笑貌虽断然不会再次出现在这世上，但却将在生者的心底百转千回，只要我们胸中还留有对他们的思念，那些人就依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不断给予我们前进的力量。

从游戏氛围上看来，本作与《零 红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主人公们会在“现实”与“梦境”之间来回穿插，一个明亮、一个昏暗，仿佛是制作人故意想让玩家在极度的紧张之后稍稍放松一下，然后再次投入惊悚的冒险之中。而随着剧情的发展，“现实”与“梦境”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一步一步将玩家带入情节与恐怖气氛的顶点。和前作相比，这样的环境设置对恐怖氛围的提升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在《零 红蝶》中，玩家老是在同样的阴暗环境里探索，时间久了难免会对那种毛骨悚然音效和空气习以为常；而《零 刺青之声》中时而舒缓，时而紧张的变化则让玩家可以不断保持敏感和紧张的情绪，从而更充分地感受到游戏制作人安排的种种骇人演出所营造的气氛。

前文已经提到过，本作的故事梗概可以说是一个凄美的爱情传说，只不过中间穿插了系列传统的古老仪式、怨灵、凶宅等要素。就题材而言与此系列的前两部作品差别明显，但整体构思并没有太大变化。

自由摄影师黑泽怜和助手雏咲深红来到深山中的一间废弃大屋拍摄照片，却无意中发现自己拍摄的照片中竟出现了因车祸而亡故的未婚夫麻生优雨模糊的身影。始终对优雨无比眷恋的怜不顾一切地冲进了大屋深处，试图弄清那个背影的真相，哪知却因此闯入了一个诡异而封闭的灵异空间。眼看怜就要受到怨灵的袭击时，助手深红的一声呼唤将她的意识拉回了现实世界。带着刚才那段神奇际遇引发的不安，怜和深红一起很快驱车离开了大屋。而在这之后，黑泽怜的生活突然变得不再平静。除了对亡者的思念以外，如今又多了一件让她备受折磨的事，那就是每个夜晚必定会到访的噩梦。在梦境之中，怜只身回到了那个神秘的大屋，与徘徊其中的怨灵和生者交锋、交谈，被身上遍布青黑色纹身的女子追赶，随后又在现实之中战栗着惊醒过来。这样的日子重复了一天又一天，渐渐地让她和未婚夫的生前好友天仓萤接近了事情的真相。世代居住在深山之中的久世家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举行“刺魂之仪”，用异常残酷的方式杀死“刺青巫女”，以此来封闭据传隐藏在这群山里的黄泉之门，保卫人世的安全。但轮到一位名叫久世零华的女子成为“刺青巫女”时，她对心上人的思念以及对世间的留恋最终导致仪式失败，引发了“破戒”，将大屋内的所有生者都拖入了永恒的噩梦之中。为了平息久世零华的怨恨，怜决定再举行一次“刺魂之仪”，解放所有被困的人……

无论从色彩、流程、还是剧情结构来看，《零 刺青之声》都与前作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制作人在“求新”、“求变”等方面做出的努力。特别是剧情方面的变化更是惊人，就像在“恐怖”之外描绘出了另一条主线，一改往日主人公形象的单薄感，成功地塑造了黑泽怜这位外表坚强、内心挣扎的女性，她对爱情的执着更是令人动容。纵观整个游戏业界，如此出众的女主人公着实找不出几个。这也是笔者在此系列中唯独偏爱《零 刺青之声》的最大理由。

游书苑

栏目主持：清雨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怪物猎人 疾风之翼③》

作者：冰上慧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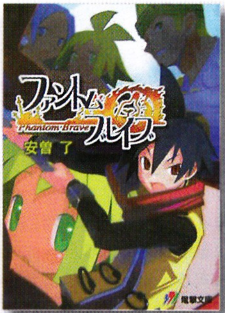
自从迪安和玛蒂丽娅一起组队狩猎之后，通过不断累积经验，他的技术和装备水平都在以惊人的速度提升着，当然同时也没有忘记定期给家里寄去大笔的生活费。时间一转眼就过了一年，突然有一天，一位神秘的老爷爷和一名少年为他俩带来了一件极富挑战性的委托。两人这次的目标是连玛蒂丽娅也从未接触过的树海之飞龙——迅龙。不管是猎人集会所也好，普通猎人也好，都对这“疾驰在树海中的黑影”几乎一无所知，看来迪安和玛蒂丽娅面临的是一场真正的苦战……

经过前两册的铺垫之后，“疾风之翼”的剧情终于发展到了与原作游戏重点介绍的怪物对决的阶段。从剧情结构来看和系列的第一册很像，但由于这次的敌人是强大而神秘的迅龙，就连之前给人留下深刻的“懒散”印象的玛蒂丽娅也是丝毫不敢怠慢，因此全书充满了一种异常的紧张感。想必在游戏中曾经与迅龙交过手的读者在看到作者的描述后，一定会立刻回想起自己面对迅龙时的心境，从而更加投入地观赏这本小说。就让我们一起见证迪安的成长吧！

《灵武战记》

作者：安曾了（日）

在五岁时便失去了双亲的亚修不得不直面严酷的现实慢慢成长。他憎恨着这个世界的既有规则，同时只相信自己的力量，以克罗姆（委托处理者）的身分努力生活着。但与同行贝斯、贾思敏以及这两位的掌上明珠玛萝奈相遇后，亚修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温柔，什么是恋爱，第一次感受到生命带给他的喜悦。不过这段安稳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便被一件看似稀松平常的委托给彻底搅乱。正是这次任务，给他带来了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



本书除了收录有以亚修为主人公的一部中篇故事外，还包括分别讲述了沃尔纳德以及玛萝奈两名角色的小故事。这些全都是游戏本身没有涉及到的内容，不过作者很好地延续了游戏的叙事风格，用系列爱好者十分熟悉的手法补充了原作的故事，丝毫没有胡编乱造的感觉。而由游戏制作人撰写的短篇故事也颇具看点，让整体的世界背景和世界观变得更加丰满，让游戏中各个人物的遭遇变得更加真实而感人。喜欢原作的读者一定不能错过。

《梦幻骑士4 Way farer of the time》 作者：冈崎いずみ（日）



那场将整个诺耶法尔大陆卷入战火的纷争已经平息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战胜国玛基雷伊、依古雷吉亚斯、杜尔克海姆、巴尔喀尼亚、奥迪奈尔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纵贯大陆全境的巨大国家。在这个新兴的国家里，一位名叫克雷瓦尼尔的青年与曾经的同伴——巴瓦佣兵团的成员再次相遇。对新体制并不满意的他们，很快便被卷入了再次燃起的战火之中。反扑、抵抗、阴谋以及别离交织在一起，一场以真正的和平为目标的战争开始了。

小说的情节紧接游戏的最后一个章节，也就是原作故事延续。但从行文上来看，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作者没能准确把握住原作的世界观和一些细节设定，有很多描写都让人感到莫名其妙。除此之外，作者对游戏人物特点的掌握也有一定问题，言谈举止、行为习惯都与原作的差别较大。再加上文字本身的质量也属下乘，所以笔者对这样一部小说实在是提不起任何兴趣。真不知道作者究竟是带着怎样的心情进行创作的，丝毫看不到对原作的尊重。

《露娜2 永恒之蓝——蓝星的露西娅》 作者：重马敬 细江ひろみ（日）



每当生活在露娜世界中的人抬头仰望天空时，就能在视线的尽头看到那颗蔚蓝色的星球，人们在它发出的蓝色光芒照耀下，平静地生活在自己的家园中。忽然有一天，在边境地区和身为考古学者的祖父相依为命的少年希罗偶然看到了地面上的“蓝之塔”与蓝星之间由一根光柱连接起来的奇景。赶紧奔向蓝之塔的他在那里发现了名为露西娅的少女。自称来自蓝星她向希罗道出了露娜世界面临的危机，而希罗为了拯救故乡，决心把她带到女神阿尔蒂娜身边去。

看似传统到极致的开头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一部平庸的作品，“《露娜》系列”向来不以夸张的光影效果和CG吸引玩家的眼球，那至真至善的人物情感和催人泪下的剧情才是原作最大的卖点。小说总共分为三卷，作者用极长的篇幅将主人公希罗和露西娅的经历、与周围环境的互动描写得活灵活现，特别是露西娅从无到有的情感变化过程，一步一步将剧情带入高潮，没有丝毫拖沓和矫饰。不管是整体脉络还是作者的文笔都可圈可点，实属游戏小说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完美的一天

客座主持／玛娜　◎出处：《神鬼寓言2》　地点：包尔斯顿老镇

小不点从睡梦中惊醒，她看到姐姐萝丝正站在床前，阳光穿过窗帘的薄纱洒在整洁的大床上，闻起来有种清爽的香气，屋外的母鸡不停地发出咯咯的叫声，令他想起了香喷喷的鸡蛋羹。

“快出来玩吧！”姐姐微笑着拉起他的手，让他差点摔了一个小小的跟头，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居然穿着漂亮的丝绸衣服，而自己的家竟是一栋只存在于梦想中的大房子，就像是小时候曾经对着一个盒子许下的愿望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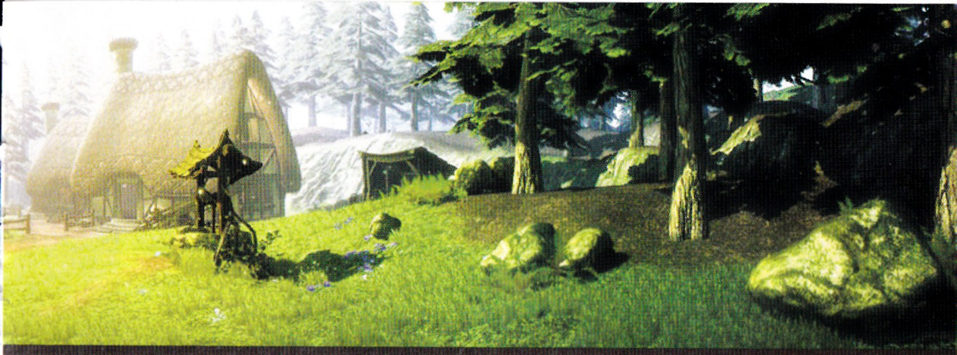
没错，这确实是一个愿望。

小不点突然想起了所有的事情，他已经不叫小不点很久了。在这些年里，他保护了光明殿、赢得了竞技场的所有挑战、在玄天巨塔潜伏了漫长的十年、找到了传说中海盗的宝藏……他成为了阿尔比恩大陆上人尽皆知的英雄，站出来和企图毁灭世界的敌人作战，但只有一件事，令他时刻感到自己的无力与软弱。

他能拯救许多无辜的人，却无法改变萝丝的命运。

当他仍是个孩子的时候，父母早已经去世，他和萝丝住在城镇尽头的一个窝棚里，穿着破旧的乞丐服，为每天如何填饱肚子而寻找一切可以赚钱的工作。他们没





有书、没有玩具、没有床，那是一段艰难的时光，惟一的慰藉就是用憧憬的目光凝视着贵族路西恩的城堡，祈祷有一天自己也能住在里面。

一天，镇上来了一个魔术师，他带着一个神奇的盒子，据说可以实现任何愿望。他们拼命工作，用一个月的饭钱买下了那个盒子，萝丝把盒子放在最能毫无遮挡地看到城堡的地方，许下了这辈子最大的愿望。

第二天，他们的愿望实现了，从城堡来的人将他们接到了路西恩面前。路西恩用慎重的目光注视着他，说他就是拯救世界的几名英雄之一。但是，迎接他们的不是掌声与鲜花，而是路西恩的子弹。

许多天后，全身缠满绷带的小不点才从昏迷中醒来，他得救了，而萝丝死在了路西恩的城堡中，那时他才明白，想毁灭





世界、想杀死所有英雄的，正是路西恩。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日复一日地锻炼自己，积攒力量等待复仇的机会。但是，在最后的时刻，路西恩突然偷袭并伤害了他们，而现在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昏迷中的幻觉。

“快点来呀！”萝丝已经跑到了屋外，开心地向他招手。她的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拉着小不点不停地在屋外的一片花海中跑来跑去，他们玩驱赶小鸡的游戏、打碎每一个放在地上的酒瓶。他们不再思考任何事情，只是像孩子一样尽情玩耍，这是最完美的一天，就像一切痛苦都不曾到来。

但是，夜晚终于还是来临了，一切将迎来终结，他要回到真正的现实中，面对路西恩与战斗。

他没有与萝丝告别，而是一个人走进了黑暗中，萝丝在房子里着急地呼唤着他，可他没有回头。

在不远的地方，现实已经敞开了大门，那里没有和煦的阳光与美丽的花海，只有焦黄的大地与不断的纷争，他要做的正是结束纷争。或许在世界回归和平之后的很久很久，所有的孩子都可以真正拥有这样完美的每一天。

孩子的游戏

就和所有关于英雄的故事一样，小不点也有着痛苦的过去，为了战胜过去，他不得不成为英雄，成为一个强大的人。在阿尔比恩大陆上，他渐渐有了一点名气，受到人们的崇敬，和所有人一样结婚、生子，步入中年，但是发生在童年时代的那些事情，是他永远无法忘却的记忆。

最后一战的战火点燃前，他终于在梦境中又一次见到了萝丝，令人悲伤的是这次梦境无法改变任何事。就算他打碎了梦境中全部的20个酒瓶，就算一直不肯离开而停留在家里，就算与萝丝进行无数次的对话，都不过是一场孩子的游戏罢了……

随着夜色一点点降临，相信所有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悲伤，但是我们仍然只能选择离开，这一刻，我们真正明白了这个被称为阿尔比恩英雄的人，明白了他的软弱与坚强、明白了他的孤独与坚忍，也明白了他的信念与希望。



编/YU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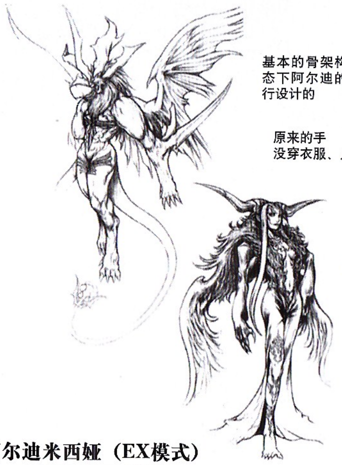
异说 最终幻想
设定原画秘藏集

本期“幻彩花园”将为大家展示《异说 最终幻想》在制作过程中用到的设定原画，这些画稿在细节部分也做到了精心绘制，实为值得仔细欣赏的上佳之作。

厂商：Square Enix	机种：PSP	类型：ACT

CHARACTER 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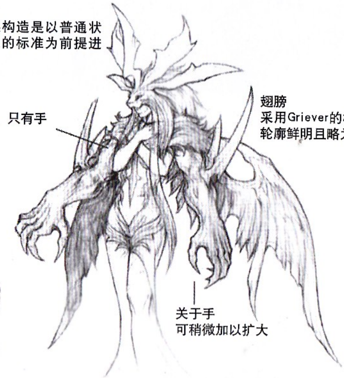
首先介绍的是角色的设定原画，身为本作看点之一的EX模式用画稿不容错过。



阿尔迪米西娅（EX模式）

⬆阿尔迪米西娅进入EX模式时的设定图。还增加了与她合体的“Griever”的原画。

【阿尔迪EX概念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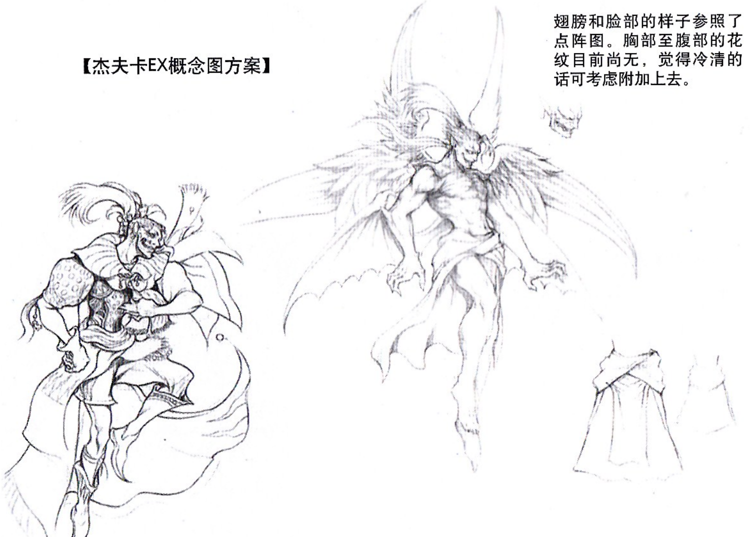


阿尔迪米西娅（EX模式·上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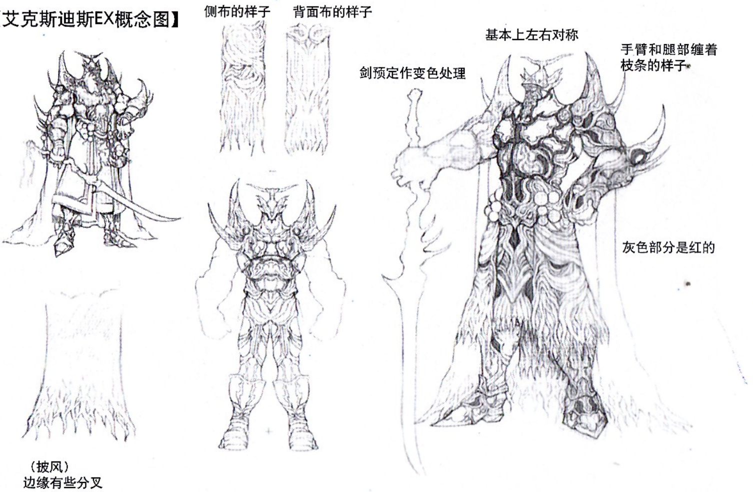
杰克（EX模式）

⬆以《FF X》最后一场战斗中的形象为基础。针对各个部位的装饰质感及整体的平衡性也作了精细的指定。



杰夫卡（EX模式）

⬆杰夫卡处于EX模式时的设定图。能看出这是依据原作中最后一场战斗的点阵图绘制出来的。



艾克斯迪斯（EX模式）

⬆艾克斯迪斯处于EX模式时的设定图。位于手臂和腿部等的树木状花纹都描绘得很细致。



高贝兹（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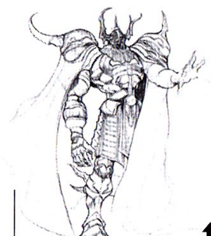


【高贝兹EX概念图】

受制于黑暗（黑龙）的样子

只有肩部为立体，保留基础的装甲图案，从上往下像贴封条一样的感觉。
因为黑龙为黑色，所以如果难以跟装甲颜色区分开，也可以在封条部分勾勒出大致的轮廓。

封条部分不要太光滑，希望线条能稍微有一点变形。





高贝兹（EX模式）

⬆黑龙交缠的姿态表现的是高贝兹“虽拥有光之心、却为黑暗所操纵”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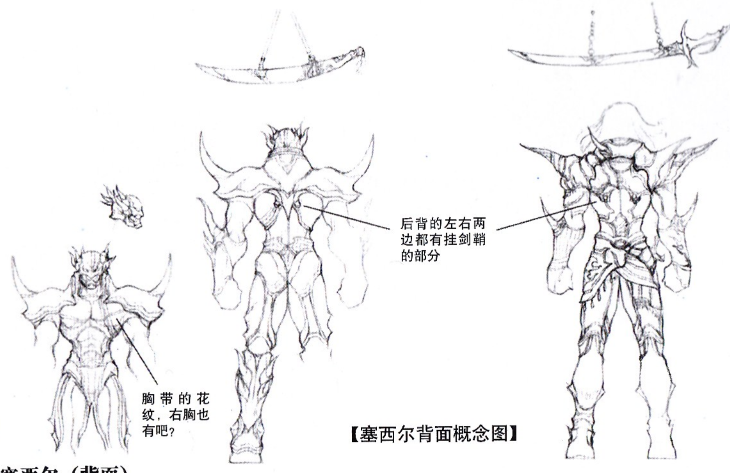


迦朗德（背面）

⬆迦朗德的背面设定图。由于隐藏在斗篷内，因此少有机会能看到其真容。铠甲背部侧面的构造很好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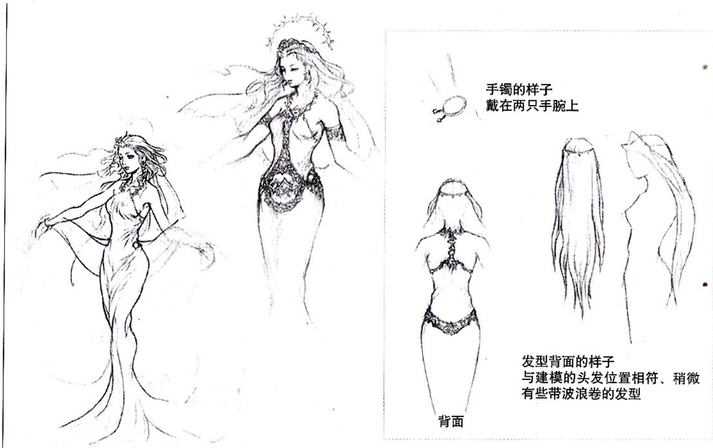
黑暗之云（背面）





【塞西尔背面概念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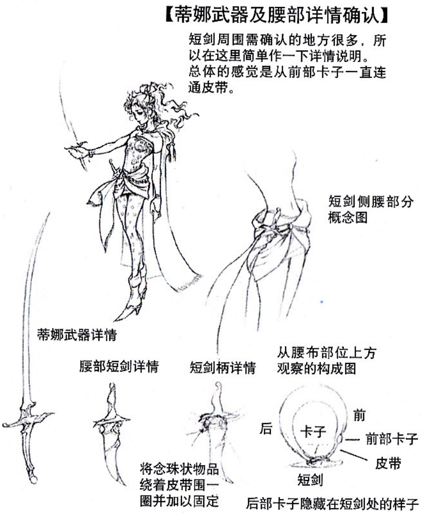
塞西尔（背面）



柯斯莫丝 ⬆本作原创角色柯斯莫丝的设定图。各个部位的装饰都忠实地还原了天野喜孝先生的作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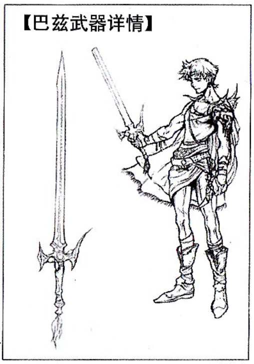
WEAPON 武器

角色们随身携带的武器也是有设定图的，而且每一幅都渗透着原作的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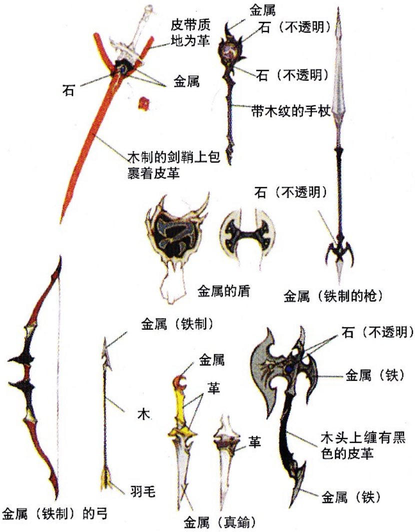


蒂娜用武器

⬅蒂娜所持的剑及腰部周围的设定图。腰上缠的布和短剑的悬挂方式都很好辨认。



巴兹用武器



费里奥尼尔用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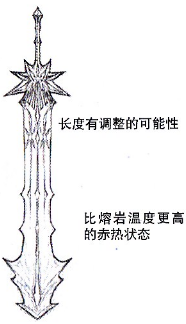
↑以FC版《FF II》包装盒彩图上的剑为基础、在所有武器的统一风格下设计而成。

克劳德用武器



【卡奥斯武器设计（前端部分）】

背景中的剑是在卡奥斯巨大化时使用，因此剑柄部分直接沿用了BG设计，剑刃部分则是重新设计的。



卡奥斯用武器

↑卡奥斯巨大化时手持的剑的设定图。这把剑与战斗地图“混沌的尽头”背景中那把是一样的。

塞西尔用武器



读编往来

READERS & EDITORS

栏目主持：YULA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通信地址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月度记事

噼噼啪啪……噼啪噼啪……噼里啪啦……

暗星（闻声赶来）你们几个在干什么！啊？居然在办公室放鞭炮！！要造反还是怎么的！？

清雨（嬉皮笑脸）冤枉啊老大，这不是两周年了嘛，我们在庆祝啊。而且只是普通的小火炮，咱这儿天生勇敢的同事们不会被吓到的啦～

暗星 闭嘴，不准再放了！之前CC×V的例子还不够你们长见识吗？

悉悉索索……嘶嘶沙沙……

暗星（脸冒青筋地转头）这又是什么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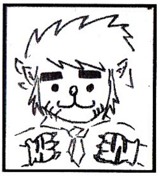
YULA·夜蓝（天真烂漫状）老大快看，会打转的“小蜜蜂”哦，小时候的回忆哎，好怀念啊～

暗星（眼中凶光一闪）都·给·我·住·手！每人下楼罚跑两圈……不，二十圈！

……

呃？你问本期的八卦怎么才这么一丁点？阿门～请大家原谅那几个因多年没跑过800米1000米早已沦为运动废柴而被罚跑搞得半死再也没力气继续侃大山的可怜家伙吧……OTZ

本月最上镜读者：
南京·张华威



本月读者囧言：
一眨眼就两年了啊，唉，时间过得好快。祝两周年快乐，嗯……24辑免费大派送呀！
（上海·吕炯明）

《游小说》第22期读者调查结果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很满意：19%
满　意：52%
一　般：28%
不满意：1%

二.最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终极地带 迷途的终结
第二名：女神侧身像 负罪者
第三名：三国那些事儿——《真·三国无双5》同人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第二名：战争机器2
第三名：三国那些事儿——《真·三国无双5》同人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杂志社有以下几期杂志可供邮购：

总第7辑、总第9辑、总第10辑、总第11辑、总第13辑、总第19辑、总第20辑、总第21辑、总第22辑、总第23辑、总第24辑定价：9.80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期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杂志，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每期陆续刊登 游游交友栏

姓名：刘伟豪　（网名：尤迪安·暴风<恶魔猎手>/QQ：512527202）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革新路华佗前街1号之3（510000）

寄语：谁能救回恶魔猎手的正义之心啊！（附：打倒守望者那个男人婆！！哈哈哈……）

游园会

2周年庆

《游小说》创刊两周年纪念特辑

YULA·夜蓝·清雨　我·们·复·活·了！Yeah～（撒花）

夜蓝　好的，有请我们的主持人YULA发言！

YULA　祝大家在会上游得开心！谢谢！

夜蓝　呃？就这么简单？

清雨　好歹来句“我们的游游也迎来2周年了，真不容易啊”之类的客套话……

YULA　哎呀，演出开始了。（完全无视了两人）

夜蓝　你是米老鼠还是唐老鸭……（擦汗）

清雨　看来某人还未完全复活。——

★回顾区

古人云：温故知新。按照惯例，首先我们还是来重温一下这一年关于杂志的点点滴滴吧。

大事记

Tot.12　连载漫画《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交由清雨负责，继续为大家呈现里昂少爷的无敌魅力；“剧情赏析”栏目停办；光盘改为CD。

Tot.13　继Tot.08的大胆跳票之后，《奥丁领域》毅然决然断然地再度停载一期！卡伦被愤怒的声讨来信淹埋，直接导致读者自行组团开始从事追杀活动；“读编往来”栏目新增“FANS自留地”。

Tot.14　“卷首语”撰写改为轮流制，本期由夜蓝上阵；“玛娜影游秀”栏目停办。

Tot.15　增加汶川大地震公益图；光盘暂时改为MINI-DVD。《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取代同人小说成为读者最不喜欢的作品。

Tot.16　三大官方小说《失落的奥德赛 永远的旅人》、《龙背上的骑兵、《寂静岭3》完结，本期猛增32页；“读编往来”栏目增加“小编自爆区”。

Tot.17　历时1年零2个月的连载，《奥丁领域》终于完结；为表示庆贺，特奉上原创封面；《游小说》编辑主题明信片诞生；光盘再度换回CD。

Tot.18　让广大读者翘首以盼的CD-ROM盛大回归！

Tot.19　由于烂尾，一直备受读者厚爱的《奥丁领域》惨烈登上最不喜欢的作品第3位；“同人馆”增至2篇文章。

Tot.20　连载时间排史上第二位的《格兰蒂亚》完结，翔月离职。

Tot.21　翔月的离开使读者们纷纷在来信中表达惜别之情，刊登于“读编往来”的“FANS自留地”中。

Tot.22　《游小说》迎新年，“读编往来”也跟着换新装！“月度记事”改版。

Tot.23　《游小说》年后第1期，精彩继续！

第一届“游斯卡”小小颁奖礼

最佳小说　永远的旅人 ——失落的奥德赛 千年之梦

获奖理由：每一部短篇读来都回味悠长，发人深省。目前惟一一部推出单行本的连载作品。

最佳人气　奥丁领域

获奖理由：之所以没被选为最佳小说……卡伦请继续忏悔去。但其人气确实是所向无敌的。

游游在右栏

姓名：梁子珉　（网名：Ceswald/QQ：237181596）

地址：广西市南宁市第三中学高三（4）班（530077）

寄语：关键词——新海诚、钉宫理惠、《生化危机》系列、《口袋妖怪》、《恶魔城》、CLAMP、dota、樱花、Sandy&Mandy、电影……

最佳调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获奖理由：从刊登初始就受到热烈欢迎，尽管后期毁誉参半，可要是突然没了，还是会引发骚乱的。

最戏剧始末 GRANDIA 格兰蒂亚

获奖理由：翻译者翔月在游游的日子以该作而始，以该作而终，也算是圆满了。

最强战力

获奖理由：杂志上的翻译文章数他最多。不过要是算上单行本的话清雨也是相当强悍。

最任劳任怨

获奖理由：负责每期稿件的终校工作，想想那一篇小说动辄几十页的文字量吧……清雨大师辛苦了。

最佳杂务

获奖理由：专职看来信、吐槽、找话题、挖八卦、抽奖品等等，申请一个杂务奖应该不过分吧？

最佳监督

获奖理由：每期杂志的总指挥，没有上佳的统筹计划能力可是会忙得一团乱的哦！

★读者区

读者是什么？读者就是编辑的衣食父母！

与游游同月生日的读者：通化·王猛

祝福与赞歌

祝《游小说》在牛年变成"牛小说"：销量如牛市，月月暴涨。——哈尔滨·刘童歌

祝《游小说》越办越好，年年不余（全都卖完）。——柳州·周夏

《游小说》是游戏中的战斗机，小说中的轰炸机。——厦门·李晟

虽然快2年了，但我们的事业（不知不觉被同化了……）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也不能操之过急（出刊时间保持现状就好了）。但作为先驱者的g-novel，是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因为我们有尼贝龙根枪的祝福、吸血鬼杀手的加护、精灵的指引、光之晶石的保佑，还有但丁的豁达、凯姆的坚强、斯坦的正直、林克的勇敢……最重要的，我们有爱！只要有爱，没有什么是无法达成的！——西安·张乘化

为什么老天这么对我，让我在第21期时才知道这世上还有一本《游小说》的存在！自从拿起《游》的那一刻起，我就爱不释手。天哪，为什么老天没让我在第一期的时候遇见我的知己《游》，真是相见恨晚，前面的二十期啊！整整二十期我都没看见，我这个心哇凉哇凉的。T_T——锦州·王韦丰

暗星回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您可以办理邮购（时时不忘拉生意）。

本人不会写稿，不会画画，只能编首歌了。童安格《耶利亚女郎》游小说版：

每月的X日出版一本杂志
名字叫做"游小说"
暗星告诉我们它的文章看了你就会着魔
如果你得到它的CD你就变得很快活
仔细填表格 原因就是让那大奖属于我
游小说～圣书游小说～游啊游小说
游小说～圣书游小说
一个馅饼天上落！——鞍山·丁华溢

YULA回应：为什么我按照那个调调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好想大笑……（众编：你还真唱！？）

游游交友栏

姓名：吴尉　（网名：位位/QQ：313972962）
地址：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海宁小区97栋502房（524000）
寄语：逝者如斯乎……

年度语录

话说我的体重增长量都与《奥丁》的连载期数成正比啦！再不完，你们让我胖死算了！——云南·董乔

您看我，没看游小说之前，身高175。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选择了游小说……结果，自从我看了游小说之后，身高在1年之内从175长到了175.5！！——游小说百度贴吧·zx526

"人生自古谁不走，留取丹心在小《游》。"翔月你走得好惨啊！《游》的五天王只剩下四人了！——广州·刘伟豪

望小编加油，向成为UCG一样的大刊努力吧！你们的征途，是无尽的加班！——南宁·黄嘉伟

清雨回应：看到前一句还备受鼓舞，第二句却彻底把我们打回了地狱。

眼看着宿舍里的朋友一个个走出了单身的阴影，而我却仍然暴晒在这种阴影之下（PS：再强调一下，不是貌丑，要以学习为主）。所以，在下要为天下的单身同胞们呐喊：来个恋爱游戏的小说吧，我们要做主角！！——北京·孙轶

夜蓝回应：杂志看得不够仔细噢！之前我们已经刊登过《心跳回忆》的小说了～

一定要选最好的纸来印，用国产的，用就用看得最爽的paper！页码至少也得两千页，什么全彩啊，插图啊，原画集啊，能用的全给它用上。书也得重新定价，按现在打个五折，书里再夹上一打海报，四开的，特精美那种，那书一出，甭管买没买的，都跟着嚷嚷"游小说，天天见"，地（儿）道的广告词，倍（儿）火爆！再来点PS主机，2和3的都要，一台机子光游戏盘就有40多张；再来等离子彩电，换花样地玩，就一个字儿——爽。《游小说》不是送PSP就是送NDS，你要说玩小霸王，你都不好意思出门！你说这么送，那得多少读者啊！（我觉得怎么着也得两百万吧！）两百万？那是农村！两千万起！你别嫌多，这还不算国外呢！你得理解人们心中的游戏情结，愿意玩NDS的根本不在乎多个PSP，什么叫《游小说》你知道么？《游小说》就是不管什么赠品都是最贵的，不要便宜的。所以我们读《游小说》的口号（儿）就是——不求加价，但求加量！——佳木斯市·高明

★小编区

路人甲：兄弟，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啊？
路人乙：你不知道？前边就是游游的小编专区了，听说那几个小编正在表演猴戏呢！
路人甲：好耶，我也去看看！

2008年印象最深的游戏

暗星

去年认真玩的游戏不多，其中最花时间的大概就是《纷争 最终幻想》了，全剧本达成率100%，全物品收集率100%，战斗收集100%，这游戏又没成就系统我都不知道自己这么热衷干什么，只能归结于游戏本身的高素质吧。=_=

YULA

一直以来，虽然也零星玩过一点游戏，但我的基本态度都是与其玩，不如看（头号大懒鬼，自PIA中）。因为偶然的机会，去年的游戏当中真正让我坐下来好好看了一下剧情动画的就是《如龙 见参》了，那种把角色形象和真人明星相结合的方式，个人还挺喜欢的。

夜蓝

原本想说《潜龙谍影4》，可转念一想这个应该算是"最想要体验的游戏"，既然没玩过，又怎么能算是"印象深刻"呢？呃……经过慎重考虑，我的选择是《波斯王子4》。虽然本作遭到了"《波斯王子》系列"忠实玩家的诸多非议，不过我还是很喜欢，理由只有一个：我喜欢看风景……（囧rz）

清雨

夜蓝说不了，那就由我来说><。《潜龙谍影4》在画面和系统上的进步并没有出乎清雨的预料，倒是剧情中新加入的诸多元素竟然完美地与之前几部作品的内容结合在了一起，这实在是不能不让人叹服制作人的编剧功力。

游游交友栏

姓名：狄昊然 （网名：浩然正气/QQ：469846878）
寄语：除了网游，其他游戏通吃！尤其喜欢战旗类，如有志同道合者，欢迎加我QQ。

两年感悟

暗星

最辛酸 催稿、无止尽的催稿，每次都要含泪忍受撰稿人花样迭出的拖稿理由，在那一刻我相信，人类的想像力真的是无穷的。

最感动 迄今为止还没有，大概是因为我是个冷血动物吧。

最满意 无，什么时候都不能为满意加上"最"，因为总觉得与杂志相关的一切都有再提高的空间。

YULA

最辛酸 几近白卷的调查表，创意很好但线条混乱无法刊登的画稿。

最感动 虽然游游并不是什么大刊，但仍然拥有众多关爱着她的读者。So，不管多苦多累，只要想想读者们，本Y的心里就暖暖的。

最满意 密密麻麻的调查表，绘画功力出色的画稿（我的愿望果然单纯啊，泪）。

夜蓝

最辛酸 说实话，没觉得有什么"辛酸"，如果硬要说的话，大概在08年末带病加班期间的确觉得有些"辛苦"吧。

最感动 连载《千年之梦》期间，虽然我这个译者很喜欢这部小说，不过好像在读者间反响平平。出人意料的是在连载结束之后，有读者来信要求发行单行本，当时的确很感动。

最满意 没有，因为我们永不自满！

清雨

最辛酸 好不容易翻译完一本小说，发现这个月还得再翻一本。

最感动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发现朝阳已经升起，四周空无一人。一种感动和自豪打心底油然而生。

最满意 看到有很多读者支持我们的工作，喜欢我们制作的刊物。

给读者的话

暗星

两年时间还真快，《游小说》诞生两周年，我也老了两岁-_-感谢各位陪我们一同度过这两年的时光，正是因为有你们的一路相伴，《游小说》才能走到今天。在之后的时光中，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给予我们支持与鞭策，而我们也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力求带给大家更好的杂志。

YULA

恭维话貌似咱也说得够多了，但感谢的心情却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表达完全的。因此，不如借这个机会再宣传一下游小说贴吧好了……请有上网条件的同学们都到那儿去寻找同好吧！里面的讨论气氛颇为活跃，大家的感情也都联络得很好！而且有建QQ群的说！过去小编们都没怎么露面，今后我会不时扬扬鞭子赶他们过去的！^O^

夜蓝

一转眼《游小说》已经两岁了，希望各位读者能够陪这孩子继续走下去，我想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这话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呢！？）

清雨

感谢各位读者老爷两年来的陪伴，今后也请继续支持我们。

特别嘉宾乱入 子云、翔月

子云



转眼间，又是一年。自从离开编辑部之后，时间好像过得更快了。不知不觉间，《游小说》已经两岁了。如今回想起来，当拿到第一辑的时候，捧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那种感觉，那种激动，真的是一种幸福。两年来，看着《游小说》一点点成长起来，那也是一种感动。

前两天，YULA姐突然找来，说《游小说》两周年了，读者大人希望前小编也能出来露个面。没想到在离开一年之后还能得到读者的关心，真是太感谢大家了。

最后，祝《游小说》两岁生日快乐，希望以后也要好好长大！

游游交友栏

姓名：莫永坚　（网名：兼/QQ：920784282）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朗星村大朗二队接龙门3号（528208）
寄语：愿交天下客。



翔月

感谢伴随《游小说》一路走来的各位读者、感谢一直为我们提供优秀作品的各位撰稿人、感谢远在大洋彼岸的各位原作者、感谢每日奋斗在第一线的各位编辑、感谢编辑部的所有同行、感谢全国经营报刊亭的大伯、大妈、叔叔、阿姨们，另外一并感谢CCTV、感谢NHK、感谢BBC……《游小说》在大家的悉心栽培下终于迎来了她两周岁的生日，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请允许翔月作为一名忠实的读者为她献上心中最美的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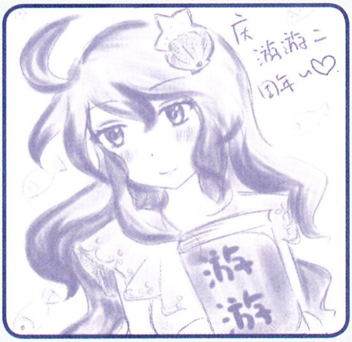
生日快乐~~！誕生日おめでとう~~！

愿她能够继续茁壮成长下去，期待着胡子花白的翔月戴着老花镜狂啃《游小说》第×××期那一天的来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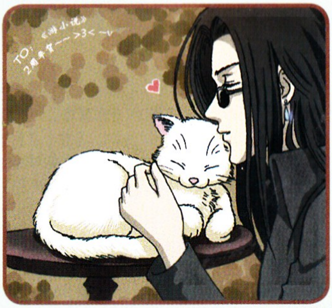
★贺图区

基本上都是读者们送来的，在此对他们的有爱精神再次表示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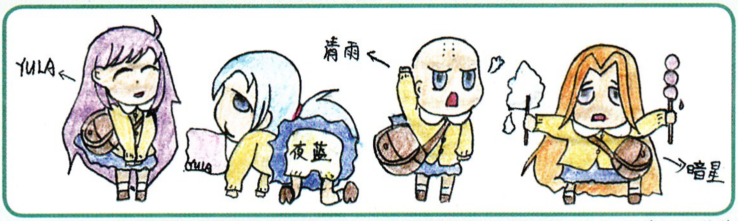




——游小说贴吧·舒坦



——广州·谭嘉骥



——贵阳·魏荻

游游交友栏

姓名：郎纪程 （网名：Vincent Long/QQ：574365068）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第十九中学高二（3）班（010010）
寄语：I like Biohazard,I want to make friends with all the Biohazard fans!我愿与天下任何喜爱电子游戏与英语的人永结朋友（当然《生化危机》迷更好了，HH哈哈^_^）

《游小说》Tot.22中奖名单

《Fate/stay night》

哈尔滨 刘童歌



★ACG精美周边

青岛	于　强
惠州	罗林峰
鞍山	丁华溢
南京	张华威
柳州	周　夏
天津	董　森
上海	石如冰
天津	新　月
武汉	赵雪枫

（只要寄回调查表，就有机会赢得精美模型）

《游小说》Tot.24 CD-ROM介绍

梦剧场： 《战神III》预告片、《地牢与水坝》主题曲预告片

PV地带： 《Trust you》真人PV

幻彩花园： 《逆转检事》、《脆弱 再见月之废墟》等近百张精选PC、PSP壁纸，《街头霸王IV》设定图

游音盒： 《街头霸王IV》原声碟（上）+其他游戏音乐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 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 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剧情赏析： 最新游戏或经典游戏的剧情概括，依故事复杂程度，字数应控制在4000～10000之内，要求将剧情中最精彩的部分都表现出来。

④游戏议会： 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 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 g-novel@vip.163.com



游游杂志栏

姓名：陈阳　（网名：无/QQ：无）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天镇路106弄716号（200086）
寄语：不喜欢上网，只喜欢游戏又喜欢亲手写信的人，欢迎！

小编寄语



●3月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生化危机5》，急急忙忙将《如龙3》通关后我就全身心投入了这款游戏中。要说竹内润也真够狠的，三上设定的剧情构架在本作里就让他这么简简单单地完结了，相信许多细节处理都会让老玩家感到有些不爽。在这里就不剧透了，各位还是请关注我们的小说吧。

◆忙完这期杂志要开始补课了，积攒已久的《24》和《HEROES》一直在硬盘里等待着我。看多了日式游戏的低水平编剧，也该是换换脑子的时候了。同样都是商业作品，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

■咖啡＋红牛，我的两位好伙伴啊，欢迎你们回来……



※由于种种原因，最近我才看了皮克斯在去年推出的动画《WALL-E》。好吧我得承认没有在第一时间观看，原因之一在于那令人麻木的译名“机器人总动员”（虽说故事发展到后期，还真是歪打正着地印证了这一点OTZ）。片子是好片子，绝妙的创意再次证明皮克斯就是那无人能撼动的神一般的存在。但最重要也是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乡巴佬瓦力实在是太可爱了，好想带回家！>_<

※本月的音乐生活相当幸福，因为有很多喜欢的歌手都发了质素颇高的碟，这里就提一下其中的2张吧～虽然对韩国明星普遍不关注，但在日本发展一帆风顺的BoA（宝儿），个人印象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她近2年的妆扮造型都甚合我意，刚推出的进军美国大碟封面更是瞬间击中心房：OMG太美了（歌反而成了其次）……然后就是一直都深爱的Chemistry那张合作专辑了，看了最后一首歌的MV后，居然被本乡奏多萌到了……等一下，我明明不是正太控啊！ToT



◆在市场里逛了大半天，发现平常看起来挺不错的硬盘盒这时候怎么就简陋得这么让人难以忍受呢。看来钱是别想省了，想买好看的移动硬盘还是得选牌子货。总之你喜欢就好。

◆《生化危机5》买是买了，但我怎么一玩就犯头晕呢……只好草草把普通难度通了，之后就再也没怎么动过，真是作孽啊，作孽啊。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3章



▲买了新电脑，终于能体验到“次时代游戏”了（各位次时代主机fans别鄙视我）……

▲在第一时间下载安装了《战争机器》（让我擦个汗先），果然很好很强大（众：你也果然很火星）！

▲高清电影，我来了！想当初在朋友的笔记本上看720P的电影，感觉就像是在看幻灯片，现在都不用正眼去看那东西，不是1080P的免谈！不过动辄8、9个G的电影，让我的2M宽带情何以堪（下载高清党难做啊～）！

▲听说《街霸4》在今年夏天会发售PC版，期待！那个……《生化5》的PC版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啊啊（回音）…………（被众人拖走）



姓名：张乘蔚 （网名：Lancer/QQ：357114847）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沙市中学高二16班（434000）
寄语：交个一起看《游小说》一起玩《CROSS FIVE》电信一区的朋友，湖北电一，我叫OZZZ，碰到了打个招呼，我会考虑手下留情的，哼哼哈！真是人神遭人嫌啊！

责任编辑：陈　欣
封面设计：紫血漪



《游小说》第25辑

4月下旬　全国上市



生化危机5
冰山的一角终于被凿开
熟悉的黑影再次笼罩头顶

SHADOW HEARTS II

影之心II
亦幻亦真，亦实亦虚的故事
缠绵悱恻的爱恨与恩仇



潜龙谍影2
壮阔的序幕还未被拉开
战士便一头跌入迷乱的命运



前线任务4 艾尔莎
既然选择了深入敌后
正义的勇士便再没有退路

BIOHAZARD

生化危机 空白玫瑰
隐藏在中美洲深山中的罪恶
一场前所未有的生化危机

更多精彩，尽在《游小说》第25辑

ISBN 7-89476-133-0
9 787894 761330 >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89476-133-0
游小说光盘定价：9.80元（1CD+1手册）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睡神扫描

